554109

埃塞俄比亚新政治史

理查德·格林菲尔德著

燕大第二书库

商 务 印 书 馆

534403

埃塞俄比亚新政治史

下　册

理查德·格林菲尔德著

钟　槐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74 年·北京

第十七章　格马梅·纽威

国家在专制统治下停滞不前。必须摆脱羁绊，开辟复兴的道路。

——纳赛尔总统为安瓦尔·萨达特上校的《尼罗河上的起义》写的序言

埃塞俄比亚处在经济发展的起点……在这个发展过程中，现有的社会和政治秩序必然会出现根本的变化。

——利普斯基：《埃塞俄比亚》（1962年纽约出版）

幼年时代

1924年，在离圣乔治大教堂不远的地方，这座教堂的教长阿勒卡·纽威的妻子拉克契生了第二个儿子。拉克契出身于莫贾家族，她用她那位大名鼎鼎的曾祖父格马梅侯爵的名字给孩子命名。莫贾家族同阿迪斯吉家族一样，来自绍阿省

心脏门兹地区，它是若干酋长家系的混合体。莫贾家族象大多数绍阿家族一样，既有阿姆哈拉人的血统，也有盖拉人的血统。这是一个具有独立思想的战士家族，其中有战前的皇家警卫队司令莫克里亚伯爵、爱国者菲克雷·马利安侯爵和塔德梅·泽列卡、德布腊泽特山上的囚犯海尔·泽列卡伯爵等人。

在伟大民族的历史危急关头，有时诞生了一些这样的人物，他们的理想和憧憬并不是个人的癖好，而是新理想和新思潮的最早表现。除了在真正“敏感的”人们当中，这些思潮在开始的时候，并不能得到多少支持者，但是这些思潮是构成历
338 史的材料。事实证明，格马梅就是这样的人。

格马梅的哥哥比他大八岁，在抗意战争以前，已经到了可以进霍勒塔军校当士官生的年龄，他同流亡者一起，到了吉布提和喀土穆。格马梅则是在意大利占领时期的埃塞俄比亚国内成长的，后来，他把这“不幸的五年”称为“难咽的苦药”。①

格马梅先是在塔法里·马康南学校读书，后

① 格马梅·纽威：《团结的力量》（«Strength in Unity»），载《埃塞俄比亚学生新闻》，1952年3月纽约出版。

来进了海尔·塞拉西一世中学。他虽然不引人注目，却很认真和颇为热情。他学习很刻苦，爱玩足球，喜欢辩论。他同其他年轻学生一样地自得其乐。他在早期就有好表现自己和出人头地的倾向。他的学校生活并不是平淡无奇的。塔法里·马康南学校发生过几起反对耶稣会教士的事件。他在海尔·塞拉西一世中学的同学记得，他和一个名叫塞约姆·萨巴特的男孩在教育部大楼被关过一天。每逢圣诞节，格马梅都和全体同学一起到皇宫向皇帝致敬。海尔·塞拉西每逢四旬斋戒结束到学校进行例行参观时，格马梅也领过皇帝赐给的香蕉或其他水果。

至今还保存着几张在海尔·塞拉西一世中学拍的相片，因为格马梅的集团当时是有影响的。有一张相片已经发表过好几次。① 这张相片是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期拍摄的，相片上的人包括：伊姆鲁公爵的儿子米海尔，塞约姆亲王—公爵的外孙、提格雷省格布雷·塞拉西侯爵的儿子佐德，

① 见潘克赫斯特：《埃塞俄比亚的教育》，1946年伦敦出版，和《亚的斯亚贝巴的镜子》(«Mirror of Addis Ababa»)，1950年亚的斯亚贝巴出版。

高大的阿迪斯吉贵族马康南·恩达尔卡丘公爵——御前顾问的儿子恩达尔卡丘。相片中间是格马梅·纽威，年轻的脸上双眉紧绉。

中学毕业后，格马梅由阿斯法·沃森皇太子送到美国留学，同行的还有四名学生。① 他对这一前景十分激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美国革命的历史以及美国革命先辈们的理想和牺牲，激发了他的冒险精神。他在威斯康星大学获得第一个学位。他积极参加埃塞俄比亚留美学生协会的活动（他是协会的第二任主席），为在纽约出版的《埃塞俄比亚学生新闻》撰稿。埃塞俄比亚驻华盛顿大使
339 伊姆鲁公爵认识格马梅，对他的严肃态度有深刻的印象。格马梅交了一些亲密的朋友，其中有埃塞俄比亚人，也有美国人，他愿意同严肃的、可以交换意见的人来往。格马梅的著述和谈话反映出他的某些发展中的思想。他很快就开始向自己提出一些基本问题。

---

① 鉴于随后发生的事情，可以把另外四个人的名字都提一下：塞富·马特梅·塞拉西、穆拉图·德贝贝、莱马·弗雷希沃特和格马梅·翁德弗拉什。

革命者的思想

格马梅在一篇题为《团结的力量》的文章中，先评述了霍布斯和洛克关于人及其环境的关系、以及社会的起源和性质的不同见解，接着就声称，这两个人的哲学中有着共同的基本主题。① 他争辩说，由于人的“身体的和精神的局限性”，不能通过“个人努力”来适当地保护自己和满足自己的全部需要。他还写道：“人类一切最伟大的成就，几乎都可归功于他们为共同利益而进行的集体努力。”鉴于埃塞俄比亚的个人主义传统，以及宫廷和农村中的权术与分裂，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反应。格马梅并没有低估他所谓的“人性的个人主义方面”，但是他对于群众，对于群众的道德和智慧有着一种相当教条主义的信仰，这种信仰后来成为他的哲学思想的关键部分。他还认为，人拥有一种“致力于集体努力的天然倾向……这种倾向是人的需要和人的社会性所促成的”。

① 见前引格马梅·纽威：《团结的力量》，本节所有的引文都引自这篇文章。

格马梅所根据的理论是，个人的“身体和精神的局限性”使得有组织的社会成为必要，政府是“随着人类的需求和得到保护的必要性的逐步变化”而发展起来的。不仅如此，“制度的因素不仅同这些需求和必要性同时增长，而且逐渐担负起调节人类各方面生活的任务”。不过，他不同意人类必须永远绝对服从原先由人类自己建立的权威这种观点。他写道，政府的宗旨是“致力于满足它现有成员的各种需要，从而使国家强固起来”，否则，就会“造成永世的贫困、人类的痛苦、不满和不稳定等后果，导致自身的灭亡”。格马梅的后期著作表明，他心目中的人类需要，并不局限于物质方面。1952年，格马梅写道，不致力于公益的政府就无法进行竞争，而很容易成为别国殖民野心的牺牲品，因为有殖民野心的国家可以制造虚假的借口（格马梅称之为“弥天大谎”），说什么“强制实行的统治完全是为了被征服民族的利益”。后来，
340 由于民族解放运动和非洲民族主义者取得的第一批具体成就使他受到鼓舞，这种担心减少了。最重要的是，格马梅明确地认为，人民最初把权力授予政府，因而人民也有权收回权力。他对政府的

看法同埃塞俄比亚的传统概念是完全相反的。

埃塞俄比亚政府传统的根源，可以从《国王的法律》这本书中找到，这本书是从十三世纪的柯普特教徒伊本·阿萨尔的阿拉伯文原著翻译过来的。① 《国王的法律》引用了《申命记》中摩西的一段话："你要立王治理你，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必从你兄弟中立一人，……（国王）就要将祭司利未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② 必须服从这位国王，因为基督要求把凯撒的东西交给凯撒。还引用了《保罗达罗马书》："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服从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是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因为他（统治者）是神的用人。"③ 假使格马梅有这种看法，他就可以（虽然不是必然）接受某种由通晓上帝意志的教士或神王掌权的政府形式；还可以接受应当由上面授权的观念。他并没有接

① 理·潘克赫斯特的《埃塞俄比亚经济史入门》对埃塞俄比亚政府的传统作了较详细的论述。

② 《新旧约全书》，1950年中华圣经会出版，《旧约》第234页。——译者

③ 同上，《新约》第207页。——译者

受这些观念。他不同意社会起源于神意这一看法，也不认为社会的目的是上帝规定的。他理所当然地主张某种形式的政体，在这种政体中，统治者应当对人民负责，甚至统治者的权力是由人民自下而上地授予的。因此，在他看来，由人民讨论应当实行什么法律和政府是否有资格继续存在，是再自然和再正当不过的事。

越来越多的受过现代教育的埃塞俄比亚人感到左右为难的问题是，一方面他们再也不能把所罗门传统的作用和“上帝的选民”这种观念作为国家的基础，也不能再把埃塞俄比亚基督教会作为社会的团结纽带；另一方面，他们对于应当怎样实现变革，又没有把握。许多人认为而且往往还说，政府为了掩饰这个难题而使用的手法是马基雅弗利式的权术。他们宁愿寻求另一种哲学。格马梅认为，新上层分子肩负着重大任务，并且敦促他
341 们“坚持团结”。格马梅在《团结的力量》一文的结束语中写道：“我们必须记住，埃塞俄比亚把它未来的命运以及它在内政和外交事务中的职责委托给我们。”格马梅·纽威的重要性在于，当他遇到埃塞俄比亚新一代人所面临的难题时，他开始思考

解决问题的办法。不仅如此，后来他在有可能时还根据自己的思想采取行动。

格马梅在研究院的学习

格马梅欣赏美国的学生生活。但是，尽管他仍然十分钦佩美国革命，却对他见到的美国社会感到失望。对他震动最大的事情，无疑是他所看到的美国黑人公民的地位，他认为这是对美国宪法的崇高理想的嘲弄。他的朋友都说，正是这个问题推动他读更多的左翼书籍。他说过，黑人的地位是美国经济制度的产物，而且认为只谈“种族偏见”是肤浅的。同时，他开始理解所谓“非洲革命”的积极方面。他认识到，非洲大陆其他地区的学生不仅仅是反对殖民主义，而且是要争取一个新非洲。

格马梅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由于他有了上述的觉悟，也由于他和任何受过教育的埃塞俄比亚青年一样关心土地所有制问题，因此他在1954年写了一篇长达一百十四页的论文，题为《肯尼亚白人移民垦殖的影响》。这是他为取得哥伦比亚

大学政治学硕士写的论文。和他同时代的一些人物的作品，例如马康南·恩达尔卡丘公爵—御前顾问的儿子恩达尔卡丘·马康南早期的文章，对新兴非洲所面临的问题也深表关心。但是格马梅比他同时代的大多数人更多地受到新兴非洲的影响。他的论文从许多方面看都是一个相当出色的文献，其中涉及到的重要问题之一是茅茅运动。这篇论文共分七章，还附有一个参考书目。

序言论述了美国历史对反殖民主义运动，特别是对非洲反殖民主义运动的鼓舞，以及殖民帝国主义对非洲西部和东部的传统局面所产生的不同影响。第二章对“瓜分非洲”的过程中导致“欧洲人在肯尼亚实行长期垦殖政策”的重大历史
342 事件作了简明的概述。第三章的题目是《肯尼亚人和他们的土地》，这一章对上述垦殖政策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前的实施情况作了详尽有趣的综合叙述，目的是要证明肯尼亚政府的土地政策等于合法的盗窃。这一章还谈到这种土地政策对肯尼亚各部族，特别是对马萨伊部族的影响，同时也扼要地提到吉库尤族和其他部族早期的政治反应。第四章题为《肯尼亚人和他们的劳动果实》，

它谈到非洲“保留地”的建立、“保留地”的悲惨生活水平、赋税制度的实行以及这种赋税制度如何扩大了欧洲人农场上没有土地的和低工资的非洲劳工队伍。第五章题为《对肯尼亚人的训政和欧洲殖民者向自治进军》。它描绘了同情殖民者的势力怎样控制立法机构和政府，还论证说，既然只有殖民者才能享受在肯尼亚实行的高级政治民主，因此，也只有他们在走向自治。这一章还指出，由政府任命酋长的新做法是政治上的倒退，因为部族的长者从前需要获得部族成员的默许才能被任命；还说，规定要建立地方议会的《土著管理局条例》并没有使上述情况发生实质性的变化。第六章题为《肯尼亚人和官方的教育政策》，它指出，欧洲殖民者和非洲人享有的教育机会相差悬殊。它分析了传教士的作用，认为传教士执行了蓄意限制非洲人政治发展的政策。论文的结束语支持肯尼亚非洲人的愿望，要求殖民者和政府对所有问题采取新的态度；还预言说，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就会发生超出民主制度的变化，其表现形式将是无情的“人民斗争”，茅茅运动只不过是这种斗争的一个开端。

格马梅的论文只有一处提到埃塞俄比亚，而且是很间接的和无关紧要的。但是，他不可能凭空考虑这个有分量的题目，也不可能不经常想到埃塞俄比亚的情况，因为埃塞俄比亚是他直接了解的唯一非洲国家，尤其因为他是一个泛非主义者，这一点后文将要谈到。

格马梅从美国回来以后，他的思想当然还在继续发展。因此，如果只根据他 1954 年的那篇论文，来全面评价他的思想，那是靠不住的。同时，那篇论文有一部分比较一般化和肤浅，很难说这
3 究竟应该怪老师，还是怪学生。必须记住，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美国还没有六十年代那样全面的各种研究非洲的计划，即使有的话，也还处于幼稚阶段。这篇论文所附的二十种参考书目和脚注中所没有提到的材料说明，教师对格马梅的辅导是不够的。① 根据人们的记忆，格马梅早期在美国的谈话，已经对祖国社会和经济的停滞状态表

① 关于他的参考书目的缺陷，因篇幅关系不能一一列举，这里只指出许多严重的遗漏之中的一个就够了：看来格马梅的老师没有引导他阅读乔莫·肯雅塔的任何著作，特别是肯雅塔的《肯尼亚：冲突的国土》(«Kenya, the Land of Conflict»)，1945 年伦敦出版。

示气愤。由于这种气愤，也由于他屏弃了埃塞俄比亚民族的传统哲学，他终于立志要发动一场革命，而一旦革命失败，他就宁愿自杀而不愿被俘。因此，在他的论文，特别是序言和结论部分中发现明显的激情，那是不足为奇的。至于这是不是文章体裁方面的缺点，那同这里谈的论点并无关系，而且根本不重要。只要指出这篇论文的某些部分读起来象政治宣言这一点就够了。

这篇论文很能说明1954年格马梅对殖民主义、美国、非洲革命与泛非主义、阻碍人民前进的社会与经济条件、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对革命所抱的态度。下面将大量引用这篇论文，这不仅是为了说明格马梅在若干领域（他在这些领域中的思想后来受到指责和怀疑）中的思想的发展，而且还因为这篇论文能在某种程度上说明1960年革命的宗旨，而埃塞俄比亚国内却看不到这篇论文。

论文表明了格马梅对整个殖民帝国主义的愤怒。这可能是出于他对亚非国家事业的同情。他写道，工业化国家“需要这些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和原料，来满足它们工业的贪得无厌的食欲”。这也可能是由于，他的自尊心在意大利占领埃塞俄比

亚时期受到损害以及他童年的经历。他阅读的书和他同非洲与美国同学的讨论，也是重要的因素。尽管左翼作家，例如萨·阿伦诺维奇和凯·阿伦诺维奇对格马梅有吸引力，① 但是看来格马梅并没有把美国列为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而共产党人肯定是会这样做的。相反，他的著作表明他从美
344 国的榜样看到了非洲未来的希望。他写道："美国（据说，这个国家的所有动物和人都在堕落）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它的大量辉煌成就，使那些一贯傲慢的欧洲国家黯然失色。"格马梅还进一步指出，"在黄金海岸（加纳）、尼日利亚、乌干达、南非和肯尼亚发生的历史性事件，或多或少是波士顿茶叶党事件② 之前的激动状态的现代版"。毫无疑问，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一些有政治觉悟的非洲青年人会争辩说，格马梅这句话充其量也只是把人引入歧途的片面真理；他们还会对格马梅的头脑是否清楚产生怀疑。然而，片面真理甚至自相矛盾的说法，往往只是表明作者不

---

① 萨和凯·阿伦诺维奇：《肯尼亚的危机》。

② 指 1773 年波士顿市民反对英国议会"茶叶税法"的斗争。——译者

成熟和缺乏训练，而不是因为在根本问题上陷于混乱。

从人们对格马梅的谈话的回忆，我们了解到，格马梅认为美国的物质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功于它的革命基础。敢于向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挑战、从而为一个伟大民族奠定基础的那一小批人的献身精神，使他受到鼓舞。他在论文里提到美国人“举世无双的技术进步和不逊于此的文化进步”，以及美国人对其他国家为“满足民族愿望”而斗争的人民所提供的援助。他写道：“多年来，美国人民的榜样重新激发了争取自由的热情，点燃了要求自由的希望和决心的火焰。”

不过，格马梅确实把美国政府和人民加以区别，这是有意思的。他写道：“在这些国家当中，有些国家得到美国政府的某些援助，所有这些国家一向得到那些意识到自己的殖民地背景的美国人民的同情……。”许多观察家注意到，埃塞俄比亚人在说话时有迎合人的倾向。在任何依靠后台，而不是依靠能力取得成就的社会里，这种倾向是很自然的。但是格马梅的这些话是真心实意的，

而不单单是为了讨好主持考试的美国老师。格马梅不仅聪明，而且为人十分坦率，甚至也许比他同时代的另一个非洲激进派更加坦率。这里讲的另
345 一个激进派就是帕特利斯·卢蒙巴，他也是在年轻时就死去的，而且他的死使他留名青史。

格马梅象卢蒙巴和撒哈拉以南的大多数非洲学生一样，几乎是本能地反对殖民主义的泛非主义者。例如，格马梅在一个脚注中写道："尽管过去各个部族都有着不同于其他部族的风俗习惯，但是现在的情况已经不同了。欧洲人的殖民政策从本质上对所有部族产生了程度相同的影响。这就使它们有了明显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命运……。"没有哪一个研究肯尼亚独立以前和以后的政治情况的学者，会象格马梅这样低估部族主义仍然具有的重要性和现实性。格马梅的话反映了他那一代非洲青年学生所特有的泛非主义理想。格马梅写道，"把那个地区的非洲人"称为"肯尼亚人"是"实际的和恰当的"，然而这个称呼毕竟是一个"范围比较狭窄的名称，只适用于一个整体当中的许多分支之一"。

当时，埃塞俄比亚没有什么人对于埃塞俄比

亚部队到朝鲜参加联合国军“反对世界共产主义的斗争”（有一个作者称之为“打倒赤色野兽”①）感到不安，但是格马梅却表示他不愿意在冷战问题上倒向一边，这是典型的非洲民族主义者的不结盟主张。他在谈到新取得独立的东欧和南欧国家时说：

> ……某些西方政客对这些国家的独立地位深表怀疑……但是，就本文探讨的目的来说，我们可以假定，在奥匈帝国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崩溃之后，这些国家已经取得独立。同样地，如果不考虑亚洲的实际情况，特别是同中国和北朝鲜有关的实际情况，那么，大多数亚洲人民在同欧洲殖民国家进行了数十年的顽强斗争之后，终于建立了本民族的、从本国男女国民中选出的人组成的代议制政府。

虽然这是年轻的格马梅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早期写作的，但是他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大大改变了非洲面貌的非洲革命的性质，是十分清楚的。他写道：

> ……比较而言，非洲早就需要开展一个巨大

① 斯科迪莱斯：《卡格纽——埃塞俄比亚战士在朝鲜的故事》。

的、自觉的和有组织的运动，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人
346 民共同努力，维护人类的权利。……今日非洲的零散骚乱是今后巨大动荡的先驱。革命无疑将继续进行下去，直到非洲人重新赢得当家作主的权利。

1960 年 12 月的政变失败以后，在某种程度上说，甚至还在那次政变之前，格马梅有时被人们称为共产党人。如果考虑到这种称呼通常来自什么地方，那么，用“指责”可能是更恰当的说法。然而他并不是共产党人，而是泛非主义者。他在学生时代追随乔治·帕德莫尔、诺曼·利斯等人，这些人都在一定程度上受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响，但是他们都自觉地把泛非主义放在社会主义之上。科林·莱古姆指出，泛非运动的早期领袖，其中包括乔治·帕德莫尔，“断然拒绝国际共产主义和莫斯科的领导……他们之所以坚决反对共产主义，是因为他们有过亲身的经历。……乔治·帕德莫尔的最重要的政治著作的题目《泛非主义还是共产主义》(以及它的内容)说明，他心里想的是什么性质的挑战”。①

① 莱古姆：《泛非主义》(C. Legum：«Pan-Africanism»)，1961 年伦敦出版。

格马梅同他的师傅一样，他的著述明显地受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响。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往往把帝国主义占领非洲看成是偶然事件。他们无疑会反对格马梅把特许公司称为“由来已久的英国政策的急先锋”，把瓜分东非(格马梅出于气愤而使用了“抢劫”和“闪电式肢解”等词）称为“帝国主义国家总阴谋的组成部分”。他们会否认肯尼亚的白人殖民者“主要是通过掠夺已经生产的东西发财致富，而使一般居民日益贫困。”他们也不会同意格马梅借用的阿伦诺维奇的观点，即基督教会是肯尼亚殖民地人民的精神鸦片。

格马梅对基督教会的批评很严厉。他说，“稍许进行思考就会看出，利文斯敦在非洲大陆传播基督教义和他改进非洲人物质环境的强烈信念，即使到今天也没有取得任何可以看得见的进展”。很少历史学家会完全同意他的这种说法。大多数历史学家对格马梅在《肯尼亚人和官方的教育政策》一章里的结论也会有保留，他在这一章里阐述了这样的观点：由于传教士是对肯尼亚人进行教育起主要作用的人，这使得(他引用阿伦诺维奇的

347 话)“大多数肯尼亚人永远受不到教育；受到教育的人也学不到什么东西，而且他们会受到种种限制，以免他们接触到危险的思想。”但是，人们可以争辩说，在世界历史上，基督教的福音长时期中被解释成要使受难者相信自己天生就该吃苦，而且今生今世不能找到出路。许多世纪来，欧洲肯定只有不信仰正统宗教的人，才能成为革命者。格马梅对肯尼亚的看法，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受过教育的埃塞俄比亚青年人对埃塞俄比亚基督教会的典型看法，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既然他把以德拉梅尔勋爵为象征的殖民者同美国南方的罗勃特·卡尔霍恩、奴隶贩子约翰·霍金斯和“前牧师丹尼尔·马伦之流”① 放在一起加以论述，这就表明，他主要是憎恨种族主义，而不是憎恨资本主义。格马梅还附带说到，霍金斯“大概是一个基督教传教士”，这或者是指那位船长曾经命令水手“每日为上帝服务和彼此相爱”，或者是

① 德拉梅尔(Delamere)是十九世纪末叶最先提出从英国移民到肯尼亚进行垦殖的英国贵族；霍金斯(J. Hawkins)是十六世纪英国的海运业商人，靠贩卖奴隶致富，后来成为海军将领；马伦(D. Malan)是南非人，生于 1874 年，曾任牧师，后任南非议员、部长，鼓吹种族隔离。——译者

指他的奴隶船《耶稣号》。这就进一步说明，他对宗教的态度并不一定是按照马克思主义行事的。

这并不是说，格马梅不钦佩早期共产党人为自己的社会正义理想而牺牲的勇气，以及苏联在推翻沙皇以后的伟大物质成就。从人们对格马梅的谈话的回忆，我们知道他对这些是钦佩的，而且他有时还联想到埃塞俄比亚。同时，他对资本主义经济学也是怀疑的。有时他还喜欢争辩说，当西方民主的理想同经济利益发生矛盾时，西方民主就会完全失效。他的朋友说，他在这方面深受麦卡锡参议员及其追随者的演说和活动的影响。格马梅有次在谈到这些人的活动时说，受害者总是“真理”，而决不会是“既得利益”。但是，他对“美国容忍谎言到如此程度”曾经表示震惊，这就证明，他并不认为美国对麦卡锡主义的反应完全是由经济因素决定的。

格马梅的论文虽然强调，他的论据证明“欧洲殖民者在肯尼亚的利益直接违背肯尼亚人的利益，特别是在土地和肯尼亚人的劳动果实这些重大问题上，但是他在结论中并没有采纳斗争不

可避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相反，他写道："如果欧洲殖民者拥有必要的意志和决心使肯尼亚人无须诉诸暴力，那么，在用和平的渐进的方式来实际解决肯尼亚问题的道路上，并没有任何不可克服的障碍……也没有理由不能按照民主程序在土地、教育等方面实现基本变革。"

格马梅在谈到殖民主义和土地所有制时，当然主要是针对肯尼亚的。但是他所强调的重点和他所使用的词汇表明，他心里也经常想到埃塞俄比亚。他先后把肯尼亚的白人殖民者称为"土地贵族"、"封建的土地贵族"和"封建制度的一部分"。他还提到"对绝大多数人民的权利、利益和生命的专制统治"。格马梅详细论述了不正当的土地买卖和征用，批评法院对土地争议的判决。他在考虑这些问题时，不可能不同埃塞俄比亚征用土地和司法的情况进行对比，何况埃塞俄比亚在这些方面甚至还不如肯尼亚。

格马梅还写道，肯尼亚的欧洲农场主没有"用自己的劳动和汗水建设新家园的开拓者的真正精神"，而宁愿成为"靠别人——肯尼亚人——的劳动过悠闲生活的土地贵族"。他这样说，不会仅仅

是出于经济教条主义，不可能是从他的任何访问过肯尼亚的导师那里得来的看法，也不可能是从阅读这些农场主的传记获得的印象。据本书作者的了解，没有哪一个肯尼亚政治家曾经把全体欧洲移民指责为无能的农场主或懒惰的在外地主。肯尼亚国内过去和现在的争端是完全不同的问题，而埃塞俄比亚却是存在这个问题的。格马梅心里想的究竟是肯尼亚呢，还是埃塞俄比亚的军田制度和亚的斯亚贝巴的在外地主？他写道：

> 那里是不会给高工资的。原因之一是，封建的土地贵族不能支付高工资。提高工资就会降低封建地主的收入，因为封建制度毫不关心通过逐步改进生产技术来扩大农业和其他生产，从而抵销高昂的劳动费用和增加收入。封建地主通过掠夺已经生产的东西而发财致富，使一般居民日益贫困〔然后他好象是要言归正传，又接着说〕，肯尼亚的欧洲殖民者也不例外。

格马梅同埃塞俄比亚的公爵们一样认为（但他们的动机是完全不同的），“使这些人民（非洲群众）受到教育，等于把最强大的武器和最强大的力 349
量交到他们手里，他们可以用来进行回击，直到摆

脱专制压迫和剥削的桎梏”。格马梅认为，在处于变化气氛中的现代非洲，任何国家的人民都不会长久容忍他所描绘的那种土地制度。他写道，“社会条件是造成非洲若干地区普遍存在的爆炸性局势的原因。对处于愚昧、迷信等等阴影中的人民实行统治是比较容易的，不用花费什么气力就可以吓唬、哄骗和分化他们，使他们就范”。

尽管格马梅发表过这些言论，尽管他受过奥古斯特·布朗基等著名的社会主义思想家的影响，他可能还是低估了提高群众政治觉悟的重要性。他写道：

> 政治上的成熟，说明人民过去和现在的政治觉悟程度，在某种程度上也说明将来的政治觉悟程度。这种政治觉悟主要是由人民在社会上的经济地位所决定的。因此，尽管各个民族的政治成熟程度有某些差别，但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占主导地位的客观社会原因基本上相似，这些民族由此而进行的活动也将或多或少地遵循相似的路线，从而导致逐步消除原有的共同原因……除了总的领导之外……非洲人在政治上并不是不够成熟的。

对于缺乏领导的问题，格马梅是有答案的，至少就

埃塞俄比亚而言，他是有答案的。

政治觉悟根本不是现成的东西，而是经过许多年有意识的辛勤努力培养出来的。如果格马梅的意思是说，呆滞的群众所等待的只是某位领袖的一声召唤(看来他正是这个意思)，那么，他当然是错了。如果一个人要使农民得到牢靠的土地所有权和繁荣，却不能先使农民相信自己不是命定要当农奴而是另有出路的话，那么农民将会追随他们的领主和他们所懂得的传统，而反对这个人。

格马梅提到，“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哈利·图库开始在吉库尤人中间进行组织工作”，并且说，“他在两三年内获得了广泛的声誉，追随他的人急剧增多。这就有必要建立拥有明确宗旨的固定组织。他的集团终于命名为‘吉库尤中央协会’”。不过，格马梅没有对“获得广泛声誉”或“固定组织”作详细论述。他提到图库被捕，后来被驱逐出境，这就加强了吉库尤族以及其他部族中一些人的战斗精神，从而使新的领袖“乔莫·肯雅塔、杰西·卡里乌基和约瑟夫·坎杰斯能够大力增强协会的力量”。格马梅然后评论说，英国政府终于认识到，更重要的是运动本身已经成为政治现实，而不是

350

个别领袖。

从格马梅的论述来看，他未必充分理解为茅茅运动创造气氛、并把这个运动组织起来，要化费多少心血和精力，而他的论文实际上是把这次运动作为主题的。如果他阅读的材料多一些，或者他能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早期，同任何一位避开了肯尼亚当局拘留的吉库尤民族主义者（例如也进过哥伦比亚大学的姆比乌·科伊南吉）度过一个夜晚的话，那么他很快就会了解到，唤醒和提高政治觉悟并使之达到革命热情的程度，决不是自然而然和轻而易举的事情，特别是因为肯尼亚殖民政府确实把造成不安的基本原因，同这样一些人物的活动加以区别：这些人使政治上处于沉睡状态的人民群众大大提高了政治觉悟，以致不得不改变对人民发号施令的做法。

格马梅提到新的领袖们“再次发动群众示威……(其结果是)英国政府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调查促成当时动乱局面的各种条件……（这个委员会)发现土地问题是主导的因素”。他没有提到在吉库尤中央协会成立之前被取缔的哈利·图库的“东非人协会”和他的“吉库尤青年协会”。他

也没有提到“卡维隆多纳税者福利协会”、坎巴人到内罗毕的游行、萨缪尔·姆莫德的被捕、乔莫·肯雅塔声援被驱逐的瓦塔伊塔部族的运动、蒙巴萨的罢工、姆比乌·科伊南吉的自治学校、“肯尼亚非洲人联盟”的建立、它的声明、它在肯尼亚全境召开的各种会议和它 1947 年在内罗毕举行的代表会议以及它拥有十万以上的会员，等等。看来，格马梅未曾意识到正式的党报和另外七种报刊共有两万订户（更不用说读者人数）所起的作用，也没有意识到使用宗教曲谱的宣传歌曲、工会和 1949 年大罢工等等所起的作用。

在埃塞俄比亚，无论是爱国者，还是战后的许多造反者，都没有认真考虑过群众的心理。但是，肯尼亚的领导人也许由于他们自己出身于基层，从来不考虑群众有多少现成的政治觉悟；而是确 351
切地知道，通过他们的自觉努力，已经唤醒了多高的政治觉悟。任何一个献身于革命理论的人，都绝对不会随便评论肯尼亚人民的政治觉悟，而不认真探讨这种觉悟是怎么实现的，共产党人更是肯定不会这样做的。格马梅在这方面是疏忽了，但是他对肯尼亚当时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历史意

义，却有非常明确的理解。他写道："肯尼亚人同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民一起，已经充分意识到强加于他们的那种命运的重要含义。他们也同样意识到，他们有力量抵抗强加于他们的这种命运。这样，肯尼亚人消极屈服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事实正是这样的，虽然许多肯尼亚人当时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格马梅指出，肯尼亚人将不得不"依靠他们自己的行动；这些行动将采用一切可行的手段，只要这些手段能把他们救出贫困、政治压迫、教育压迫和社会堕落的深渊，并恢复他们对本国的权利，(因为)……维护人类权利的事业不得不经历持续残酷的斗争，通过艰苦而代价高昂的道路"。格马梅不是只看到个别的事件和眼前的斗争，他指出了集体的重要意义和全面的斗争形式。他把茅茅运动称为"斗争中的肯尼亚人行动起来的历史序幕"。他预言，"肯尼亚人在他们的斗争过程中，无疑将得到千百万非洲人以及其他大陆各国人民的积极的、道义的支持"。然后，他好象一个先知，半意识到自己将只能再活短短的六年，用以下的大写字体作为他的论文的结束语："目前的茅茅运动

很可能被'成功地'镇压下去……但是只要引起茅茅运动的原因基本不变，那就会出现更有组织、有更多肯尼亚人参加的茅茅运动。因为，在人民的斗争中，一个阶段的结束，只是人民的正义事业取得胜利的开始。"

萌芽时期的政党

1954年，青年政治科学家格马梅·纽威开始考虑他最好在哪里进修博士学位。他是具备这个条件的。他无疑了解新兴非洲面临的挑战，而且一心想要建设新埃塞俄比亚和消除埃塞俄比亚广大群众的贫困，尽管他也许还不了解这些群众的心理。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对于所接触到的各种思想，都是敏感的和善于领悟的。他痛恨殖[352]民主义，拥护泛非主义。他的思想既受到美国自由主义的影响，也受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响，但是这两者都不能支配他。在一些领域，他的充满活力的头脑，迫切向往更重的任务和在老师辅导下学习。他懂得一点政治，对革命却一窍不通。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为他在美国的许多

朋友所喜爱。

但是埃塞俄比亚政府召他回国。经过一段常有的等待时期（为的是让他懂得受过教育的青年人的地位）之后，他被委派到内务部。当时，内务部大臣是富裕的前爱国者梅斯芬·西勒希公爵。从那时起，他日益感到失望。

起初，格马梅并没有公开批评海尔·塞拉西皇帝。1952年，他曾经写道，“由于我们每个人都竭尽全力支持皇帝陛下，因此我们很容易团结起来，以便更有效地实现皇帝陛下为埃塞俄比亚的和平进步而进行的不倦的努力”。塞拉西个人的相当大的吸引力并没有长时间地迷住格马梅。他看出皇帝的八面玲珑的政治手腕和才能，因此他开始探讨最好用什么办法来组织一个压力集团，借以推动皇帝实行改革。

格马梅的个人爱好很简朴。他留着传统的长发，但衣着却不是正统的。有几次，他在公共场合系红领带，更多的时候是穿朴素的咔叽布衣服。他的衣着引起某些人的好感，因为许多埃塞俄比亚人厌恶从瑞典搬来的那套严格的宫廷礼仪，这套礼仪在地位较低的阶层中也有影响，它使人们觉

得简朴的衣着，甚至传统的服装，都不如燕尾服、常礼服和时髦的西服。战前的外交大臣希罗伊的儿子有次就因为衣着不合格，而不能进入宫廷参加招待会。当他换上一套常礼服而被允许入场后，他就一本正经地把饭食撒满全身的衣服，并且说，在皇宫受欢迎的不是他本人而是他的衣服。人们认为他是个怪人。格马梅和他不一样。格马梅从来不在皇后饭店的酒吧间，也不在他哥哥门吉斯图·纽威上校(当时任皇家警卫队副司令)的舒适的家里，招待自己的伙伴。

不久，格马梅·纽威就在组织归国留学生的初步活动中崭露头角。他的家庭和他的衣着，就象他的坦率性格一样，颇为引人注目。他受到皇帝的秘密警察、马康南·哈布特沃尔德和阿贝贝·阿拉盖公爵等保守分子以及一些比较进步的领袖[353]的注意。这些比较进步的领袖当中，有不久以后被封为大法官的塔克尔·沃尔德·哈瓦里亚特博士。塔克尔对格马梅的印象不很好，他似乎认为格马梅有点鲁莽。伊姆鲁公爵则继续关心格马梅。

伊姆鲁公爵当了七年驻华盛顿大使之后被封为亲王，后来又再度被派遣出国，当了五年驻印度

大使。伊姆鲁亲王—公爵曾经支持一项革新阿姆哈拉文字母的有争论的计划。附带提一下，埃塞俄比亚基督教会反对这个计划，认为它是亵渎神圣的，因为大部分阿姆哈拉文字母来源于格埃兹语，它是教堂祷告和宗教著作使用的文字。① 但是，伊姆鲁不是一个很重要的政治因素。宫廷中比较保守的那一派人害怕伊姆鲁。他们提醒皇帝注意，霍勒塔军校毕业的军官都非常尊敬伊姆鲁；他们还提醒皇帝说，尼加什御前顾问阴谋活动的一些参与者想让伊姆鲁当埃塞俄比亚共和国总统。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这一派人争辩说，伊姆鲁当时太脱离国内的行政事务，不能让他担任大臣。海尔·塞拉西也认为他太天真，特别是在对待埃及和伊斯兰教问题上太天真，不能让他负责外交部。因此，这位年迈的亲王不是在等待出国的任命，就是回国休假。他不害怕皇帝，也不害怕宫廷的任何人。他从美国回来后，就决定把他的土地分给他的仆人及其后代，这使地主阶级，乃至他的一些亲属大为震惊。据说到1960年，他自己名下只剩下

① 梅辛：《变动中的埃塞俄比亚》(《Changing Ethiopia》)，载《中东杂志》，第9卷第4期，1955年伦敦出版。

五加夏土地，但是对此很难加以证实。在亚的斯亚贝巴，他肯定只拥有他的住宅所在的那块土地。伊姆鲁在新上层分子（他们自称为“开明的埃塞俄比亚人”）心目中的地位大为提高，因为他似乎认识到国家需要实行土地改革。在头脑比较简单的人们中，产生了某种可以称之为“伊姆鲁神话”的信念，以为只要任命伊姆鲁当首相，就可以在一个晚上使埃塞俄比亚的政府制度自由化。外国人戏称他为“红色公爵”。

1954年，伊姆鲁出国去印度。他的一个女儿随同前往，另一个女儿被派到国外其他地方。伊姆鲁的父亲传给他的那幢亚的斯亚贝巴住宅空出来了。伊姆鲁决定让归国留学生用它作非正式的俱乐部。他把钥匙交给了归国留学生克特马·伊弗鲁（他在1964年担任代理外交大臣）。格马梅参加了留学生的一些会议，竭力设法推动留学生成立某种固定的组织，以致引起一些人的反感。这些留学生在周末组织户外体育活动，许多人在空闲时间看书和辩论。后来的集会变得不那么严肃了。有两个因素使得这一伙人发生了分裂。第一个因素是，从英国回来的学生和从美国回来的学

生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分裂。第二个因素是一些皇家警卫队军官开始参加这些集会。当时留学生怀疑这些军官是穆卢吉塔·布利准将派来的，也许还是皇帝间接派来的。甚至有人争辩说，留学生的团体还没有强大到能起重大作用的程度，因此这个集团的存在只会助长“自我吹嘘”和争夺领导的人事纠纷，从而在实际上分裂埃塞俄比亚的进步人士，有利于当权者。

成立海尔·塞拉西一世中学校友会的活动也失败了。这是刚从牛津大学回国的四个青年人发起的。他们都出身于显贵的家族。这四个人是：米海尔·伊姆鲁，他是激进分子；佐德·格布雷·塞拉西和恩达尔卡丘·马康南，他们两人被认为是进步的；阿马哈·阿贝拉，他的态度是保守的。阿马哈的祖父是卡萨·海卢亲王—公爵，他的父亲和叔父都是被杀害的爱国者。他的外祖父是塞约姆·曼加夏亲王—公爵。因此，他有着瓦格、拉斯塔、冈达尔以至埃塞俄比亚高原大部分地区的统治者的血统。他在牛津时曾经参加过贵族俱乐部的筹建工作。他虽然野心勃勃和骄傲自大，但是他的坦率获得了许多人的尊敬。他公然主张埃

塞俄比亚应当由大贵族根据国家的和大贵族的利益来统治。他认为，从各个国家的历史中，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某些家族的子孙就是有优越性，因此，象他这样的人不仅有上帝赋予的权力，而且有进行领导和统治的责任。

一切埃塞俄比亚团体都必须向内务部登记。阿马哈想争取校友会章程获得登记许可证，但是没有成功。佐德和米海尔的努力也同样无效。公安局的基弗尔上校作了一个颇为典型的裁决：如果经过皇帝同意，可以成立组织，否则就不可以。因此，这些人决定邀请海尔·塞拉西担任校友会的保护人，而且安排了一次谒见，由校友会选出来的负责人当面请皇帝当保护人。只是在皇帝同意接受这一职位之后，他们才在皇帝接见时提到取 355
得登记证的困难。海尔·塞拉西微笑着说，“这件事会得到处理的”。但是事实上并没有。

大部分青年人正确地下结论说，宫廷里的强有力的人物担心，这个组织不论是谁领导，都可能成为埃塞俄比亚的第一个政党，而且将会变得难于控制。校友会的这些领导人在遭到拒绝之后（在埃塞俄比亚，直截了当地回答“不行”往往是不

礼貌的），认为他们不能进一步向政府提出公开挑战。他们一度退居幕后，但是讨论仍在继续进行。

快到1955年年底的时候，格马梅·纽威发出邀请，再次企图成立校友会。在一次大约有四十人参加的会议上，决定不经过登记就着手筹办。格马梅当选为主席，任期一年。当会议的消息传开时，校友会的声誉迅速提高。那些不知道召开第一次会议的人有点生气，他们中间包括米海尔·伊姆鲁、佐德·格布雷·塞拉西、恩达尔卡丘·马康南和阿马哈·阿贝拉。于是又举行了一次有更多人参加的会议。当时有人为阿马哈·阿贝拉和一个名叫塞约姆·萨巴特的知识分子进行竞选活动。（塞约姆曾经在国家银行任职，后来为了增广见识去过瑞士和英国。）格马梅·纽威再度当选为主席。

这个组织的成员并不局限于格马梅母校的校友。格马梅一度希望这个组织可能发展成为重要的压力集团，支持在埃塞俄比亚进行社会和经济改革的措施。埃塞俄比亚政府教育制度培养出来的大多数新官员，都同意需要实行改革。但是，埃塞俄比亚的教育体系是圆柱形，而不是金字塔形

的，这就使得这些受过教育的人不能向人民群众传播他们的思想。人民群众几乎把他们看成是外国人，认为他们脱离了培养忠心的唯一结构，即埃塞俄比亚社会的传统结构。并不是所有受过教育的上层分子都愿意把自己看成只不过是传统君主制的一个新的行政助手（尽管掌握了某些技术）。据一位美国社会学家的记载，新上层分子中的某个成员曾经私下叫喊说，“皇帝应该懂得，我们的教育不是他可以任意打开或关上的玩具”。

格马梅可能过低估计了他们的地位的局限性，而且他无论如何不会接受这种地位。他虽然没有现成的改革计划，但是他肯定考虑过把革命作为最后手段。他继续广泛阅读有关社会主义和国际事务的书籍，他在讨论时提出的观点颇为近似哈罗德·拉斯基① 的社会主义观点。

格马梅对许多受过教育的人谈论土地改革。他强调指出，即使仅仅因为非洲正在改变这一个原因，历史悠久的埃塞俄比亚也已经接近危机时刻。有些人着了迷，有些人害怕，有些人告密，有

① 拉斯基(Harold Laski)，英国政治学家，工党党员。——译者

些人则劝他努力使自己的想法符合政治现实。有一个人在提到群众时指出："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埃塞俄比亚毕竟是一个封建国家。"格马梅想必倾听了他们的意见，因为他后来成为一个新的组织——国教联合会的创始成员。在一次有许多著名人士参加的会议上，格马梅担任主席(有人说他并未受到邀请)，而且可能讲得太多、太长。最进步的主教提奥菲洛斯很恼火。他在退出会场时说："难道我将听任教会赞助一个仅仅是为格马梅·纽威的观点提供讲坛的团体吗？"

新上层分子再次发生分裂。常常有人说，这是由于公安部门官员的怂恿。这次分裂是日益扩大的亚的斯亚贝巴大学的毕业生在1956年举行交谊会时偶然爆发的。当时在国外受教育的学生和本国大学毕业生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他们彼此用阿姆哈拉文谩骂，例如"土产的毕业生"、"美国货"、"不及格的英国文学士"等等，这就大大损害了正在形成中的团结。

格马梅从一开始就同他的哥哥、皇家警卫队上校门吉斯图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海尔·塞拉西喜欢门吉斯图，并且因为国防部长阿贝贝公爵

不喜欢门吉斯图而感到高兴。还有人传说，皇帝有可能把一个孙女嫁给门吉斯图。格马梅很希望实现这一点。因为他认为这会使他们两兄弟更有势力和更有机会来实现他同哥哥多次谈过的广泛改革，特别是土地改革。他不让别的女人到家里来，并对哥哥说："你只差订婚了。"

1956年10月3日，门吉斯图上校被提升为准将，继穆卢吉塔·布利担任皇家警卫队司令。同一天，还有一些上校被提升为准将，其中有济古埃·迪布，他后来成为门吉斯图·纽威的密友。济古埃在战争期间曾经流亡到英属索马里和肯尼亚。他随同南非和英国部队回到埃塞俄比亚，晋升为陆军上校。他在哈拉尔和亚的斯亚贝巴以残 357
酷闻名，但是他坦率而能干。他提升为准将时被任命为警察部队司令官。

门吉斯图非常喜欢他的弟弟格马梅，而且佩服他思想敏锐。哥哥容忍弟弟的未经锻炼的热情，这是埃塞俄比亚的传统。因此，很少有人觉察到这位准将逐渐分担了他弟弟的义愤。与此同时，格马梅对他从前的同学感到失望。他可以使他们无休止地辩论，但是他们没有纪律，从来没有

取得任何具体的成果。此外，他很清楚地意识到公安部门和保守派领袖，特别是马康南·哈布特沃尔德，怎样监视和派侦探打进他们的会议。由于同样一些原因，也由于这个集团中的少数人认为格马梅采取了颇为高压的手段，企图把他们的愿望和不满引向有可能采取行动的方向，因而出席会议的人数开始减少了。格马梅因为是门吉斯图的弟弟，已经被战后一代青年军官当成可靠的伙伴。这些青年军官受过的训练，多于战前那些战役的幸存者和已经受到奖赏的爱国者。他们同格马梅有许多共同之处，格马梅也日益转向他们。

武装部队

1955年，好几个世纪没有海军的埃塞俄比亚再次开始建设海军。埃塞俄比亚的海军基地是厄立特里亚的马萨瓦港，司令部设在亚的斯亚贝巴。海军的建设受挪威人指导，一名挪威海军将官被派到埃塞俄比亚任职。埃塞俄比亚海军副司令官是伊斯坎德尔·德斯塔海军中校，他的母亲是皇帝的长女特纳尼·沃格公主，父亲是古拉吉·德

斯塔·丹图公爵。丹图公爵在意大利占领期间被杀害。埃塞俄比亚海军包括几艘南斯拉夫鱼雷艇和美国海岸巡逻艇，旗舰是一艘经过改装的美国水上飞机供应船。这支海军同其他国家的海军比较起来是很小的，例如，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舰队就拥有驱逐舰和潜水艇。到1960年，埃塞俄比亚海军已经迅速取得了经验，而且参加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的海军演习。

埃塞俄比亚的空军在武装部队中的地位更加重要。这支空军实际上是在1947年诞生的，瑞典[358]顾问在那一年对埃塞俄比亚空军进行了改组。它配备有十八架萨布式教练机和两个中队的萨布17轻型轰炸机。1958年，通过美国军事援助计划运进了第一批喷气式飞机。这是美国人开始取代瑞典人的标志。在这之后，又运来了直升飞机和其他飞机。建立了一个使用DC3型和C47型飞机的运输中队。1960年，美国运来了一个中队的F86佩刀式超音速喷气战斗轰炸机，那一年的空军司令官还是瑞典人冯·林达尔将军。皇帝最初把马康南亲王，后来又把萨尔·塞拉西亲王（皇帝最小的儿子）派到空军任职。但是事实证明，萨

尔亲王的性格不适合皇帝可能想让他在空军中担任的高级职务。1960年的空军副司令官是冈达尔人阿西法·阿耶纳准将。

战后，埃塞俄比亚的陆军在英国的指导下进行了改编。老兵、爱国者和招募的新兵最初混合编为十五个团。英国军官和战前从军校毕业的埃塞俄比亚军官担任陆军的高级职务。几年后，英国人改任军事顾问。老兵被任命为士官，送去受训。到1944年，已经对他们的能力作出鉴定。皇帝当时决定把一万四千一百五十七名经过训练的陆军官兵调到警察部队。随后，对留在陆军的那些经过训练和定级的士官授予军衔。后来，根据英国军事使团的建议，陆军改编为十一个旅。厄立特里亚同埃塞俄比亚组成联邦之后，又成立了第十二个旅。这十二个旅组成三个师，师部设在亚的斯亚贝巴、德西埃和哈拉尔。还建立了辅助部队。

阿贝贝·阿拉盖公爵成为陆军大臣（后改为国防大臣）。若干有势力的人物拥有高级军衔，但是没有担任军职。这些人包括皇太子、马康南亲王、梅斯芬侯爵等。现役军官包括绍阿贵族的一些代表人物，例如海尔·塞拉西的女儿察海公主

的丈夫阿比耶·阿贝贝上校，还有比大多数人更快得到提拔的梅里德·曼加夏。他们两人后来成为重要人物。

1951 年，英国顾问离开后不久，埃塞俄比亚和美国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埃塞俄比亚军队的训练方法开始适应美国的规格和装备。根据 1953 年 5 月签订的协议，美国向埃塞俄比亚国防部派[3]出了军事援助顾问团。① 顾问团在陆军中进行工作。后来，美国军事援助顾问团团长切斯特·德·加弗雷和另一名军官坎贝尔上校都在 1960 年事件中起了重要作用。埃塞俄比亚陆军发展到二十三个步兵营、四个炮兵营、一个空运步枪连和一个装甲中队。这种发展是因为美国的大规模军事援助才成为可能的。② 美国在厄立特里亚的阿斯马拉取得了一个重要的军事基地。有关的协议未曾公布，但是曾经在日内瓦③登记。协议确认美国

① 见威克斯：«非洲的军队»（«The Armies of Africa»），载 1964 年 1 月«非洲报道»（«Africa Report»）。

② 到 1963 年中，埃塞俄比亚已经得到七千三百七十九万九千美元的美国军事援助，占美国对非洲军援总额的大约一半。1946—1963 年的经济援助为一亿二千二百四十万美元。

③ 原文未说明是在日内瓦的什么机构登记，估计是指联合国的日内瓦办事处。——译者

有权输入装备，不受海关或其他单位的检查，规定基地的租借期限为二十五年，在双方同意的情况下，可以延长。

皇家警卫队的九个营也有美国装备，并且派过一些军官到美国受训，但是他们和陆军是完全分开的。警卫队的各个营和支援部队只有轻型装甲车，没有坦克，却被认为是“精锐”部队。警卫队同陆军其他部门存在相当大的矛盾。海尔·塞拉西皇帝和政府高级官员的言论和行动都没有使这种紧张关系得到缓和。第三支部队是国民义勇军，它保持了更多的传统特点。当时这支部队的装备很差，它所受过的现代化训练程度和纪律都差得多，然而它是一支重要的后备队。亚的斯亚贝巴（和阿斯马拉）的警察部队比各省的警察部队精干，受的训练也比较好。各省的警察部队中有许多缺乏训练的前爱国者。警察部队的人数超过两万五千，从1956年起，由济古埃·迪布准将担任司令官。

军队的政治觉悟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南北朝鲜之间的战

争，以及随后联合国军的参战，对埃塞俄比亚军界人士起了相当大的影响。这个问题在当时被说成是集体安全问题，因为集体安全问题而闻名世界的海尔·塞拉西立即派埃塞俄比亚部队参战。1951年，当时的皇家警卫队司令官穆卢吉塔·布利准将奉命挑选精锐部队参加所谓的“卡格纽”部队。① 这是美国人后来杜撰的一个名字，用来命 360
名阿斯马拉的美国基地。

前文已经指出，穆卢吉塔是锡达莫省贝乔地方的盖拉人。那里还出过另一个有名的军人，即爱国领袖格雷苏·杜克。穆卢吉塔在抗意战争前担任过霍勒塔军校的主任教官，后来流亡到吉布提和肯尼亚，然后同皇帝一起从喀土穆回到埃塞俄比亚。他是一个严肃的人，不参加放荡的宴会，很少饮酒。他通常避免卷入宫廷中的阴谋活动和背后伤人。人们认为他是诚实的，而且注意到他没有象一般同政权十分接近的人那样得到大量金钱和土地。穆卢吉塔是一个好军人，受到部下的爱戴。他有野心，但是比较优柔寡断和谨慎小心。

埃塞俄比亚远征军经过短时间的训练以后，

① 指参与侵朝战争的埃塞俄比亚部队。——译者

在克贝德·格布雷上校(他后来也成为重要人物)指挥下，乘火车到吉布提，1951 年 4 月 16 日，转乘美国运输舰前往朝鲜。部分地由于那次战争带给他的荣誉，穆卢吉塔·布利成为国内很有声望的人物。1952 年 7 月，纳吉布将军和秘密的“自由军官组织”的创建人纳赛尔上校推翻了穆罕默德·阿里王朝，用法鲁克国王自己的游艇把法鲁克送离埃及。在这次事件以后，穆卢吉塔手下的几个军官敦促他采取类似的行动，但是他犹豫不决。他争辩说，埃及和埃塞俄比亚有很大的不同：埃塞俄比亚基督教会和埃及伊斯兰教会的力量对比不同，各省的紧张局势不同，两国君主的为人也不同。他手下的一些军官警告他说，他可能等得太久了，但他还是下不了决心。他到过朝鲜，注意到他手下的军官因为在国外打仗而迅速扩大了眼界。1953 年，美国政府邀请他访问美国。他无疑地曾经考虑过接管政府，并且考虑通过军事独裁强制实行改革。他从未放弃过这个野心，但是他没有采取行动。

埃塞俄比亚部队一般被认为是在朝鲜的联合国军中最顽强的部队之一。许多士兵和军官崭露

头角。后来变得很重要的一个人物是沃克内·格贝耶休上尉。他是“卡格纽”部队第二营的作战参谋，1952年3月至1953年4月在朝鲜服役。沃克内是冈达尔人，双亲很贫穷。他童年时自己设法跑到亚的斯亚贝巴，在某些瑞典人的帮助下，进了孟尼利克二世学校。他第一次真正崭露头角是在皇家警卫队的训练班。沃克内十分钦佩当时在皇[36]家警卫队担任教官的门吉斯图·纽威上校，同他建立了密切关系，几乎象门吉斯图的养子一样。

沃克内个子很矮，然而他的头脑却很精明灵活，一刻也闲不住。在门吉斯图升任准将和皇家警卫队司令官以后，海尔·塞拉西要他推荐一名谨慎能干的军官负责特务和情报工作。门吉斯图推荐了沃克内。他很快就取得海尔·塞拉西的完全信任，被提升为少校。1959年5月，政府新闻公报发表了他担任内政部公安部门的助理大臣的消息。他的权力随着扩大，不久就受到朝臣和大臣们，特别是马康南·哈布特沃尔德的憎恨。1959年12月，沃克内被提升为中校，担任了皇帝私人内阁的特别副主任。他的名字在埃塞俄比亚使相当多人感到害怕。

一些象门吉斯图那样在意大利占领时期到过国外的军官，深受国外训练和国外经历的影响。他们是知识比较多的战后一代军官的当然领袖。后者是从正规中学的高年级学生中招收的，他们的提拔几乎总是受到年纪较大、能力较差的校官们的阻挠，这些校官大多担任过爱国部队的指挥官。这些青年军官一方面无疑是为了找机会发泄不满，另一方面也因为他们是真诚的民族主义者，因而常常讨论前途问题。他们认为，今后总有一天他们会得到更大的政治势力。

1958年，皇帝在埃塞俄比亚东南的哈拉尔省建立了一所新的军官学校。这所学校是由印度军官管理的。他们采取了比“桑赫斯特”① 更加“桑赫斯特”的路线。除了极少数学生由于有势力的亲属进行干预，或者故意考试不及格，或者躲藏起来之外，埃塞俄比亚所有学习成绩最优秀和身体合格的中学毕业生都被征进这所军校，学习三年，然后授予军衔。即使1950年成立的亚的斯亚贝巴大学以及埃塞俄比亚其他高等院校也不能同这所军校争学生。一些曾经在英国桑赫斯特军校

① 英国的陆军军官学校。——译者

受过训练的埃塞俄比亚军官被派到这所军校任职。

1960年，哈拉尔军校的士官生和教官已经开始认真地讨论埃塞俄比亚国内的严重问题。在格马梅·纽威的推动下，埃塞俄比亚的现役军官也开始进行这种辩论。门吉斯图借给他卡车组织野餐会。这样大规模的活动不可能不受到注意。国防大臣阿贝贝·阿拉盖公爵担心门吉斯图和其他有影响的官员被拉过去，曾经敦促皇帝把格马梅监禁起来，并把门吉斯图降职。海尔·塞拉西一世中学校友会开过几次会议之后，公安部门官员报告皇帝说，格马梅的信心与智力使他有可能成为危险人物。海尔·塞拉西是谨慎的。格马梅的那些出身名门的同学被提升为低级大臣，格马梅本人却没有被提升。皇帝知道门吉斯图准将过去曾经很好地为他服务，而且在经济上主要靠他的恩惠。皇帝依靠这位皇家警卫队司令去感化他的弟弟。据说皇帝还说过，莫贾家族又出现性急的人，并不是什么异乎寻常的事；莫贾家族的所有成员都从他那里得到了大量的土地、金钱和地位，因而别人也许是出于嫉妒。虽然如此，他还是指派

他自己的秘密警察机构负责人、深受他信任的沃克内·格贝耶休中校长期监视格马梅，并且从思想上影响他。如果说，在这两个人随后进行的思想斗争中有一个人的思想占了上风，那并不是沃克内。当然，沃克内没有把这个情况报告他的主人。

格马梅和埃美联盟

1957年初是埃塞俄比亚—美国联盟的重要时期，当时有许多来访者。1月，美国驻欧洲部队副司令官来到埃塞俄比亚。接着，主管作战部的副参谋长阿德曼中将、范佛里特将军和当时的国际合作署（第四点计划）署长相继来访，每次访问相隔只有几天。同年3月，副总统尼克松来了；4月，艾森豪威尔总统派到中东的特使访问了埃塞俄比亚首都。双方发表的特别联合公报说，如果任何中东国家受到国际共产主义控制下的任何国家的武装进攻，美国政府将使用武装力量给予帮助；美国不图谋建立任何势力范围，不填补任何权力真空，也不在这个地区取得军事基地；埃—

美关系将以下列四条原则为基础：

（一）根据联合国宪章，尊重一切国家的主权。

（二）保护各国在不受干涉的情况下自行选择政府形式的权利。

（三）互不干涉内政。

（四）承认民族独立，承认各国有义务尊重他国的正当权益。

尽管如此，当时已经能够清楚地看出，埃塞俄比亚越来越多的比较年轻的司局长一级政府官员，对于他们的国家日益依靠美国感到不安。这种情绪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埃塞俄比亚人的强烈的独立精神，也许还因为有历史根源的排外思想。此外，美国的专家并不是都按照上述四条原则办事的。他们领取的高薪引起了人们的反感。他们当中一些人的举止和态度，特别是来自美国南部和中西部各州的人，在许多埃塞俄比亚人看来，是卤莽和傲慢的。①

格马梅的看法是有代表性的。他不愿意他的

① 但是另一些美国专家的诚恳和努力工作，特别是教育方面的专家，大大抵销了上述坏印象。

国家同美国的关系太密切。他知道埃塞俄比亚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亲美政策得到一些具体利益。除了军事援助外，它从国际合作署（第四点计划）和后来的国际开发署获得相当可观的援助。但是，格马梅担心外国援助往往会加强现政权。若干美国作家承认援助是有这种作用的。格马梅认为这一点有损于埃塞俄比亚的长远利益。① 他常常在私下谈到，因为美国政府把那些控制着埃塞俄比亚政府、但是反对土地改革、反对发展教育和其他事业的少数贵族地主的利益，看成是和它自己的利益一致的，这就造成了危险。格马梅赢得了“反美分子”的声誉，不少人因此把他称为共产党人。

格马梅从美国回来以后，一直公开谈论埃塞俄比亚面临的问题，特别是在土地制度和生产力方面的问题。各省的实际情况使他感到不安。例如，他了解耕种梯田的康索人的情况，他们居住在阿巴亚湖和查莫湖以南、大裂谷陡岸以东的沟壑纵横的高原地区。他们只是在六十年前才被孟尼利克的军队征服；过了整整二十年后，第一代

① 见麦凯：《世界政治中的非洲》和其他著作。

“阿姆哈拉人”才到那里居住。但是有的报道说，那里的“阿姆哈拉”分督已经占有大约一千加夏土地。格马梅认为，他对于解决肯尼亚土地问题的研究，同埃塞俄比亚若干地区的问题，并不是没有关系的。他对内政部高级官员的许多行动和政策提出了批评，很快就引起了他们的憎恨。

格马梅的评论是冷静的，然而是不客气的和有见识的，关于他的言论、特别是关于年轻的文武官员怎样热情地重复他的言论的报告，很快就传到了穆卢吉塔·布利少将和其他许多人那里。布利并没有阻止格马梅推动青年军官进行讨论，但是他决不愿意因此而使自己的声望下降。他也不喜欢格马梅的哥哥门吉斯图。他颇为看不起皇家警卫队司令官和警察部队司令官济古埃·迪布这一对朋友的放荡行为。他在阿贝贝·阿拉盖公爵、马康南·哈布特沃尔德、马康南的兄弟阿克利卢和其他保守分子的鼓励下，向皇帝控告格马梅等人相信共产主义。他这样做可能是为自己采取行动扫除障碍。穆卢吉塔周围的军官赞成他这样做。这些军官很不了解格马梅，认为他好出风头。他们想建立直接的、有纪律的军事独裁来结束“各

省之间的竞争”。他们争辩说，为格马梅所吸引的那些有文化的军人和文官集团会导致白费力气的议论和妥协，其最终结果，不论是否继续保持君主制，可能只不过是绍阿人的换班。

这时海尔·塞拉西决定采取行动。他把格马梅派到南方去当分督。他大概认为，格马梅取得经验之后，可能会了解埃塞俄比亚的传统多么难以对付。然而穆卢吉塔·布利也失势了。1958 年 4 月，他被任命为皇帝私人内阁的主任。据说，皇帝对穆卢吉塔的态度，是在同年 11 月阿布德将军在苏丹共和国发动了一次成功的政变之后，才比较明显地变得冷淡的。一年后，即 1959 年 12月，他被免去了直接掌握军权的一切职务，担任了社会发展部大臣。即使在 1964 年，这个部也不是埃塞俄比亚的一个重要部门。穆卢吉塔没有放弃他的野心，他手下想搞革命的那个集团继续集会。

有一个时期，他忙于把他那个部从皇帝直接注视下的皇宫大院搬到首都的一个新区。那个地区仍
365 然沿用意大利占领时期的名字：因切斯大厦。

学生中的动荡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并不是只有军界开始出现动荡。在埃塞俄比亚高等院校，紧张局势也有所加剧（1961 年 12 月，这些高等学校合并为海尔·塞拉西一世大学）。

1950 年，亚的斯亚贝巴大学成立。皇帝委托能讲两种语言的法裔加拿大耶稣会教士管理这所大学。这些教士在这以前已经受命管理塔法里·马康南中学。埃塞俄比亚方面曾经企图同从来不受耶稣会教士欢迎的伦敦大学建立特殊关系。在伦敦大学校务委员会派一个调查委员会进行访问之后，这个打算未能实现。这所大学实行独立自主，在读完四年全日制课程后，授予学位。入学资格是高中毕业，即读满十二年书。本书作者认为，独立自主对这所大学是有好处的，并在其他著作中探讨过埃塞俄比亚各地高等教育的发展情况。①

---

① 见格林菲尔德：《埃塞俄比亚高等教育和大学研究工作现状札记》。

1952年，在哈拉尔附近成立了埃塞俄比亚皇家农业和机械技术学院。这所学院得到美国政府的援助，同美国俄克拉何马州立大学有合同关系。它的学制是四年，授予几门农业学科的理学士学位。同年，在亚的斯亚贝巴成立了皇家机械工程学院。学制起先为四年，后来改为五年，毕业后授予电机、营建和机械工程理学士学位。1954年，在瑞典政府的援助下，在亚的斯亚贝巴开办了一所建筑工程学院。这所学院建立了一套复杂的专业化教育和技术教育的学制，它的许多专业从来没有打算要达到大学的水平。1954年，在美国政府、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国际儿童紧急基金组织的援助下，在冈达尔开办了一所公共卫生学院。

有些院校的学生开始磋商成立全国学生联合会的问题。1957年至1960年间举行了几次会议。1960年12月11日，即革命的前几天，发表了一个声明和一份大家同意的章程。声明宣称，决定“在不久的将来成立全国学生联合会”。在此以前，亚的斯亚贝巴大学学生理事会已经参加了总部设在荷兰莱登的国际学生会议联络秘书处，它的这个行动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埃塞俄比亚全体

学生。

亚的斯亚贝巴大学学生有好几年受到耶稣会 366
的严格纪律的约束(例如禁止跳舞)。他们甚至被称为"男孩和女孩"。学生的不满情绪日益强烈。1958 年,一位比较开明的耶稣会教士代替了前训导长。纪律放松了一点,但是学生的动荡不安有增无减。

全国报刊受到严格的控制。1952 年离开埃塞俄比亚的一位美国籍编辑写道:

> ……报纸一次又一次地几乎整版被删改……只有市场报道、航运新闻等除外,因此我们根本无法出版……只能向财政大臣马康南·哈布特沃尔德呼吁!……所有的稿件至少必须在出版前四天送交检查官……即使在改为日报后也是如此……检查部门的一个官员坦率地说明了立场:"我们要报纸有什么用?它们只是使人民谈论许多同他们无关的事情。我们过去根本没有任何报纸。"①

电影《哈姆雷特》和《凯撒》也有类似的遭遇。《凯

---

① 西德:《埃塞俄比亚的检查制度》(W. Seed: «Censorship in Ethiopia»),载 1952 年 10 月 7 日《纽约时报》。另见 1952 年 10 月 31 日的《新闻纪事报》(«News Chronicle»)。

撒》在亚的斯亚贝巴放映时，竟然剪去了凯撒被刺的镜头！基督教男青年会想要放映的电影被禁止了。甚至连很少对政府提出异议的耶稣会教士有一次也送了一本圣经给政府公安部门的官员，因为后者坚持禁止学生演出根据圣经上关于约伯受审的那一段情节改编的剧本。

然而，促使学生大大加强活动的是另一种影响。1958年3月，埃塞俄比亚代表在阿克拉召开的第一届非洲独立国家会议上宣布，海尔·塞拉西皇帝提议，为愿意在埃塞俄比亚高等院校读书和会讲英语的非洲人提供二百个奖学金名额。此外，许多中学生，包括一些东非政治领袖的亲属，被接纳到埃塞俄比亚学校读书。在亚的斯亚贝巴大学，学生出版的单张报纸《新闻与观点》或多或少是由文学系主任直接控制的，情况和国内其他报刊差不多。名副其实的辩论会是少有的。讲演比赛的讲稿要由大学教师审定。当讲演比赛对外公开时，还要提前把讲稿送交政府公安部门。非洲各国留学生本来因为到一个独立的非洲国家来生活而心情激动，但是看到这种情况后就目瞪口呆了。

1959年，虽然新成立的辩论学会和学生理事会的领导人还是埃塞俄比亚人，但是他们受到了非洲各国留学生很大的影响。在教育部委托下，一名肯尼亚学生编辑了一本介绍奖学金计划的厚[367]厚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由于亚的斯亚贝巴大学当局某个有影响的人物提出了意见，没有出版。)小册子中有如下的评语：

> 举例来说，在东非的麦克雷雷大学，学生联合会是完全由本国学生自己管理的学生团体，它同学院当局沒有直接的联系。在亚的斯亚贝巴大学，学生理事会的章程却规定它属于大学当局，不是一个全国性的学生组织。这就使得学生理事会成为对学生无用、而对大学当局过于有用的组织。我认为，现在已经到了埃塞俄比亚学生建立全国性学生组织的时候了，这个组织将会大大改善学生的社交生活和促进同外国学生的牢固联系。

这种观点相当有代表性。许多“奖学金学生”(这是对其他非洲国家留学生的称呼)的大声疾呼，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埃塞俄比亚学生逐步加强的决心和团结，特别是因为埃塞俄比亚学生认为，让外国留学生积极参与(有时甚至是领导)对学校当

局的斗争是有好处的。这些斗争的目的是争取较多的言论自由和自治的权利，要求制订大家同意和尊重的学生组织章程。

埃塞俄比亚学生从“奖学金学生”学到的主要东西不是不满情绪，而是对当局进行正面抨击的方法。埃塞俄比亚学生看到，盲目服从父母、基督教会、君主以及一切权威的民族传统，是加在他们身上的桎梏，特别是他们已经蔑视国家当局，它由于地方宗派纠纷和家族间的斗争而弄得四分五裂。他们有意识地培养正在日益加强的学生“团结精神”，而且认为，学校当局是自觉地反对他们这样做的敌人。大家都知道，有些学生把学校的事情报告秘密警察，以换取微薄的报酬；同时也报告埃塞俄比亚基督教会、教育部的高级官员和担任大学校务委员的某些耶稣会教士。大家还知道，在训导长办公室里，天主教学生的档案标有红色的特殊记号。学生领袖认为，学校当局害怕学生团结起来，因而设法离间他们。

大学当局参与阴谋活动的消息终于激起了更为广泛的愤慨。早在(伦敦大学)校务委员会访问时，由耶稣会教士讲授的几门课程的内容就受到

了批评。1959年，印度教士保罗·维尔吉斯（当时是皇帝的私人神父，后来成为世界基督教协进会负责人之一）同教育部副大臣恩达尔卡丘·马康南一起，向皇帝（当时兼任教育大臣）申诉说，亚的斯亚贝巴大学文学系的学生知道，如果他们不能做到不加批判地复述耶稣会教士的哲学和半神学的论点，他们的分数就会很低，而这种情况败坏了学生的道德。有些学生认为，皇帝为了分裂学生是支持上述种种做法的，而在事实上，皇帝却下令立即改变几门课程。

一些了解情况较多的埃塞俄比亚学生和若干其他非洲国家的留学生认为，反对由学校当局检查学生报刊的时机已经成熟。文学系主任无疑地感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他指控某个奖学金学生是共产党人。这个学生立即装出极为愤怒的样子，向几名政府官员申诉，文学系主任终于收回了他的指控。这个事件以及其他一些事件（例如奖学金学生喜欢评论天主教会对墨索里尼侵略埃塞俄比亚所持的态度），促使耶稣会教士怀疑所有的奖学金学生。这些耶稣会教士很少了解其他非洲国家的情况和鼓舞这些国家青年人的政治运

动。非洲各国留学生很快就看出，埃塞俄比亚政府把接受留学生当作进行政治宣传的材料，因此他们就利用这一点，也利用埃塞俄比亚政府官员对耶稣会的猜疑。以东非和西非留学生为首的一群大学生，决定出版自己的小报，名叫《校园之星》。这个小报出了三期之后，大学校委会借口该报的文章和社论没有署名，勒令停刊。事实上，他们所厌恶的是该报的挑战性语调和强烈的政治内容（一般说来，小报的政治内容是泛非主义和反对殖民主义，不是共产主义）。该报的编辑由于了解到该报可能被查禁，于是刊登了一幅批评教皇的漫画。这样做达到了赢得广泛同情的预期效果。

奖学金学生和埃塞俄比亚同学的关系并不总是和谐的。不过埃塞俄比亚学生钦佩他们的精神，选举了若干留学生担任学生会的工作。其中一个刚上二年级的学生成为亚的斯亚贝巴大学学生理事会的秘书。他的讲话如此直言无讳，以致学校不得不设法为他弄到美国奖学金。非洲各国学生私下议论时，对埃塞俄比亚经济和教育方面比较落后的那些现象表示震惊。埃塞俄比亚学生正在迅速屏弃他们的父辈对其他非洲人的偏见（《国王

丰功编年史»第七十四章声称："上帝赐予闪族的后裔以统治权，赐予含族的后裔以奴役"），他们感到难堪和愤慨。他们阅读非洲各国的书刊，渴望了解曾经在非洲旅行过的世俗教职员的见解。非洲领袖的讲演，尤其是姆博亚和尼雷尔的讲演，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两位领袖的谦虚使他们吃惊。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非洲的政治思想，从钦佩埃塞俄比亚的悠久的独立和1896年阿杜瓦战役的胜利，转变到认为埃塞俄比亚政府的性质玷污了非洲革命的理想。① 埃塞俄比亚人因为了解到这种变化而大为震惊。1958年，东非和中非泛非自由运动的姆万扎大会，要求第一届全非人民大会讨论"所有非洲独立国家的民主化问题"。世界学生的舆论也是如此。国际学生会议联络秘书处的负责人承认，他们1960年在亚的斯亚贝巴组织东非、西非、中非学术讨论会的特定目的，就是要鼓励埃塞俄比亚学生更积极地参加政治活动。他们达到了目的。在会议开始前，一位学生领袖同一位副大臣竟然打起架来。在会议代表们离开前，亚的斯亚贝巴大学学生举行了罢

① 见考克斯：《实践中的泛非主义》。

课，反对女生部主任相当粗暴地处分一个学生的决定。

担任训导长的耶稣会教士对这次事件有些了解，然而大学当局却以为，罢课是训导处软弱无力的结果。原训导长被宣布为有病，而由一个既非天主教徒也非教士的训导长继任。一个埃塞俄比亚大学毕业生当了副训导长。大学校长把海尔·塞拉西的口信转告他们："你们要教三件东西：纪律、纪律和纪律。"

1960年的特点是，学生理事会同大学当局进行了几次小较量，虽然师生之间的私人关系大有改善。学生主要的不满意见仍旧和过去一样。他们援引埃塞俄比亚宪法第四十一条："帝国全境按照法律保证言论出版自由。"① 学校当局不好说，在他们不得不同政府官员进行讨论时，埃塞俄比亚宪法并不能帮他们多少忙；他们也不能详细叙述政府公安部门的种种要求，但是学生对这些却了解得很清楚。学校当局根据政府颁发的开学证书（它本身就是法律文件）来解释"按照法律"的意思。开学证书规定了训导长的职责。它写道，训

① 《政府公报》，第15卷第12期，1955年11月4日。

导长根据埃塞俄比亚法律负责学生的课外活动和“校园内外”的纪律。①

1960年11月，在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横越非洲”航线开幕式的席位分配问题上发生了一次很小的事件。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乘机再次爆发出来。学生领袖之间有些个人意气，但是在举行了群众大会以后，学生组织决定责成该组织的所有领导人抵制这次飞行，其目的正如一位发言者所说，是为了使“他们的西非弟兄了解他们如何受压迫”。经过一段为了保全面子的间隔时间后，另一个训导长在当局的压力下辞职了。学校当局的看法和学生的看法完全相反，认为这个训导长还不够严厉。他调任非洲留学生的顾问。通过友好协商达成了协议，埃塞俄比亚籍的副训导长同意继任训导长，他试图调和矛盾，尽管他同意原训导长的看法，而且私下认为矛盾不可能得到调和。这是1960年12月12日星期一发生的事情。

总之，在1960年革命前，在学生中并没有发生真正严重的动荡不安，至少没有采取暴力的形

① 《政府公报》，第13卷第13期，1954年8月26日。

式。在其他有着类似情况的国家中，学生很少会这样消极沉默。动荡不安通常是从新办的亚的斯亚贝巴大学开始的。如果研究一下这种情况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校方的态度密切反映了帝国政府、埃塞俄比亚家长们和埃塞俄比亚基督教会的态度，将是很有意思的。在1960年底以前，学生除了批评学校当局之外，从未公开批评过政府，尽管这样，他们心里却是愤怒而失望的。这种心情反映了他们对国内局势的看法。他们对国内形势的分析，同格马梅·纽威几年以前的分析是一样的。

格马梅出任分督

埃塞俄比亚省一级的行政管理在名义上是由内政部负责的。但是格马梅担任锡达莫省沃拉穆地区分督，如同所有这一类的任命一样，是由皇帝决定的。格马梅的职位相当于非洲其他国家的县长或专员。他颇受人民的欢迎，因为他的著名的祖先格马梅侯爵在孟尼利克二世重新占领沃拉穆地区以前，曾经同那里的酋长们进行过谈判，而

且在重新占领时也到了那个地方。

格马梅领导人民修建道路和桥梁，创办了一些小学，并设法从首都弄到书籍和教员。据说，他刚当了六个月的分督之后，就拿出大约三万埃元（约合四千三百英镑或一万二千美元）给一所学校。他宣布这笔钱不是来自政府的拨款而是来自贿赂，这使大家感到惊讶。他说，“我收下这些贿赂，因为这是一个传统，虽然是一个坏传统。我把这些钱存起来，用于这个目的。”当他接着提出还需要更多的经费时，人们便努力筹款。格马梅有一次开玩笑说，那些曾经向他行贿的人特别起劲，因为他们怕他公布姓名。一位有势力的官员采取这样的行动是出乎人们意料的，因此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正如前文已经指出的，行贿在埃塞俄比亚被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有一个流行的寓言说：某个妇女用一个瓮向法官行贿，当判决对她不利时，她就埋怨起来。原来她的对手送了一头驴。法官说：“女人！一头驴子走过，把你的瓮踢得粉碎。”格马梅在审案时是耐心的和公正的，而且他到处都去，同人民交谈和一起劳动。他常常说：“请信赖我，我将让你们过比较美好的生活。”

地主和警察警告他说，他的不拘礼节的行为“降低了皇帝的分督的威望”，他大笑起来。

当人民抱怨“阿姆哈拉”警察舞弊和残暴时，格马梅就组织人民建立监督委员会。最重要的是，他把未开发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农民，正如肯尼亚的非洲人政府已经开始做的那样。地主们抱怨这一点，还抱怨格马梅安置流民，使地主得不到劳力供应。格马梅要他们雇用工人，但他们却跑到亚的斯亚贝巴去了。莱文博士写道，一个名叫德斯塔·菲塞哈的富裕地主“设法通过宫廷阴谋的惯用渠道，把格马梅调走了”。① 格马梅被召回亚的斯亚贝巴，长时间地等候皇帝召见。锡达莫省的天主教传教士和新教徒在谈话中公开赞扬格马梅，但是宫廷里却有人私下说他是共产党人，还说他曾经试图煽动人民和扰乱乡村。

海尔·塞拉西终于召见了格马梅，并问他为什么搞乱土地制度。格马梅回答说：“因为我是分督，而人民由于没有土地而挨饿。”他以为皇帝

---

① 莱文：《海尔·塞拉西的埃塞俄比亚，神话还是现实》(D. Levine: «Hailé Sellassié's Ethiopia, Myth or Reality»)，载《今日非洲》，1961年5月纽约出版。

会支持他，但是皇帝并没有支持他。① 相反，海尔·塞拉西派格马梅担任哈拉尔省季季加地区的分督。季季加是一个设有碉堡的小镇，镇中心有几口水井，这个小镇位于通向索马里共和国哈尔格萨镇的马尔达山口下面。它是1916年塔克拉·哈瓦里亚特在那里任分督时建立起来的。那里不存在土地问题，因为人民过着游牧生活。格马梅的外表很镇静（这是“阿姆哈拉”的习惯所要求的），内心却很气愤。他故意不履行宫廷上接受任命时惯用的吻手礼，只是向君主微微一鞠躬就转身走了。这使朝廷上的许多人大为震惊。

东南的贫瘠沙漠上的居民认为，格马梅·纽威是好分督，甚至格马梅在亚的斯亚贝巴的敌人也无可奈何地承认这一点。格马梅不得不花费许多时间听取埃塞俄比亚籍索马里人的诉讼。他常常从清晨直到深夜都在开庭。怀有敌意的索马里共和国于1960年成立后，他还必须处理边界安全问题。除了打井和加强对现有水坑的维修这两

① 格马梅去世后，本书作者心里想着这一点，在1961年对海尔·塞拉西说，格马梅受到阻挠，不能在沃拉穆做海尔·塞拉西本人三十年代在歇尔歇尔所做过的事情。皇帝接受了这种对比，微笑着，但是沒有直接评论。

件明显要办的事情之外，格马梅认为最重要的是通过建立诊所和教育，来改进卫生条件。他吃惊地发现，八个诊所和医院的房子是空的，而且正在逐渐损坏。这些房子是由当时在曼加夏侯爵（塞约姆亲王一公爵的儿子）领导下的工程部用西德的预制材料建成的。格马梅了解到，这些医院是1956年皇帝巡视那个地区时答应为埃塞俄比亚籍索马里人修建的。格马梅前往亚的斯亚贝巴，以便弄清楚为什么公共卫生部不给这些房子配备人员和器材。公共卫生部声称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格马梅从来不能冷静地看待埃塞俄比亚政府各部门缺乏配合和适当计划的种种表现。当他获悉公共卫生部已把这些资源用于其他方面时，就更加感到失望了。公共卫生部无论怎样也想不通，既然戈雷、加木戈法和阿鲁西等人口更多的省份连一所医院也没有，有什么必要为一个大约只有五十万人口的地区提供这么多东西。要是还在计划阶段的话，格马梅是会同意卫生部的这个意见的，这时他却只是厌倦地反复说，“但是房子已经在那里了”。

格马梅几次到亚的斯亚贝巴去，企图促使官

员采取行动或者要求上级作出决定。他为奥加登的学校搜罗家具和物资，而且要求内政部提供三十七辆卡车和一些拖拉机。这一请求送到十分熟悉哈拉尔省情况的内政大臣安达尔加丘·梅赛公爵那里。他不喜欢格马梅，但是当他指出从来没有哪个分督得到过格马梅要求的那么多物资时，他讲的倒是实话。格马梅把这件事和其他一些要求提到海尔·塞拉西皇帝那里，有时也取得成功，但是国防大臣阿贝贝·阿拉盖公爵（他从1957年11月起兼任大臣会议主席）和工商部大臣马康南·哈布特沃尔德（他曾经在安达尔加丘之前担任过内政大臣）联合起来，阻止任何会扩大格马梅影响的事态发展，因为他们两人一直害怕格马梅。

在季季加担任分督的格马梅身处荒漠，与知识界隔绝，但他还是在冷静地重新考虑他自己所能起的作用。他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象他这样的人不可能通过进一步参与现有制度而在1960年实现任何基本的变革。但是，他不能对过时的和不道德的专制制度认输，特别是因为通过他的哥哥门吉斯图，他也许掌握着实现变革的手段。

离开一个人本身来分析他的活动和动机是根

本不可能的。格马梅是固执己见的，甚至近于任性。他的个性以及家庭背景和教育，使他有信心考虑、并且在实际上试图做他想要做的事情。在1960年以前，在埃塞俄比亚传统思想的范围内，人们必然会认为这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他决定不仅对皇帝，而且对整个埃塞俄比亚政府制度进行挑战，如果可能的话，还要把它推翻。格马梅之所以重要，其关键就在于此。

格马梅大概过高地估计了埃塞俄比亚群众的政治觉悟，因此也就错误地估计了他在这个冒险事业中可能得到公众支持的程度。但是他并不肯
4 定自己一定能够成功。他对埃塞俄比亚的想法同他七年前写的那篇关于肯尼亚的论文是很相似的。他深信，他只不过是开始了一个无论如何也避免不了的过程。不管他本人是否成功，他都可以推动历史的车轮前进，其最终结果会把埃塞俄比亚人民的“正义事业”引向“胜利”。

第十八章　发动政变

西方某些人士存在一种幼稚的观念，以为那个政权的极为悠久的历史会使它得到稳定。

——谢泼德：《非洲民族主义政治》，1962年纽约出版

绝大多数（未遂）政变的策划者都陷于眼前的政治问题，不能多考虑他们试图采取的行动的理论基础。

——古德斯皮德：《造反者——对政变的研究》

大多数正在对付左右为难的变革问题（有人称之为当前非洲的“复兴”或“革命”）的非洲国家，都有许多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领域的专门著作。此外还有观察家的种种观感、殖民行政官和新兴改革家的传记，甚至还有某些改革家的哲学著作和其他著作。埃塞俄比亚却不是这样。本书

作者正是意识到这种普遍的欠缺，才试图使本书不限于历史性的叙述，因为只叙述历史，也许就不能详细讨论经济背景，不能讨论新兴上层所受到的各种互相矛盾的压力，也不能讨论象格马梅·纽威这样一些人物的思想。本书作者的意图是帮助人们理解当代的埃塞俄比亚，而写作的时间是1964年。无论历史最后怎样判断1960至1961年的事件，这种判断决不会否认：这些事件说明了埃塞俄比亚生活的各个方面、青年人和老年人的思想、群众的心理，说明了海尔·塞拉西在亚的斯亚贝巴、阿斯马拉和其他地方从人民得到的支持，说明了基督教会、贵族、军人等所起的作用，也说明了一些埃塞俄比亚人的礼貌、宿命论思想和勇气。最重要的是，这些事件说明，人们认识到当前需要一个能够鼓舞整个民族的理想。

76

革命团体

阿勒卡·纽威死于1959年8月。因此亚的斯亚贝巴的老派人物对于他的两个儿子格马梅和门吉斯图都安排在那年年底之前结婚，是颇不以

为然的。由于格马梅最终可能选择用革命的办法解决埃塞俄比亚的问题，有些观察家误认为这两兄弟早就为他们的未遂政变作出了计划。但是，如果情况是这样，那么他们两个人就不大可能在那个时候都结婚。看来在实际爆发革命的 1960 年之前，这两兄弟很可能还没有下决心举行政变，因为他们那时还不能最后肯定这样做是正确的。实际情况究竟是不是这样，现在很难确定。门吉斯图准将在作出了关键的决定之后，表面上并没有明显的变化。他常常同他的朋友警察部队司令济古埃·迪布在一起，他似乎还是只关心寻欢作乐和皇家警卫队的效率，而对其他一切都不在乎。门吉斯图享有“好舒适享受”的声誉，长得很漂亮，身材瘦长，干净整齐，嘴上闪着愉快的、有时甚至是傲慢的微笑。他知道他在朝廷上摸弄自己的胡子会使得那些自高自大的老贵族何等愤慨，然而人们知道他是皇帝的心腹和得人心的军官。

只有懂得埃塞俄比亚人的某些基本态度，才能充分估价这位准将在埃塞俄比亚人心里所占的地位。如果以整个民族所持的态度来说，那么，埃塞俄比亚人一般是明显地倾向于宿命论的。然

而，他们所崇拜的英雄，却是那些不顺从宿命论的人们，特别是，崇拜那些在生前、或在临死时采取了戏剧性行动的人们。勇敢比成就更为重要，一个人只要采取戏剧性的行动，无论是英雄的、或悲剧的行动，人们就会仅仅根据这个行动来纪念他和判断他。在美国和英国，人们心目中的领袖人物，甚至包括他们的妻子和亲属，都应当是有成就的，并且应当终生都是遵守公认的一些规范的。埃塞俄比亚人却往往根据一个人在他自己选择的实际时机，或是在形势迫使他不得不然的时候，怎样采取决定性的行动，来判断这个人。格马梅的哥哥确实是好舒适享受的。外国观察家把这一点作为反对他的理由，甚至在他发动那次政变后还是如此。可是，对于埃塞俄比亚人来说，如果门吉斯图早年的生活有什么重要性，那也只是因为它表明，门吉斯图多么成功地隐藏了他对普通老百姓所处困境的日益强烈的同情，一直隐藏到他为他们作出了重要的戏剧性姿态，从而第一次显示出他的全部性格，并且让他的同胞对他作出判断。

门吉斯图和格马梅在开始计划政变之前，考虑过应当找谁参加的问题。他们决定只让尽可能

少的人知道全部秘密，但是要对其他人进行试探，以便了解反应，预测哪些人会同情，并决定哪些人必须加以逮捕。他们决定，上层人士和高级军官最好由门吉斯图审慎地进行接触，受教育较多和年龄较轻的军官和知识分子则应当由格马梅去接触。

世界报刊后来广泛报道说，那次政变的策划者很少注意具体安排，这不是事实。两兄弟仔细地分析了所有重要的现役军官，特别是穆卢吉塔·布利少将、阿曼·安东准将、尼加·海尔·塞拉西准将和阿比耶·阿贝贝准将。他们认为，没有理由去同有声望的社会发展大臣穆卢吉塔接触。他对门吉斯图兄弟并无好感，而且大家都知道他有野心，并受到严密的注视——1959年皇帝对苏联进行国事访问时，就不把他留在国内。因此，两兄弟决定逮捕他，也许在以后再给他参加新政府的机会。阿曼·安东准将是厄立特里亚人，新教徒，1960年初是武装部队参谋长办公室的第二把手。虽然两兄弟认为他持有进步的观点，在军队中也得人心，但是他很接近穆卢吉塔，又忠于皇帝，因此他们不得不把他看成是危险人物。尼

加·海尔·塞拉西是国防部的国务部长。他看来多少是一个未知数，因此两兄弟认为，让他继续当未知数是安全和明智的做法。1960 年，他进了医院，在那次革命中实际上没有起任何作用。

阿比耶·阿贝贝准将是皇帝的女婿，当时担任驻厄立特里亚的代表。他对皇帝的忠心是人所共知的。两兄弟认为，如果对他进行试探，他的回答将是，为什么他要反对一个给了他这么多好处的政府。然而两兄弟认为，由于阿比耶的职务是皇帝派驻厄立特里亚首府阿斯马拉的代表，那里群众的政治觉悟比较高，因此，如果政变迅速成功，他将被迫同新政府达成协议。同样的分析也适用于驻扎在德布腊马科斯、哈拉尔、内格利和基哈等地的军队。他们还认为，驻在首都北部绍阿高原的德布腊比汉的国防义勇军和大裂谷区纳兹雷特镇的坦克中队的指挥官，将会服从新政府直接发出的命令。他们认为，在最坏的情况下，这些指挥官也只会稍事拖延，等到他们肯定新政府已经控制局势后，就会服从。他们讨论过的另外几个高级军官，后来没有成为问题，因为在 1960 年底，这些军官都在驻刚果的联合国部队中服役。

就留在国内的高级军官来说，事实证明，最重要的是武装部队参谋长梅里德·曼加夏少将。他是绍阿的贵族，是皇室和卡萨亲王—公爵的远亲。1960 年，他对门吉斯图的一句话作了模棱两可的回答，加上他的祖父曼加夏侯爵在海尔·塞拉西登基后失宠，这就使门吉斯图以为他会支持政变，但是事实证明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门吉斯图认为，皇帝的侍从副官马康南·德尼克准将会支持成功的政变，而他对埃萨雅斯·吉布雷·塞拉西准将则感到没有把握。埃萨雅斯接替穆卢吉塔·布利担任了皇帝私人内阁主任。门吉斯图兄弟估计，埃萨雅斯、陆军总司令克贝德·格布雷少将以及戈贾姆省前总督、当时作为国务部长而担任国防义勇军参谋长的克贝德·特桑马侯爵，都会追随梅里德·曼加夏。门吉斯图认为，警察部队的济古埃·迪布准将会同他们兄弟站在一起，格马梅也同意，但是强调说，空军的第二把手阿西法·阿耶纳准将可能必须加以逮捕。

两兄弟假定，在陆军、空军和警察部队中，上校和少校以下的军官，都会支持他们的运动；士兵

和士官会服从命令，无需把情况告诉他们；由皇家警卫队（一位研究埃塞俄比亚事务的外国人在1960年称之为“大约有五千人的一支优秀队伍”①）中拥护政变的军官组成一支骨干队伍，就足够进行必要的逮捕。警卫队的几名军官属于莫贾家族，其中有的是格马梅侯爵和他的两个兄弟的后裔，有的同莫贾家族通婚。兄弟俩接触的其他军官也毫不犹豫地参加了反叛者的行列。兄弟俩一直相信美国陆军的加弗雷准将和瑞典空军的林达尔将军将会保持中立。

格马梅还认为，司局长以下的大多数政府文职官员会支持计划中的政变，明智的做法是，只让少数人知道秘密，以便为任命新政府进行必要的组织工作和使新政府能开始工作。受到信赖的人包括格马梅的同学和莫贾家族的亲戚格马梅·翁德弗拉什，他放弃了早年的保守思想，成为坚定的激进派。他和格马梅·纽威同级，是提格雷省乌拉奥拉洛地区分督。莫贾家族的好几名成员同这次政变有很深的关系，这个事实使海尔·塞拉西对政变的看法受到很大的影响，然而对于理解

① 前引乌伦多夫：《埃塞俄比亚人》。

政变本身却不是很重要的。为了谨慎起见，这里不便于谈论另外几名文官参与这次政变的情况，这些人决非都属于莫贾家族。这里只说一点就够了：革命委员会中既有现役军官，也有现任文官。

革命委员会讨论了安全局的作用，特别是沃克内·格贝耶休中校的作用。这个有效率的机构的官员，主要是冈达尔人。这是有意识的安排，目的是保证那些从事这项微妙工作的官员都效忠这位中校。显然，争取这位中校的同情是有好处的。沃克内年轻时曾经发表过进步的意见，有一些同计划中的政变没有关联的青年人，曾经有意识地试图影响他，而且有时还达到了目的，促使他把精力用于制止某些高级官员的贪污，而不是去对付那些受过教育的人。这些人对现制度的愤慨是经常有人向沃克内报告的。举例来说，1956 年，五个青年人曾经密谋策划，想要由埃塞俄比亚人接替意大利官员在国家银行的职位。马康南·哈布特沃德把这种行动看成是反对政府，沃克内制止了哈布特沃德使这些青年人受鞭刑的企图。沃克内也确实很讨厌马康南。海尔·塞拉西有次访问印度后曾经说过，就分析东方和西方受过训练的

人们的心理活动来说，他从未见到过可以同沃克内并驾齐驱的人。海尔·塞拉西曾经派沃克内到朝鲜任职，还派他到日本等地访问，研究贸易的前景，这肯定使这位中校更加认识到，埃塞俄比亚相对地说来是不够发达的。

大多数埃塞俄比亚人认为，感恩和忠心几乎是不可分割的。沃克内之所以成为那样有权势的人物，完全是由于皇帝一手提拔。因此，人们认为，他心里发生过激烈的、然而是隐蔽的斗争，然后他才决定，他作为一个埃塞俄比亚人，有义务采取一条同皇帝的私人利益相反的行动路线。（附带说一句，当代阿姆哈拉文的文学作品表明，描写人们怎样左右为难的故事，对于埃塞俄比亚人特别有吸引力。）本书作者已经找到材料可以肯定，沃克内确实同某些新上层分子讨论过在国内实行变革的必要性。他曾经表示对大臣们感到失望。他当然熟知这些大臣们的所作所为。他说过，有文化和有献身精神的青年民族主义者在埃塞俄比亚政府中任职后，很快就腐化了，因此显然需要新的鼓舞力量，革命可能提供这种力量。他有几次还谈到怎样进行政变的问题。这些谈话表明他是

赞成周密计划的。他建议说，“别着急，干出个样子来，如果你们愿意，就准备用三年时间吧；如果我那个局收到的情报表明你们的计划有所泄漏，我会通知你们的。”这位中校也知道穆卢吉塔周围那些军官们的野心。

无论在1960年那次未遂政变以前或以后，皇帝的政府都严严地掩盖着埃塞俄比亚政治上的重大事件。人们广泛地议论着，然而这种议论在很大程度上是秘密进行的，这就引起了很多谣言。只有少数埃塞俄比亚人知道，虽然革命委员会决定同沃克内接触，但是他们并没有把最后的具体计划告诉他。同沃克内谈话的人实际上是格马梅，这次谈话直到1960年11月才进行，当时那位中校已经听说过他们的集团了。

沃克内有一次说过，“有本书叫《三面人》，讲的就是你们埃塞俄比亚人。”生在冈达尔的这位中校究竟愤世嫉俗到什么程度，直到今天仍然是个谜，他在随后展开的戏剧中，也许是最引人入胜的角色。他同潜在的革命团体成员有联系，在某种程度上无疑地受这些人的思想影响，并且在政变失败后自杀了。但是，他究竟用过什么办法在皇

帝那里保护自己的地位，是不可能真正搞清楚的。在六十年代初，环绕着沃克内已经出现了那样多的神话，因而埃塞俄比亚青年往往只是谈论他怎样“拯救”激进分子免受惩处；而忘记人们在五十年代口口声声说过他手上沾满了鲜血。海尔·塞拉西起先不相信沃克内曾参与政变阴谋。1961年，在那次政变后的动荡中，疲倦和年迈的皇帝曾经有一次或两次，在深更半夜叫喊说，要派人把沃克内·格贝耶休中校找来，把仆役们吓得心惊胆战。

计划阶段

革命委员会认识到，必须仔细地制订和迅速地执行把国家领导人扣押起来的计划。在开始时，讨论的中心问题是逮捕哪些人。关键在于皇帝本人。有三个人是受到皇帝信任的，他们随时能见到皇帝，甚至可以进他的卧室。这就是马康南·哈布特沃德、沃克内和门吉斯图。由于门吉斯图是参与政变阴谋的，格马梅就要他乘皇帝睡着时扼杀他。门吉斯图拒绝了。他认为，鉴于皇

帝 1935 年以前对国家的效劳，也许可以找到某种方法让他在科克水坝对面的小皇宫，或者是到国外去过受限制的生活。有几个军官读过安瓦尔·萨达特上校的《尼罗河上的起义》一书，① 研究过埃及的革命。他们对于用法鲁克自己的游艇把法鲁克从埃及送走的做法很感兴趣。对于这个最关键的问题没有作出肯定的决定。

孟伦皇后有自己的宫廷党，因此革命委员会决定，必须把她看管起来。皇太子阿斯法·沃森也应加以看管，尽管他曾经带头资助某几个参与政变的人出国留学。然而，革命委员会认为，鉴于皇太子同他父亲的关系长期紧张，因此有可能利用他，以取得人民的支持。当然谈不到事前就去同他接触。革命委员会认为，皇帝的其他子女不那么重要。

海尔·塞拉西所喜欢的儿子马康南亲王，已于 1957 年死去。当时，他乘坐的西德大众牌汽车在通向南方锡达莫的、笔直的泥土公路上翻车了。

---

① 安瓦尔·萨达特上校：《尼罗河上的起义》(Colonel Anwar El Sadat: «Revolt on the Nile»)，1957 年伦敦出版。原文为阿拉伯文，英文节译。

本书作者已经指出，他相信海尔·塞拉西是马康南公爵的儿子，皇太子阿斯法·沃森是海尔·塞拉西的儿子，而不相信那些与此相反的流言蜚语。那些流言蜚语是埃塞俄比亚封建制度的产物，并为近来那些写传单的人用来在政治上取得好处。关于马康南亲王之死，也出现过一个故事，它后来也同样被利用：有人私下说，由于同住在比夏弗图以北的一个寡妇有关的恋爱纠纷，一个青年军官
382 枪杀了这个亲王，而亲王的一个伙伴又无情地镇压了全体有关的人。①

革命委员会把特纳尼公主同她的丈夫内政大臣安达尔加丘公爵合在一起讨论。皇帝爱好艺术的小儿子萨尔·塞拉西也被忽视，后来的事实表明这是个错误。皇帝的外孙伊斯坎德尔·德斯塔海军中校只是因为他同皇帝的关系而不受信任，

① 本书作者没有找到可以证实这个故事的证据。前埃塞俄比亚红十字会的一个负责人告诉作者说，据签发死亡证书的一个瑞典医生描述，亲王的伤情同车祸的说法是相符合的。另外，马康南亲王还有敌人，他们可能蓄意诽谤。人们对于他的某些商业活动有所批评，也有人嫉妒他同某些外国商人的友谊。有一个希腊商人是他的朋友，1956年，此人在一次抢劫案中被杀，随后有三个埃塞俄比亚人被绞死，这引起了公众的某种反感。

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精力充沛和进步的。1960年，伊斯坎德尔被派出国，到里斯本参加纪念航海家亨利亲王的活动，然后又到布鲁塞尔参加比利时王室的一次婚礼，12月到了伦敦。① 革命委员会决定，应当把一对英国夫妇照顾的、比较年轻的皇孙们看管起来。革命委员会从未打算伤害皇室的任何成员，事实上，皇室也没有任何人受到伤害。

革命委员会对一个朝臣进行了很多讨论，并决定把他逮捕。这就是格布雷·汉纳·季马神父。他是被废皇帝埃雅苏最后一段监禁时期的重要人物，当时他担任皇宫礼拜堂的神父，已经七十一岁，弯腰驼背，老态龙钟。他的母亲是戈贾姆人，父亲是萨拉尔的盖拉族武士，曾经在哈拉尔省服役。汉纳就是在哈拉尔出生的。他在飞黄腾达之前，曾经为孟尼利克二世服务，后来被选派到德布腊利巴诺斯的修道院学习。他长期同海尔·塞拉西接近，1936年，还陪同皇帝流亡到英国的巴斯。

---

① 1960年，亚的斯亚贝巴的公众舆论憎恨皇帝的政府的这种行动，认为这是触犯非洲民族主义，特别是憎恨把同葡萄牙交换的外交代表升到大使级。

他有两种对立的形象：在朝廷的青年王子们看来，他是一个仁慈的老圣人，在宫墙以外，他却是不得人心的。在许多战后一代的人看来，他就象另一个拉斯普金。① 多疑的城里人指责他贪污，原因之一是他经常陪同皇帝，并且负责发钱。海尔·塞拉西在听取了申诉后会答应给一笔钱，但是负责
383 皇帝特别金库的汉纳神父事后却只拿出皇帝答应的一部分。沃克内有一次说，皇帝是知道这个情况的。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有关汉纳神父的流言蜚语。重要的是，人们把他描绘成拥有钱财土地的教会的象征，施舍一些小恩小惠，但是并不能为贫困的人民带来真正的福音。汉纳神父势力很大。在一个封建朝廷中，能见到皇帝是最为重要的，甚至皇帝的僮仆也能比许多大臣更有势力。

革命委员会还决定，必须逮捕其他重要王室的首要代表，但认为还没有到仔细考虑和最后决定名单的时机。它讨论了几个显贵人物，其中的第一名是提格雷的塞约姆·曼加夏亲王—公爵。

塞约姆是提格雷的曼加夏公爵的儿子，他生

① 拉斯普金(Rasputin)，帝俄时代的反动教士，二十世纪初期在沙皇宫廷中有很大势力，后被暗杀。——译者

在他母亲的故乡戈贾姆省，时间是在他祖父约翰尼斯皇帝去世之前两年。1960 年，他七十四岁。他早年的大部分时间在提格雷度过，他的经历是符合传统的。他从基督教会和朝廷受到教育，在宫廷里学阿姆哈拉文，这种教育对他有很深的影响。他在十岁时当了侯爵，二十七岁当公爵。他四十三岁时，海尔·塞拉西加冕为皇帝，他成为亲王。皇帝授予他元帅衔。意大利入侵时，他是埃塞俄比亚军队的指挥官之一。埃塞俄比亚政府倒台后，他被带到意大利，在那里被扣留了两年两个月。

1960 年，塞约姆是提格雷的总督。1960 年政变的一些参加者认为，在 1958 至 1959 年的严重歉收之后，政府之所以未能采取措施防止饥荒，是应当由塞约姆负责的。当时，由美国救济机构供应的一些食品确实分配不当，还有些食品未能运到受灾地区，而在阿萨布港腐烂了。以塞约姆亲王—公爵为首的提格雷省行政机构是无能的，但是不能设想他本人在这个问题上会干出反对提格雷人民利益的行动，也不能设想他会参与任何贪污舞弊。有些参加政变的人憎恨各省缺乏学校的

情况，谈到过据说是这位年迈的提格雷总督对那些敦促他发展教育的人讲过的一句话："我已经为你们教育了我的两个儿子。你们应该满足了。"本书作者认为这句话是捏造的，但是这丝毫也不能减少人们重复这句话所造成的影响。事实上，塞约姆急于想资助他认为需要补贴的提格雷省的修
384 道院，曾经挪用过仅有的一些经费，其中有些是教育经费，当然，在教育方面，提格雷省的修道院也有它们的重要性。塞约姆对于提格雷事务也没有绝对的决定权，因为皇帝总是派有地位的绍阿人在提格雷省政府中担任高级职务。

1960 年塞约姆亲王—公爵到哈拉尔去，参加海尔·塞拉西的父亲马康南公爵纪念碑揭幕典礼。12 月中旬，他仍然留在首都，准备启程到马卡累去。1960 年，他的进步的、苦干的儿子曼加夏侯爵担任工程大臣。他的外孙佐德·格布雷·塞拉西也是一个进步分子，曾经担任过亚的斯亚贝巴市长，1960 年被任命为驻索马里共和国大使。

在讨论北方的有势力的家族时，提到了塔德萨·尼加什。他是司法部国务大臣，以前是内政部副大臣。塔德萨原籍为阿迪格腊特，同皇帝很

接近。他的父亲在意大利入侵时死去。他是阿加梅的萨巴加迪斯的后裔，萨巴加迪斯是有名的贵族，在提沃德罗斯和约翰尼斯皇帝之前，曾经掌握提格雷的大权。意大利人注意到这个事实，曾经把塔德萨搞到意大利去。海尔·塞拉西也注意到这个事实。塔德萨和绍阿的家族也有联系，因为他的母亲是门兹人。由于纽威兄弟也是门兹人，而塔德萨的妻子和门吉斯图的妻子又是近亲（她们两人都是瓦格地区土司家里的人），因此那些朝臣一直弄不懂为什么革命委员会决定逮捕塔德萨，特别是他后来还被杀掉了。这些朝臣永远也不会理解，鼓舞革命者的理想超出了家族野心的范围。

其他家族也有一些重要的代表，特别是卡萨·海卢亲王—公爵的家族。这个保守和虔诚的老亲王在 1956 年去世，留下了一部谈论思想的小书，名为《智慧之光》。正如它的序言所说，该书是“圣经的摘要”。① 在意大利占领时期，他的四个儿

① 卡萨·海卢亲王—公爵：《智慧之光》（《The Light of Wisdom》），阿姆哈拉文。海卢死后由他儿子阿斯拉特·卡萨在亚的斯亚贝巴出版。

子中，只有一个人保住了生命。这个儿子当时担任冈达尔总督。他的特殊地位得到承认，并被封为亲王。这个儿子就是阿斯拉特·卡萨，他是有势力的卡萨家族的骄傲的族长。他是个高个子，黑皮肤，身材匀称，有意识地摆出贵族的派头。1960年，他是参议院副议长，以“实干家”闻名。他后来成为一个关键人物。他的侄儿阿马哈·阿伯
385 拉侯爵曾经同格马梅竞选过他们母校的同学会主席，1960年任驻南斯拉夫大使。

亚迪斯吉家族的族长马康南·恩塔尔卡丘也是大个子，曾经担任首相，1960年任参议院议长。马康南在他的乡村住宅中带着狗的那副样子，简直就是英国贵族的翻版。他的著作中有一部是写他自己的家族的。① 他很重视自己的写作。他到六十九岁时，视力衰退，因而担心自己也许不能把想要写的都写下来。1960年12月，他到阿斯马拉

---

① 马康南·恩塔尔卡丘公爵—御前顾问：《高贵的家族》(«The Noble Family»)，阿姆哈拉文，埃历1947年亚的斯亚贝巴出版；《个人梦想的比赛》(«The Race of One's Dreams»)，阿姆哈拉文，埃历1949年亚的斯亚贝巴出版。后一书名中之“比赛”，是指野外赛马那种比赛，这是阿姆哈拉文谚语，隐含警告，反对过分注意物质享受和企图实现无法实现的目标。

找医生诊断和治疗。他的儿子恩达尔卡丘·马康南也是格马梅的同学，那时不在国内。他是出席1955年万隆会议和1956年苏伊士运河会 议的代表。1956年，他在外交界的事业被打断，成为负责教育部的副大臣。1960年，他又被派到英国担任大使。

曾经担任皇帝代表的伊姆鲁亲王—公爵从驻印度大使的任所回国以后，在1960年又被任命为驻苏联大使。他没有立即离开亚的斯亚贝巴，直到年底还在为启程作准备。由于他的声望，也由于前面提到过的“伊姆鲁神话”，① 任何反叛的集团都不能忽视他。他的激进的儿子米海尔采用提沃德罗斯皇帝的发型。他也是海尔·塞拉西一世中学的校友，1960年，被任命为驻美大使。人们把他们父子二人在国内外担任的职位，都看成是海尔·塞拉西的经过深思熟虑的外交手腕。再加上格马梅被派到季季加任职，这就使得新上层分子中正在成长的领袖人物，都在1960年的某个时候离开了权力中心，即首都的朝廷。比较年轻的埃塞俄比亚人对这个事实并不是视而不见的。

① 见本书第699—701页。

皇室和贵族的绝大多数成员都必须加以逮捕，虽然其中的有些人以后可能支持政变。除他们以外，革命委员会也考虑了大臣、总督和其他有势力的人。其中的主要人物是大臣会议主席阿贝贝·阿拉盖公爵。阿贝贝对国防部的管理不善，引起了普遍的不满。同时，他又是前爱国领袖，①不仅能命令任何犹豫不决的将军反对政变，而且
386 在农民群众中仍然拥有很大影响。因此决定，必须把他逮捕。内政大臣、皇帝的女婿安达尔加丘公爵和这个部的其他大臣，例如内政副大臣埃希特·吉达显然也在被捕者的名单上，新闻部副大臣安德·米海尔·德萨列根也是这样，因为广播电台是必须加以控制的。还讨论过其他许多人，其中包括：梅斯芬·西勒希，他也是前爱国者，后来成为富有的公爵；梅斯芬的兄弟贝兹贝·西勒希侯爵，比较不重要；财政大臣、盖拉人伊尔马·德雷萨，附带说一句，他因为家族关系，不喜欢莫贾家族的人；兼任外交大臣、文书大臣和副首相的阿克利卢·哈布特沃尔德；还有最后、但决不是最不重要的一个人，这就是阿克利卢的兄弟马康

① 见前引莫斯利：《海尔·塞拉西》。

南·哈布特沃尔德，当时担任商业和工业大臣。革命委员会决定把所有这些人都抓起来，也许就乘他们上朝时抓起来。

任何反叛集团如果断定，从政治上考虑必须更换政府、并且必须用政变作为更换政府的适当手段，那么，它就必须考虑现政权的力量来自什么地方。只有这样，才能计划好必要的行动，使现政权瘫痪。在 1960 年，君主制，更确切地说是皇帝个人，统治着埃塞俄比亚政府。如果政变要取得成功，那就必须杀掉他，或者把他控制在手里。如果任何了解海尔·塞拉西的人认为，皇帝会同意被流放到国外，而不干预埃塞俄比亚的政治，那就是异想天开。下文将会说明，后来的事态发展，使得反叛者已经无法决定皇帝的命运。不过，反叛者在准备阶段竟然还需要讨论这个问题，确实是那次未遂政变的一个主要弱点。

埃塞俄比亚政府是宫廷政府。因此，有理由认为，通过对这个神经中枢进行迅速的打击，就有可能用某种借口把皇室、贵族和大臣们都抓起来，使他们无法动弹。事实证明，第二个弱点是，先是对某些将领的态度，后来又对他们所能得到的支

持，都作了错误的估计。反叛者本来应当在对宫廷进行第一次迅速打击的同时，采取有效措施，使那些未保证支持他们或保证置身事外的将领不能控制军队。

在埃塞俄比亚，除了君主之外，还有一个机构对于决定国家的性质起着关键作用。这就是埃塞俄比亚基督教会。反叛者们对于教会的注意太不够了。如果问埃塞俄比亚任何农民或高原上的任
387 何士兵愿意为什么而战斗，他就会依次回答说，“我的君主，我的教会和我的国家”。埃塞俄比亚得到解放后，立即同亚历山大总主教区进行了旷日持久的谈判，为埃塞俄比亚教会争取较大的自主权。埃及的柯普特教会作了一系列让步，使巴西利奥斯得以成为担任大主教的第一个埃塞俄比亚人。1959 年 6 月，他作为埃塞俄比亚教会的首脑，又被提升为总主教。从那时以后，埃塞俄比亚教会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自治的。巴西利奥斯虽然很老，健康也不好，但他个人的影响是很大的，这还完全没有把总主教这个职位的影响计算在内。应该可以明显地看出，争取他的支持，或表面上的支持，是极为必要的。他并没有被逮捕。令

人难以置信的是，皇太子随后的讲演和革命者的其他宣传，甚至没有提到上帝。这是反叛者方面的第三个主要弱点。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弱点可能是忙中出错。到1960年底，政变的准备阶段还没有完成，而流言已经传到马康南·哈布特沃尔德耳边，迫使反叛者过早地采取行动。

沃克内和马康南

马康南身材瘦小。他的衣著和习惯并不奢华，常常穿一件破旧的外套。他的汽车是大众牌，而不是一般大臣的默塞德斯牌，但是他给人的印象是奸诈的，他的高音调是冷酷的。他看来比其他人更象旧政权的化身。有些埃塞俄比亚人有点害怕他早年同济克瓦拉山巫士们的关系。更多的人害怕他的侦探网，据说这个侦探网除埃塞俄比亚人外，还有几个欧洲人，比得上以前沃尔德·乔奥吉斯·沃尔德·约翰尼斯掌握的那个侦探网。通过他派到各个部的代理人，他能知道正在发生的大部分事情，而且在他愿意的时候，可以很快地就把事情办好。皇帝利用马康南来为他检查安全

局沃克内·格贝耶休中校所提供的情报。马康南有许多敌人。他们指责他任人唯亲。除了阿克利卢之外，他的另一个兄弟阿卡拉沃格也是大臣。马康南的敌人害怕他同皇帝的长期亲密关系和他的狡猾。马康南忠实于他的家庭和他的追随者，他在任何方面都不是新式人物。许多批评他的人，除了不如他“成功”之外，同他并无根本的不同。

388 海尔·塞拉西有好几个年头让马康南·哈布特沃尔德持续拥有权力，也让他的担任副首相的兄弟继续拥有权力。皇帝知道，由于马康南担任埃塞俄比亚全国爱国协会的主席，这个本来可能起颠覆作用的团体，就很难在任何方面成为反对政府的力量。这个协会的报纸《埃塞俄比亚之声》常常比直接受政府控制的报纸更保守。还有一个有利于他的事实是，马康南害怕军队，他没有忘记，年轻的士官生在 1936 年曾经决定要绞死他，因此用不着担心他会卷入任何军事阴谋。

沃克内和马康南都知道，君主总是要使自己周围的人永远保持平衡和互相牵制的，而他们两人也是天生的对立面。马康南任内政大臣时，曾经不止一次地讲过沃克内的坏话，皇帝都不听。最

后，海尔·塞拉西还恼怒地说，“离开我面前吧，马康南，你不愿意看到任何人往上升！你对无论什么人都讲坏话，因为你是一个嫉妒的人。”在这之后不久，皇帝就取消了马康南对内政部的控制权，因而也就取消了他对这个部的保安机构的控制权，另外任命他担任商业和工业大臣。他对沃克内还有某些保留，但是认定他必须信赖沃克内。1959年，皇帝对苏联进行国事访问时，马康南的侦探报告说，有一个暗杀海尔·塞拉西的阴谋，由前爱国领导人海卢·基布雷特武士扔炸弹。马康南告诉了沃克内，但是沃克内回答说，他用不着担心。后来也没有出事。

1960年底，马康南的侦探又听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消息。他们报告了一个青年军官在谈话时的偶然失言。这个人是革命委员会的成员，他过于热心地想为格马梅一门吉斯图的团体吸收新成员。马康南事实上知道的情况很少。他想，也许军队有可能在策划一次革命。埃塞俄比亚人能够轻而易举地守住危险的秘密。（海尔·塞拉西在三个月前就获悉尼加什御前顾问的阴谋，但是直到最后一分钟以前，他继续祝贺这个阴谋的参加

者，并且给他们授勋。）马康南决定不再过于匆忙地提出任何控诉。相反，他却要求海尔·塞拉西1960年底对西非和南美进行国事访问时，带他同行，但是皇帝拒绝了。

7月，沃克内同皇帝讨论了一次定期的官员轮换。这种轮换使政府官员不能在任何职位上任
389 职时间过长，以免他们在周围聚集起支持自己的强大集团。他们讨论了军队。沃克内建议，把得人心和有能力的阿曼·安东准将派到哈拉尔，负责第三师以及埃塞俄比亚同新成立的索马里共和国之间的边界。反叛者同此事无关，却为此感到如释重负，因为安东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将军，而他们又不敢对他进行试探。

门吉斯图曾经对伟大的爱国者海尔·马利安的儿子德雷吉中尉婉转地提到过在埃塞俄比亚实现变革的问题。德雷吉是英国桑赫斯特军校的毕业生，1960年早些时候同特纳尼·沃格公主的女儿索非亚·德斯塔结婚。沃克内向海尔·塞拉西建议，把德雷吉提升为上尉，派到哈拉尔去担任军校的第二把手，作为军校的印度籍校长的接班人。皇帝总是按照已成惯例的封建方式利用通婚关系，

因而认为这样任命德雷吉是合乎情理的。① 德雷吉却因为不得不离开亚的斯亚贝巴而生气。他警告皇帝说，皇家警卫队的军官正在酝酿反对政府的阴谋。皇帝没有理睬他，而且可能把德雷吉的话看成是报私仇，因为皇帝知道门吉斯图同任命德雷吉并无关系。然而他很少可能会忘记德雷吉的这个警告。

革命委员会继续举行会议。门吉斯图有时在晚上坐一辆小型的大众牌汽车离开家，身上披一件几乎把头也裹起来的罩袍。与此同时，特别从1960年9月起，沃克内忙于为海尔·塞拉西即将进行的国事访问作安排。然而，他确实曾经放出空气，说是他可能准备通过一个中间人，同格马梅和门吉斯图的革命集团谈判。革命委员会讨论过是否在皇帝进行国事访问之前就行动，但是决定不这样做。格马梅建议，乘大臣们聚合起来送皇帝启程去苏丹时，用机关枪扫射，门吉斯图和其他人认为这样做会使国家在国际上蒙受耻辱和伤

---

① 海尔·塞拉西曾经在不同的时候试图通过他的子女来巩固他对厄立特里亚、沃洛、哈拉尔和空军的权威；通过公主的子女来巩固对提格雷、海军、皇家警卫队、军校和大学的权威。

害新政府。大家认为，比较聪明的办法是等到皇帝回国后再动手。格马梅在11月初对沃克内进行过试探，只取得部分的成功。沃克内在政变爆
390 发前，从未参加过革命委员会的会议。大家知道，他是反对大规模杀人的。他认为，对那些把私人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的人们进行半军事审讯，将提高新政府在国内和国际的威信。

1960年下半年，政府没有答应为皇家警卫队军官增薪的要求，这在军官当中引起了某种不满。他们说，他们的军事素养比哈拉尔军校的士官生要强，而这些士官生的待遇却提高了。以警卫队少校、革命委员会委员约翰尼斯·米斯基尔为首的五名军官想要发动一次罢工。他们也去找沃克内。门吉斯图也许部分地是因为担心这一行动会促使问题过早爆发，就威胁约翰尼斯说，将任命另一名少校代替他担任警卫队的后勤部长。约翰尼斯在这个阶段的行动是不清楚的，但是关于警卫队军官团中发生分裂的报告，不知怎么传到了文书部国务大臣格布雷沃尔德·恩吉达·沃尔格那里。他是一个出身卑微的保守派，在首都拥有相当多的地产。他在抗意战争之前就是皇帝的亲信；梅

丘战役中，他曾经在皇帝身边战斗。① 他向皇帝讲了这件事，皇帝又向沃克内谈到了这件事。也许就是因为这件事，才发电报把当时在南斯拉夫的沃克内的副手召回国来，由他陪同皇帝出国，让当时已经收拾好行李的沃克内可以留在埃塞俄比亚。

然后，海尔·塞拉西离开亚的斯亚贝巴，开始他的一系列国事访问。和他同行的有阿伊达·德斯塔公主、副首相阿克利卢·哈布特沃尔德、宫廷大臣梅斯芬·西勒希、厄立特里亚行政长官阿斯法哈·沃尔德·米海尔侯爵。其他随行人员还有皇帝的孙女婿卡萨·沃尔德·马利安、外交部非洲司的格塔丘·梅卡沙等人。海尔·塞拉西在临行前召见了沃克内和门吉斯图。他给了他们钱，对他们说，“我把国家留在你们手里。”但是，马康南·哈布特沃尔德也留下来了。

1960 年 12 月的第二个星期，亚的斯亚贝巴表面上是平静的。报纸用大量篇幅报道皇帝的访问，经常在头版头条出现类似“利比里亚总统颂扬

① 见格布雷沃尔德·恩吉达·沃尔格：《梅丘战役及其历史》(《The Battle of Maichew and its History》)，阿姆哈拉文，著于埃历 1928 年，但埃历 1941 年才第一次在亚的斯亚贝巴出版铅印本。

皇帝陛下的英明领导”① 这样的大标题。皇太子接受了英国文化委员会的赠书，特纳尼·沃尔格公主主持了非洲妇女会议的开幕式，等等。但是这种平静是虚假的。马康南·哈布特沃尔德一天比一天地更加确信军队要造反。他向门吉斯图和沃
391 克内讲了这一点，这两个人都掩盖了内心的震惊，并企图使马康南相信，他的担心是没有根据的。

马康南还给在西非的皇帝去了信。海尔·塞拉西同阿克利卢讨论过这封信，他们必然是否定了它，因为皇帝又继续他对南美的访问。看来他大概同门吉斯图联系过，也许还同沃克内联系过。据说，他的电报还指示格马梅回到季季加的任所。兄弟俩讨论了事态的发展。显然，他们的意图只会更多地泄漏出去。革命委员会没有征求沃克内的意见，就举行了会议，并且作出决定，除立即行动外，别无其他办法。

进攻阶段初期的成功

12月13日，星期二，下午五时，受到门吉斯

① 1960年12月7日《埃塞俄比亚先驱报》。

图·纽威准将信任的汽车司机，按照他主人的指示，把一批青年军官集合到皇家警卫队的司令部。这是一座高大的现代化建筑，耸立在王子乐园宫大院的精巧熟铁大门对面，相距很近。两小时之后，把汤普逊式手提机枪和手枪发给了一批军官。他们并不是都知道内情的，更不用说警卫队的士兵了。但是，正如一个军官后来在门吉斯图受审时所说的，皇家警卫队的格言是，“我们的规则是绝对不提问题。”

与此同时，门吉斯图坐汽车到警察总局去会见他的朋友、警察部队司令官济古埃·迪布。在坐汽车回警卫队总部的途中，门吉斯图把计划的全部内容都告诉了他，警察部队司令官当时不同意参加反叛。因此，在他们到达警卫队总部时，门吉斯图要迪布交出手枪，并且把他拘禁起来。两个军官留下来看守他，门吉斯图亲自向他保证，一旦把皇太子劫持到手，就会释放他。

然后，格马梅同门吉斯图一起坐汽车到皇后的别墅，格马梅到警卫队总部来的借口是同他哥哥吃饭告别，因为他要回到邻近索马里边界的季季加去担任分督。一小队武装的警卫队军官坐第

二辆汽车跟在后面。门吉斯图单独同正在别墅用餐的两名警卫队军官谈了话。他命令其中的一个
392 护送格马梅和第二辆汽车上的军官通过围墙的一处缺口进入别墅的院子，还补充说，从那时起，就不许任何人进出这个场所。他对一名少校微笑着说，“今天你能够证明自己是值得信赖的军人。”他命令他手下的军官在花园北边的灌木丛中隐蔽起来。这时大约是晚上九时三十分。

门吉斯图被引进皇后别墅的大厅，这时晚餐已经用过，正在放映电影。他派一个仆人去把宫廷神父格布雷·汉纳·季马找来。这个神父走进接待室时，门吉斯图向他敬礼，告诉他说，陆军（而不是皇家警卫队）的士气低落，有理由对他们的忠心感到焦虑。汉纳回答说，既然内政大臣还在那里，应当让他参加讨论这个问题。门吉斯图就派人把安达尔加丘·梅赛公爵找来，并且把这个消息重复了一遍。当时还决定通知皇太子，皇太子也来了，同他们在一起。皇太子然后问安达尔加丘，他是否应当把其他显要人物召来。安达尔加丘回答说，应当把前爱国部队领导人、大臣会议主席兼国防大臣阿贝贝·阿拉盖公爵和马康南·哈

布特沃尔德召来。皇太子同意了。然后，在这些人走向电话机旁的时候，安达尔加丘说，也许陆军将领梅里德和克贝德也可以包括在内。门吉斯图回答说，不需要把他们召来。不能肯定门吉斯图这样回答是偶然犯了严重的策略错误，还是他确信这些将军会支持政变，但他后来必然深为这个回答后悔莫及。安达尔加丘说他还要打电话给内政部副大臣埃希特·吉达。接着，他就打了几个电话。

阿贝贝·阿拉盖公爵和马康南·哈布特沃尔德到达时，大门口的警卫让他们徒步进来。然后，武装军官包围了他们，命令他们坐进停在院子里的门吉斯图的汽车上。马康南那天傍晚的大部分时间坐着他的大众牌汽车满城找沃克内，但是没有找到。他已经得到危机即将爆发的警告。他在心神不定的状态下，决定服从安达尔加丘公爵的电话召唤，尽管他的侦探恳求他不要这样做。马康南回答他的侦探说，他现在会真正弄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们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

门吉斯图还在下命令的时候，埃希特·吉达同哨兵进行了短暂的争论后，得到允许徒步走了

进来。他立即由一名上尉护送到另一辆汽车上。
393 老神父汉纳这时走出别墅，说他想回到主要的皇宫去。门吉斯图走在他旁边，把他引进一辆汽车，那时大门外的汽车已经排成一队。然后门吉斯图命令一名中尉把安达尔加丘护送进同一辆汽车。

门吉斯图再走进别墅时，碰巧遇见正往外走的皇太子，就把皇太子引进他挥手召来的一辆汽车。这是皇家警卫队的一辆日本车，由他的兄弟格马梅驾驶。剩下的空汽车开到了附近的皇家警卫队第二连连部，交给那里的警卫队指挥官。留下一名警卫看守皇后，别墅大门的警卫受到警告，不许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任何人。那些仍然隐蔽的军官走了出来，同门吉斯图准将一起乘上为车队殿后的第四辆汽车。由格马梅陪同皇太子带头的这支车队，悄悄地驶向皇家警卫队总部。

接管了亚的斯亚贝巴

那天晚上和星期三清晨，给许多大臣和显贵们打了电话，用各种借口把他们召来，借口之一是皇后快死了。其中有些人，例如沃克内和警察部

队司令官济古埃·迪布，决定站到反叛者一边。其他人，例如阿贝贝·阿拉盖公爵和社会发展部大臣穆卢吉塔·布利少将，在当时情况下不愿意反对政府，就被看管起来。有些人看来是愿意帮忙的，但后来被认为是两面派，也就被看管起来。还有一些人，象副宫廷大臣马康南·德尼克准将，坐在旁边，看来是被这一切弄得目瞪口呆，长时间没有作出决定。

沃克内来到的时候，因为没有事先同他商量而生气。他说，“我知道应该干那些事”，并且问门吉斯图已经采取什么步骤。当时已经派出皇家警卫队的一些支队去接管国家银行、财政部、广播电台和两个电报局，还把警察的口粮费发给了亚的斯亚贝巴警察局的加肖上校，命令他防止市内发生骚乱。有几名被召来的警官先看看他们的司令官济古埃·迪布，在他作了赞同的表示后，才接受门吉斯图的命令。沃克内的安全局的军官们逮捕了更多的人，并且截断了电话联系；沃克内提意见[394]说，早就应该采取这个步骤。12月14日，星期三上午，装甲车驻守着所有重要的十字路口，军队守卫着通往使馆、学校和大学的道路。在重要建筑

物的屋顶派驻了小分队，特别是在市中心海尔·塞拉西一世之星广场(通常称为市场)附近的那些建筑物。这座城市已经被有效地接管了。

被捕的显贵包括：提格雷的塞约姆·曼加夏亲王—公爵、贝兹贝·西勒希侯爵、司法部国务大臣塔德萨·尼加什、报刊和新闻部副大臣安德·米海尔·德萨列根、原籍哈拉尔的财政部副大臣阿布杜拉海·穆米、信伊斯兰教的内政部副大臣哈吉·法拉① 和助理大臣基布雷特·阿斯塔特基(他也来自海尔·塞拉西原来的哈拉尔省)、保守的文书部国务大臣兼御玺官② 格布雷沃尔德·恩吉达·沃尔格。其他被召来的人中，有的并不被认为对政变构成危险，但是应当对国家的落后状态分担责任。莱马·沃尔德·加布里尔被召来了。莱马是在宫廷长大的，他除了在海尔·塞拉西摄政时期有一次曾经因为举止失宜而挨过几鞭外，一直是接近皇帝的。他所担任过的大臣和法官职

① 哈吉(Haji)，阿拉伯语的音译，指朝觐过麦加的伊斯兰教徒。——译者

② 御玺官(Keeper of the Seal)，是实际掌管御玺的官员；不同于掌玺官 (Tsahafé Taezaz)，后者只是一个称号（见附录二)。——译者

位可以列成一张长长的单子。1960 年，他是矿业和国有土地部的副大臣。两个参议员，一个是哈拉尔的阿耶尔·格布雷，另一个是门兹的前爱国者勒蒂贝卢·格布雷侯爵（他参加过暗杀格拉齐亚尼元帅的活动），都被拘留了。勒蒂贝卢侯爵是从别人听到皇后病危的假消息时自动来的，并且拒绝被送走，这使他后来遭到很大的不幸。在国防部任职的外交官阿达梅·特桑马也是不召自来的。有少数得到电话通知的人找御医核对了情况，就没有应召。

皇后患病的消息也告诉了进步的前爱国领袖塔克尔·沃尔德·哈瓦里亚特。他回答说，“我不是医生”，没有来。海尔·塞拉西的表兄弟、曾任皇帝驻国内代表的伊姆鲁亲王—公爵也到了皇家警卫队总部。他后来在门吉斯图准将受审时描述了他被捕的情况。由于伊姆鲁不怕任何人，也没有私人嫌隙，因此他的证词可能是那次审讯中最可靠的。他说，“我见到了门吉斯图。我问他出了什么事，他说，‘没有事，一切都好。皇太子在这[39]里，你可以听到一切’……我走进了皇太子的房间，向他致意，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门吉斯图

说，军队、警卫队、警察部队和空军已经联合起来推翻了政府。我问他干这件事的是那些人。他回答说，‘有一个委员会’。我问他，我是否可以见他们和同他们谈话。他说那是不允许的。我愤怒地反击说，‘刚果已经成为笑料。难道你要使我们的国家成为笑料吗？’但是，这时我意识到我们已被逮捕，我就坐下来不再作声……。”伊姆鲁受到侍候，礼节很周到。他大部分时间陪同皇太子在一起，而皇太子有时则显得有点心神错乱。

这样，政变的进攻阶段一枪不发就胜利地掌握了首都和政府机构。内政部的各个大臣不能活动了。保守派的领导人物被拘留了。包括皇太子、伊姆鲁和穆卢吉塔·布利在内的有影响人物都被控制起来了。但是某些潜在的反革命却被忽视或漏网，仍然自由地留在埃塞俄比亚。在政变的下一阶段，即巩固阶段，首要的任务显然应当是，在这些人能够清醒过来和组织支持者之前，就把他们逮捕和拘留起来。这些人当中特别重要的是埃塞俄比亚基督教会的首脑巴西利奥斯总主教；精力充沛、骄傲、高贵的阿斯拉特·卡萨侯爵，他是卡萨·海卢亲王—公爵的儿子和参议院的副

议长；某些高级军官，突出的是陆军的梅里德·曼加夏少将、克贝德·格布雷少将和埃萨雅斯·格布雷·塞拉西准将，以及皇家空军的阿西法·阿耶纳准将。

反革命分子聚集起来

切断首都电话系统的工作不够快，没有能阻止几次重要的电话联系，主要是被捕者的妻子们打的电话。这几次电话是一个有趣的例证，说明严密的家族和通婚关系怎样把埃塞俄比亚的有势力集团结合在一起，这种情况是封建社会的典型特点。① 由于这几次电话的结果，警报传开了，两个小集团集合起来了。第一个小集团是由武装部 39
队参谋长梅里德·曼加夏少将召集的，参加的人包括陆军参谋长克贝德·格布雷少将、皇帝私人内阁主任埃萨雅斯准将和一些陆军校官。第二个小集团成立的时间较晚，它是由皇太子的夫人召

① 由于篇幅限制，本书不能更详细地讨论 1960 年 12 月的事态发展。然而，作者希望在晚些时候把审讯门吉斯图·纽威准将的记录翻译出版，并加注释。

集到皇太子的别墅的。国民义勇军参谋长克贝德·特桑马侯爵在星期三清晨被召去。他后来报告说，这个集团包括皇太子夫人；卡萨家族的族长阿斯拉特·卡萨侯爵，他在大逮捕之前的几个小时还同皇太子在一起；还有另外两个保守派，一个是马特梅·塞拉西·沃尔德·马斯卡尔男爵，另一个是沃克内·沃尔德·埃曼纽尔武士。这个集团认为，皇家警卫队同军队合作发动了政变。这个集团的谈话是有记录的。①

皇太子夫人说，“我召集你们来，为的是通知你们，皇太子在皇后的别墅和皇后共进晚餐，但是他在离开别墅时被皇家警卫队的军官们包围和带走了。同他在一起的安达尔加丘公爵也被捕了。还有谣传说，他们已经逮捕了阿贝贝公爵和马康南·哈布特沃尔德先生。这一切的背景是什么？现在能够做些什么？”阿斯拉特·卡萨建议说，应当先采取措施以免皇太子的子女被捕，由于外国使馆区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安全，应当把皇太子夫人和

① 见克贝德·特桑马侯爵应塔姆拉特·伊吉朱中校的要求而写的报告，时间是 1960 年 12 月 29 日。这个报告和这位侯爵后来在门吉斯图·纽威准将受审时的证词很相似。本章和下一章所报道的许多谈话，都是根据那次审讯时的证词。

子女送到某个外国使馆去。克贝德侯爵提出异议说，正在发生的事情必然有原因，在采取可能增加混乱的任何步骤之前，应当先弄清楚皇帝是否出了什么事，如果出了事的话，那就应当弄清楚作了什么安排来传递消息。皇太子夫人回答说，据说警卫队和军队合谋反对政府，现在必须做的事情是，找出最好的办法来探明皇太子和其他显贵在什么地方。

阿斯拉特·卡萨侯爵的头脑看来是最灵活的。他已经充分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而且比皇太子夫人考虑得更远。他知道埃塞俄比亚拥有能够应付这种危险的国家组织。他说，如果警卫队和军队已经联合起来搞阴谋，那么明显的出路就是动员国民义勇军。他说，“因此，让克贝德侯爵立刻到德布腊比汉的义勇军兵营去集合部队。让他把所有能用的义勇军士兵以及一切可能有用的人都带到这里来。”

克贝德怕把纪律较差的义勇军，特别是把封 397
建民团卷进来。他答应，如果真正必要的话，他愿意坐两个半小时的汽车到首都北面高原上的德布腊比汉去。但是他警告说，过急的行动很可能造

成全国性的混乱，还说，“如果我们在这个阶段把国民义勇军带进来，我们必须考虑对这座城市的后果！”最后还是决定，应当集合国民义勇军。阿斯拉特解释说，“希望未来的事态发展没有必要使用国民义勇军，但是，如果到中午还没有更好的消息，那就应当把国民义勇军召来，因此必须让他们作好准备。”克贝德侯爵然后回到家里，准备去德布腊比汉。

阿斯拉特必定是在离开皇太子夫人后不久，就知道了梅里德少将的那个集团，也就认识到还有可能说服陆军的主力不支持皇家警卫队的行动。根据当时住在英国大使馆的一个客人① 后来发表的材料，使馆人员在清晨叫醒了英国大使，通知他说，阿斯拉特·卡萨侯爵和两名同伴到了使馆，“乘坐一辆显然不是他自己的、样子寒酸的汽车”。阿斯拉特对英国大使说，皇家警卫队和部分警察部队谋反，皇太子和多数大臣被捕，“他设法逃出了罗网”。他代表帝国政府，要求丹尼斯·赖

① 哈利·卢克爵士：《埃塞俄比亚宫廷叛乱目击记》(«Witness of Ethiopia Palace Revolt»)，载 1960 年 12 月 30 日《泰晤士报》。

特大使(后来是爵士)把这个消息转告皇帝。大使却决定同伦敦的外交部联系。卡萨和他的同伴然后继续前进，到陆军第一师师部参加了梅里德·曼加夏少将的那个集团。

并不是只有阿斯拉特一个人考虑到要设法同海尔·塞拉西联系。患病的孟伦皇后也设法秘密地通知了她最小的儿子萨尔亲王，要他用他的业余电台发出警报。他起先拒绝，说他效忠他的哥哥皇太子，要有皇太子的特别命令，但是经过争论后，他被说服了，同意试一试。① 他的电讯提到"……国家生活中的这个危机时刻"。有几个地[398]方收到了他的电讯，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英格兰米德尔赛克斯郡海斯镇的另一个业余无线电爱好者，他把电讯转告了埃塞俄比亚驻伦敦大使馆官员和报界。

政变的消息不可避免地会传遍全世界，而且革命委员会本来也打算在星期三上午发表公告。

① 1962年，这位爱好艺术和有天才的青年亲王在去世前几个月回忆了这件事。他使用了"威吓"这个词，还补充说，"我不为此而要求勋章。"萨尔对他的父亲和政府很有意见，他也谈到过埃塞俄比亚有钱人和穷人之间的鸿沟。他知道这种情况激怒了格马梅·纽威，而且他很佩服格马梅本人的坚毅。

在这个时候，以及在随后的好多个小时中，逮捕阿斯拉特·卡萨和其他军队将领本来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即使这意味着进攻第一师师部。但是，自信已经取得胜利的革命者却在争论一些次要的问题。他们的造反热情和精力花在其他事情上。除非政变完全巩固，否则讨论这些事情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而事实上这次政变却从未巩固。门吉斯图不顾他兄弟的建议，犹豫不决，没有授权采取可能导致流血的行动。但革命不是外行干得了的事情。列宁曾经指出，革命一旦开始，就必须绝对无情地进行到底。① 革命委员会逐渐失掉主动权。与此同时，阿斯拉特从军队的总部派人去找总主教。

革命的宣传

被捕的人由卫兵看守，关在警卫队总部的各个房间里。沃克内向二十五人组成的革命委员会发表讲话，坚持要委员会任命一位首相，发表公告，宣布已经和平地更换政府。随后讨论了新首

① 这段引语未注明原文出处，照译。——译者

相的职责，只是在沃克内建议任命伊姆鲁亲王—公爵暂时担任首相后，才搁置了这个问题。格马梅和沃克内负责起草公告，而由沃克内执笔。革命委员会要求皇太子对着录音机宣读这个公告。下面是从阿姆哈拉文翻译过来的公告：

埃塞俄比亚已经有三千年的光荣历史，但是在这段漫长的时间中，农民的农具、小商人的买卖和其他一切方面的生活都没有变化。愚昧和低生活水平一直持续着。没有任何进步。这是因为少数自私的人不为共同利益工作，而是只图私利和任人唯亲。埃塞俄比亚人民希望有朝一日摆脱愚昧、文盲 399
和穷困，他们等待了这么长的时间，但是堆积如山的诺言并未带来任何具体的成果。

没有任何一个别的民族曾经表现出这样的耐心。新独立的非洲国家正在阔步前进，每天都在取得进展，这使埃塞俄比亚人民认识到，这些新国家正在用如此巨大的速度取得进步，以至它们在经济建设、教育和生活水平方面，都把埃塞俄比亚远远抛在后面。最近几年中，埃塞俄比亚停滞不前！在农民、商人和自由职业者当中，在军队和警察的成员当中，在受过教育的青年埃塞俄比亚人当中——总之，在埃塞俄比亚全体人民当中，滋长了不满的

气氛。

有人企图摧毁这种新的运动。正象蜂窝被扰乱时变得狂暴的蜂群一样，有些反对者变得肆无忌惮了。尽管如此，他们却不能阻止埃塞俄比亚人民的日益觉醒。这样，这个运动就导致了一个新政府的成立，它将致力于埃塞俄比亚全体人民的福利和国家的安全。现在，我极为欣慰地向埃塞俄比亚人民宣布这个运动的成功。

现在已经更换了少数自私的人，他们只为自己的利益和个人的权力而斗争，他们是进步的障碍，象毒瘤一样阻碍着国家的发展。我从今天起，同意作为宪法之下的一名领薪官员为你们和埃塞俄比亚服务。

由我所建立、并得到武装部队、警察、受过教育的青年埃塞俄比亚人、以及全体埃塞俄比亚人民支持的新埃塞俄比亚政府的所有决定和任命，即刻起生效。

埃塞俄比亚人民！让你们的团结比钢铁更坚强吧！今天是埃塞俄比亚在全世界眼中进入新时代的开始。

《公告》印刷了副本以便分发，还起草了其他政策声明。12 月 14 日，星期三上午，政府机关、国

家银行和商店都开门办公或营业。根据革命委员会的命令，外交部的官员向外国报纸和使馆发出照会，“愉快地宣布”政府的更换。对“帝国的”这 400
个词进行了讨论。新上层分子之一应邀列席革命委员会的会议，他指出，这个词在联合国是使人很难堪的，因此从照会中删去了这个词。外交部的一个高级官员戈伊托姆·彼得罗斯对这些指示的有效性提出疑问，外交部国务大臣达维特·奥克巴格济告诉他说，皇太子已经授权他们服从门吉斯图·纽威的所有指示。还口头向外国使馆提出了承认新政府的要求。活动中心从警卫队总部移到了首相府，还向各省总督通报了这次“和平的改变”，要求他们继续维持法律和秩序。

亚的斯亚贝巴的公民们起先完全不知道发生了这样重大的事件。上午十一时左右，一辆军用卡车驶过街道，宣布皇太子已经接管政府。老人们咕哝说，“如果皇帝把它交给他，我想那是可以的。”大约在中午，亚的斯亚贝巴电台打破了沉默。一名广播员先报告说皇太子要讲话，然后播送了格马梅带到广播电台去的《公告》录音。整个下午都反复播放这个录音，伴之以皇家警卫队乐队演

奏的激动人心的军乐。与广播开始的同时，在市内以及大、中学校大量散发了印有《公告》的传单。也许是希望学生向市民说明情况。

一个研究政变问题的权威曾经说过，政变的一个公认格式是：事前准备好的广播宣传"能够为叛乱的发展赢得时间，能够使政府的支持者陷入混乱和失去信心，甚至能够至少是暂时地影响国际形势；至于这样传播的消息是否确实，则很少实际意义，因为听众几乎肯定要过了很多小时，才能了解真实形势。"①

《公告》的阿姆哈拉文是有力的和动人的，但是它的内容，特别是在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却主要是吸引那些接触过外界思想的人们。总之，它的语言是非洲革命的语言，它的听众是那些已经改变信仰的人们。还把《公告》的某些部分用英文改写和广播，并且为新政府起草了一个政策声明401（翻印在下面）。因此，也许可以假定，这篇阿姆哈拉文的讲演是以埃塞俄比亚的群众为对象的。作为革命的一种策略，把埃塞俄比亚宫廷生活中更使人震动的内幕消息选择一部分加以宣传，也许

① 古德斯皮德：《造反者——对政变的研究》。

会更有效地影响1960年亚的斯亚贝巴的公民。举例来说，如果"发现"君主已经成为天主教徒，就会严重地影响舆论。但是革命者们，特别是格马梅，都太理想主义了，他们不会使用这种欺骗手法。他们的《公告》既没有提到海尔·塞拉西，也没有提到上帝。正如已经说明的那样，他们由于粗心而没有提到上帝，但是这一点却在一般市民中引起了不安。

门吉斯图很快就认识到人民的思想混乱，并决定要求亚的斯亚贝巴大学和其他高等教育中心的学生举行示威，协助革命者向公民宣传这次革命的目的。赢得人民的支持，至少是人民的默许，虽然从长远来看是重要的，却不是门吉斯图当时面临的主要问题。同追捕政府的残余支持者比较起来，应该把动员人民起来巩固政变看成是第二位的工作，否则这些支持者就能通过说服、宣传、争取外国的支持等方法来聚集足够的力量，进行反击。事实上，沃克内和格马梅都大力主张逮捕阿斯拉特·卡萨和军队的将领们。但是革命委员会过于相信政变已经成功，因此他们没有执行这个意见。济古埃比较清楚地看到这个危险，并主

张立即采取行动，门吉斯图却错误地认为，可以说服那些跑到第一师师部的将军们以及其他人合作。这些人也很有可能曾经鼓励门吉斯图抱有这种观点，那怕仅仅是为了争取时间，使他们能设法加强自己的力量。门吉斯图多次激动地宣布，他希望避免流血。格马梅还想逮捕皇家空军副司令阿西法·阿耶纳准将，但是沃克内反对这样做，他坚持说，阿西法和他一样是冈达尔人，因此是可以“信赖”的。事实证明，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12 月 15 日，星期四，亚的斯亚贝巴广播电台重复说，“正如昨天所宣布的，在皇太子的指引和领导下，本帝国已经和平地建立了一个有代表性的人民政府。全国各地都继续处于和平和镇静，全国人民，包括军队和警察，都全心全意地同新政府合作。”电台还用阿姆哈拉文、英文和索马里文宣布，“伊姆鲁公爵殿下已被任命为埃塞俄比亚首相。现在任命的这个人，是同人民结合在一起的
102 人，是向往进步的人。”后来又说，“让我们现在都团结起来，支持这个拥护进步的新政府。你们已经听到，伊姆鲁公爵被任命为首相。伊姆鲁公爵

是一位可亲的伟大政治家，完全不需要再向埃塞俄比亚人民介绍他……。他对国家和埃塞俄比亚人民的忠心，是人所共知的。任命他为有代表性的埃塞俄比亚新政府的首相，是对他的忠心和献身精神的公正报酬。对于这个任命，埃塞俄比亚是能信得过的。”电台还声称，有声望的穆卢吉塔·布利少将已被任命为“埃塞俄比亚武装部队参谋长”。

广播详细地列举了新政府的政策：

现在播送埃塞俄比亚新政府的一个重要公告，概述它的新目标如下：

1.新独立的非洲国家所取得的惊人成就，已经使埃塞俄比亚处于难堪的境地。新政府的目标是使埃塞俄比亚恢复它的祖先在世界上的地位。

2.新政府将信守它的国际义务，同友好国家保持现有关系。

3.外国人在埃塞俄比亚的投资将不受任何干扰，只要这种投资有益于埃塞俄比亚的国计民生。

4.将建立新工厂和新产业并使之开工，以帮助人民改善生活水平。

5.鉴于农业是国家经济的基础，将向农民提供各种帮助以增加农业生产。

6.埃塞俄比亚商人也将得到各种帮助以增进他们的营业，从而对国家经济的改善作出贡献。

7.人们看到，埃塞俄比亚的许多青年人流浪街头。鉴于这些青年人应当进学校，新政府谋求使这些青年人受教育，并为现在失业的人找到职业。

8.埃塞俄比亚取得进展的问题之一是缺乏技
403 术知识。新政府将在国内建立技术学校以解决这个问题。

9.武装部队的成员将有更明确规定的特权和个人自由，从今以后，武装部队将不再有两个名称，即皇家警卫队和皇家埃塞俄比亚武装部队。今后将只有一个名称，即埃塞俄比亚军队。

10.……(本书作者的录音带没有录下这一条。)

11.现在埃塞俄比亚帝国全境从下午七时至翌晨六时实行戒严。在进一步通知之前，将继续实行戒严。

虽然没有一个外国政府有时间考虑承认新政府的问题，但是英国下议院中有人提出过这个问题。

大多数埃塞俄比亚驻国外使团保持了谨慎的沉默。肯尼亚报纸注意到埃塞俄比亚驻内罗毕总领事出了这样一个通知："今天不办公"。例外的是，在恩达尔卡丘·马康南领导下的伦敦大使馆立即表示支持海尔·塞拉西；驻瑞典大使塔法里·沙鲁和一等秘书阿巴特·格塔丘同样迅速地支持反叛者。有人大肆宣扬说，阿巴特的父亲格塔丘公爵曾经同意大利人勾结，被海尔·塞拉西放逐到地方上去。塔法里·沙鲁是梅斯芬·西勒希公爵手下的人，他过去是很有成就的企业家。沃尔德·乔奥吉斯和显要家族的代表不喜欢他。他有一次曾经拒绝接受大臣的职位，受过一个时候的软禁，看来他是被海尔·塞拉西所抛弃了。他的地产也出了一些他在斯德哥尔摩无法解决的问题。有些人因为这些事情指责他是机会主义者，说他只是为了对海尔·塞拉西报私仇，然而，他同门吉斯图也有私仇。

塔法里·沙鲁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向记者打招呼时，高举双手，喊着，"自由！民主！"并否认这次政变有共产主义影响。据说他曾经指责海尔·塞拉西在英国、瑞士和美国银行积累了大量

的财产。① 有几家报纸报道他说过这样的话：

404 海尔·塞拉西辜负了人民的善意。……我们对他今后的前景不感兴趣……他有很多钱，而且如果他同意留在国外的话，还会得到更多的钱。言论自由完全是闻所未闻的，人民处在秘密警察的压迫之下。人们未经适当法院的审讯就被判罪……。皇帝的讲话稿是由一个美国人写的……值得注意的是，民主的美国人民的一个代表，竟然在一个封建专制的统治者身旁担任顾问，按照同民主完全背道而驰的方向向他提出建议。②

联合国驻刚果的部队包括大约一千八百名埃塞俄比亚皇家警卫队。它的军官曾经几次向外国记者发表谈话赞同国内的变化。《观察家报》报道了据说有人发表过的一个声明，欢呼“许多世纪的封建压迫和腐化的终结”。③ 埃塞俄比亚分遣队的指挥官后来否认有人发表过这样的声明。还有人

① 这里引用的是1960年12月16日的伦敦《每日先驱报》。除塔法里·沙鲁外，其他人也发表过类似的说法。然而，本书作者确信，海尔·塞拉西本人对于仅仅为了发财而积累财富是不大感兴趣的。

② 很多报纸报道了这些话，这里引用的是1960年12月7日内罗毕《东非旗帜报》(«The East African Standard»)。

③ 伦敦《观察家报》，1960年12月18日。

说，埃塞俄比亚驻刚果的临时代办也发表过类似的声明，但是他后来也加以否认，并且在回到亚的斯亚贝巴时，发表长篇声明攻击美国《时代》杂志和《新闻周刊》记者的职业道德。这些报刊有几期在埃塞俄比亚被禁止。一个埃塞俄比亚编辑显然是利用阿姆哈拉文的双关语，发表了长篇社论，它的结尾虽然说，“为了表示正当的义愤……几期恶意的报刊……正确地被禁售，不让好奇的公众看到”，但是它在二十二个地方，用大号字宣扬这两家杂志。① 一般地说，世界报刊在开始时的典型反应是，埃塞俄比亚迟早必然会发生变化，但原来预期要在海尔·塞拉西皇帝死后才会发生。

门吉斯图争取学生

12月14日，星期三上午十一时正，警卫队的一名军官在大学里敲钟，未能把学生集合起来。他宣布将在那天晚些时候另外再举行一次会议。与此同时，成群的学生激动地阅读油印的皇太子的

① 1960年12月26日和31日亚的斯亚贝巴《埃塞俄比亚先驱报》。

《公告》。在其他院校也发生了同样的事件。革命委员会很快就看到，它可以得到亚的斯亚贝巴绝大多数学生的支持。所有院校的学生领袖都在下午被召到皇家警卫队总部，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
405 在事前知道这次政变。这些学生领袖会见了门吉斯图和其他军官。会见是在三楼的一间小办公室里举行的，持续了一个小时。

全世界的青年学生往往都倾向不满现状的理想主义。由于前文已经指出的原因，埃塞俄比亚的学生对他们国家的状况特别感到沮丧。这就无怪乎门吉斯图使他们得到很深的印象。有一个学生那天曾经对本书作者说，“将军阁下站在我们面前，眼中射出诚恳的光芒，身后的桌子上放着穷人吃的碎面包！”门吉斯图没有戴帽子，身上穿着浅棕色斜纹呢制服，同每一个人都握手，用阿姆哈拉文说，“我们召唤你们，不仅是为了把事态发展告诉你们，也是为了取得你们的帮助和合作，因为我们的事业是你们同样关心的事业。我国大多数人民的经济和社会困境并没有改变，许多人的处境实际上还恶化了。在首都以及在国内其他地方，大部分土地由少数人占有。他们根本不劳动，却每天

都在增加财产。大多数人没有平等的机会。只有一个很小的集团的财产在事实上享受法律的保护。其他人的权利不受尊重，更坏的是他们甚至不能抱怨！为了迎合违反民族利益的那些势力，许多真正的埃塞俄比亚爱国者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他们应得的报酬被那些没有价值的家伙拿走了。”

这位准将然后提到被扣留作为人质的大臣们，他指着身后桌子上的面包说，“昨天晚上把这些干面包块拿给那些特权者当中的某些人吃，借以提醒他们注意，在他们治理下的一般埃塞俄比亚人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当然，他们没法吃下去！”有人笑了，但是门吉斯图用严肃的口气继续说，“请不要误解我们。我们的行动决不是为了自己。举例来说吧，你们是知道我的。在我们国家现在的情况下，我是特权阶层的成员。作为警卫队司令，我能够得到我想要的一切：汽车、别墅、家具和佣人。但是我必须为了大家的更广泛的利益而冒失去这些的风险。坦率地说，我们不再能肯定我们将会成功，因为在最后一分钟有些人犹豫起来，不同我们一起干。但是有一点我们是肯定知道的。一旦我们把火点燃，那它自己就会继续燃烧。那

时我们也就起到了自己的作用。”门吉斯图还说：是他使得皇太子宣读《公告》；他问过埃塞俄比亚教会是否支持新政府，而在收到一个暧昧的答复时，讲了一些尖锐的话，把教会的财富和人民的穷困加以对比。他说，一批青年人安排了新政府的
406 任命名单。在散会之前，他谈到那些人质时说，如果必要的话，他会毁掉他们（他使用了一个阿姆哈拉文的说法，把他们称为“不过是空口袋”），为的是使“埃塞俄比亚永远不会再象老样子”。但是，并非所有在场的人都听到了他的最后一句话，也没有真正想到暴力。

在大学里，学生理事会举行了会议，决定同全体同学接触。晚上在食堂举行了会议，除了从其他非洲国家来的奖学金留学生外，全体学生都参加了。这些留学生举行了非正式的会议，他们决定，这些事件是“埃塞俄比亚的内政”，他们不应当插手。警卫队的两名代表参加了学生的群众大会，但是大学教职员没有参加。校刊《新闻与观点》的一期报道了这次大会。① 报道的文章引用了一个

① 《新闻与观点》(«News and Views»)，1960 年 12 月 16 日第 4 卷第 10 期。这一期没有散发，被学生们烧掉了。1960 年

发言者的话："现在是你清清嗓子讲话的时候了，是清清头脑思考的时候了"。这个发言者把"讲话"放在"思考"之前，这就反映了当时那种充满激情的气氛。另一个发言人说，"今天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旧政府已经被推翻，代表人民的新政府已经建立。"学生们几乎一致(但不是完全一致)支持革命，并决定在第二天上午组织一次支持革命的公开示威。成立了负责组织工作的小组委员会，并且同其他院校的学生代表进行了联系。整个晚上被用来起草和油印向公众散发的声明、谱写一首游行时唱的歌和绘制巨幅彩旗。

大学当局要想阻止这次示威是不可能的，他们也没有试图这样做。大多数教授和讲师，就象市内的其他外国人一样，围在收音机旁倾听英国广播电台和其他外国电台的简略报道。他们开始讨论在巴西的海尔·塞拉西大概会作出什么反应。

12月29日出版的《新闻与观点》再次用了第4卷第10期这个编号。对于历史学来说，幸运的是耶稣会的一名办事员事先从杂志堆里弄走了五份，而学生不知道。

海尔·塞拉西离开巴西

从驻伦敦的埃塞俄比亚大使馆收到的报告，从在巴西的外交家和记者收到的报告，以及从巴西政府（在它接到埃塞俄比亚外交部关于更换政府的电报之后）收到的报告，都交给了海尔·塞拉西。他同随行人员进行了长时间的密谈之后，向他的巴西主人表示歉意，决定坐他自己的飞机飞回非洲。他在飞往利比里亚的蒙罗维亚之前，接
407 见了外国大使；12 月 15 日（星期四）他又从蒙罗维亚飞往乍得。他的女婿、在厄立特里亚担任中央政府代表的阿比耶·阿贝贝准将所采取的行动，使他很受鼓舞。不清楚阿比耶·阿贝贝怎样了解到首都的确切形势，反正他很快就同亚的斯亚贝巴陆军第一师师部中以梅里德·曼加夏少将和阿斯拉特·卡萨侯爵为首的那个逐渐发展的小集团，建立了某种联系。阿比耶然后从阿斯马拉发电报给埃塞俄比亚的几个驻外使馆，否定亚的斯亚贝巴外交部发出的关于成立了以皇太子为首的新政府的电报，宣布这些电报“既无根据，又无法

律效力”。阿比耶在第二封电报中又说，“皇太子和代理外交大臣处于警卫队和警察的某些分子的压力之下”，“陆军、空军和整个国家是忠于皇帝的”。① 他向阿斯马拉的报界散发了类似的声明。

除了炮兵之外，哈拉尔的驻军在开始时看来是欢迎亚的斯亚贝巴政变的消息的。军校是分裂的。然而哈拉尔省总督基弗尔上校立即下令把军校的少数警卫队军官暂时禁闭起来，并宣布拥护海尔·塞拉西。基弗尔上校拥有侯爵衔，五十二岁。他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军校和法国的圣西尔军校受过训，在抗意战争前是警卫队的第二把手。基弗尔以前负责过公安工作，是海尔·塞拉西的亲信。陆军第三师师长阿曼·安东准将命令他的部队警戒，他正确地预计到索马里共和国将试图利用混乱的局面。他派出去的巡逻队报告说，约有五十到一百名索马里人渗进了埃塞俄比亚领土。这位将军派一名营长率领一个连去包围他们。当他收到的报告表明索马里在迅速集结部队时，他亲自飞往前线。埃塞俄比亚人的包抄行动制止了将近五千名索马里人的推进。索马里人大败，

① 1960年12月16日伦敦《泰晤士报》。

他们的入侵被击退了。与此同时，皇帝的孙女婿、新任命的军校副校长德雷吉·海尔·马利安赶往亚的斯亚贝巴，后来在那里的战斗中死去。

在季马，农业学校的高年级学生立即表示支持政变。有名的伊吉朱侯爵的孙子、季马总督塔姆拉特·伊吉朱派军队包围了他们，理由是“保
408 护学校”。冈达尔总督基弗尔·达迪是莫贾家族的成员，却用海尔·塞拉西的名义发出命令要人民的领袖保持镇静。虽然各省的总督宣布支持皇帝，但是如果他们不是已经知道梅里德·曼加夏少将和其他人仍然自由的话，那么他们可能是不会这样做的。总之，事情发展得这么快，以致在农村的人民了解情况之前，一切都已经结束。只有学生知道情况，因为他们能听到广播，特别是外国的新闻广播。

海尔·塞拉西同他在厄立特里亚的女婿迅速建立了无线电联系。他的飞机上的机务人员报道说，海尔·塞拉西是镇静和愉快的，不同于其他的显贵们(其中有些人说，他们宁愿他去瑞士)。然而那架 DC6 型的四引擎飞机，有一个引擎出了毛病。他开始焦虑起来，说，“我知道，埃塞俄比亚没

有我就永远也不会有和平——我必须回去。”在乍得的拉密堡着陆后，发现一个引擎的轴断了。机务人员对于应当提出什么建议下不了决心，直到海尔·塞拉西问他们，“你们是为你们自己的生命还是为我的生命担忧？”他们困窘地、而且多少有点气愤地作了回答以后，他微笑着说，“那么我们走吧——而且现在就走！”飞机只用三个引擎飞越了撒哈拉沙漠南部。一个埃塞俄比亚军官从阿斯马拉飞到喀土穆，他向海尔·塞拉西敬礼。海尔·塞拉西检阅了仪仗队，同苏丹总统进行了短时间的密谈，对苏丹内阁的官员、外交使节和报界讲了话，然后，在厄立特里亚派来的使者陪同下，给他的女婿打电话。接通之后，他要阿比耶用他们原来商定的暗号来证明自己的身分。海尔·塞拉西倾听了关于形势的最新报告，然后决定飞到厄立特里亚的首府阿斯马拉。他在喀土穆停留的时间是12月16日，星期五，停了四十五分钟。

中 间 人

12月14日，星期三，在亚的斯亚贝巴，格马

梅、沃克内和其他人忙于组织新政府，而门吉斯图、皇太子和伊姆鲁亲王—公爵同聚集在第一师师部的反革命集团举行了一系列复杂的谈判。尽管阿斯拉特·卡萨侯爵在皇太子夫人匆忙召见时向国民义勇军司令克贝德·特桑马侯爵扼要地交待了任务，但后者还是决定不立即到德布腊比汉，

409 而是到皇家警卫队总部去亲眼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很愿意当中间人——在埃塞俄比亚和在其他地方，当事态发展的结局还不清楚时，总有许多人是愿意当中间人的。门吉斯图就派他去安排一次梅里德少将、克贝德少将和他本人的会议。他说，这是为了避免流血。克贝德侯爵见到了皇太子之后，就动身去军队的总部。他在那里见到了上述的两位少将、阿斯拉特·卡萨侯爵和其他人，以及埃萨雅斯准将和其他几名军官。由于克贝德侯爵还没有召集国民义勇军，梅里德感到焦虑。

这位侯爵解释说，他已经去过警卫队总部，他复述了他同门吉斯图的谈话。他报告说，门吉斯图渴望有人调解，并要他对梅里德说，“如果我们能够会见，把这件事谈妥，那就会防止流血和解决问题。”梅里德怀疑地问，“我在哪里会见他呢？”

这位侯爵回答说，“在警卫队总部。”梅里德摇头了，这是可以理解的。他宣布说，“我不去他的办公室。如果他要见我的话，让我们在中立的地方会见——也许就在你的家里。但是，我心里仍然认为他并没有把全部事实告诉你，而且我也不相信我们的会见能解决问题。克贝德将军和我自己是不会去警卫队总部的。”

阿斯拉特·卡萨看来因为走向谈判的趋势而不安，但是埃萨雅斯说，如果一次会议能够避免流血，他准备在任何地方会见门吉斯图。因此，克贝德侯爵和埃萨雅斯准将动身去警卫队总部，途中绕过了反叛政府设在财政部附近的路障。埃萨雅斯会见了门吉斯图，看来门吉斯图曾经试图说服他参加新政府的一边，但是未能奏效。不清楚他们的谈话是怎样进行的，因为在后来审讯门吉斯图准将的时候，埃萨雅斯在他的报告的第一部分中，显然试图避免指控门吉斯图。但是，他曾经补充说，

当门吉斯图同我正在谈话的时候，一名上尉进来把他唤走。当他回来时，他最后说，“我将告诉你是哪些人在处理这些问题。这些人已经决定更换政

府，还决定把皇帝软禁在某个安全的地方。皇太子已经同意这一点，他将发布所有的声明。整个这个
410 思想得到军队和其他方面许多人的支持——而且我肯定，你很容易就可以会见这些人，并且同他们谈话。”这时他又被叫出去。他再回来时说，皇太子想会见梅里德和克贝德少将。他要我去把他们带来。我回答说，除非皇太子直接下命令，我是不会这样做的。然后我到外面同马康南·德尼克准将在一起坐了几分钟，才被召进皇太子的房间。皇太子要我去把梅里德和克贝德少将带来，以便他们可以把事情谈清楚，我同意了，鞠躬退出。

回到军队总部之后，我把我所听到的都告诉了梅里德少将和其他人，但是他们说，这等于是被迫前往，因此他们不去。我然后说，既然双方看来将会卷入一场冲突，应当在中立的地方举行一次会议，我可以带几位主教去，以保证不经流血就把问题都解决。在把消息告诉其他将军之后，我去见大主教，问他是否愿意调解，或者派几名主教，他同意了。

埃萨雅斯的确象门吉斯图告诉学生的那样，带了三名主教去见门吉斯图，但是这些主教并没有起多少积极作用，因而会谈毫无结果。预定于星期三下午在总主教的住宅举行一次会谈，但是

后来一直没有举行。埃萨雅斯离开了，而到克贝德侯爵经过他自己的家回到军营的时候，至少军营里的所有人都已经根本不再想谈判了。

总主教到了军营，接着又来了几位显贵。聚集在那里的人更多了。梅里德说，他的主要担心是兵力不足，但他已经去调纳兹雷特的坦克中队。他有理由相信，空军是和他在一起的，由于这两个原因，他不可能失败。他已经从一切能够调到军队的地方调军队，并且再次向克贝德侯爵提出国民义勇军的问题。然后讨论了准备用总主教名义公开散发的阿姆哈拉文传单的措词。大家同意了以下的形式：

致我的孩子们——埃塞俄比亚的基督教徒以及全体埃塞俄比亚人民：

昨天，12 月 13 日晚上十时左右，受托维护皇室安全和福利的皇家警卫队的士兵们，犯下了背叛国家的罪行。领导他们的是一小撮不守信用和背弃效 411
忠誓言的军官。当皇帝出国为埃塞俄比亚结交新朋友的时候，叛徒们召集和威胁皇室的某些成员和政府的高级官员。他们宣布他们已经组成新政府和更换了已有三千年历史的稳定的政府。这是在下午一

时用无线电宣布的。为了欺骗不明情况的人，他们又再次利用无线电台，把情况说成是似乎陆军、空军和警察都同意他们的阴谋。

全体埃塞俄比亚人民不会不赞赏皇帝的智慧和勇气，最重要的是，人民充分知道皇帝的恩情。埃塞俄比亚人民笃信自己的宗教，不会为谣言或空话所动摇。埃塞俄比亚人民是忠诚伟大的人民。军队的官兵毫无疑问地忠于皇帝和祖国。我亲身到军队中证实了这一点。

陆军、空军和警察部队没有参与这个阴谋。因此我劝告你们不要动摇你们的忠心！信守你们的诺言，只为皇帝效劳！别听叛徒的话！按照授予我的权威，我恳请你们别追随他们。

巴西利奥斯总主教

梅里德·曼加夏和克贝德·格布雷还起草了用他们本人名义发表的第一份传单。这份传单否认陆军和空军参与政变，谴责警卫队的“少数背叛的军官”，重申效忠“伟大的领袖、埃塞俄比亚的公仆海尔·塞拉西皇帝陛下”。所有的传单都用无线电发给了德布腊泽特的空军当局，并由他们翻印。在所有这些活动中，梅里德的集团表现得相

当有政治头脑。单是总主教的公告所产生的影响，就能抵销无线电宣传和革命者当时正在发动的学生示威。

梅里德在谈到他担心手边兵力太少时，等于间接地承认，从军事上来说，政变方面的成功突袭本来有可能打得他翻不了身。在星期二晚上和星 412
期三，反叛者在首都需要兵力的那些地方占有优势，但是他们的高级指挥机关犹豫不决，因而没有利用这种优势。政治战略家一旦决定用武力夺取政府，军事策略家就必须消灭潜在的反对者的一切据点。组成政府的是人，而不是建筑物。武装部队的参谋长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因而不把他控制起来是绝对不行的。梅里德·曼加夏少将，正象哈布塔·乔奥吉斯武士在 1916 年的萨加尔之战以前一样，懂得拖延时间是对他有利的。他也象哈布塔·乔奥吉斯一样要求一个有利害关系的外国提供支持，并且得到了这种支持。梅里德找的这个外国，就是美国。

外国的将军们

梅里德声称，由于得到空军和纳兹雷特的坦克中队的支持，他处于不可战胜的地位。事实证明，他的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双方在一段长时间中显然都把皇家空军中的高级埃塞俄比亚军官阿西法·阿耶纳准将看成是支持自己的。看来，这位准将曾经在尽可能长的时间中，对双方都不承担义务，而到了不再能保持中立地位时，他自然就站到了正在取胜的一方。星期三清晨，梅里德写了一封阿姆哈拉文的信，命令阿西法使空军进入战备状态，等候陆军的指示，阿西法只是把这个命令转告给担任埃塞俄比亚空军司令的瑞典将军冯·林达尔。在那个时候，阿西法甚至还不能肯定梅里德采取了什么立场。

冯·林达尔把参加过抗意战争的军官们召集在一起。他说，他们是海尔·塞拉西雇用的人，决不能支持显然是更换政府的行动。如果必要的话，他们将撤退到亚丁或内罗毕去。他说，英国已经作了安排；如果这种安排行不通，那么同英国合作

的美国政府就会独立地采取行动。他从未说过他同美国政府有直接联系，虽然某些美国军官事后声称，他曾经作过这样的暗示——不仅如此，当“进攻”的命令最终下达时，他们还认定这个命令最低限度得到了美国政府的赞同。

考虑到美国在阿斯马拉的基地，考虑到美国同海尔·塞拉西的协定，以及美国在空军基地的势力和美国军事顾问团的存在（且不说他们还担心在美国留学的格马梅·纽威是共产党人），美国当然不可能不关心。① 美国人的卷入是明显的和不隐藏的（海尔·塞拉西在战斗后重返受到破坏的首都时，一名美国上校乘坐敞篷吉普车，行驶在海尔·塞拉西的汽车前面），有些美国政治作家曾经讨论过，甚至批评过美国的插手。例如，弗农·麦凯后来写道，“许多美国人问，我们是否同利比里亚的美裔利比里亚寡头统治集团过于紧密地混在一起了，这个集团的政策并不是进步的。当我们协助镇压 1960 年 12 月埃塞俄比亚的宫廷政变

① 1960 年 12 月 16 日，星期五，伦敦《泰晤士报》的社论说，“在阿斯马拉有一个美国基地，美国人是皇帝的坚决支持者，他们可能找到某种帮助他的办法。”

时，其他一些美国人感到不安，那次政变部分地是为了从半封建的政权下争取解放。可是，我们对利比里亚和埃塞俄比亚的援助计划，是历史最长和范围最广的两个援助计划。”①

星期三整天，空军运输机根据梅里德的命令，大约出动四十四架次，把将近一千名军队从迪雷达瓦、德布腊马科斯，特别是从冈达尔和内格利，空运到首都南边大约三十五英里的德布腊泽特的空军基地。那天下午，梅里德从德布腊泽特以南三十英里的纳兹雷特调来了由五辆重型坦克、几部履带机枪运输车、轮式运兵车和吉普车组成的一支特遣部队。这支部队在德布腊泽特停了一个时候，当时，那里的空军下级军官正在要求更详细地说明召集他们的原因。后来，坦克和部队继续向亚的斯亚贝巴进发。在这支车队驶近首都最南边的第一师师部的时候，轻型飞机在车队的上空盘旋，其他车辆禁止通行。空军飞机飞临城市，对警卫队的总部和兵营，以及警卫队的活动地区和

① 引自麦凯：《世界政治中的非洲》。另见杰·蒙哥马利：《援助非洲——对美国政策的新考验》(J. Montgomery: «Aid to Africa, New Test for American Policy»)，外交政策协会丛书，1961 年 9—10 月纽约出版。

军火库，进行侦察和摄影。

星期三晚上十时，空军收到了梅里德“准备战斗”的命令。根据阿西法在门吉斯图受审时的证词，这个命令列举的目标包括：

1．警卫队总部。为了不伤害被捕的显贵们，应当只袭击最高的一层楼（原文如此）。

2．（警卫队）第三连的连部。

3．警卫队车库。

4．警卫队重炮兵总部。

这个命令的到达，使空军军官中越来越增长的担[41]心达到了顶峰。阿西法坐汽车驶向亚的斯亚贝巴，但是没有进城。

与此同时，梅里德·曼加夏找了美国军事使团团长，要他根据对叛军部署情况的空中摄影，就收复首都的战役计划提出建议，并且向他借用电讯设备。沉默寡言的美国指挥官切斯特·德·加弗雷准将为难了。他进行拖延，直到他设法得到理查兹大使的政治建议。这位大使肯定已经同华盛顿取得直接联系。本书作者事后不久从一位美国外交官获悉，大使告诉加弗雷说，他是派驻皇帝的政府的，而那些将军们，特别是梅里德将军，看

来无疑是代表皇帝的政府的。加弗雷既然明确了自己的职责，就向梅里德将军提了建议。不仅如此，从那时起，这位大使本人在整个过程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不过到今天为止，他到底起了什么作用还多少是个谜。他代替克贝德·特桑马侯爵当了主要的中间人。

“和平的改变”——最后的努力

星期四上午九时左右，亚的斯亚贝巴大学的几乎全体男女学生排成长队，围绕运动场将近一圈。前面是一面国旗，有些担任纠察的学生戴着闪光的臂章，散发歌篇和准备向市民分发的成捆传单。横幅展开了，学生们的眼中射出幸福和自信的光芒。旁观的人们承认，这种光芒是他们从未见过的；但是，当时形势的发展和学生们的心情却是截然相反的。学生的队伍出发了，经过校门走向市中心去会合其他院校的同学。他们大声唱着动人的歌曲。他们的阿姆哈拉文歌词的意译是：

同胞们，觉醒吧！历史在召唤你们。
废除奴役，让自由重新成为主人。

觉醒吧！觉醒吧！为了尊严的缘故。

同胞们，回想你们的价值和义务。

要有勇气和坚强的心——你们将得到伟大的幸福。

觉醒吧！觉醒吧！为了尊严的缘故。

学生散发的宣言谈到了埃塞俄比亚的落后和[41]旧政权的不公正。它坚定地宣布，学生热爱祖国和尊重对纳税人的义务。从下述的话中可以明显地看出非洲革命的影响："最近独立的国家和民族在一切方面都把我们远远地抛在后面。埃塞俄比亚有三千年的历史和传统，可是仍然在后面爬行——我们这样说，是因为我们通过学习和对现代世界的分析，知道我们处在什么地位。"在这场革命中，只有这个宣言提到过海尔·塞拉西，尽管只是不指名地提到。它写道，"腐化和管理不当"的一个例子是"所有的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里"。除了批评对农民的剥削、法院的腐败以及悬殊很大的生活和工资水平之外，它还说出了广大学生的不满："没有言论和出版自由"。

横幅上有阿姆哈拉文的口号："埃塞俄比亚为了我们大家而被和平地改变了！""为了一切

人——一次不流血的革命!”“遭受不正义折磨的人们：觉醒吧!”“让我们和平地支持人民的新政府!”最大的横幅上的口号是:“我们的目标是：平等、博爱、自由”。

警卫队的人员同群众在一起。乘坐吉普车的警卫队军官从示威者那里了解到，一切顺利，不需要保护。公民们开始时的反应是多少有些困惑和好奇。在圣乔治大礼拜堂附近，观众的反应是不一致的。游行队伍到达市场区时，就受到了欢迎。市场区住着许多不同情旧政权的穆斯林和厄立特里亚人，看来所有的人都发出了欢呼。人们参加唱歌，许多人还加入了游行队伍。要传单的人很多。再往前进，国家银行的职员向游行队伍欢呼，还有一个大臣从他那个部的窗口朝外看。游行队伍走遍全城后，在将近中午时朝陆军第一师师部所在的南城山坡进发。

学生一心想要说服士兵们放下武器，但是由一名下级军官指挥的一个排挡住了火车站以南的
416 道路。他说，将军们拒绝讨论问题，还补充说，他不得不勒令学生们在十分钟之内向后转，否则他就要下令士兵开枪。后来的一个未经证实的报告

说，将军们曾经直接出面会见士兵，因为他们担心那些比较年轻的军官会不忠于他们。有些学生叫喊说，他们必须同士兵谈话，说明这次革命是为了什么。他们的队伍开始小心翼翼地前进。接着就响起了拉枪栓的声音，这时埃塞俄比亚籍的教师冲上前去，用力把最前面的学生硬往回推。示威队伍散开了。然后教职员用汽车把一队队疲倦的学生送回学校。其他旁观者，其中包括“碰巧”在附近的公爵旅馆逗留的几名外国使馆的秘书和随员，各自回家。没有开枪，无线电台却用英文和阿姆哈拉文宣布，“在两名叛徒——前将军梅里德和克贝德·格布雷——影响下的一群匪徒，对拥护有代表性的新人民政府的和平示威队伍开火。在这场灭绝人性的屠杀中，有数人死去，许多人受伤。”用阿姆哈拉文广播的一个声明还补充说，“皇太子已下令逮捕应对此次射击事件负责的人。”据说开罗的学生曾走上街头声援他们以为已经牺牲的同学。

广播了皇太子的另一篇录音讲话：

我们于(埃历) 1953 年 4 月 5 日 (公历 1960 年 12 月 14 日)发表了一个公告，宣布建立新的人民政

府，因为我们知道，这是符合埃塞俄比亚人民的切身利益的。

我们也说过，应当向这个人民政府提供一切合作。但是我们获悉，梅里德·曼加夏少将和克贝德·格布雷少将不支持这个新成立的人民政府的理想。朕认为这是违反埃塞俄比亚人民的意愿的。为了向他们提出改正错误的、必要的忠告，朕召唤他们到皇宫来见朕。但是他们未服从朕的命令。他们宁愿遵循他们自己的自私动机。因为这一非法行动，他们现已被褫夺全部军衔和官职。

教育的过程向我们揭示了发达国家所已经实现的文明程度。但是，人所共知，埃塞俄比亚人民
417 却得不到这种教育。看看埃塞俄比亚人民的低生活水平吧，这就是证据。不仅如此，注意那些违反千千万万儿童利益的行动吧，这些儿童应当成为国家的眞正基础。我们认为，这些就是最重要的证据。正如你们所记得的，使用了各种借口把儿童们开除出学校，而这些儿童正是你们未来的生命。现在，他们失业了，充斥在城市的街道上。朕理解开除学生对落后的埃塞俄比亚甚为不利，已下令自即日起，所有被开除的学生应回到他们原来的学校复学。

人民，特别是居住在亚的斯亚贝巴的人民，被剝夺了拥有土地和建设家园的权利。谁也不会不理

解他们经常受到的苦难。自即日起，每一个人都将根据需要授予土地和享受和平生活。此外，那些被剝夺土地的人，因为种种原因只拿到少量的款项。现在，他们只要归还这些钱就能收回自己的土地。

军队是国家最重要的支柱之一。可是发给埃塞俄比亚士兵的钱很少，甚至不够最低的生活需要，更不用说多子女家庭的开支。我们都知道埃塞俄比亚士兵受着贫困和饥饿的折磨。自即日起，从士兵到军士的所有各级军人的最低工资将为每月四十埃元。从军士以上直到少校的，薪金一律增加五十埃元。

梅里德立即允诺为数更多的全面加薪（六十埃元），并指示空军在亚的斯亚贝巴上空散发传单，上面有他和克贝德少将的签名，特别是还有总主教的签名。空军还设立了一个“忠诚”广播电台，自称“埃塞俄比亚之音”。它宣称（过早地），“海尔·塞拉西皇帝在陆军的保护下同我们在一起”，并用阿姆哈拉文呼吁首都和乡下的居民保持忠诚。广播还否认皇太子参与了革命，并呼吁叛乱的将军们请求君主赦免。

1960 年 12 月 14 日，星期三，门吉斯图把皇

太子、伊姆鲁和显贵们从警卫队总部移到马路对
418 面名为王子乐园的皇宫中。在那里，名义上的首相伊姆鲁亲王一公爵开始发挥作用。

伊姆鲁在许多方面都是开明善良的人，然而他终究是老年人，是亲王，又是埃塞俄比亚封建制度的产物，在许多年前还担任过埃塞俄比亚的皇帝代表。复国后，他曾经不止一次运用他的影响来改良这个制度。但是，他和格马梅完全不同，决不可能怀有推翻这个制度的念头。他了解群众和1960年埃塞俄比亚的政治现实。在星期四那天，他越来越感到震惊，并且公开说，许多问题尚未得到解决。他虽然不知道全面情况，但是感觉到危机迫在眉睫，并极力设法避免流血。在同美国大使馆派来见他的一名秘书进行了短暂的谈话后，他要门吉斯图去见他。他当着皇太子的面说，“为什么我们要让人们互相残杀？为了防止这一点，我要去见总主教，要求他采取某种行动。”门吉斯图没有反对。伊姆鲁由几名警卫队军官陪同去找总主教，但是总主教不在家。由于伊姆鲁担心爆发内战，又派了一名少校到第一师师部去找总主教。但是巴西利奥斯回信说，他已签署把反叛者革出教门

的传单，此外，同他在一起的高级军官无意举行任何会议。这个消息使门吉斯图最后下了决心。他对伊姆鲁说，“既然陆军军官拒绝来，那么我将下令进攻。”说完，他鞠躬退出。

但是，到中午时，奇袭的机会已经过去，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反革命的根本变化。等到革命委员会终于决定进攻时，已经太晚了。梅里德冷静地等候他们的进攻。警卫队的军官展开了兵力不足的队伍。亚的斯亚贝巴电台作了寻求支持的最后一次广播。在刚要到 12 月 15 日星期四下午二时三十分时，一个激动的广播员用阿姆哈拉文宣读了一个“紧急公告”。他说，“所有的人必须尽快地撤离靠近火车站、米切尔·柯兹商业公司大楼、孟尼利克广场、哈拉尔亲王区和机场的地区。”战斗很快就爆发了。

419

第十九章　门吉斯图·纽威

一些人因为我而死去，确实使我感到某种悲伤。但是，只要上帝愿意的话，迟早总会爆发一次政变……。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埃塞俄比亚人民……至于这个法庭判我死刑，我是根本不放在心上的。

——门吉斯图·纽威对判决的答复，1963年3月28日

在不成功的政变中，甚至处决造反者也常常不足以使事件结束，因为他们为之而死去的事业后来往往取得胜利……

——古德斯皮德：《造反者——对政变的研究》

主要的角色

长期以来，埃塞俄比亚国内的人们一直在猜测，驻厄立特里亚代表阿比耶·阿贝贝准将，特别

是梅里德·曼加夏少将和克贝德·格布雷少将，最先是在什么时候和为什么原因决定用武力反对政变的。可以肯定的只有一点：梅里德早就开始采取对抗的措施——事实上是从他到达第一师师部时就立即开始的。的确，没有哪一个军人愿意从相对软弱的地位进行谈判。的确，门吉斯图还认为，梅里德曾在前一年默认，军方有朝一日可能不得不介入封建政治。但是，梅里德大概至多也不过讲到这个程度。他是皇帝的亲戚，这种默认当然不等于他答应支持激进的政变。实际发动政变的那批谋叛者没有找过克贝德·格布雷少将。事实是，这两位将军都效忠传统形式的君主制度[420]和海尔·塞拉西，而且阿斯拉特·卡萨亲王—侯爵无疑地曾经鼓励他们这样做。尽管如此，他们的这种效忠可能并不是政变失败的根本原因。政变的领导人过高地估计了埃塞俄比亚人民的觉悟，因而让国家和基督教会的首脑都能自由自在，这就使他们自己面临严重的危险。一旦他们把自己的精力用于在政变理论中肯定放在次要地位的方面，一旦他们在时间不在自己一边和军事地位越来越软弱的情况下选择谈判，那么，他们在实际

斗争中的失败，就是肯定无疑的了。

由于皇家警卫队有相当多一部分人在刚果，因此，12月15日星期四受门吉斯图·纽威准将指挥的军队和警察的人数约为四千二百人。总主教和将军们签署的传单从空中飘下后，随着就出现了某些混乱。在城市郊区，相当多的群众开始敌视警卫队。虽然警卫队和陆军之间的矛盾（这是长期受到政府鼓励的）对双方都有相当大的影响，少数警卫队士兵还是离开了岗位；他们大概是第一次认识到，他们并不是为了保卫皇帝而抵御陆军。革命委员会的某些成员和警卫队的某些军官也跟着这样做了，其中也许包括那些赞成和平政变而不准备打内战的人，还有那些自以为没有义务为事业而献身的现实主义者。科尔弗区的防暴警察是决定支持陆军的第一支警察部队。

可能门吉斯图不知道已经有军队空运到首都附近的德布腊泽特，不知道坦克中队的到达，也不完全知道星期四中午梅里德手边的兵力。但是他至少知道已经散发了总主教署名的传单，而且必然认识到这对他部下的士气会产生什么效果。他也知道，他的部下军火有限，而且他并未作出安

排，使他们能坚持那怕是短时间的战斗。此外，沃克内中校还把梅里德少将签发给空军的命令副本交给了门吉斯图，上面列举了在收到行动命令时加以袭击的目标。这个副本是沃克内部下的密探弄到的。因此，象门吉斯图这样有能力和有经验的军官，必然已经认识到军事形势是绝望的。他大概决定孤注一掷，设法抓住在第一师师部的梅里德和反革命派的其他领导人。他面临着残酷的两难局面。他既相信自己的事业是正义的，又要设法避免流血。但是，如果革命委员会甚至拒绝[42]打上一仗，那么，他们就很难期望埃塞俄比亚人会认真对待他们和他们的主张。

亚的斯亚贝巴之战

1960年12月15日，大约是在下午二时四十分，射击开始了。在靠近陆军总部的地方，战斗最尖锐。警卫队的正面进攻被击退了。在城市南部，到处都爆发了激烈的冲突，特别是在国防部和机场附近。机场的主要跑道已经有计划地用飞机堵住，而且已经通过广播电台宣布关闭机场，禁止

一切飞机起落。枪弹和炮弹穿过平民家庭的泥土墙，迫击炮弹在街上爆炸，成百的平民死亡了。医院很快就被死人或垂死的人塞满了。① 下午四时，造反者的电台宣布即将停火，双方将举行谈判。但是经过一段间歇时间，战斗又恢复了。还有错误的报道说，哈拉尔军校的士官生囚禁了军官，宣布支持革命。

德布腊泽特空军基地同第一师师部通过哈拉尔用无线电进行明码联系。但是，星期四下午三时十五分收到的进攻命令，却使用了密码。电文在三十分钟内就译了出来，而且看得出是由梅里德少将签署的。命令传达给了空勤军官，他们几乎都当面拒绝服从。他们属于战后受教育的那一

---

① 大多数亚的斯亚贝巴的医生私下都同意本书作者的印象，认为埃塞俄比亚政府后来发表的伤亡数字太低了（缩小整个事件明显地是对它有利的）。

官方公布的伤亡数字是：	死	伤
皇家警卫队（及警察？）	174	300
武装部队（陆军和警察？）	29	43
平民	121	442

12月20日《东非旗帜报》特派记者的电讯中发表的数字是2,000名士兵和平民伤亡，而那时零星的战斗还未结束。12月22日《泰晤士报》引用了同一数字。

代，同情革命者。虽然外国军官敦促他们，但是他们还是坚持要同在场的最高级埃塞俄比亚军官阿西法·阿耶纳准将谈话。他们得出了这样的看法，认为阿西法很不愿意授权进攻造反者，把造反 4
者称为“你自己的同胞”，但是他看不出有什么别的办法。他知道，即使梅里德被击败，如果阿比耶的军队从厄立特里亚向亚的斯亚贝巴进军，仍然会随之爆发内战，空军最后肯定还是得参加这一边或那一边。

梅里德少将后来说，“反对流产政变的战斗，至少有百分之七十五是由空军赢得的。”但是这个说法只适用于亚的斯亚贝巴之战。如果空军不参战的话，在这次政变中，可能不会只是在亚的斯亚贝巴一个地方爆发战斗。① 在未遂政变后的几个月中，阿西法在进步人士中很不受欢迎，以至他觉得有必要随身带武装警卫。甚至空军中学的学生也举行罢课，反对继续隶属于空军。人们很快就忘记，阿西法对发生的事情了解得很少；此外，尽管他并未受到谋叛者的信任，他仍然迟迟没有表

① 1960 年 12 月 27 日亚的斯亚贝巴《埃塞俄比亚先驱报》。

态。他的选择不同于梅里德或阿比耶的选择。后者的选择是，是否应当反对新政府；而阿西法的选择则是：在内战已成为事实的情况下，他和冯·林达尔的司令部应当站在那一边。尽管如此，埃塞俄比亚空军驾驶员最后只是在一个美国上尉爬进驾驶舱，说他们不敢照样做时，才驾着飞机起飞。

于是就立即谣传说，飞机都是由美国人驾驶的。格马梅当时是这样想的，伊姆鲁亲王—公爵则没有这样想。今天，许多埃塞俄比亚人仍然相信这一点。他们的这种信念在1964年得到了加强，因为当时美国教官过于热情，以至很难阻止他们卷入同索马里共和国的边界冲突。但是本书作者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表明，1960年政变时，星期四和星期五的机关枪和机关炮的扫射和轰炸，是由外国人进行的。1961年1月，空军表演的动作证明，埃塞俄比亚的驾驶员受过足够的训练，能够进行一切必要的特技飞行。

F-86F型佩刀式喷气战斗轰炸机是最先起飞的。也使用了其他飞机，但是时间晚得多。星期四只袭击了警卫队总部，星期五才袭击其他目标。有一次袭击时，炸弹误中塔法里·马康南中学，使

这所学校受到严重损失，幸运的是没有人受伤。对此事负责的驾驶员是这个学校的校友，后来专门到学校去道歉。喷气式飞机除了象阿西法·阿耶纳准将后来在记者招待会上说的“轰击反叛者 42:
的据点”之外，还使用了产生“冲击效果”的战术，来协助瓦解反叛的部队，其中包括利用超音速飞机的音响效果。①

亚的斯亚贝巴大学和其他院校的学生挤在宿舍或食堂里，等候着被军人枪杀，或是被居民殴打。有一个学生胸部被流弹打伤。大学校长马特博士不顾战火，把在大学任职的耶稣会教士几乎全部带到街上照顾伤者和垂死的人。与此同时，学生们把旗帜、传单和报纸塞进学校厨房的火炉里。其他非洲国家的留学生捆好了行李，选派一个代表团，要求用校车把他们送到英国大使馆，以保证安全。他们的歌舞大大鼓舞了在大使馆避难的人们，其中包括少数挪威人、美国人，甚至还有法裔加拿大人。日本大使馆接待了几个英国人。许多外国人没有去大使馆，而是留在自己家里。

① 见前面引用过的《埃塞俄比亚先驱报》上的一篇访问记。在门吉斯图·纽威准将受审时也提到过此事。

有几个单身妇女后来报告说，她们的埃塞俄比亚房东带着武装保镖来保护她们。只要有可能，对外国人的安全总是特别加以注意，双方都有军官提出过实行局部停火以便让外国人过路的建议。有几个外国人受了轻伤，但只有一个外国人因为误伤而死去。

伊姆鲁亲王—公爵在门吉斯图准将受审讯（以后称为“审讯”）时作证说，星期四傍晚门吉斯图去找他，问他是否认为海尔·塞拉西会回到埃塞俄比亚来。伊姆鲁重复了无线电广播的消息，说皇帝已经到了利比里亚，可能在第二天就抵达埃塞俄比亚。门吉斯图沉思地说，“是的，我知道他，他有胆量。”据伊姆鲁说，在夜色降临时，门吉斯图表现得越来越焦急，因为他收到的报告说，国民义勇军和武装部队已经占领了亚的斯亚贝巴机场。伊姆鲁亲王—公爵和皇太子共进晚餐，然后两人都各自回房过夜。

星期四晚上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一辆皇家的汽车周游了城市北边的街道，里面坐着一个小个子，身穿皇帝的制服。几个看见了这个形象的埃塞俄比亚人俯伏在路上大声叫喊。这个古怪

的事件从未得到满意的解释，本书作者猜想，这是沃克内中校安排人假扮的。

亚的斯亚贝巴 1960 年的未遂政变，在许多方面使人想起 1825 年 12 月 14 日俄国十二月党人[424]的革命。那次俄国革命的领导人也是知识分子，他们所受的教育使他们多少脱离政治现实。他们主要是名门士族的后裔；革命委员会由比较年轻的军官组成；他们故意把自己部下的一些士兵引入歧途，等等。而且，十二月党人也意识到他们大概会失败，当时的谋叛者之一里雷耶夫说过，“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该开一个头。”同样，在埃塞俄比亚，革命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很快就认识到，他们发动的政变在军事上已经失败，他们本人除死之外，别无出路。虽然在 1960 年 12 月 14 日那一天他们暂时忘记了这个可能性，但是，在整个计划阶段，他们是一直强调这种可能性的。格马梅·纽威特别强调了这一点。不仅如此，革命者还认为，到星期四晚上，他们的行动已经使人民对政权基础的信念受到那样大的震动，因此这个政权肯定只剩下屈指可数的几天寿命。因为这个原因（仅仅从本书了解埃塞俄比亚的读者必然会认为

难以置信），王子乐园宫里的造反者在那天晚上冲进了海尔·塞拉西的酒窖，用皇帝御用的香槟，为明天而干杯。

整个星期四晚上，双方都继续用自动武器和迫击炮进行激烈的战斗。许多建筑物被损坏了，其中包括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的临时总部。陆军猛烈地围攻孟尼利克大皇宫，这座皇宫位于小山顶上，控制着亚的斯亚贝巴的大部分地区。这座城市的电力供应中断了。午夜，警察和陆军部队从古列尔路向市中心的市场发动了三次进攻。双方用自动武器进行了从中等到严重程度的交火，还使用了火箭筒和迫击炮。警卫队在这种进攻面前被迫后退了。

12月16日清晨，陆军的重炮越过城市对警卫队的车库开火，一发炮弹击中了亚的斯亚贝巴大学文学系大楼的顶层。坦克在步兵支持下开始肃清警卫队成员仍然守卫着的袋形阵地和据点；这些成员继续战斗，往往直到被打死，借以掩护警卫队主力从城市南面的山坡撤退到王子乐园宫，那里已经在分发弹药箱，准备迎击围攻。

最后一次谈判的失败

12月16日下午，又一次出现了沉寂。陆军停下来准备进攻王子乐园宫。政变领袖以及皇太子、伊姆鲁亲王一公爵和被拘留的显贵当时都聚集在那座皇宫里。再次举行了谈判，门吉斯图、伊姆鲁、格马梅和沃克内代表造反者，梅里德·曼加夏代表反革命派。双方的主要谈判代表是格马梅和阿西法·莱马少校。阿西法·莱马是克贝德·格布雷少将的连襟，他的妻子西纳杜夫人是爱国者和议员。他曾经长期担任海尔·塞拉西的副官，当时是内政部副大臣。当时更重要的人物是美国大使亚瑟·理查兹。

这个大使后来描写他所起的作用时说："确切地说，我并不是当中间人，而是得到双方承认的传话人。"有一篇报道引用他的话说，他是"应双方的要求而提供这种帮助的"；另一篇报道说，他"得到消息，知道正在酝酿闹乱子，大使馆象红十字会那样表示愿意提供人道主义的服务。"① 加尔各答

① 1960年12月21日约翰尼斯堡《兰德每日邮报》(«Rand Daily Mail») 和同日《纽约时报》。

《政治家报》发表了一篇多少有些断章取义的报道，报道的资料是由意大利人提供的，题为《美国驻埃塞俄比亚使节起了关键作用》。它声称，在美国大使的“说服”之前，陆军的一部分人是“不积极的”，而空军的一部分人“同其他报道相反，决定参加造反者”。① 然而，除了极少数的例外，世界报刊都赞扬美国大使纯粹起了人道主义的作用。

尽管如此，从那时以来，大多数埃塞俄比亚进步人士都对美国大使的动机抱有很深的怀疑，这主要不是因为其他国家的大使那时都留在自己的使馆，而是因为前面已经提到的美国对“非洲之角”的“稳定”所表示的关心。他们心里记着加弗雷准将所起的作用，就看不出这个大使怎么可能用不偏不倚的态度采取行动。然而，有记录表明，这个大使后来说过一句大意如下的话：这次流产的政变“肃清了鸡窝里的耗子”。② 理查兹是否起了比缓和高度爆炸性的局势更多的作用呢？对这个问题的评论取决于一个人对美国在整个非洲的

---

① 1960 年 12 月 23 日加尔各答《政治家报》(«States-man»)。

② 见前引伦·莫斯利:《海尔·塞拉西》。

目的和手段所持的看法。但是，无论是否有理由，许多埃塞俄比亚人憎恨美国在1960年12月事件中所起的作用。这种憎恨有朝一日可能会成为颇为重要的政治因素——特别是，如果再次出现类似局势的话。

审讯中的证词连这次谈判的经过都没有讲清楚，而且美国大使又并非不自然地行使外交特权，[426]写信拒绝了被告方面要他作证的要求。双方的最后一次谈判显然未能达成协议，甚至双方到底讨论过什么事情也不很清楚。陆军坦克中队在强大步兵的支持下，对皇宫发动的进攻打断了谈判。

门吉斯图在审讯过程中对这次无结果的谈判是这样说的：

> 伊姆鲁亲王—公爵同美国大使谈话，格马梅和沃克内为他翻译。大使告诉我们说，皇帝已经到了喀土穆，他的飞机正在那里加油，并将继续前往阿斯马拉，可能在第二天就到亚的斯亚贝巴。伊姆鲁亲王—公爵问，是否可以派一个信使到阿斯马拉，还问他是否可以去写一封信。大使回答说可以，还补充说，“我将做殿下要求我做的任何事情。”伊姆鲁亲王—公爵向他致谢，走上楼去。大使和他的随

员——政务参赞和武官——离开那里到梅里德少将的总部去。后来，他们三个人回来了，我把他们的到达告诉了伊姆鲁亲王—公爵。于是举行了另一次会见，大使通知我们说，梅里德少将一方的一名代表将到美国大使馆去，他要求我们方面也派一名代表到使馆去。伊姆鲁亲王—公爵建议派沃克内去，但是后来他说，格马梅也许是更合适的人选。

格马梅和美国大使一起去了。他们回来的时候，请求伊姆鲁亲王—公爵去同大使谈话。伊姆鲁亲王—公爵问谈什么，格马梅回答说，“就我来说，我做了我所能做的一切来防止流血，并且说明了我们的立场。”

阿西法·莱马从军方来了。坦率地说，我不能说他说了任何实质性的东西。然后伊姆鲁亲王—公爵要几张纸，开始写信给总主教和梅里德少将。虽然我的位置使我能看到他写的是什么，但是我并没有试图去看。伊姆鲁亲王—公爵很客气地问大使，他是否可以把信交给总主教或梅里德少将；大使说，他将乐于这样做。他离开了我们，后来又带着回信来了，我也不知道这封信里说的是什么。伊姆鲁亲王—公爵看了信，我想他当时说了这样的
427 话，“这是回答我根本没有提过的问题。”他为花费了大使的精力而向他表示歉意，他们两人互相道

别。

伊姆鲁亲王—公爵在谈到这次谈判时说：

上午十时，我得到通知说，格马梅·纽威想见我。我就去同他谈话，问他为什么找我。他说，“因为美国人正在用喷气飞机扔炸弹。你是不是愿意同他们谈这个问题呢？”我回答说，我相信他们不会这样做，而且我同他们谈话起不了作用，但是格马梅说，“为了实现和平、停止战斗，请同刚到这里的美国大使馆秘书谈话吧。”

我回答说，“我昨天已经这样做了，但是我今天将再次这样做。”因此，我到楼下去，会见了美国大使馆的秘书。我当着门吉斯图准将、沃克内中校和格马梅的面，问这位一等秘书，他是否能安排我见到大使(特别是因为皇帝现在大概在喀土穆)，使我们能寄信给皇帝。这位秘书回答说，“我把这件事向大使报告，再给你答复。”有人建议说，如果汉纳神父(宫廷神父)也去的话，那是有好处的。在他们讨论这件事时，我回到皇太子那里去了。

大约在中午，格马梅通知我说，美国大使、政务参赞和武官来找我。我到楼下去会见他们。我告诉大使说，上午我送了封信给他，因为我想请求他安排一次会议，他回答说，他不认为陆军方面愿意

参加会议。然后他把陆军将领们的一封信交给我。我看了信。它是写给门吉斯图淮将和其他军官的，由梅里德少将签署。信的意思是，在收到我给他们的一封信后，他们已经准备参加会议；但是，他们认为格马梅·纽威和陆军少校阿西法·莱马（在他们和大使进行了全面的交谈之后）通过美国大使转去的一封信的措词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此他们无意举行会议。

然后我问格马梅，他是否同这位大使谈过话，以及他是否讲过任何为陆军将领们所不能接受的
428 话。格马梅回答说，实际上他根本没有说多少话。因此我就问大使，他认为我们应该做什么，他建议我写一封信，他将转交。到那时为止，我什么也没有写过，一切都是口说的。我要了几张纸，写了一封信给总主教。当我开始写信给梅里德少将和克贝德少将时，武装部队到了皇宫，外面爆发了战斗。沃克内中校走进来说，现在写信没有用了，因为坦克已经冲进了皇宫。我朝外看，亲眼看见坦克冲开宫门进入院落。战火纷飞，我们考虑了大使及其随行人员的安全转移问题。他们得到帮助离开了。我上楼到皇太子那里。

绿色客厅中的屠杀

关于随后发生的一些事件，在审讯时只是零星地提到。战斗继续在市中心以北进行。警卫队被迫逐步撤往城北桉树覆盖的恩托托山坡。从纳兹雷特来的坦克中队和空军的袭击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使警卫队无法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然而，警卫队员（他们当中很多人从星期三起就没有吃东西）仍然拚死进行后卫战。被击溃的部队退出城市以后，许多受伤或被围困在后面的警卫队员，被古勒尔村和恩托托山的居民用刀剑和斧子砍死。这些居民是郊区的普通老百姓，他们当中有些人读过、或是听人唸过总主教署名的传单。从锡达莫省到首都郊区当织布工人的多尔济人特别卖力。

陆军重新控制了电台，广播了逮捕革命委员会成员的命令。与此同时，从哈拉尔赶来的皇帝的女婿① 德雷吉·海尔·马利安上尉坐在第一辆坦克上驶向王子乐园宫。他们路过亚的斯亚贝巴

① 此处原文如此，但从前文看应为外孙女婿。——译者

大学时，一小撮心惊胆战和陷于绝望的学生半心半意地向他们招手。一名士兵向他的军官说："长官，为什么还要往前走呢？我们的敌人就在这里！"德雷吉转过身来对那些学生大声喝道："等着吧。"这些学生很快就跑掉了。坦克车隆隆地冲上小山，冲开了皇宫的熟铁大门，被撞掉的大门斜挂在铰链上。在皇宫的院子里，隔几码就有一堆手榴
429 弹和弹药，但是警卫队员无法对付坦克。带头的坦克一直冲到皇宫的门廊前面才停下来，德雷吉同他的爱国者父亲一样勇敢和莽撞。他跳出坦克，在另一名军官的陪同下大声叫喊，"用皇帝的名义"要求门吉斯图投降。门吉斯图走到阳台上准备和德雷吉谈话。格马梅看到了这一情景。他不能忍受进一步的谈判，跟在门吉斯图身后冲出来，大声喊着"让开，女人一样的哥哥"。他开枪打死了挥舞着卡宾枪敲宫门的德雷吉。门吉斯图的心腹司机紧跟着也开火了。陪同德雷吉的那个军官倒在上尉的身旁，陆军的士兵躲在掩蔽物后面向皇宫扫射。

沃克内中校在这以前曾经派人取来他的一部分档案，其中包括几个被监禁的显贵人物的档案。

审讯时有一个证人暗示，这是准备提起公诉的第一步。但是，战斗使这一切都无从谈起。显贵们被安置在楼下最北面的绿色客厅，由警卫看守。这是皇后早餐后接见客人的客厅。沃克内的许多部下继续同他合作，直到战斗爆发。他甚至把安全局的几名以色列顾问召来，但是他们很少参与后来的事件。沃克内把美国人送出皇宫以后（理查兹大使和他的随员是从窗口跳出去的），没有再在里面逗留，跑到了恩托托山上。门吉斯图和他身边的人回到战斗最激烈的地方。

济古埃·迪布准将领导人们抵抗正在迫近的陆军。根据埃塞俄比亚的传统，指挥先锋部队的武士们在冲向敌人之前总要使自己激动到狂热的程度，甚至要口吐白沫。战斗结束后，公爵和侯爵们就会问："谁是今天的英雄？"警察部队司令官济古埃·迪布当时就处在这种状态。他愤怒地拒绝退出皇宫前面的激战，在硝烟和弹雨中，号召大家同他一起战死。他打死了许多企图冲进门廊的士兵，然后自己也被机枪射倒。约翰尼斯·米斯基尔少校也死了。

门吉斯图那一天曾经抽出时间去拜会皇太

子、伊姆鲁亲王—公爵、内政大臣安达尔加丘公爵
430 和绿色客厅中的所有显贵，把情况告诉他们。战斗激化后，他从二楼登上三楼向皇太子和伊姆鲁告别，然后由格马梅和一批警卫队官兵陪同，沿着经过绿色客厅通向皇宫后门的走廊跑下楼来。他们曾经试图把某些被拘留的显贵叫到走廊上来，但是显贵们拒绝分开。格马梅就用机枪对绿色客厅里扫射，还大声叫其他人也这样做。另外一些人也开火了，其中大概包括门吉斯图。用门吉斯图的话来说，他们承担了可怕的责任，为的是使“埃塞俄比亚永远不会再象老样子”。

室内子弹纷飞。出版和新闻部副大臣安德·米海尔·德萨列根抓起一把红皮椅子往前冲，在门槛边被射倒。皇宫神父汉纳和马康南·哈布特沃尔德等几个显贵受伤后叫起来。执行屠杀的人又折回来再次对他们开枪。这种情况出现了几次。有几个人躺着装死，保住了性命，事后他们讲了当时的可怕场面。安达尔加丘·梅赛公爵、贝兹贝·西勒希侯爵和马康南·德尼克准将都描绘过那次枪击。马康南·德尼克个子很大，他的腿被打断了，但是他的身体保护了其他人。

哈吉·法拉和阿达梅·特桑马也受了伤，不过保住了性命。担任大臣会议主席的前爱国者阿贝贝·阿拉盖公爵当天下午因伤重去世。死去的人还有：提格雷总督曼加夏·塞约姆亲王一公爵、社会发展大臣穆卢吉塔·布利少将、外交部国务大臣达维特·奥克巴格济、司法部国务大臣塔德萨·尼加什、内政部副大臣埃希特·吉达、财政部副大臣阿布杜拉海·穆米、内政部助理大臣基布雷特·阿斯塔特基、文书部国务大臣格布雷沃尔德·恩吉达·沃尔格、矿业和国有土地部副大臣莱马·沃尔德·加布里尔、勒蒂贝卢·格布雷侯爵和阿耶尔·格布雷学士。

根据审讯记录，门吉斯图准将关于那次战斗是这样叙述的：

伊姆鲁亲王一公爵走出去了。(美国)大使刚起身要走，陆军的坦克就到了。皇宫受到机枪扫射。为了保护大使，我们把他带到克特马·伊弗鲁先生(皇帝私人秘书)的房间，他从窗口跳出去离开了。然后我同其他军官到客人的休息室……。我到绿色 431
客厅去过一两次，把停战谈判的进行情况告诉那里面的人。我立刻听见四辆坦克正在迫近，枪炮声越

来越响。济古埃准将和我到楼上去，枪炮声震耳欲聋。我们毫无办法。皇宫正面受到机枪扫射，坦克冲破大门，进入院子，对着皇宫开火。坦克炮弹和机枪子弹穿过窗戶打在墙上。室内的许多装饰品被打碎，掉在地上。重机枪开火了，大吊灯掉下来，墙上的灰泥乱飞。有些地方的地板着火了。我们开始救火，但是身边子弹乱飞，我们失掉了希望。我再次上楼到另一间房。我记得那里有一个盘子和一把叉子。我看见特弗拉·海卢和另一个仆人坐在那里。我走进去时，他们都很害怕。我对他们说，“放心吧。陆军进来的时候，说明你们是皇帝陛下的仆人，他们就不会杀你们。”然后，我到皇太子的房间。有两个仆人和他在一起，其中一个叫阿德弗里斯。皇太子坐着，伊姆鲁亲王一公爵走来走去。我告诉皇太子说，我很快就要离开。我走出那个房间时，嘱咐皇太子的一名仆人告诉即将到来的陆军军官，皇太子在这个地方。我说，“小心守门，别让他出事。”他要我给他武器，我告诉他说，如果陆军看见他有武装就会打死他。说完我就离开他下楼，我在楼下看到约翰尼斯少校已经死去。我们从车库旁边的门走出皇宫的院子到了河边。我们绕过梅德哈尼·阿莱姆区(以该区的救世主基督教堂命名)，上了恩托托山，在那里休息了一会儿，晚上再继续前进……

海尔·塞拉西回国

下午五点刚过，伊姆鲁和皇太子离开了他们在王子乐园宫里的房子。他们下楼梯时遇见了贝兹贝·西勒希侯爵。他是绿色客厅的幸存者。伊姆鲁说，他当时是一副被吓坏了的样子。他对伊姆鲁说，他从“照管狮子的仆人”那里获悉伊姆鲁 432
和皇太子平安无事。他们派他举着一块白布出去通知陆军说，警卫队已经离去。接着他们走进绿色客厅去看。据说，伊姆鲁感到“很伤心”。然后，他们碰到了安达尔加丘公爵，接着又碰到了克贝德侯爵。在伊姆鲁乘车回家和皇太子乘车到皇后那里去之前，他们还命令克贝德把死者抬到一边，把受伤的人送到医院。

当陆军部队推进到首都以北的山区时，亚的斯亚贝巴各院校的学生纷纷逃散。很多学生的家长威胁说要打他们。外国人从使馆回到家里。不少受过教育的埃塞俄比亚人由于害怕有人把他们的行动，甚至随口说过的话，报告军事当局，就躲藏起来，或者逃离首都。很多人被逮捕和拘留。

济古埃·迪布准将的尸体吊在陆军第一师师部的门前。接连很多天都有相当大量的、时断时续的枪声，并且继续实行严格的戒严。

这时，海尔·塞拉西已经从国外飞抵厄立特里亚的阿斯马拉。他在归国途中，曾经发表声明说，亚的斯亚贝巴的混乱是少数“不负责任的人”造成的，“很快就会过去”。这个声明的最后一句话是：“朕首创了维护朕的臣民的权利和特权的宪法措施。”在到达阿斯马拉之后，他的声明中又补充了这样的观点：皇太子不可能和未遂政变“这样的事件”有牵连。① 他在机场受到他的女婿、埃塞俄比亚政府驻厄立特里亚代表阿比耶·阿贝贝准将和参议院议长马康南·恩达尔卡丘公爵—御前顾问的欢迎。一些报纸随后刊登了厄立特里亚行政长官阿斯法哈·沃尔德·米海尔侯爵吻皇帝的脚的照片。② 厄立特里亚的人民对于亚的斯亚贝巴发生的事情知道得很少，因为两地仍然断绝交通。皇帝受到了他们的热烈欢迎。阿斯马拉行

① 这些声明曾被广泛加以报道，例如1960年12月17日和19日伦敦《泰晤士报》就曾加以报道。

② 例如1960年12月21日内罗毕《东非旗帜报》和1961年1月2日纽约《新闻周刊》。

宫的一个发言人声称，参与这次叛乱的人不到一千名。六天后，亚的斯亚贝巴政府发表的数字是，自从叛乱以来，打死打伤的警卫队成员为四百七十五人，在逃的三百二十五人，被逮捕的三千一百人，其中有四百人获释，两千人交保释放，七百人被拘留。最后的数字甚至比这些数字还略多一些。12月17日黄昏，海尔·塞拉西由满载厄立特里亚驻军的一批飞机陪同，飞抵亚的斯亚贝巴。迎接的人有皇太子、总主教、梅里德·曼加夏少将和克贝德·格布雷少将、安达尔加丘·梅塞公爵、[433]克贝德·特桑马侯爵和其他人，但是没有伊姆鲁亲王—公爵。皇家的车队在坦克和装甲车的护卫下，通过拥挤的街道，抵达金禧宫，因为王子乐园宫已不适于居住。次日，举行了国葬。皇帝从皇宫的阳台上向群众讲了话。在城市上空，空军飞机用烟幕拼写出皇帝的名字。

在政变期间没有出版的各种报纸再次出版了。1960年12月19日，《埃塞俄比亚先驱报》出版了半价的晚刊。老百姓在报上读到了皇帝的演说，并从无线电听到了他的声音。他一再提到万能的上帝，把他统治下取得的成就归之于上帝的

意旨。演说中有代表性的词句是："从上帝委托朕领导朕的人民走上进步的道路那一天起，……朕一直按照上帝的旨意努力奋斗。"此外，他不仅把叛乱分子描绘为根本不为别人着想的"一小撮刚愎自用的人，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图谋阻挠和破坏埃塞俄比亚正在取得的成就"，还用圣经式的语言来谴责他们："种下的树未见得总是结出人们希望的果实。"

海尔·塞拉西感伤地阐述了他的政治哲学：

> 你们大家都知道，对于起来反对朕的少数人，朕曾经何等加以信任和授予多大的权力。朕教育他们，授予他们权力。朕这样做，为的是改善朕的人民的教育、卫生和生活水平。朕把为了使国家进步而制定的很多计划中的一些计划告诉过他们。现在他们却辜负了朕的信任。

皇帝要求终止暴力行动。他在谈到那些粉碎这次叛乱的人们时说，"朕不能报答他们……挑选朕来领导朕的人民的全能上帝将会报答他们。"关于叛乱分子，他说道，"上帝判决了他们，不管他们跑到哪儿，他们永远逃不脱这种判决。"①

① 1960年12月19日亚的斯亚贝巴《埃塞俄比亚先驱报》。

自　杀

一小队警卫队员和叛乱领袖离开皇宫的院子之后，一起爬上恩托托山的斜坡。头发已经开始变白的激进分子格马梅·翁德弗拉什的小腿受了重伤。他竭尽全力跛行了一段之后，无法再继续前进了。他嘱咐他的朋友们赶快向前走，自己爬进城市北端的一家农民的草房。他在那里自 434
杀了。

星期六，沃克内·格贝耶休中校被军事巡逻队发现了。他当时躲在恩托托山的一处洞穴里，离山坡上的一座公路桥不远。他打死了几名向他冲去的士兵，打完了卡宾枪的最后一梭子弹，他扔掉了卡宾枪。然后这个身材矮小的冈达尔中校作出了一个很有心计的戏剧性姿态，为的是使埃塞俄比亚人不会忘记他的牺牲。他显示了革命委员会同历史上想实现改革而失败的冈达尔皇帝的相似之处（这个皇帝被埃塞俄比亚的新派人物看成英雄）。他向进攻他的人喊道："提沃德罗斯教会了我一些事情！"他把手枪枪口塞到嘴里自杀了。

12月18日，他的尸体吊到圣乔治大教堂外面。

被怀疑为革命委员会成员而受到逮捕的人包括(其中有些人后来被释放了)：海运部代理大臣格塔丘·贝克尔、副大臣兼阿瓦什河谷管理局局长海尔·马利安·克贝德（他过去是众议院的领导人，是克贝德公爵的儿子)、咖啡委员会执行秘书莱马·弗雷希沃特、皇家警卫队情报官阿斯拉特·德弗雷斯上尉(他和格马梅一样，是美国大学毕业生)、海尔·塞拉西的身材魁伟的随身警卫克贝德·古德塔上尉、以及其他很多军官和文官。外交部的克特马·伊弗鲁和戈伊托姆·彼得罗斯被拘留和讯问，后来获释了。被捕的人很多。

陆军参谋长散发了印有门吉斯图·纽威和格马梅·纽威两兄弟照片的传单。这张传单把论战、以长辈自居的说教和具体的细节都混在一起。它除了答应凡抓住两兄弟当中的一个就赏一万埃元和给予特别奖励外，还说“追求真理的人不应当逃跑。但是他们偏偏逃跑了。这就表明他们叛国的动机是私利。”

星期天，包括纽威两兄弟在内的这一群人分散了。门吉斯图、格马梅和皇家警卫队的巴耶·

特拉霍恩上尉仍然在一起。他们在亚的斯亚贝巴附近的山上徘徊。星期三，他们得到别人帮助，才下山向南边的低地走去。星期五，他们朝着济克瓦拉火山走去，那里有莫贾家族的地产。他们走了一整夜，直到星期六。大约在星期六下午四点，435
农民开始用传统的真假声互换的调子发出报警的叫喊。这一队疲困的人很快被警察包围了。跟着爆发了一次小冲突，巴耶上尉被击毙，或是自杀了。门吉斯图解除了一名负伤警察的武装，并朝另一名警察走去，同时呼唤格马梅。但是，门吉斯图没有能走到，因为这时格马梅朝他的哥哥开枪，然后自杀，狂怒的警察对着格马梅的尸体开火，打断了他的一条腿。他们发现门吉斯图还活着。这位准将右颊下部重伤，右眼珠鼓出来，瞎掉了。左眼也受了伤，穿过他面部的子弹没有射进脑壳。他在昏迷中被送进陆军第一师的医院。

向海尔·塞拉西报告了这些消息。皇帝要看格马梅的尸体。这个尸体洗净后扔在金禧宫的台阶上。皇帝下令把格马梅和巴耶·特拉霍恩上尉的尸体吊在圣乔治大教堂外面示众一天。第二天，即12月25日，一大群人拥挤在示众架周围，

据说，有一个人叫喊："不要紧，格马梅，有一天我们将用黄金来为你铸像"。这个人被警察赶到彼特罗斯主教纪念碑那边去了。如果这是事实的话，这个人并不是有代表性的。大部分群众对尸体进行辱骂，采取敌视的态度。

直接的后果

政变在军事上失败后的几个月中，亚的斯亚贝巴政局的动荡、群众的议论和不安定的气氛，甚至超过了埃雅苏被推翻时的规模。监狱和为被拘留的人建造的特别营房，很快就拥挤不堪。这些监狱和特别营房的条件都不好。虽然准许女人送食物进去，被监禁的人还是很受罪，特别是那些主谋者的亲属。与此同时，海尔·塞拉西在记者招待会上多次谈论赦免、调查和审讯。然而，调查只是为了弄清楚一些人物和家族是否参与了政变，而从来没有研究过这次政变的根本原因。皇帝甚至对外国记者暗示，只能从埃塞俄比亚境外去找政变的原因。他宣布，埃塞俄比亚国内不会由于这次革命而有任何变化，并婉转地说，正在调查某

个外国可能插手这次政变的证据。在东非，人们认为他指的是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在美国，人们认为他指的是苏联。一个埃及军事代表团在政变开 436
始时乘飞机抵达埃塞俄比亚，代表团的成员和他们乘坐的伊尔14型飞机被扣留了几天。其实他们的到达和那次政变完全没有关系。尽管英国和美国的一些报纸有种种猜测，但是俄国驻埃塞俄比亚大使在其他各国使节之前拜会皇帝，并没有任何意义。①

两院的议员在阿斯拉特·卡萨亲王—侯爵率领下到皇宫来公开重申对皇帝的忠诚和谴责革命者。皇帝说，大家都亲眼看到“全能的上帝已经使卖国贼受到报应”；他预言“上帝还要使这些卖国贼受到更严厉的报应”；此外，他还说：“你们已经听到了卖国贼的宣言，——即他们所发表的关于发展埃塞俄比亚经济和增进埃塞俄比亚人民福利的宣言，你们已经看到，他们的宣言没有一个目标或纲领是朕没有计划过、并且按照朕关于经济发

① 1960年12月29日内罗毕《东非旗帜报》；1960年12月21日《纽约先驱论坛报》(巴黎版)；1960年12月21日和22日伦敦《每日快报》。

展和人民福利的纲领着手执行的。”①

埃塞俄比亚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确有过无数纲领和计划。但是，要害在于扎特曼谈到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革命时所指出的问题：“纳赛尔执政以来的十年中，内政上并没有什么新东西，几乎没有哪一个措施——包括土改、高坝和议会选举——是没有在革命前讨论过，甚至试行过的。截至1961年止，埃及军政府的贡献……是使这些计划具有生命力和取得成果。”②

有几个星期，对埃塞俄比亚提出任何批评的外国报刊都被禁售或没收。然而，很多油印的阿姆哈拉文翻译稿却在亚的斯亚贝巴私下流传（后来又几次出现过这种情况）。世界各国的很多报纸很快就回复到它们在埃塞俄比亚革命前的立场。一些研究埃塞俄比亚事务的人注意到许多报纸进行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③ 这里不是研究这方面有代表性的事例的场合，但是，可以举出《纽约时报》作为例子。该报12月17日的社论最

① 1960年12月27日亚的斯亚贝巴《埃塞俄比亚先驱报》。

② 扎特曼：《北非的政府和政治》。

③ 莱文：《海尔·塞拉西的埃塞俄比亚：神话还是现实》。

后说："任何一个对埃塞俄比亚稍有了解的人都会看到，皇帝在新宪法之下（原文如此），对教育他的人民和改善他们的生活有着明确的关心，他已经干得相当不错。对于远隔重洋的我们，看到他回去是高兴的。"在两天之前，它却把海尔·塞拉西称为"少数残存的封建专制君主之一"。而在这两天中，它曾经报道说，埃塞俄比亚新政权"有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色彩，近似它的邻邦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和苏丹的政权"，还说，"伊姆鲁（公爵）先生尽管长期在美国任职，但是他对美国并不特别友好"。①

国外很快就不再对这次未遂政变感兴趣了，但埃塞俄比亚国内的政治讨论却增加了。这种讨论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出现了一批革命的和反革命的匿名信件，以及革命的油印传单。直到1960年底的傍晚，零星枪声才平息下去，这时立即就有人

---

① 前文曾经指出，伊姆鲁亲王—公爵任驻美大使时，曾经由于他的肤色而受到侮辱。只指出他的反应，而不说明引起这种反应的原因，是最容易引起误解的。尽管这个问题完全不属于本书讨论的范围，但是这个事例在更全面地研究"肤色问题"时，是应当认真思考的。在报纸评论能够影响政府政策的情况下，更应该如此。

开始散发传单。这些传单反映了一些受过西方教育的人（不是学生）的态度。这些人属于几个集团，彼此没有联系，也没有什么力量。他们认为自己多少有点对不起这场革命，并且认为必须在另一次政变还处于组织阶段的时候，把这次未遂政变的精神保存下来（事实上，政府安全局在1961和1964年都破获过政变计划）。这些传单的重要性在于它们用相当大的规模坚持了好几个月。皇帝看过其中的一些，它们的内容使他又生气，又伤心。被捕的人很多。

本书作者拥有很多这样的传单，其中有代表性的一张传单引用了几个有趣的外国材料。它除了批评梅里德和陆军士兵外，开头的句子是，“埃塞俄比亚人民，你们必须有钢铁般的团结”（这句话引自皇太子宣读的宣言）。传单接着说：

埃历9月5日到7日的斗争，将成为埃塞俄比亚历史上光荣的第一章……我们的国家暂时变成了第二个匈牙利，然而这只是第一个回合，并不是最后的机会。我们一分钟也不应该失去希望。我们怀着神圣的理想而奋起，一定要为我们的弟兄讨还血债。为了得到自由，为了能当家作主，我们必须

煽起斗争的火焰，让它象马拉松的火炬那样燃烧。我们必须永远保持高昂的精神，直到实现理想的目的。

我们的弟兄门吉斯图、格马梅和沃克内本来过着幸福的、甚至是豪华的生活。他们冒着要丧失一切的风险。但是，他们看到我们的困难和问题之后，就把自己的财富置之度外。由于他们为我们制订的[438]计划沒有成功，他们(格马梅和沃克内)遭到了受人嘲弄的命运，尸体被吊起来示众。然而，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要在他们被吊起来示众的地方树立大理石纪念碑。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些闪闪发光的巨大纪念碑，将会失去光泽，无影无踪。……人只能死一次。死算不了什么。为有价值的事业而牺牲就是神圣的烈士。所有的老年人都坚强起来吧！所有的青年人都振奋起来吧！士兵们：不要辜负我们的希望！

另外一些传单集中对青年进行工作："你们是否知道，别的国家具有和你们同等教育程度的青年在类似的环境中干些什么吗？……如果森林里的所有树枝联合在一起，它们就能困住狮子"等等。

亚的斯亚贝巴的报纸发表了阿姆哈拉文著作

中常见的一些语义双关的言论，支持政变时提出的一些论点。甚至这些报刊的英文和法文版中也有这样的言论，特别是关于埃塞俄比亚基督教会的习惯(如朝圣等等)的文章和社论。但是，政府报纸在表面上却极力宣传埃塞俄比亚政府的传统观念。《埃塞俄比亚先驱报》有这样一个典型例子："再没有人比为朋友捐躯的人更为大仁大爱——引自圣经的这句话，特别适用于那些不畏惧叛乱分子的威胁、为捍卫埃塞俄比亚和英勇的皇帝而献出生命的、勇敢的大臣和高级文官。"《孟伦》杂志用阿姆哈拉文极力颂扬埃塞俄比亚经济发展的事例，把这些说成是海尔·塞拉西个人的功劳；声称他亲身"把人民从意大利人的压迫下解救出来"；赞扬那些死于机关枪下的显贵，说"他们为了履行对皇帝和国家的诺言而献身，将千秋万代永垂不朽，直到地球的末日"；这家杂志还斥责那些失败了的叛乱分子，说他们"走投无路"，"掉进了深渊"；大谈"少数卖国贼"的忘恩负义，说"他(皇帝)拔他们于尘埃，给予教育，授予官职和勋位"。政府控制的英文报刊的社论一直宣传这种主题，《新时报》和其他阿姆哈拉文报纸也加以阐

述。① 随着时间的推移，受伤的门吉斯图·纽威准将越来越被说成是基督教的敌人。

亚的斯亚贝巴的大多数大专院校当局坚持所有学生必须先在写给“埃塞俄比亚的救星海尔·塞拉西皇帝陛下”的悔过书上签名，保证接受任何处分，才能复学。这份悔过书说，学生对这次政变感到震惊和恐惧；还说，虽然在皇帝不在国内的情况下，学生有义务追随皇太子，虽然他们由于遭到皇家警卫队成员的强迫，才提出了他们“所发表的那些观点”，但是他们仍然承认这是“背叛了把我们养大的长辈，背叛了一个既是我们的父亲、又是母亲的人”，并且乞求原谅和宽恕。并不是所有签名的人都看过这份悔过书，而且大多数学生很快就为之感到羞耻。

皇帝然后下令不要把学生和青年看成叛乱分子。接着，皇帝召集他们到金禧宫接受公开的赦免。但是，很多人拒绝去，声称他们害怕会受到机关枪扫射。与此同时，有少数学生被逮捕和讯问。

---

① 1960年12月20日亚的斯亚贝巴《埃塞俄比亚先驱报》；亚的斯亚贝巴《孟伦》杂志（《Menen》），第5卷第2—3期（合刊），1960年11月—12月。

某些死去的显贵的亲属写了恐吓信寄到学校来。另一方面，也有鼓励学生坚持斗争的传单。有一个时期，学生完全丧失了斗志，不过他们还是向皇帝提出申诉，要求取消阿斯拉特亲王一侯爵把沃克内·格贝耶休的弟弟开除学籍和流放到内地去的口头命令。沃克内的弟弟这时已被监禁了三个月，没有找到任何可以处分他的证据。学生们和亚的斯亚贝巴市的大部分市民一样地在等待政府填补空出的职位。有些职位是在哀悼期满之后才补上的。梅里德·曼加夏少将成为国防部长，克贝德·格布雷少将成为武装部队参谋长。阿西法·阿耶纳准将提升为空军司令。一个忠实的军官继任警察部队司令。政府发表了将要改组皇家警卫队的公告。安达尔加丘·梅赛公爵免去了内政大臣的职务，改任锡达莫省总督(他的妻子在该省拥有大量地产)。皇帝的另一个女婿阿比耶·阿贝贝少将继任内政大臣，并在一段时间中继续担任驻厄立特里亚代表。塞约姆亲王一公爵的儿子曼加夏被封为亲王一侯爵，继他父亲担任提格雷省总督。参议院议长马康南·恩达尔卡丘公爵一御前顾问退休，由阿斯拉特·卡萨亲王一侯

爵继任。阿斯拉特的侄子阿马哈·阿伯拉侯爵被任命为贝格姆迪尔省总督（当时他企图成立一个非正式的保守党，以保证政府中的主要职位继续由名门出身的人掌握）。这个省的前任总督、莫贾家族的基弗尔·达迪侯爵被调到咖法省担任副总督。比较年轻的两名前大使恩达尔卡丘·马康南 440
和佐德·格布雷·塞拉西侯爵分别被任命为工商大臣和司法大臣。在绿色客厅受伤未死的马康南·德尼克准将被任命为内务部主管公安工作的国务大臣。在受到提升的人当中，有很多比较年轻的人，特别是在外交部。尽管政变造成的结果超过了通常的人事“换班”，但是埃塞俄比亚的政府机构却完全没有改变。关在军事医院的门吉斯图·纽威准将的命运如何，这时就在亚的斯亚贝巴市民的谈话中占了主要地位。

审　讯

亚的斯亚贝巴看出外界对如何处理门吉斯图准将感到兴趣。一些保守分子建议采用处理尼加什御前顾问叛国案那样的即决审判。皇帝回国后

不久，就宣布要进行调查和成立军事法庭。司法大臣主张进行尽可能公正的审讯。将要举行审讯的消息受到各方的好评。埃塞俄比亚知识界的一些成员讨论过最好用什么办法去找辩护律师。他们几次试图从国外聘请律师，但是未能成功。他们同国际法学家委员会进行过联系。国际法学家委员会因而要求在审讯时派一名观察员旁听。阿克利卢首相反对。问题提交给皇帝决定。有人向他申诉说，国际法学家委员会的成员是“新共产党人”。然而皇帝还是决定由司法大臣决定批准与否。佐德立即批准了。1961年2月26日，曾任国际法院书记官的挪威法学教授爱德华·汉布罗博士从卑尔根启程来参加这次历时六个星期的审讯。他出庭旁听了一个星期，写了一个有趣的报告，国际法学家委员会后来发表了这个报告。①

1961年2月10日，亚的斯亚贝巴高等法院开庭公审门吉斯图·纽威准将。当着沃尔德·基丹、阿贝贝·特费里和伍布·沃尔德耶斯等三名法官宣读了起诉书。法官之一的妻子是被杀害的马康南·哈布特沃尔德大臣的亲属。别的国家的

① 见前引《埃塞俄比亚反叛案的审讯》。

法官在这种情况下是要回避的。由总检察长代表 441
国家控诉门吉斯图准将、基弗尔·沃尔德·马利安上尉和德加弗·特德拉中尉等三名被告犯了“严重杀人罪……他们和一些现在已经死去、或不知名的人于埃历 1953 年 4 月 7 日下午四时左右，在亚的斯亚贝巴王子乐园宫以残酷的手段蓄意枪杀了十五名显贵人物。”

门吉斯图还被控“违反埃塞俄比亚刑法第二百五十条，对根据宪法成立的政府犯下暴行，于埃历 1953 年 4 月 4 日企图推翻政府，用暴力威胁皇太子殿下通过广播宣布建立新政府，并企图利用他指挥的皇家警卫队来维持这样建立起来的政府”。他还被控为“违反埃塞俄比亚刑法第二百五十二条，进行武装暴动”，“在埃历 1953 年 4 月 4 日发动武装叛乱，反对根据宪法成立的政府，逮捕了帝国的大臣，下令皇家警卫队进攻埃塞俄比亚陆军正规军第一师，企图不让任何人用武力反抗推翻正当组成的立宪政府的政变”。

法院在 2 月 10 日和 20 日开过庭，主要审讯是从 2 月 27 日开始的。此后有两个星期准许报纸发表评论，汉布罗博士就是在这段时间中进行

访问的。只公布了检察官方面的证据。埃历7月（公历3月10日至4月9日）的审讯情况没有报道，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因为有些政府报纸试图使人民同情门吉斯图。例如《今日埃塞俄比亚》周报的编辑，就因为一篇阿姆哈拉文和法文的报道，而遇到过严重的困难。下面是这篇报道中的一段（这篇报道最后还写了“待续”两字，但是这个愿望未能实现）：

> 门吉斯图的体重沒有减轻多少，仍然保持着坚韧的外表。他沒有刮胡子，使他的脸看来象成吉思汗的战士。他向左右张望，用手摸胡子。他丝毫也不会怀疑，所有在场的人都在等待他的灭亡。然而他看来并不发愁。他身上还穿着原来的制服，不过已经沒有将军的肩章。这次审讯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些人说，从阿巴伍科及其同党造成的麻烦以来，在埃塞俄比亚沒有能同这个事件相比的事情。人们会想到尼加什御前顾问和海尔·塞拉西·古格萨的阴谋案，然而这两者是大不相同的。①

442 门吉斯图受审时的态度十分庄严。用阿姆哈

① 1961年3月11日亚的斯亚贝巴《今日埃塞俄比亚》周报，(«L'Ethiopié d'Aujourd'hui»)。

拉语进行的审讯事实上是不公开的。旁听席主要留给在革命中死掉的那些人的亲属。即使他们也称赞这位准将的风度。门吉斯图很难找到辩护律师，因为很少埃塞俄比亚人敢帮助他。法院的一些文件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法院指定为门吉斯图辩护的埃塞俄比亚律师失踪了，并一再要求解除这个任务，借口身体不好、门吉斯图不要他，等等。法院一度不得不命令警察把被告的辩护律师带来出庭。①门吉斯图向最高法院上诉时提出了四条申诉，其中之一就是聘请他自己选择的辩护律师的问题。这四条是：

1. 沒有给他足够的时间以聘请一位外国律师。

① 本书作者得到的一份法院文件中有某个辩护律师的声明。此人是门吉斯图曾经请求为他辩护的几个律师之一。声明说："……我非但不愿意担任门吉斯图的辩护律师，相反地倒愿意控诉他。理由如下：第一，塞约姆亲王—公爵是我妻子的叔父，对我来说，他就象父亲一样；第二，阿贝贝·阿拉盖公爵阁下的夫人科格尼特·阿布尼特夫人的孩子就象是我的兄弟一样；第三，德雷吉·海尔·马利安中尉就象是我的兄弟一样，因为他是我曾祖父的叔叔的后裔；第四，塔德萨·尼加什侍从副官就象是我的兄弟一样，而且其他人也都象是我的父亲和兄弟。此外，也由于我完全谴责门吉斯图企图推翻现政权，因此我自己就想控诉他。"

2. 他由文职法官审讯，因此应该拘留在普通的监狱，而不应当由军方看押。

3. 调换审判长。

4. 最高法院院长接见他一次。

大法官最后拒绝了他的全部申诉。门吉斯图曾经几次提出，当时应当停止审讯他的案子。他在2月27日说的话是有代表性的：

> 要催我匆忙从事是不行的。就连只涉及一小块土地的诉讼案件，都可以在你们的卷宗夹里存放十年以上，更不用说象这样大的案件了。在埃历6月20日(公历2月27日)以前，我甚至不准备讨论我是否要辩护律师的问题。但是，我将在适当的时候通知法庭。

43 汉布罗教授对这次审讯的公正程度似乎感到满意，但是他也考虑到“埃塞俄比亚政府的专制本质……这个国家没有独立的司法部门，没有强大和组织良好的律师团”，而且对这几点作了说明。他提到，“鉴于在押犯数以百计”，因此，“只有三人被起诉是古怪的”。他还察觉到那些能当证人的人们总的来说有在精神上和肉体上受到压力的可能

性。① 从对门吉斯图的审讯所能看出的最重要的几个事实是，第一，这次审讯的形式有可以讨论的余地；第二，这是一次装样子的审讯；第三，这次审讯肯定没有代表性。尽管这样，这次审讯在亚的斯亚贝巴居民家里和酒巴间，却引起了大量的议论。在公爵饭店，有人用英语为“法律——我们的法律”干杯。这句祝酒词用阿姆哈拉文说就是，“门格斯特，门吉斯图”。在皇后饭店，晚上不止一次地有人唱马赛曲。有人提到一位英国律师为肯雅塔作过有力的辩护，内罗毕的报纸甚至报道有人把这两个案件的不同审讯方法加以对 比。② 但是，同肯尼亚相比是不大合理的，因为埃塞俄比亚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检察官提出了二十七名证人，被告方面只提出八名证人。医生、绿色客厅枪杀事件的幸存者、皇家警卫队的军官、政府官员和皇宫的仆人都被提出作为证人，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采取合作的态度。单是贝兹贝·西勒希侯爵、马康南·德尼克准将、安达尔加丘·梅赛公爵和皇宫仆役长

① 见前引《埃塞俄比亚反叛案的审讯》。

② 1961 年 3 月 25 日内罗毕《东非旗帜报》。

提供的证据，就足够定罪了。伊姆鲁亲王—公爵、克贝德·特桑马侯爵和埃萨雅斯·格布雷·塞拉西准将是被告方面提出的主要证人。阿西法·阿耶纳准将也出庭作证，皇太子、梅里德·曼加夏少将和克贝德·格布雷少将、阿斯拉特·卡萨亲王—公爵、总主教和主教们没有被召来作证。门吉斯图·纽威以证人身分发言的时间也有好几小时。尽管法庭记下了被告方面反对把诉讼情况录音的意见，但是仍然录了音，并且把录音带送到金禧宫。

门吉斯图叙述了这次革命的主要经过，而且几乎对所有的事件都承担责任。他一再强调，他曾经努力避免流血。他谈到基督教关于全人类的尊严的教义，谈到埃塞俄比亚的历史常常被错误地当成只是许多代君主的故事。他谈到这个国家及其政府的落后状态，甚至谈到武装部队某些方面的落后状态。他谈到他亲眼看见人民在海尔·塞拉西到各省视察时提出无数的申诉。他声称，
444 他自从到皇家警卫队任职以来，一贯忠诚服务，并且遵守皇帝的训谕，即“被任命的官吏应当是人民的仆人，而不是反过来把人民当成仆人”。他指出，

“只有少数人忠于这个理想，大多数人把这个理想置诸脑后，不照着做”。他谈到了土地分配的不公平和落后的省级行政机构，以及农民怎样因为这种情况而在“夏冬两季”都处于悲惨境遇。3月21日，门吉斯图的辩护律师要求法庭允许他在这个辩护发言的副本上签名，这个要求被拒绝了。

在律师追问证人的过程中，起诉方面的律师巧妙地强调了同起诉的罪状关系最密切的证据。门吉斯图的回答是坦率的，而且有时还颇为幽默和风雅。下面是双方的部分问答：

问：你为什么要采取那样的行动？

答：必须设法不仅提高士兵的生活水平，而且提高全体国民的生活水平。这就是我的目的。

问：难道你不知道帝国的宪法吗？

答：是的，我知道有一部宪法。我甚至在皇家跑马厅附近的投票站投过西纳杜夫人的票。

问：正是这样！你是否考虑过同你那个选区的议员讨论问题呢？

答：没有。我没有想过把人民遭到的不公正待遇告诉议员。

问：相反，你选择了流血和谋杀？

答：在我的证词中提到的那些人，都知道我并不想看到在陆军和皇家警卫队之间发生不必要的流血事件，而是愿意用和平的方法来完成这件事。我也不愿意看到士兵们和那些据说已经死亡的显贵们死掉。

起诉方面的律师在强调门吉斯图“违反宪法”时，使门吉斯图有机会表明，叛乱分子的政府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支持。

问：你们为什么都去首相府？

答：我们到那里去，是因为那里的人当时正在帮助我们。

问：眞的吗？那么，为什么陆军后来沒有进攻那座大楼？

答：在我们已经离开之后，他们当然不会进攻一栋空房子……。

445 起诉方面的律师然后改变了进攻的方向，集中追问门吉斯图在“更换……现有当局”这方面所起的作用。

问：伊姆鲁亲王—公爵在什么时候被任命为首 相？

答：在星期四，但我记不清楚准确的时间。

问：是谁任命他？

答：我自己任命伊姆鲁亲王—公爵为首相，并任命穆卢吉塔·布利少将为武装部队总司令。

问：根据谁的授权？

答：我这样做是根据我自己的授权。

问：皇太子在什么地方宣读那个宣言？

答：我让他在王子乐园宫楼下的一间房子里宣读那个宣言。

问：由谁录音？

答：我不愿意指出录音的人。

问：你们什么时候进攻陆军？

答：大约在下午两点半左右我们开始用重炮射击，但是陆军和空军的飞机在我们开火之前很久，就已经开始射击和扫射。

问：你没有考虑过你们作为人质加以扣押的大臣们的安全吗？

答：我不可能认真地考虑这件事，因为进攻使得我们很少有机会考虑。

问：你最初逮捕他们的意图是什么？

答：我逮捕大臣们为的是使他们不阻碍我的计划。然而，我准备象对待任何埃塞俄比亚人那样，使他们得到保护和平等的待遇——归根到底，他们也是埃塞俄比亚人！在我完成了我的计划之后，我是会释放他们的。他们不会受到

迫害，或受到任何不必要的不公正待遇。他们的职位将由受过教育的埃塞俄比亚人去接替。这样做将会解除埃塞俄比亚人身上的重担。事实上，他们甚至会提出反对他们自己的证据。然后，他们将被允许从事商业或是农业。我仍然坚信，如果让受过教育的埃塞俄比亚人负责管理和指导政府，这将会有利于埃塞俄比亚全体人民。

门吉斯图在回答为其他被告辩护的律师所提出的问题时说，其他被告只是执行命令，事前并没有参与他的计划。

446

军队要求加薪的危机

皇帝很了解市内局势日趋紧张，却没有料到这种紧张局势会以陆军士兵要求增加薪饷的形式表现出来。一些保守分子越来越担忧，他们主张安抚军队，因为在宣布对门吉斯图的判决时，有可能要靠军队来控制局势。革命委员会在爆发战斗之前，曾经宣布增加武装部队的薪饷，作为争取军队效忠的最后手段。这就促使梅里德答应更大幅

度地增加军人的薪饷。后来，海尔·塞拉西却认为国家无力负担。总主教进行调停，主张增加薪饷，理由是反革命分子曾经用过他的名字，① 因此这个问题关系到总主教的信用。皇帝仍然拒绝，还说这件事同教会无关。这句话使总主教退隐到德布腊利巴诺斯修道院，海尔·塞拉西不得不亲自去把他请回来。在军方的日益强大的压力下，上校以下的警察和军人薪饷从1961年3月10日起，得到增加，总数为四百六十万零六千五百二十埃元（约合一百八十五万美元）。大约在四天后，皇帝在金禧宫向一批高级军官宣布了增薪的决定。皇帝谈到了爱国者，他要求“一心一德”，还说，尽管政府“面临经济问题”，他仍然下令增加薪饷，因为“生活费用高昂”使武装部队“遇到困难”，因为“工资等级不够平衡”，还因为“军队和警察忠诚地为国家服务”。②

但是，军队并不满意，特别是士官和士兵。不仅如此，当人们有时间从容地回想这次政变所涉

---

① 指梅里德等人当时曾散发过由总主教署名的传单。——译者

② 1961年3月14日亚的斯亚贝巴《埃塞俄比亚先驱报》。

及的问题，并对自己过去本能地支持反革命分子的做法提出疑问时，亚的斯亚贝巴的全体驻军都因为他们在12月战斗中扮演的角色，而受到相当多的批评（未遂政变是在大多数老百姓还不知道它所涉及的问题之前爆发和失败的）。有关王朝和大臣的流言蜚语越来越多，这也产生了一些影响。有人又在私下谈论在比夏弗图火山湖和德布腊泽特等地用小孩献祭的老故事。一次阴森可怕的事故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死在机关枪下的一个显
447 贵的柩车在首都外面翻倒了。司机被压死，尸体倒翻在路上。迷信的人因而问道，这是不是表明，上天也厌弃被革命者杀掉的人呢？由于人们关心审讯门吉斯图准将的情况，也由于尽管有不少人被捕，而反政府传单仍然大量出现，有些传单甚至送到法院的审判庭，这就更增加了不安的气氛。2月，反政府传单的匿名作者把注意力转向军队。

陆军将领，特别是梅里德·曼加夏、克贝德·格布雷和阿西法·阿耶纳，收到了一批匿名信。2月8日发出的一封信是有代表性的。这封信指责这几名将军应对埃塞俄比亚政府的所谓高压本质负责，要求他们“不要效忠一个人，……而要象

门吉斯图准将、沃克内中校和格马梅先生那样争取流芳百世”，要求他们实行变革，因为他们处于无比优越的地位，可以做到这一点。这封信还说，“你们没有听到祖国的呼唤，没有看到人民的痛苦吗？以特务和秘密警察制度为基础的政府，就象建筑在流沙上的房子一样。……难道你们不是埃塞俄比亚人吗？当人民遭受压迫时，难道你们不是感同身受吗？……同现政府合作，延长它的专制统治，这对任何人都不会有好处。个人的荣誉被遗忘之后，历史仍然存在。……你们必须把那些没有经过审讯就象畜牲一样关在警察局的人释放出来。一直处于殖民主义统治下的人民正在取得独立和自由，然而埃塞俄比亚却处于独夫的专制统治之下。所有这一切可能导致刚果遭受到的那种外国干涉，也可能引起邻国敌人的渗透……要知道，如果你们尊崇一个为富人利益而建立的极权主义警察国家，那么你们就是人民的敌人。”这封信的结尾说：“给埃塞俄比亚自由！职业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这些就是埃塞俄比亚的要求。”落款是：“埃塞俄比亚人民”。

这些将军还接到了很多恐吓电话。克贝德·

格布雷少将有一次下令追查他接的一个恐吓电话，结果发现是从他自己的总部打来的。保守派的领袖，特别是梅里德·曼加夏少将，采取了严密的措施来保护自己的安全。这些信件和电话是否有任何作用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亚的斯亚贝巴有几天流传说，梅里德·曼加夏将要逮捕海尔·塞拉西和建立较为开明的政权。政府还肯定
448 同亚的斯亚贝巴大学当局通过电话，询问大学图书馆是否有战后日本帝国的宪法。

在亚的斯亚贝巴驻军中散发了一份简单扼要的批评政府的传单。这对于推动士兵举行抗议集会，可能起了某些作用。这些集会起先是秘密举行的；到 1961 年 3 月 24 日就很公开地举行集会了。这份传单写道：

致武装部队：

为了表彰你们杀害埃塞俄比亚兄弟而发给你们的奖章，肯定是没有价值的。埃塞俄比亚公众认为，这种奖章是毫无价值的。现在是你们明白过来的时候了。正是因为这个靠欺骗、谎言、不公正和压迫而发展起来的政府把你们当成驯服的绵羊，它才利用你们去达到它的目的。我们希望你们从现

在起接受教训，记住我们父辈的格言："他靠这只手的帮助来吃掉那只手。"① 不要忘记这句格言，千万不要让你们和我们成为这句格言里讲的那种人。

3月20日，愤怒的士兵在体育场举行群众大会，几名将军和其他一些高级军官在会上讲了话。士兵的反应不好，有一名少校还被殴打。恐怖的气氛笼罩着亚的斯亚贝巴。法国和美国大使馆向本国侨民发出了警告，一些学校在当天下午停课。梅里德·曼加夏是最先从圣·约瑟夫学校接回子女的家长之一。

与此同时，一大批心怀不满的士兵涌到金禧宫。他们强行打开皇宫的侧门，聚集在门廊下面，要求皇帝听取他们的申诉。海尔·塞拉西出来接受了士兵们称之为限期四十八小时的最后通牒，内容是要求再次增加薪饷，然后有几支武装队伍开出首都等候决定。

3月22日，出现了海尔·塞拉西将要让步的迹象。政府主办的《埃塞俄比亚先驱报》把已经发生的事情描绘为"递交了一份请愿书"，并且评论

① 这是埃塞俄比亚的谚言，意思是一个人可能误杀自己的兄弟。

说，皇帝在答复他们时，追述了他深为关切士兵福利的事例，还对他们说："……既然情况如此，你们除了找朕，还能到别的什么地方去呢？"皇帝也警告他们"不要成为传播错误思想的工具"和"某些居心不良的谣言制造者的牺牲品"。他还说，在"国家的敌人"企图"通过恶毒的欺骗宣传"来削弱国家的时候，这些谣言制造者企图毁掉士兵们的"崇
449 高声誉"。然而，他答应"研究和考虑"他们的请愿书。①

同日下午稍晚一点，皇帝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他的声音不象往常那样坚定。他宣布，把所有士兵每月的薪饷和津贴再增加十六埃元。他讲话时在场的有内阁大臣、政府官员、武装部队的高级军官、以及由不满的士兵和士官组成的一个代表团。皇帝再次谈到埃塞俄比亚经济上的困难处境，说增加薪饷的钱只能来自削减文职人员的薪金。这是一个不得人心的措施，但是它能把现政府的反对者分化为军队集团和文官集团。由于肯尼亚和乌干达的报纸刊登了一篇关于这次危机的颇为准确的报道，埃塞俄比亚驻内罗毕的外交

① 1961年3月20日亚的斯亚贝巴《埃塞俄比亚先驱报》。

代表迅速发表了一个声明，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如果增加的开支来自削减埃塞俄比亚政府中较年轻官员的薪金，这是不会有危险的。事实上，这些官员乐于把他们所有的东西分给由于生活费用高昂而经济困难的军队和警察。"

这也正是埃塞俄比亚政府的总方针。1961 年 3 月 29 日，《埃塞俄比亚先驱报》刊登的一篇报道说，3 月 28 日，"由帝国陆军士兵和士官组成的一支队伍，对于近来军队为要求增加薪饷而递交请愿书所引起的后果表示遗憾，并且乞求皇帝陛下宽恕，因为这件事情被利用来作为制造虚惊的手段。"还说，大家都知道皇帝"一贯对埃塞俄比亚人民的福利，特别是军队的福利给予父亲般的关怀和照顾"。还说，"他们因为不清楚，(已经宣布的)增加数字对于每个人现在的薪饷会有什么影响"，所以决定向皇帝递交请愿书，以求"得到澄清"。海尔·塞拉西再次回答说："……你们还能去找别的什么人呢？你们不是从大门而是从小门进入皇宫，这个行动就确定无疑地证明，你们向朕递交请愿书并无不可告人的动机……。"①

① 1961 年 3 月 29 日亚的斯亚贝巴《埃塞俄比亚先驱报》。

伦敦《每日邮报》记者、西印度群岛出生的有名新闻工作者戴维·纳尔逊，由于“向公众报道了某些没有根据和严重歪曲事实的故事”，被勒令在四十八小时内离境。他的报道被说成是“危害国家安全的政治活动”。政府控制的报纸严厉批评外国侨民散布“假消息”、从私立学校接走子女以
450 至影响国立学校、以及散布虚惊和沮丧情绪。这些报纸宣称，局势是“正常的”，治安“没有受到丝毫的妨碍”。① 大多数看过纳尔逊的电讯的人，尽管当时认为发出这份电讯是不明智的，今天也承认，他们当时就认为那份电讯对 1961 年初亚的斯亚贝巴的动乱，作了很有根据的评论。

在亚的斯亚贝巴大学，黑板上出现了反对军队和反对削减政府职员薪金的口号；不满情绪是普遍存在的。宣布再次增加薪饷时在场的一个高级政府官员曾经对本书作者说：“当兴高采烈的士兵们把帽子抛到空中时，我们很多人感到愤怒，心里想：你们这些贪心的家伙为国家做过什么事情呢？”他们也知道，在即将对门吉斯图宣判的时候，收买心怀不满的士兵是狡猾的政治手腕。他们的

① 1961 年 3 月 25 日《埃塞俄比亚先驱报》。

心里由于预料到将要发生的事情而感到沉重。传单的作者们也看出士兵主要不是出于政治动机，而是追求金钱，在某些方面同1964年坦噶尼喀、乌干达和肯尼亚的所谓兵变颇为相象，因而这些作者把注意力再次转向市民。他们的匿名传单越来越多地讲朝廷的丑闻，这倒不是因为他们自己相信这些东西（他们自己常常并不相信），而是因为这些丑闻比社会革命和泛非主义的语言更能吸引没有受过教育的群众。

判　　决

这时，一个地下组织作出了安排，要从拘留所劫走门吉斯图准将。然而，他拒绝越狱。他无疑仍然相信他的已牺牲的弟弟所经常说的话：他们的政变无论成功与否，都是不可避免的变革的前驱。这种历史感使得这位将军表示，他宁愿死。他用阿姆哈拉文强有力地表达了他的思想："我要去告诉其他人，我们播下的种子已经生根。"

埃历7月19日（公元1961年3月28日），宣布了最后的判决：门吉斯图准将当众处以绞刑，基

弗尔·沃尔德·马利安上尉和德加弗·特德拉中尉分别判处十五年和十年徒刑。判决书说，第二名被告和第三名被告事前不知道政变。三人的军衔和勋章都被取消，财产被没收。

451 门吉斯图说：

我不上诉，而且感到很满意。我对于给我机会说这些话感到高兴。人可以审判人，但是，只有上帝才能检验和客观地判断一个人内心的动机和理想。上帝沒有让他创造的人得不到忠告和帮助。只有当一个人有机会说话，他才能说出他的幸福或不满。当一个人被剝夺了说话和写作的机会时，他的不满就无法表达出来。……如果这里的另外两位也被判处死刑，那将使我悲痛得多。我不上诉。因为那样做将使死者的家属不得不旁听时间已经拖得这么长的审讯！给死者的亲属带来不必要的精神压力是不公正的。一些人因为我而死去，确实使我感到某种悲伤。但是，只要上帝愿意的话，迟早总会爆发一次政变。……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埃塞俄比亚人民，我祈求上帝快点给埃塞俄比亚人民眞正的判决(这一句直译是: 上帝将亲自掌握判决)。

说到我的死，我是从埃历 1953 年 4 月 21 日(公元 1960 年 12 月 13 日)就已经准备死的。至于

这个法庭判我死刑，我是根本不放在心上的。

德加弗·特德拉和基弗尔·沃尔德·马利安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但是没有成功。事实上，对后者的判决还加重了，而且他后来也被绞死。

执行的时间是两天以后，即埃历7月21日（公元1961年3月30日）清晨。只有少数亲属和重要的显贵事前得到通知。绿色客厅的幸存者的伤还没好，就从医院去看门吉斯图·纽威被带到亚的斯亚贝巴市场区的绞架下。那天清晨下着宜人的毛毛雨。门吉斯图有点担心绞索套没有弄好。他大概记起了贝莱·泽勒卡被处决时的情景。他当时也在场。那个叛乱领袖过了好多分钟才断气。门吉斯图向担任皇帝侍从副官的一个准将讲了，此人多年前曾经同他一起流亡到喀土穆。这个准将让他放心。同一些报道相反，门吉斯图临死前并没有发表演说。他同周围的人握手后，就从被拉走的马车背后往下一跳。

门吉斯图被处决的消息迅速传开。到太阳开始升起的时候，整个市场区都挤满了人。焦虑的警察没收人们的照相机，然而并没有出现骚乱。门吉斯图脸上的表情极为平静，因而有人谣传说，

452 他已经在前一天自杀。由于亚的斯亚贝巴群众的政治觉悟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一天的情景和格马梅·纽威的尸体吊起来示众时完全不一样。根本听不到1960年12月的那种下流话和笑声。古老的市场充满了沉默的非洲市民。在埃塞俄比亚有人逝世时，吊丧的人整天川流不息地到死者家里来。他们一言不发，只是静静地坐着，然后离开。在门吉斯图被绞死的那天，首都的整个市场区也正是这样的情况。

海尔·塞拉西在他的长期统治中，曾经宽恕过很多向他本人挑战的人。然而向埃塞俄比亚的古老传统提出挑战却是另一回事。此外，那些死于绿色客厅的显贵们的家属渴望报仇，他们构成了海尔·塞拉西不能忽视的压力集团。精明的皇帝没有再回到王子乐园宫（这座皇宫送给了亚的斯亚贝巴大学），而是住在金禧宫里等候另一座皇宫竣工。很多人因而希望他会设法避免当众处决，以免使自己显得同那些反对革命的人完全站在一道，特别是因为他很快就注意到革命者的宣传品避免点他的名。但是，刑期并没有推迟。这样，年迈的皇帝也就未能阻止门吉斯图在那天成

为新的、现代的神话人物。

门吉斯图被处决后，首都的紧张气氛暂时得到缓和。但是，在亚的斯亚贝巴和阿斯马拉很快又发生了一系列的阴谋案件和危机，不仅是涉及朝臣，而且还涉及高级军官、士兵、知识分子和学生。王子和穷人同样地认识到，他们国家的历史已经发生了某种无可挽回的事情：不仅已经有人根据埃塞俄比亚的情况定出了奋斗的目标，而且已经有了为这个目标而献身的烈士。

可以说，在1960年底和1961年初，非洲的变革之风已经吹到埃塞俄比亚高原。带来了新的政治觉醒。无论结果是好是坏，就连埃塞俄比亚心脏地区的那种停滞状态和传统的闭关自守，都一去不复返了。至于围绕纽威兄弟而产生的新神话，以及他们那次未遂政变的理想，是否有朝一日能象他们所希望的那样，代替所罗门和示巴的故事，成为鼓舞埃塞俄比亚民族的源泉，这是只有时间才能回答的问题。然而，又一代埃塞俄比亚青年的领袖脸上的忧郁和失望，正在慢慢地变成决心。看到过这种变化的人们知道，这个希望有实现的可能。

453

后　记

……埃塞俄比亚的代表现在参加各种大会的委员会。不用说，这件事本身是不够的。呈现在他们和他们同胞面前的，是阴沉的天空和渺茫黯淡的前景。

——戴·马修：《埃塞俄比亚政体研究》，1947年伦敦出版

1961到1965年间，埃塞俄比亚发生的变化超过以往的任何十年。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于1960年事件造成的震荡。但是，迄今仍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正在成熟中的、骄傲的青年一代军官中，还没有出现一个“纳赛尔”；知识分子中也没有产生一个“卡斯特罗”。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无疑包括以下一些：埃塞俄比亚人互相猜疑；海尔·塞拉西善于操纵和平衡国内互相矛盾的各个方面；他本人在某些农村地区的声望；以及埃塞俄比亚的传统所拥有的持续力。农民首先提出的

问题往往是:“谁是他的父亲?”孟伦皇后、萨尔·塞拉西亲王、马康南·恩达尔卡丘公爵—御前顾问和其他一些人已经逝世了，他们的葬仪都很盛大。

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经常发生的宫廷阴谋仍然一个接着一个。例如，1961 年夏天和 1964 年秋天都破获过反对政府的阴谋案件。1961 年，大法官塔克尔·沃尔德·哈瓦里亚特侯爵又一次从政坛上消失。据了解，他既没有被起诉，也没有受审讯，就被软禁在戈雷或季马。1961 年，另一位前爱国者海卢·基布雷特武士和他的侄子被秘密绞死。1964 年 9 月，一次恐慌导致某些高级军官 454
的调动和海运局的伊姆鲁上校被捕。据说，尽管伊姆鲁亲王—公爵曾经出面为他说情，但是到年底他仍然既没有被起诉，也没有获释。内阁开会讨论亚的斯亚贝巴的不稳局面，并且听取了安全局基弗尔侯爵的报告，这次不稳局面涉及到军官和市民。

皇太子和皇帝之间的裂痕未见缩小。在海尔·塞拉西日趋衰老的情况下，为了保持帝位的稳定，无论如何都应当让皇太子在公共事务中起更大的作用，但是皇帝没有鼓励他这样做。已故

的马康南亲王的长子、年轻的哈拉尔公爵得到某些出头露面的机会。海尔·塞拉西大概仍然怀疑皇太子阿斯法·沃森的忠诚。阿斯法·沃森直到临行前一天在皇宫吃晚饭时，才知道他父亲要他陪同出席1961年不结盟国家贝尔格莱德会议。有些朝臣曾企图剥夺莫贾家族的土地。以阿比耶·阿贝贝将军（他在1964年被任命为参议院议长）和阿斯拉特·卡萨亲王—侯爵（他从参议院议长调任厄立特里亚省总督）为首的贵族集团，同以阿克利卢·哈布特沃尔德首相为首的、野心勃勃的官僚集团，一直在进行斗争。海尔·塞拉西大概得到了关于这些集团的详细报告，因为他在参加肯尼迪总统的葬礼回国后，曾经对首相说，他知道在他出国期间，首相在比夏弗图安排过一次晚宴，有人在这次宴会上对政局表示过某种审慎的担心。官僚集团内部越来越多地讨论过对埃塞俄比亚政府的内部结构进行有限改革的问题。1964年年底，这种讨论被推迟了，推迟的借口是要为英国女王的国事访问作准备工作。这次国事访问，就象第一次非洲国家首脑会议时那样，进一步美化了亚的斯亚贝巴的市容。然而很多埃塞俄比亚人认

为，以一座巨大的市政建筑物为代表的新工程和新建筑只是增加了表面的装璜，并没有满足人民的真正需要。就在这次国事访问之前，还作出了这样的规定：初中生必须缴纳九·三埃元的制服费，高中生必须缴纳一三·五埃元的制服费，否则就不准上课。这个规定激起了一些人的愤慨。

国内又开办了几家工厂，在田达荷有一家大型棉纺厂开始生产。在工会工作方面，进行了初步的试验。社会发展部和工会联合会有着密切的 455
联系。但是仍然不允许工会联合会在厄立特里亚全面开展活动(在那里，政党和工会当然并不是新东西)。埃塞俄比亚仍然没有政党。但是，由于地方集团和种族集团可以起政党的作用，因此也没有建立政党的强烈要求。议会本身根基不深，虽然某些地区的评议会是有历史传统的。如果今后更换政府的话，目前形式的议会也许不能再存在下去。另一方面，议会中也有过一些相当坦率的辩论，尽管报纸没有报道，而且议员的教育程度也不高。一位名叫塞约姆·萨巴特的知识分子在1961年参加了竞选，召开了公开的会议。不久以后他被捕了，没有经过起诉和审讯就被关了好几

年。1964年夏天，议会的一次直言不讳的辩论引起了某些兴趣。辩论之后，参议院拒绝了财政部向意大利借款五百万英镑的建议，表面上的理由是这笔借款的条件损害埃塞俄比亚的独立，背后的原因却是十分复杂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很多参议员是老贵族和前爱国者，他们瞧不起政府中的许多官员，认为这些官员是过去的通敌分子，或是出身于下等的阶级或种族集团。有一次，首相由于采取了看来是要绕过议会的做法，不得不向议会道歉。但是，“每周的觐见”（大臣们每星期单独晋见皇帝）仍然在埃塞俄比亚政府工作中起着比议会大得多的作用。

保守分子公开宣称，由于新近开办了国立大学（大部分经费来自美国），已没有必要再派青年到国外留学，以免滋长违反笼统的“传统道德观念”的“新思想”，然而，知识分子为争取公开讨论国事的斗争仍然在继续。1961年8月，政府颁布了新的惩罚条例，其中包括如下的规定：任何人如果“对皇帝进行污辱、谩骂、诽谤或造谣中伤……以任何形式发表关于司法程序的不确切的、或歪曲的消息……为罪行辩护、散播谣言……诬

告……煽动或挑拨其他人违反合法当局所颁布的命令”等等，都要受三十下鞭笞。1962年初，又下令不许学生直接从亚的斯亚贝巴大学图书馆的书架上取书。同年年中，内阁决定关闭首都所有的学生宿舍。这些做法的明显意图是要制止讨论，不让学生象中东和南美某些国家的学生那样，成为 456
一股政治力量。政府这种做法引起了大学当局、教师组织、学生和国际学生组织的抗议，还引起了几起小事件。1962年夏天，国立大学的美国籍校长、理想主义者本特利博士同政府发生冲突，离开了埃塞俄比亚。莱文博士已被任命为准备成立的非洲研究系主任，但又被宣布为禁止入境的移民。他回美国去了。当时和随后离开埃塞俄比亚的人中，包括亚的斯亚贝巴大学校长和校长助理。此后，学生的活动一度沉寂下来。1965年2月，学生再次在首都大街上游行示威，举着要求废除农奴制和实行土地改革的旗帜。格马梅·纽威母校的学生也举行示威，反对“贪污腐化”。

在新上层分子中出现了一些新的组织。这些组织迄今为止主要是关心本阶层的问题和专业性问题，不是关心全国性的问题，他们的影响还在

增加。

由于增加了对国民义勇军的训练和供应，军队内部的分歧变得突出起来，但是，军人的势力仍然扩大了。除了国防部长梅里德·曼加夏同朝廷的贵族有联系之外，现役的将军们一般不支持宫廷阴谋的任何一方。如果有人造反，受到反对的将是整个制度，虽然也许会暂时保留一个傀儡君主。1965 年，埃雅苏·曼加夏被任命为陆军参谋长，克贝德·格布雷和埃萨雅斯·格布雷分别担任哈拉尔省和锡迪莫省的总督，这使有些人吃了一惊。大批准尉和士官提升为尉官。人们普遍认为，这是由于朝廷企图削弱年轻军官的团结。陆军和国内其他集团一样，利用它的政治势力谋求提高待遇，但是迄今还没有采取更大的行动。个别士兵对自己在 1960 至 1961 年的事件中扮演的角色感到内疚。至于陆军在多大程度上服从统一指挥，这仍然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老传统对于下级军官有很大的影响。如果某个大贵族或是总主教反对军队指挥部，士兵们未见得会服从军队指挥部。

457 由于农村教士享有既得利益，又愚昧无知，也

由于教会的组织松散，因此，如果皇帝或总主教下令改革埃塞俄比亚基督教会（它的影响只是在城市中才有所削弱），也未见得能奏效。也许需要设立一个宗教事务部。近来还有一些证据表明，主教们对教义仍然采取极端保守的态度。

提格雷省总督曼加夏·塞约姆亲王一侯爵组织了大规模的公共工程计划。他不仅保住了这个省的安定，而且在亚的斯亚贝巴也很出名。但是在厄立特里亚、哈拉尔、巴累和锡达莫等省，多年来没有推行促进民族团结的纲领，这种情况所造成的影响，已经开始表现出来。厄立特里亚从联邦的成员国降为普通的省以后，接连发生了许多事件，例如这个省的警察局长在被逮捕之前几分钟自杀了。海尔·塞拉西在厄立特里亚的威望已经下降，盗匪活动增多，有的报道还说，一些恐怖分子正在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受训。苏丹共和国的新政府同阿布德将军的政府一样，对埃塞俄比亚似乎不太友好，在喀土穆举行过“厄立特里亚分离主义者”的示威。同样，哈拉尔省奥加登地区的埃塞俄比亚籍索马里人也有些不稳，从索马里共和国渗透进来的恐怖分子多次在那里煽动骚乱。这

个地区的局势同肯尼亚东北部的局势非常相似。甚至在锡达莫省和博兰的居民中，也有人听得进颠覆性的宣传。

索马里共和国想从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取得领土，以便把所有索马里部族并入它的版图。这种野心促使肯尼亚同埃塞俄比亚缔结了共同防御条约。埃、索边界上爆发过规模相当大的武装冲突。随后，为了非洲的团结，安排了停火。埃塞俄比亚在外交事务方面取得了最大的成就。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保守派的势力没有插手，而且政府有意把思想进步的青年人派到外交部和驻外使馆当副手，以免他们的进步思想威胁到国内的现状。埃塞俄比亚的“面向非洲”的政策，使它同历史上的盟国葡萄牙决裂；但是在另一方面，这个政策已经成功地使索马里在非洲国家中几乎陷于孤立。埃塞俄比亚在同索马里的争端中提出的主要论点是，考虑到整个非洲大陆维护团结的斗争，如果按照部族分布情况来重划国界，那是倒退的做
458 法。非洲统一组织和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的总部长期设在亚的斯亚贝巴。1965 年 1 月 22 日和 23 日，《埃塞俄比亚先驱报》刊登了关于吉布提和

法属索马里人民热情要求回到“埃塞俄比亚母亲”怀抱的报道。阿达尔和伊萨部族的酋长和成员向非洲统一组织解放委员会的一个小组委员会提出申请，要求同埃塞俄比亚合并。1964年，海尔·塞拉西对肯尼亚、坦桑尼亚和乌干达进行了成功的国事访问，突出地表明了这些国家同埃塞俄比亚的友谊。然而，在今后某个时候，埃塞俄比亚政府的性质，有可能妨碍它促进埃塞俄比亚在非洲的最高利益。

埃塞俄比亚显然存在着重新分配权力的种种可能性，随着七十三岁的皇帝日趋衰老，这种重新分配肯定是不可避免的。任何继承帝位的君主要想实行象他那样的个人统治，都是不可能的，当然也是不合适的。由于这个事实，也由于埃塞俄比亚同伊斯兰教邻国的紧张关系，“非洲之角”在政治上必然存在很大隐患。本书作者并不象有些人那样认为埃塞俄比亚无法克服它所面临的各种困难，或是预言埃塞俄比亚当前的国家结构无法存在下去。但是，埃塞俄比亚的历史传统和一代新人的激进雄心，能否不经过痛苦而得到结合，是完全没有把握的。这种结合将会使新上层分子的受

到压制的、潜在的理想主义得到解放，并为它开辟道路。埃塞俄比亚的前途掌握在知识分子、官僚机构和青年军官手中。当前政治上的问题在于，所有这些集团都不满意现在分配给自己的政治角色，即充当封建政府的技术助手。从1960年以来，有几个观察家曾经批评过埃塞俄比亚“新上层”追求私利和贪污腐化，同他们的先辈毫无区别。这些观察家也许忘记了，只有在中央政府的核心有着明确的目标和理想时，民族的动机才能代替个人的动机，消极的思想才能得到克服。埃塞俄比亚有一句谚语：“做贼的母亲永远不会信任她的子女”——同样，这样的子女也不会信任他们的母亲。

附录一　埃塞俄比亚的历法(摘译)　459

埃历接近罗马的凯撒历（不是格雷戈里历），① 仅有的差别是埃历新年(在本书写作时)从9月的第二个星期开始。因此，埃历1951年相当于公元1958至1959年，埃历1952年相当于公元1959至1960年，以此类推。

埃历一年分为十二个月，每个月三十天，年终五天是“年节”(Pagumien)。因此，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的广告宣传“十三个月的阳光”。十二个月的名称如下：

埃历 1月	Meskerem
2月	Tikimt
3月	Hidar
4月	Tahsas

① 凯撒历是公元前46年罗马执政朱利叶斯·凯撒颁布的历法；格雷戈里历是公元1582年罗马教皇格雷戈里十三世颁布的历法，即现在通用的阳历。——译者

5月	Tir
6月	Yekatit
7月	Megabit
8月	Miazia
9月	Ginbot
10月	Senie
11月	Hamlie
12月	Nehasie

埃历以星期一作为一个星期的开始，阿姆哈拉文对每星期七天的称呼如下：

星期一	Segno
二	Maksegno
三	Rebu
四	Hamus
五	Arb
六	Kidamie
日	Ihud

埃塞俄比亚同阿拉伯语和斯瓦希里语地区一样，把早上六时作为一天的开始（大约是日出时间）。因此，埃塞俄比亚晚上一时即通常所说的下午七时。农村历来把日出作为一天的开始。

埃历 1953 年 4 月 4 日星期二，相当于阳历 1960 年 12 月 3 日星期二。

埃历 1953 年 7 月 21 日星期四，相当于阳历 1961 年 3 月 30 日星期四。

460

附录二　埃塞俄比亚的爵位和称呼方式①

一切爵位几乎都由皇帝授予。

皇帝的尊号是（埃塞俄比亚的）“众王之王”(Negus Neghest)。皇帝的另一个尊号有两种不同的英文翻译，一种是“犹太族的狮子已经战胜”；另一种是“犹太族的雄狮”，这个尊号声称埃塞俄比亚国王是传说中的所罗门王和示巴女王的后裔。

埃塞俄比亚的君主专制起源于这个国家的文化和历史。这种君主专制正在发生某种变化，但是直到海尔·塞拉西的统治时期才把原来以传统为基础的君主专制写进了宪法。

1964年，皇太子阿斯法·沃森·海尔·塞拉

---

① 根据《麦克雷雷杂志》1963年第8期的一篇文章《非洲—埃塞俄比亚》改写。（翻译时略有删节，主要删去和正文重复的地方。——译者）

西殿下得到了一个古代的绍阿称号 Merid Azmatch。Azmatch 直译是“野战司令官”，大致上相当于元帅或将军。君主婚生的儿子是亲王，女儿是公主。只有皇太子和君主的兄弟，才能把这些称号传到第三代。海尔·塞拉西开始把英文的公爵（Duke）称号授予被任命为担任各省总督的亲王。孟尼利克只把这个称号授给外国人。

最高的爵位是国王（Negus）。从 1928 年以来，再没有人得到过这个爵位。古代还有过一个尊号 Bahr-Negash(Negus)，直译为“大海之王”，统辖的地区大致上相当于现在的厄立特里亚和提格雷的北部。这个称号的含意是，这个国王不仅统治上述的地区，而且还统治大海以至大海对岸的地方。这个称号久已不用了。

除皇帝以外，其他封建爵位是不能自动地传给后代的。但是，封建贵族的后裔实际上几乎没有例外地可以保留原来的爵位。王室和皇室的女儿都被称为 Immabet，接近英国的“贵妇人”(Lady)，但是皇帝可以把她们封为公主。皇帝也可以把远亲和没有亲属关系的女人封为公主。同亲王结婚的女人也成为公主。

亲王家族的成员可以封为亲王—公爵或亲王—侯爵。对得到这种称号的人称殿下，而不象对一般公爵或侯爵那样称阁下。这种称号是在海尔·塞拉西担任摄政以后才开始使用的。

御前顾问(Betwoded)直译是“受宠爱的”，也就是受皇帝宠爱和信任的大臣。公爵—御前顾问(Ras-Betwoded) 是古老的称号，大致上相当于英国的首席顾问。已故的参议院议长恩达尔卡丘·马康南就拥有这个称号。一个君主一生中只把这个称号授给一个人。

1964 年的首相阿克利卢·哈布特沃尔德同时兼任文书大臣。过去，文书大臣是皇帝和国王的史官，但是后来变得大致上相当于英国的掌玺大臣，拥有掌玺官 (Tsahafé taezaz) 的称号。担任过文书大臣的人，终生保有这个称号。

大法官 (Afe Negus) 也是一个重要的职位，直译是“国王的嘴”。也有少数大法官的称号是“亲王的嘴”(Afe Mesfin)。“国王的嘴”这个称的含意是，他号是国王呼吸、讲话以至思想的工具。他甚至可以代表君主管理亲王，大体上相当于英国的大法官和最高法院院长，但他不兼任参

议院议长。持有这个称号的人在不担任最高法院院长以后，仍然保留这个称号，除非他被授予更高的爵位。例如，塔克尔·沃尔德·哈瓦里亚特被撤职和拘留后，仍被称为大法官（Afe negus）；但安达尔加丘·梅赛被封为公爵后，就只称为公爵，而不再保留原来的称号。

公爵（Ras）意为“首脑”，皇室和王室的重要成员、各省的总督、大臣和高级官员一般能得到这个称号。这个称号相当于英国的元帅一公爵。侯爵（Dejazmatch）意为“省总指挥”，相当于英国的伯爵。① 武士（Fitwrary）意为“前卫司令官”，接近英国的武士。他的右手是“右翼司令官”（Kegnazmatch），左手是“左翼司令官”（Grazmatch）。再下面是“要塞司令官”（Balambaras）和“巴沙”（Basha），后者大致上相当于军需上士。

这些称号原来都有明显的军事涵义，但是自 462
从本世纪建立了现代化军队以后，原有的军事涵义已经名存实亡。在现在的军队中，中校以上的

① 埃塞俄比亚的武职爵位分为五级，即Ras, Dejazmatch, Kegnazmatch, Grazmatch, Balambaras, 因此汉文分别译为公、侯、伯、子、男爵，沒有完全照原书的英文译名翻译。——译者

军官使用西方军衔，但中校以下仍沿用原来的封建称号。例如：少校称为Shaleka，意为“千夫长”；中尉称为 Mulu ye meto-alika，意为“百夫长”；上士称为 Amsa-alika，意为“五十夫长”；班长称为 Asir-alika，意为“什长”。

空军使用军衔，空军司令官是一名将军。警察部队也在某种程度上使用军衔，海军的最高职位由皇帝的外孙伊斯坎德尔（亚历山大）·德斯塔海军中校担任。海军中有一名挪威海军将军担任顾问。

每个省（auraja）设一名总督（Taklé agara gazhi）。全国各省分为七十多个地区（werada），各由一名分督（Agara gazhi）统治。地区分为更小的单位。酋长（Balabat）和土司（shum 或 Seyoum）是拥有土地的传统领袖。在盖拉人为主的地区，酋长的权力比较大；在贝格姆迪尔、戈贾姆和提格雷等省，酋长的权力基本上已经被绍阿的中央政府所剥夺，但他们仍然可能拥有一定的政治影响。土司常常被中央政府任命为法官或税官。瓦格土司是瓦格拉斯塔地区的世袭统治者，是古代扎格维王朝的后裔，享有某些特权。阿

加梅土司就是阿加梅地区的分督，坦皮恩土司就是坦皮恩地区的分督。

有一个特殊的武士称号叫“土耳其军官武士”(turka-basha fitwrary)，地位很高，是陆军大臣专用的称号。皇帝的侍从副官叫 Liquamaquas，由两名贵族出身的军官担任，在战争中穿着和皇帝相同的衣服，以转移敌人的注意力。十九世纪中期，英国人曾经担任过提沃德罗斯皇帝的侍从副官。

文职的称号包括：市长（Kantiba）、商务官(Negadras)、御库官（Bejirond）、公子(Lij)、学士 463
(Blatta)、大学士(Blattenguetta)。商务官管理贸易和关税。本书作者认为，这个称号来源于贸易，意为贸易或商队的监督。但是也有人认为这个名词来源于鼓（Nagarit），意为“有权击鼓的人”。①“公子”直译为“孩子”，是对贵族子弟的尊称。“学士”直译为“青年”，这个称号包括有学问的意思。学士和公子这两个称号都没有年龄限制。大学士是一个更高的称号，意为“青年的主人”。

① 见亨廷福德：《印度的约翰教长》(The Prester John of the Indies)，第 2 卷，附录 5，1961 年剑桥出版。

对总主教的尊称应为“总主教阁下”（His Beatitude），但埃塞俄比亚报纸常常称他为“总主教陛下”（His Holiness）。主教（Abune）是对主教、大主教和总主教的通称，意为“父辈”或“我们的父亲”。对神父的称呼是 Aba，意为“父亲”。

日常用语的称呼如下：Guetta 是表示尊敬的称呼，意为“我的主人”或“老爷”。这个词原来指被任命为法官的有钱人。称呼重要的人物时可以用第三人称的Tillik Sau，意为“伟大的人”。Ato 过去是指绅士，颇为近似英国的乡绅（Esquire），现在一般当“先生”使用。Woizero 现在一般当“夫人”使用。Woizerit 是一个新词，意为小姐。女人结婚后保留原名。Gashé 和 Wondemé 是表示亲切的称呼，前者意为“我的保护人”，用于称呼年龄较大的人，后者意为“我的兄弟”。Shemagalé 意为长者或老大爷。

附录三　1891年孟尼利克二世致英、法、德、意、俄国家首脑的信①

464

我希望向我的朋友欧洲列强(君主)阐明埃塞俄比亚的国界，谨致函(陛下)。

埃塞俄比亚国界如下：

界线从靠海的阿拉法利的意大利边界起，往西经过杰格拉(梅达)平原，走向马希欧、赫拉伊、迪克萨和古拉，直至阿迪巴罗。从阿迪巴罗到马雷伯河与阿拉特河汇合处。

界线从上述汇合处往南，至阿特巴拉河与塞蒂特河汇合处的托马特。

界线从托马特起把吉达雷弗省包括在内，直至青尼罗河的卡尔科杰，从卡尔科杰到索巴特河与白尼罗河汇合处，从该处沿索巴特河经盖拉人

---

① 引自伦敦国家档案局《外交部文件 1/32》，1897 年 5 月 4 日罗德给索尔兹伯里的信。

聚居的阿尔博雷到桑布鲁湖。

往东，国界线包括博兰的盖拉人地区和阿鲁西地区，直到索马里边界，还包括奥加登省。

往北，国界线包括哈布尔—阿瓦兹、盖达布尔西和伊萨—索马里，① 直到安博斯。

界线从安博斯再往前，把阿萨尔湖和我国古老藩属穆罕默德·安法里的省份包括在内，再沿着海岸回到阿拉法利。

今天，在标出我的帝国的实际边界时，如蒙上帝赐予生命精力，我将努力恢复埃塞俄比亚古代的疆域(藩属)，直到喀士穆，远至尼亚萨湖，包括所有的盖拉人。

在十四个世纪的时间中，埃塞俄比亚一直是异教徒海洋中的基督教孤岛。如果远方的列强前来瓜分非洲，我是不会袖手旁观的。

既然全能的上帝至今一直保护埃塞俄比亚，我深信他将继续保护它和在今后扩展它的边界。我确信上帝决不会容忍埃塞俄比亚为其他列强所瓜分。

---

① 哈布尔—阿瓦兹(Habr Awaz)、盖达布尔西(Gadabursi)和伊萨(Esa)，都是索马里的部落或民族。——译者

埃塞俄比亚原来有海岸线。由于缺乏足够的力量和得不到基督教国家的援助，我们的海岸线落入穆斯林国家手中。

目前我们不打算用武力收复我国的海岸线。[465] 但是我们深信，在我们的救主指引下，基督教国家必将归还我们的海岸线，至少是归还海岸上的某些地方。

此信写于亚的斯亚贝巴，埃历 1883 年 8 月14日（公元 1891 年 4 月 10 日）。

——（作者）直接译自阿姆哈拉文

466

附录四　统计表

埃塞俄比亚搜集和整理资料的方法是原始的，搜集资料的标准不同，发表的统计数字又要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因此本附录的埃塞俄比亚统计数字应当慎重对待。正如本书第十六章所指出的，只能靠这些统计数字获得一般的印象。

为了便于比较，可以把一英镑折合为七元埃币，或把一埃元折合为0.4美元。

表一　埃塞俄比亚的主要出口货

根据海关的统计

（单位：千美元）

	1960	1961
咖啡	37,759	37,550
牛皮	3,061	3,325
（其中经过加工的皮革和皮革制成品）	6	20
绵羊皮	2,667	4,400
山羊皮	1,638	1,946

其他皮类	368	382
谷物与豆类	8,993	7,211
植物油	6,591	6,020
“查特”	2,825	4,338

其它出口货有油籽饼、水果、蔬菜和盐。

摘自《埃塞俄比亚统计要览》(«Ethiopian Statistical Abstract»), 1963 年亚的斯亚贝巴出版。

表二 埃塞俄比亚的黄金生产

已公布材料的大约数字

(单位: 千美元)

埃历	公历	阿多拉地区	全国总产值
1937	1944—5	?	4,256
1938	1945—6	?	2,694
1939	1946—7	?	2,393
1940	1947—8	?	2,309
1941	1948—9	?	1,569
1942	1949—50	1,388	1,893
1943	1950—1	1,055	1,224
1944	1951—2	868	892
1945	1952—3	758	800
1946	1953—4	711	800
1947	1954—5	661	801
1948	1955—6	709	806
1949	1956—7	581	769
1950	1957—8	868	958

1951	1958—9	1,813	2,111
1952	1959—60	688	973
1953	1960—1	770	1,039

注：埃塞俄比亚黄金产量的衡量单位是玛丽亚·特里萨盎司(合 31.1025 克)，而不是常用的金衡盎司(合 28 克)①。一金衡盎司的黄金值三十五美元。

以上资料根据《埃历 1942—53 年埃塞俄比亚决算收入》(«Ethiopian Budget Revenue Actuals EC 1942—53»)整理，生产数字系根据《埃塞俄比亚的经济进展》(«Economic Progress of Ethiopia»)，1955 年亚的斯亚贝巴出版；《埃塞俄比亚经济评论》，第 5 期，1962 年亚的斯亚贝巴出版；《埃塞俄比亚统计要览》，1963 年亚的斯亚贝巴出版；奎因：《埃塞俄比亚的采矿工业》，载《埃塞俄比亚观察家》，第 6 卷第 3 期，1962 年出版。

表三　若干非洲国家新开采的和出口的黄金总和

468

（单位：公斤）

	1957	1958	1959	1960
南非	529,716	549,177	624,108	665,105
南罗得西亚	16,703	17,257	17,632	17,502
加纳	24,584	26,525	28,401	27,340
坦噶尼喀	1,975	2,123	3,011	3,319

① 此处本书作者显然弄错，因为一金衡盎司合 31.104 克，一个常衡盎司(英两)才合 28.35 克。——译者

埃塞俄比亚	605	1,094	1,200	480

注：表二只是表明黄金的产量。表二和表三的埃塞俄比亚数字均包括厄立特里亚。从上述两表的数字看，埃塞俄比亚的数字有些出入。联合国的数字看来要低于埃塞俄比亚政府的数字，而后一数字又低于前文提到的地质学教授奎因援引的数字。从表二来看，从1956年9月起的那四年中，埃塞俄比亚的黄金产量分别应为681、850、1873和868公斤。但是，这种出入除了告诉我们应该怎样慎重对待埃塞俄比亚的统计数字之外，并不会改变整个面貌。

一公斤黄金价值1,125.25美元。

材料来源：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编《非洲统计》，第1卷，第2期，1961年6月出版。

表四　1959年若干非洲国家的对外贸易

（单位：百万美元）

	进口	出口
埃塞俄比亚	84.0	72.9
苏丹共和国	163.8	191.8
加纳	316.5	317.4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不包括叙利亚）	615.8	443.0
摩洛哥	335.1	331.7
肯尼亚、坦噶尼喀和乌干达	340.3	360.7
尼日利亚	502.4	458.2
中非联邦	420.4	523.5

南非	1,368.3	1,201.0

注：东非共同市场三国的总人口和总面积并不比埃塞俄比亚超过多少，而且这三国的统计数字还没有计算它们之间的贸易。

材料来源：同表三。

469 表五 1961年埃塞俄比亚对外贸易

（单位：千美元）

	埃塞俄比亚出口	埃塞俄比亚进口
美国	29,222	8,031
日本	1,735	14,344
西德	19,909	9,172
意大利	8,200	4,985
法国	2,309	2,054
英国	4,316	2,516
荷兰	1,991	4,599
南斯拉夫	862	1,118
捷克斯洛伐克	644	170
苏联	505	1,115
红色中国	4	422
其他非洲国家	5,086	792

注：

① 埃塞俄比亚统计中的对亚丁的大部分贸易和对吉布提的部分贸易(在上表中，对吉布提的贸易列入对其他非洲国家贸易那一项了)，实际上是向美国出口或从美国进口的。因此，美国同埃塞俄比亚的实际贸易额要多于上表所反映的。也就是说，美国占埃塞俄比亚出口的39%和进口的11%以上。

② 埃塞俄比亚在非洲的主要通商国家——苏丹共和国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均不列在上表其他非洲国家中。埃塞俄比亚同这两个国家以及亚丁（转口港）、沙特阿拉伯和伊朗的贸易总额，大约占出口的 16% 和进口的 10%。

③ 1961 年，埃塞俄比亚还同锡兰、印度（有时也经亚丁转口）、印度尼西亚、香港有少额贸易；也同匈牙利、保加利亚和波兰进行贸易，为数都很有限。

④ 埃塞俄比亚同台湾（福摩萨）岛没有贸易来往。埃塞俄比亚虽然同红色中国有贸易来往，但在本书写作时（1964 年）并没有在外交上加以承认。

上表根据 1963 年亚的斯亚贝巴出版的《埃塞俄比亚统计要览》中埃塞俄比亚海关的贸易统计整理。

表六 埃塞俄比亚的预算收入

（单位：百万美元）

项目	复国后的平均数①	埃历 1951 年（阳历 1958—59 年）
关税	12.3	19.3
土地税（包括土地税、教育税、什一税、畜牧税等）	6.5	7.5
其他直接税	2.5	4.0
间接税	4.5	9.4
经常收入总额	33.3	58.4
实际收入总额	39.3	78.7

① 把 1941 年 9 月至 1960 年 7 月的总收入额按 18 年计算得出的每年平均数。

上表系根据《埃塞俄比亚的经济进展》(1955年亚的斯亚贝巴出版)公布的预算表格和《埃塞俄比亚经济评论》第5期(1962年亚的斯亚贝巴出版)整理。

470

表七 埃塞俄比亚预算支出

(单位：百万美元)

部门或项目	复国后的平均数①	埃历1951年(公元1958—59年)
国防(皇家警卫队,陆海空三军)	8.8	14.5
内政②	5.7	8.8
公共工程与交通	3.4	5.6
司法	0.9	1.2
外交	1.0	1.9
报刊和新闻	0.2	0.6
皇室年俸与皇宫开支	2.0	3.9
文书部	0.1	0.1
首相办公室	0.1	0.1
财政	2.7	1.6
矿业和国有土地部		3.0
商业和工业	0.2	0.4
农业	0.4	0.9
邮政和电报	0.4	0.6
卫生	1.1	2.3
教育	4.0	7.8
经济与技术援助的行政管理(包括对埃—美联合基金		2.0

委员会各项活动的捐款）		
议会		0.7
社会发展		0.5
公债		1.8
海尔·塞拉西一世福利信托基金		0.3
计划办公室		0.1
年金、储备和供应		0.1
对国家图书馆、宗教办公室、主计长办公室、战争赔偿委员会等机构的少量拨款		0.4
经常支出总额	34.3	59.3
实际的支出总额	37.8	79.1③

注：

① 把 1941 年 9 月至 1960 年 7 月的总支出额按 18 年计算得出的每年平均数。

② 本书作者未能弄清楚秘密的“政治用款”（例如，皇帝派驻厄立特里亚的代表掌握的这种款项就相当多）是否包括在“内政部”的数字中。

③ 埃历 1951 年的特别支出高于一般年份。但是由于存在“临时预算”的“制度”，平常年份的特别支出往往也差不多等于第二个预算。

上表根据《埃塞俄比亚的经济进展》（1955 年亚的斯亚贝巴出版）和《埃塞俄比亚经济评论》第 5 期（1962 年亚的斯亚贝巴出版）公布的预算表格整理。

471 表八 若干非洲国家的入学人数

	年份	人口（百万）	小学	中学	技术学校	师范学校	高等院校
埃塞俄比亚	1960	20	176,522	5,624	1,963	943	941
加纳	1959	7	483,425	170,066	4,563	4,334	1,051
尼日利亚	1959	36	2,775,938	111,868	7,498	26,617	1,978
苏丹	1961	11	334,300	66,405	2,821	980	3,039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	1961	26	2,829,904	448,360	126,426	28,788	2,339

注：

① 埃塞俄比亚人口数字为估计数，因为未曾进行过人口普查；出生率、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也不得而知。

② 由于制度和标准的不同，国与国之间不可能进行精确的比较。上表所列数字通常不包括成人教育、特种学校、学徒训练和函授学校。

上表根据非洲经济委员会《非洲统计》第1卷第2期（1961年6月）整理。

472 表九 若干非洲国家教育结构的对比

	埃塞俄比亚 1959	加纳 1959	乌干达 1959	肯尼亚 1958	坦噶尼喀 1958
小学生数	158,005	483,425	501,699	651,758	422,832
中学生数	8,144	178,581	41,633	20,291	15,315

学生在 5—19 岁的青少年中所占的百分比	2.8	48.3	27.6	37.9	17.6
小学生在 5—14 岁的少年中所占的百分比	3.8	66.7	52.2	52.1	24.1
中学生在 15—19 岁的青年中所占的百分比	0.5	29.4	4.4	3.9	2.1
教员人数	5,500	15,546	19,440	15,229	9,711
每年按人口平均计算的教育支出(单位: 1 美元)	0.52	4.20	2.80	2.80	1.87
成人当中的文盲百分比	95—99	77—81	70—75	85—80	90—95
行政管理费占教育经费的百分比	37.0	14.4	4.4	4.1	6.9

注:

① 埃塞俄比亚人口大概超过两千万,同肯尼亚、坦噶尼喀和乌干达三国的人口总数差不多。1959 年加纳人口大约不到七百万。

② 需要特别指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资料把凡上过一年至十年学的儿童都称为学生,但学生平均上学的时间不到五年。

③ 上述数字是埃塞俄比亚政府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供的。但是这些数字公布后,引起了相当大的吵闹。负责教育部的国务大臣被任命为大使。后来埃塞俄比亚教育部指出,这些

统计数字没有计算埃塞俄比亚基督教会主办的学校的入学人数。不过该部官员在私下谈话中，都不很认眞看待教会提供的数字和教会学校的教育质量。后来的统计数字表明中学教员和中学生人数有了增加，但这只是表面的而不是实际的增加，因为这种增加是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非洲国家初级教育采用六年制而不用八年制的建议，把七年级和八年级列为“中等教育”的结果。

上表根据《非洲教育状况》整理，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1961年5月15—25日在亚的斯亚贝巴召开的教育会议准备的文件。本书作者过去曾将该文发表于《麦克雷雷杂志》，第8卷，1963年坎帕拉出版。

志　　谢(摘译)

一位友人最先对我说，“你应当写一本书。”许多埃塞俄比亚人后来也要求我写书谈他们的国家。他们还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有时甚至冒着危险来帮助我。如果不是由于当时担任达累斯萨拉姆大学校长的克·普拉特和其他人的鼓励，我也不会离开埃塞俄比亚开始写作了。这些鼓励我写作的人当中，有的是东非和中非的政治家。他们无疑地宁愿我不提他们的姓名，但是他们认为需要有某种把埃塞俄比亚同非洲革命联系起来的著作。

我在埃塞俄比亚度过了愉快而有趣的四年，写这本书又用了两年半以上的时间，主要是在非洲。

由于本书对美国政府有一些隐含的和直接的批评，因此还应该指出，个别美国人对我写本书的关心、鼓励和具体帮助，多于除埃塞俄比亚人以外

的其他人。

我特别感谢索尔兹伯里大学现在和过去的一些教职员，以及乌干达的麦克雷雷大学。

474 对于埃塞俄比亚的人名和地名，现在还没有普遍接受的英文拼写方法。我尽可能地参照埃塞俄比亚皇家地图与地理学会的拼写方法。

理查德·格林菲尔德

1965 年于伦敦

参考书目说明①

475

大英博物馆、国会图书馆和其他地方保存着几个世纪以来研究埃塞俄比亚历史、语言和文化的著作的详细书目。埃塞俄比亚研究所(亚的斯亚贝巴 1176 号信箱)出版了«当前研究埃塞俄比亚和非洲之角的著作目录», «Registers of Current Research on Ethiopia and The Horn of Africa»。本书所附的简单书目只是入门,应该用其他参考书目加以补充,例如,乌伦多夫的《埃塞俄比亚人》就附有关于语言学研究的参考书目。

埃塞俄比亚的历史学家和编年史家往往根据写作时的政治需要来写历史。孟尼利克二世统治时期在兹怀湖"发现"的编年史是一个极端的例子。格布雷·塞拉西的«孟尼利克二世统治时期编年史», «Chronique du régné de Menèlik II» (翻译本,两卷集,1930—1931年巴黎版)是另一个例子。埃塞俄比亚传统认为这是君主应该享有的礼遇,这是现代的学者必须时刻记住的情况。近代的一些著作,例如关于梅丘战役的著作,和较老的著作一样,也受到这种做法的影响。有些外国作者最近也采用了这种做法,例如海尔·塞拉西传记的作者克里斯廷·桑福德对这位君主就采取完全不加批评的态度。佩特里德斯的《阿杜瓦的英雄马康南公爵», S. Pétrides: «Le Héros d'Adoua Ras Makonnen» (1963 年巴黎出版)的后记是另一个例子,其中关于海尔·塞拉西的结论是,"除上帝外,他至高无上"。伦纳德·莫

---

① 在翻译时,参考书目全译了,但对前面的说明略有删节。——译者

斯利的«雄狮海尔·塞拉西», «Hailé Sellassié the Conquering Lion»(1964年伦敦出版,1965年新泽西州出版)集中叙述1892—1935年这个时期。这本书和格布雷·塞拉西的著作一样，会使
476 少数绍阿人大为高兴，但却会使提格雷人和盖拉人极为厌恶。

许多作者写过关于埃塞俄比亚的深刻和权威性的著作，其中包括意大利的代·卡斯特罗 (Lincoln de Castro)、古迪 (Ignazio Guidi)、罗西尼 (Carlo Conti Rossini) 和切路利；法国的科恩 (Marcel Cohen) 和多雷斯 (Jean Doresse)；德国的比贝尔 (Friedrich Bieber)、利特曼 (Enno Littmann) 和哈贝兰德，波兰的斯特雷辛 (S. Strelcyn)；苏联的雷特 (Mary Rait)；以色列的波洛茨基 (Hans Jacob Polotsky)；美国的莱斯劳、西蒙斯和莱文；英国的特里明厄姆 (J. Spencer Trimingham)、亨廷福德、刘易斯和乌伦多夫；埃塞俄比亚国家大学的理·潘克赫斯特、鲁宾森 (S. Rubensen) 和赖特 (Stephen Wright)。

现在最有用的杂志是亚的斯亚贝巴和伦敦出版的 «埃塞俄比亚观察家»，特别是1961年该杂志改为季刊和不再象过去那样间或进行一些宣传之后。亚的斯亚贝巴出版的 «埃塞俄比亚研究杂志»是有分量的。巴黎出版的«非洲研究手册», «Cahiers d'Etudes Africaines» (特别是1961年第5和11期)、«对外政策», «Politique Etrangère»、«非洲现状», «Présence Africaine» 和 «埃塞俄比亚年鉴», «Annales d'Ethiopie» 也是有用的。还应参阅美国的 «外交季刊»、«中东杂志», «The Middle East Journal»、«今日非洲», «Africa Today»、«非洲报道», «Africa Report» 等杂志。意大利的 «埃塞俄比亚研究杂志», «Rassegna di Studi Etiopici» 载有许多有意思的文章。伦敦的 «非洲事务», «Africa Affairs» 最近不如早期那样有水平。«地理杂志», «Geographical Journal»、«非洲» 等杂志使人失望。但是在 «闪族研究杂志», «Journal of Semitic Studies»

和《非洲历史杂志》,《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可以找到很有用的文章。《现代非洲研究杂志》(《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对了解当代非洲的发展趋势是不可缺少的,但在本书写作时(1964年)还未注意研究埃塞俄比亚的事务。

直到最近若干年,对埃塞俄比亚的研究工作还是以历史学家、语言学家、植物学家和地质学家为主。但是,研究石器时代的考古学家以及社会学家和政治科学家终于已经开始注意埃塞俄比亚。例如,莱文的《蜡与黄金——对阿姆哈拉文化的研究》,《Wax and Gold — Studies in Amhara Culture》即将出版。

利普斯基的《埃塞俄比亚:它的人民、社会和文化》尽管历史部分有些错误,无疑仍然是现有的最全面的材料。《意属东非指南》,《Guida dell, Africa Orientale Italiana》,(1938年米兰出版)和马杰里·佩勒姆的《埃塞俄比亚政府》,《The Government of Ethiopia》,(1948年伦敦出版)虽然旧,还是有价值的。

关于历史背景的书有:让·多雷斯的《埃塞俄比亚》(1959年伦敦和纽约出版)、巴奇爵士的《埃塞俄比亚历史》,Sir E. A. Wallis Budge:《A History of Ethiopia》(两卷集,1928年伦敦出版);琼斯和门罗合著的《埃塞俄比亚历史》,A. H. M. Jones and Elizabeth Monroe:《A History of Ethiopia》(1955年牛津和纽约出版)。

种族关系研究所出版的丛书中,有一本薄薄的使人兴奋的著作:杰斯曼的《难解的埃塞俄比亚》,《The Ethiopian Para-477 dox》(1963年伦敦和纽约出版),它的缺点是弄错了很多事实。

关于经济背景的材料,见理·潘克赫斯特《从古代到1800年埃塞俄比亚经济史入门》,《Introduction to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Ethiopia from Early Times to 1800》(1961年伦敦和纽约出版);卢瑟的《今日埃塞俄比亚》(1958年伦敦和

斯坦福出版)；赫夫內格尔的 《埃塞俄比亚的农业》，H. Huffnagel: «Agriculture in Ethiopia» (1961 年罗马出版)。

迄今还沒有一本关于埃塞俄比亚基督教会的书可以比得上特里明厄姆的 《埃塞俄比亚的伊斯兰教》，«Islam in Ethiopia» (1952年伦敦和纽约出版)。

除了布鲁斯等人早期写的游记外，戴·巴克斯顿的 《埃塞俄比亚游记》，«Travels in Ethiopia» (1957 年伦敦出版) 仍然是最好的一部游记。托马斯·帕克南的 《拉塞拉斯群山》(1959年伦敦出版) 也是动人的。

下面是已经用英文出版的少数参考书的目录：

萨姆和凯·阿伦诺维奇：《肯尼亚的危机》， Aaronovitch, Sam and K.: «Crisis in Kenya» (1947 年伦敦出版)。

阿布尔-哈加格： 《埃塞俄比亚北方地文学》， Abul-Haggag, Youssef: «A Contribution to the Physiography of Northern Ethiopia» (1961 年伦敦和纽约出版)。

艾伦： 《阿比西尼亚的游击战爭》， Allen, William E. D.: «Guerrilla War in Abyssinia»(1943 年伦敦和纽约出版)。

阿尔瓦雷斯： 《记 1520—1527 年葡萄牙驻阿比西尼亚的使节》， Alvares, Francesco: «Narrative of the Portuguese Embassy to Abyssinia, 1520—1527» (1881 年伦敦出版)。

萨达特： 《尼罗河上的起义》， Anwar El Sadat: «Revolt on the Nile» (1957 年伦敦出版)。

伊尔马公主： 《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 Asfa Yilma, Princess: «Hailé Sellassié, Emperor of Ethiopia»(1936 年伦敦出版)。

阿特纳弗·马康南： 《今日埃塞俄比亚》， Atnafu Makonnen: «Ethiopia Today» (1960 年东京出版)。

巴多里奥：《阿比西尼亚的战爭》，Badoglio, Pietro: «The War

in Abyssinia»（1937 年伦敦和纽约出版）；«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意大利»，«Italy in the Second World War»（1948 年伦敦出版）。

贝克：«阿比西尼亚的尼罗河支流»，Baker, Samuel: «The Nile Tributaries of Abyssinia»（1867 年伦敦出版）。

吉亚科摩·巴拉蒂：«吉亚科摩·巴拉蒂最近到阿比西尼亚偏僻地区的旅行»，Baratti, Giacomo: «The Late Travels of S. Giacomo Baratti into the Remote Countries of the Abissins ...»（1670 年伦敦出版）。

巴特列特：«示巴女王的国家»，Bartleet, Eustace, J.: «In the Land of Sheba»（1934 年伯明翰出版）。

鲍姆：«野蛮的阿比西尼亚»，Baum, James E.: «Savage Abyssinia»（1927 年纽约出版，1928 年伦敦出版）。

贝金汉和亨廷福德：«东印度群岛的约翰教长»，Beckingham, C. F. and Huntingford, G. W. B.: «Prester John of the Indies»（1961 年伦敦和纽约出版）；«1593—1646 年埃塞俄比亚的一些记载»，«Some Records of Ethiopia, 1593—1646»（1954 年伦敦和纽约出版）。

贝基：«阿比西尼亚的英国囚徒»，Beke, Charles T.: «The British Captives in Abyssinia»（1865 年伦敦出版）。

本特：«埃塞俄比亚人的圣城»，Bent, James T.: «The Sacred City of the Ethiopians»（1893 年伦敦出版）。

伯克利：«阿杜瓦战役和孟尼利克的兴起»，Berkeley, George, F.: «The Campaign of Adowa and the Rise of Menelik»（1902 年伦敦出版）。

比德：«拉利贝拉»，Bidder, Irmgard: «Lalibela»（1958 年伦敦出版）。

伯克比：«到亚的斯的漫长道路»，Birkby, Carel: «It's a Long

Way to Addis» (1942 年开普顿出版)。

布兰克：«阿比西尼亚狱中记事», Blanc, Sir Henry J.: «A Narrative of Captivity in Abyssinia» (1868 年伦敦出版)。

布伦德尔：«1769—1840 年阿比西尼亚皇家编年史», Blundell, Herbert J. Weld: «The Royal Chronicles of Abyssinia, 1769—1840» (1922 年剑桥出版)。

478 博诺：«第十四年：征服一个帝国……», Bono, Emilio de: «Anno XIIII. The Conquest of An Empire ...» (1937 年伦敦出版)。

博伊斯：«我的阿比西尼亚之行», Boyes, J.: «My Abyssinian Journey» (1941 年内罗毕出版)。

布鲁斯：«发现尼罗河源的旅行», Bruce, James: «Travels to Discover the Sources of the Nile (1790 年爱丁堡出版)。

巴克霍尔泽：«水深火热的国土», Buchholzer, John: «The Land of Burnt Faces» (1955 年伦敦和 1956 年纽约出版)；«非洲之角», «The Horn of Africa» (1959 年伦敦出版)。

巴奇：«埃塞俄比亚教会圣者之书», Budge, Sir E. A. Wallis, «The Book of the Saints of the Ethiopian Church» (4 卷集，1928 年剑桥出版)。

伯顿：«在东非最初采取的步骤», Burton, Sir Richard F.: «First Steps in East Africa» (1856 年伦敦出版)。

巴斯克：«太阳的源泉», Busk, Douglas: «The Fountain of the Sun» (1957 年伦敦和宾夕法尼亚州契斯特斯普林斯出版)。

巴特勒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 Butler, J.R.M. (ed.): «Hi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2 卷集，1949 年伦敦出版)。

卡特：«黑衫党与黑皮肤», Carter, Boake: «Black Shirts, Black

Skins»（1935 年伦敦出版）。

卡斯坦欧索：《葡萄牙人到阿比西尼亚的远征》，Castanhoso, Miguel de: «The Portuguese Expedition to Abyssinia»（1902 年伦敦出版）。

切路利：《南阿比西尼亚盖拉人的民间文学》，Cerulli, Enrico: «Folk-Literature of the Galla of Southern Abyssinia»（哈佛大学非洲丛书，1922 年马萨诸塞州剑桥出版）；《埃塞俄比亚西南的部族和边疆》，«Peoples of South-West Ethiopia and Its Borderland»（1956 年伦敦出版）。

奇斯曼：《塔纳湖和青尼罗河》，Cheeseman, Robert E., «Lake Tana and the Blue Nile»（1936 年伦敦出版）。

齐亚诺：《1939—1943 年齐亚诺日记》，Ciano,Galeazzo: «Ciano's Diaries, 1939—43»（1947—1952 年伦敦出版）。

科林斯：《为索马里流泪》，Collins, Douglas: «A Tear for Somalia»（1960 年伦敦出版）。

戈米恩-普拉特：《阿比西尼亚风暴》，Comyn-Platt, Sir Thomas: «The Abyssinian Storm»（1935 年伦敦出版）。

库克：《阿比西尼亚的道路》，Cooke, Anthony C.: «Routes in Abyssinia»（1867 年伦敦出版）。

库恩：《测量埃塞俄比亚和飞到阿拉伯》，Coon, Carleton S.: «Measuring Ethiopia and Flight into Arabia»（1935 年波士顿出版，1936 年伦敦出版）。

科顿：《漫游埃塞俄比亚》，Cotton, Percy H.G.P.: «A Sporting Trip Through Abyssinia（1902 年伦敦出版）。

库普兰：《东非及其入侵者》，Coupland, Sir Reginald: «East Africa and Its Invaders»（1956 年伦敦出版）。

考克斯：《实践中的泛非主义》，Cox, Richard: «Pan-Africanism in Practice»（1964 年伦敦出版）。

达利：《奴隶与象牙》，Darley, Henry: «Slaves and Ivory» (1926 年伦敦出版)。

戴维森：《湮没的非洲城市》，Davidson, Basil: «The Lost Cities of Africa» (1959 年波士顿出版)；《重新发现旧非洲》，«Old Africa Rediscovered» (1960 年伦敦出版)。

戴维斯和阿沙布兰纳：《狮须》，Davis, Russell and Ashabranner, Brent (eds): «The Lion's Whiskers» (1959 年波士顿和伦敦出版)。

德·科松：《青尼罗河的发源地》，De Cosson, Emilius: «The Cradle of the Blue Nile» (1877 年伦敦出版)。

德·普罗罗克：《死人也能泄密》，De Prorok, Brym Khun, Count: «Dead Men Do Tell Tales» (1942 年纽约和 1943 年伦敦出版)。

德赖斯代尔：《索马里争端》，Drysdale, John J.: «The Somali Dispute» (1964 年伦敦和纽约出版)。

达夫顿：《1862—1863 年阿比西尼亚旅行记》，Dufton, Henry: «Narrative of a Journey through Abyssinia in 1862—63» (1867 年伦敦出版)。

邓克利：《在阿比西尼亚八年》，Dunckley, Fan. C.: «Eight Years in Abyssinia» (1935 年伦敦出版)。

杜兰德：《疯狂的战役》，Durand, Mortimer: «Crazy Campaign» (1936 年伦敦出版)。

达顿：《利利布勒罗或黄金之路》，Dutton, Eric A. T.: «Lillibullero or the Golden Road» (1944 年桑给巴尔出版)。

费奇：《非洲历史地图集》，Fage, J.D.: «An Atlas of African History» (1958 年伦敦和纽约出版)。

法勒斯：《东方湖泊区的班图人》，Fallers, Margaret C.: «The Eastern Lacustrine Bantu» (1960 年伦敦出版)。

法拉戈：《战争前夕的阿比西尼亚》，Farago, Ladislas: «Abyssinia on the Eve» (1935 年伦敦和纽约出版)；《阿比西尼亚的最新消息》，«Abyssinia Stop Press» (1936 年伦敦出版)。

弗格森：《进入蓝天》，Ferguson, H.A.L.: «Into the Blue» (1955 年伦敦出版)。

芬克尔斯坦：《意大利管理下的索马里》，Finkelstein, Lawrence L.: «Somaliland under Italian Administration» (1955 年纽约出版)。

福布斯：《从红海到青尼罗河》，Forbes, J. Rosita: «From Red Sea to Blue Nile» (1927 年伦敦出版)。

福斯特：《十七世纪末的红海》，Foster, W.: «The Red Sea at the Close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1948 年伦敦出版)。

甘达尔：《阿比西尼亚战爭中的雇佣兵》，Gandar, Kenneth Dower: «Askaris at War in Abyssinia» (1942 年內罗毕出版)；《阿比西尼亚杂记》，«Abyssinian Patchwork, An Anthology» (1949 年伦敦出版)。

吉尔摩：《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铁路与列强》，Gilmour, Thomas L.: «Abyssinia, The Ethiopian Railway and the Powers» (1906 年伦敦出版)。

格莱钦：《出使孟尼利克》，Gleichen, Lord Edward: «With the Mission to Menelik» (1898 年伦敦出版)。

戈巴特：《寓居阿比西尼亚三年的日记》，Gobat, Samuel: «Journal of Three Years Residence in Abyssinia» (1834 年伦敦和 1850 年纽约出版)。

古德斯皮德：《造反者——对政变的研究》，Goodspeed, D. J.: «The Conspirators: A Study of the Coup d'Etat» (1961年

伦敦和纽约出版)。

格拉布翰和布莱克:《出使塔纳湖的报告》, Grabham, George W., and Black, R.P.: «Report of the Mission to Lake Tana» (1925 年开罗出版)。

格里奥勒:《阿比西尼亚游记》, Griaule, Marcel: «Abyssinian Journey» (1935 年伦敦出版);《烧人者——现代埃塞俄比亚》, «Burners of Men: Modern Ethiopia» (1935 年伦敦和费城出版)。

格鲁耳:《埃塞俄比亚的城堡》, Grühl, Max: «The Citadel of Ethiopia» (1932 年伦敦出版)。

根室:《非洲内幕》, Gunther, John: «Inside Africa» (1955 年纽约和伦敦出版)。

哈利:《坐汽车去见孟尼利克》, Hallé, Clifford: «To Menelik in a Motor Car» (1913 年伦敦出版)。

汉密尔顿:《阿比西尼亚战爭》, Hamilton, Edward: «The War in Abyssinia» (1937 年伦敦出版)。

哈姆斯沃斯:《阿比西尼亚的冒险》, Harmsworth, Geoffrey: «Abyssinian Adventure» (1935 年伦敦出版)。

哈里斯:《埃塞俄比亚高原》, Harris, Sir William Cornwallis: «The Highlands of Æthiopia» (1844 年伦敦出版)。

哈特梅尔:《金狮——穿越埃塞俄比亚的旅行》, Hartlmaier, Paul: «Golden Lion: A Journey through Ethiopia» (1956 年伦敦出版)。

海斯:《青尼罗河的发源地》, Hayes, Arthur J.: «The Source of the Blue Nile» (1905 年伦敦出版)。

亨德森编:《现代苏丹之形成——道格拉斯·纽博尔德爵士的生活和书信》, Henderson, Kenneth (e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Sudan: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Sir Douglas

Newbold»（1953 年伦敦出版）。

亨蒂：«进军马格达拉»，Henty, George A.: «The March to Magdala①»（1868 年伦敦出版）。

霍德森：«在南阿比西尼亚七年»，Hodson, Arthur Wienholt: «Seven Years in Southern Abyssinia»（1927 年伦敦出版）；«狮子统治的国土»，«Where Lions Reign»（1929 年伦敦出版）。

霍兰和霍济尔：«阿比西尼亚远征记»，Holland, Trevenen J., and Hozier, Henry M.: «Record of the Expedition to Abyssinia»（1820 年伦敦出版）。

霍利斯：«意大利在非洲»，Hollis, Christopher, «Italy in Africa»（1941 年伦敦出版）。

霍尔特：«1881—1898 年苏丹的马赫迪教派国家»，Holt, P. M.: «The Mahdist State in the Sudan, 1881—98»（1958年牛津和纽约出版）；«苏丹现代史»，«A Modern History of the Sudan»（1961 年伦敦和纽约出版）。

霍华德：«埃塞俄比亚的公共行政»，Howard, William, E. H.: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Ethiopia»（1956 年格罗宁根出版）。

亨廷福德：«埃塞俄比亚的盖拉人»，Huntingford, G. W. B.: «The Galla of Ethiopia»（1955 年伦敦出版）。

海特：«阿比西尼亚的教会»，Hyatt, Harry M.: «The Church of Abyssinia»（1928 年伦敦出版）。

艾萨克：«现代埃塞俄比亚»，Isaac, Charles A.: «Modern Ethiopia»（1956 年亚的斯亚贝巴出版）。

伊森伯克和克拉普夫：«日记»，Isenberg, Karl W. and Krapf,

① 原书正文和索引中拼为 Magdela。——译者

Johann L.: «Journals» (1843 年伦敦出版)。

雅各比: «派往阿比西尼亚的特别使团», Jacoby, Catherine Murray: «On Special Mission to Abyssinia» (1933 年纽约和伦敦出版)。

杰斯曼: «埃塞俄比亚的俄罗斯人», Jesman, Czeslaw: «The Russians in Ethiopia» (1958 年伦敦出版)。

约翰斯顿: «南阿比西尼亚游记», Johnston, Charles: «Travels in Southern Abyssinia» (2 卷集, 1844 年伦敦出版)。

克贝德·米海尔: «埃塞俄比亚和西方文明», Kebede Mikael: «Ethiopia and Western Civilisation» (1949 年亚的斯亚贝巴出版)。

肯雅塔: «面对肯尼亚山», Kenyatta, Jomo: «Facing Mount Kenya» (1938 年伦敦和 1962 年纽约出版); «我的吉库犹同胞», «My People of Kikuyu» (1942 年伦敦出版); «肯尼亚,冲突的国土», «Kenya, The Land of Conflict» (1945 年伦敦出版)。

金布尔: «热带非洲», Kimble, George H. T.: «Tropical Africa» (2 卷集, 1960 年纽约出版)。

«皇家非洲来福枪队——第五(肯尼亚)营战事日记», «King's African Rifles — War Journal of the Fifth (Kenyan) Battalion» (1942 年内罗毕出版)。

480 兰格: «帝国主义外交», Langer, William L.: «The Diplomacy of Imperialism» (1951 年纽约出版)。

莱古姆: «泛非主义», Legum, Colin: «Pan-Africanism» (修订版, 1965 年伦敦和纽约出版)。

莱斯劳: «法拉沙人文集» Leslau, Wolf (ed.): «Falasha Anthology» (1951 年纽黑文出版)。

刘易斯: «非洲之角的各个民族», Lewis, I. M.: «Peoples of

the Horn of Africa» (1955 年伦敦出版); «游牧民主», «Pastoral Democracy» (1961 年伦敦和纽约出版); «索马里现代史», «The Modern History of Somaliland» (1965 年伦敦和纽约出版)。

洛博: «阿比西尼亚游记», Lobo, Jerenymo (Jerome): «A Voyage to Abyssinia» (1735 年伦敦出版)。

朗格里格: «厄立特里亚简史», Longrigg, Stephen H.: «A Short History of Eritreia» (1955 年牛津出版)。

卢多弗斯: «埃塞俄比亚新史», Ludolphus (Hiob Ludolf): «A New History of Ethiopia» (J. P.' 译, 1684 年伦敦出版)。

麦克里格: «自由非洲的最后一个国家», MacCreagh, Gordon: «The Last of Free Africa» (1935 年纽约和伦敦出版)。

麦克唐纳: «阿比西尼亚的冒险», Macdonald, J. F.: «Abyssinian Adventure» (1957 年伦敦出版)。

麦克菲: «埃塞俄比亚日记», MacFie, John W. S.: «An Ethiopian Diary» (1936 年伦敦出版)。

梅金: «阿比西尼亚战争», Makin, William J.: «War Over Abyssinia» (1935 年伦敦出版)。

梅莱因: «埃塞俄比亚帝国——联邦和法律», Marein, Nathan: «The Ethiopian Empire — Federation and Laws» (1954年鹿特丹出版)。

马克姆: «阿比西尼亚远征史», Markham, Sir Clements R.: «A History of the Abyssinian Expedition» (1869 年伦敦出版)。

马特利: «意大利反抗世界», Martelli, George: «Italy Against the World» (1937 年伦敦出版)。

马修: «1540—1935 年埃塞俄比亚政体研究», Mathew, David: «Ethiopia: The Study of a Polity 1540—1935» (1947年伦

敦出版)。

梅登：《锡缅山脉的高峰与深谷》，Maydon, H. C.: «Simien: Its Heights and Abysses» (1925 年伦敦出版)。

麦凯：《世界政治中的非洲》，McKay, Vernon: «Africa in World Politics» (1963 年纽约出版)。

米切尔：《关于阿比西尼亚人扣押(埃及陆军科学探险队)的报告》，Mitchell, L. H.: «Report on the Seizure by the Abyssinians (of an Egyptian Army Scientific Expedition)» (1878 年开罗出版)。

莫尔：《埃塞俄比亚的地质学》，Mohr, Paul: «Geology of Ethiopia» (1963 年亚的斯亚贝巴出版)。

穆尔黑德：《青尼罗河》，Moorehead, Alan: «The Blue Nile» (1961 年纽约和 1962 年伦敦出版)。

默多克：《非洲：人民和文化史》，Murdock, George P.: «Africa: Its People and their Culture History» (1959 年纽约出版)。

內斯比特：《沙漠与森林》，Nesbit, Lewis M.: «Desert and Forest» (1934 年伦敦出版)；《世界的地狱》，«Hell-Hole of Creation» (1935 年纽约出版)。

纽曼：《埃塞俄比亚的现实》，Newman, E. W. Polson: «Ethiopian Realities» (1936 年伦敦出版)；《新阿比西尼亚》，«The New Abyssinia» (1938 年伦敦出版)。

诺登：《非洲最后一个帝国》，Norden, Hermann: «Africa's Last Empire» (1930 年伦敦出版)。

奥利里：《埃塞俄比亚教会》，O'Leary, De Lacy: «The Ethiopian Church» (1936 年伦敦出版)。

奥利弗和费奇：《非洲简史》，Oliver, Roland, and Fage, J. D.: «A Short History of Africa» (1962 年哈尔蒙兹沃斯和 1963 年纽约出版)；和马修合编：《东非史》第一卷，Mathew,

Gervase (eds): «The History of East Africa», 第 1 卷 (1963 年牛津和纽约出版)。

帕德莫尔: «非洲: 英国的第三帝国», Padmore, George: «Africa: Britain's Third Empire» (1949 年伦敦出版); «泛非主义还是共产主义?», «Pan-Africanism or Communism?» (1956 年伦敦和纽约出版)。

西·潘克赫斯特: «埃塞俄比亚人民», Pankhurst, E. Sylvia: «The Ethiopian People»; «埃塞俄比亚的教育», «Education in Ethiopia» (均为 1946 年伦敦出版); «厄立特里亚的前夜» «Eritreia on the Eve» (1952 年伦敦出版); «前意属索马里», «Ex-Italian Somaliland» (1951 年伦敦出版); «埃塞俄比亚文化史», «Ethiopia: A Cultural History» (1955 年伦敦出版); 和理·潘克赫斯特合著: «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 Pankhurst, Richard: «Ethiopia and Eritreia» (1953 年伦敦出版)。

理·潘克赫斯特: «肯尼亚: 两个民族的历史», «Kenya: The History of Two Nations» (1954 年伦敦出版)。

帕金斯: «生活在阿比西尼亚», Parkyns, Mansfield: «Life in Abyssinia» (2 卷集, 1853 年伦敦和 1854 年纽约出版)。

弗·皮尔斯: «漫游狮子国», Pearce, Francis B.: «Rambles in Lion Land» (1898 年伦敦出版)。

纳·皮尔斯: «1810—1819 年在阿比西尼亚的生活与冒险», Pearce, Nathaniel: «Life and Adventures in Abyssinia, 1810—1819» (2 卷集, 1831 年伦敦出版)。

皮拉吉诺: «医治蛇咬», Pirajno, Alberto D. di: «A Cure for Serpents» (1955 年伦敦和纽约出版); «海豚的坟墓», «A Grave for a Dolphin» (1956 年伦敦出版)。

普莱内: «埃塞俄比亚的圣乔治», Playne, Beatrice: «St. Ge-

481

orge for Ethiopia»（1954 年伦敦出版）。

普洛登：«阿比西尼亚和盖拉地区游记»，Plowden, Walter C.: «Travels in Abyssinia and the Galla Country»（1868 年伦敦出版）。

庞赛：«埃塞俄比亚记行»，Poncet, Charles J.: «A Voyage to Ethiopia»（英译本，1709 年伦敦出版）。

波特尔：«出使阿比西尼亚»，Portal, Sir Gerald H.: «My Mission to Abyssinia»（1892 年伦敦出版）。

波特：«瓦尔瓦尔事件的仲裁»，Potter, Pitman B.: «The Wal-Wal Arbitration»（1938 年华盛顿出版）。

奎兰塔：«埃塞俄比亚——缔造中的帝国»，Quaranta, Ferdinando: «Ethiopia: An Empire in the Making»（1939 年伦敦出版）。

拉萨姆：«记驻西奥多皇帝朝廷的英国使团»，Rassam, Hormuzd: «Narrative of the British Mission to Theodore»（1869 年伦敦出版）。

罗伊施：«东非历史»，Reusch, Richard: «History of East Africa»（1954 年斯图加特和 1961 年纽约出版）。

雷伊：«未被征服的阿比西尼亚»，Rey, Sir Charles F.: «Unconquered Abyssinia»（1923 年伦敦出版）；«青尼罗河的国土»，«In the Country of the Blue Nile»（1927 年伦敦出版）；«葡萄牙人在阿比西尼亚的故事»，«The Romance of the Portuguese in Abyssinia»（1929 年伦敦出版）；«眞正的阿比西尼亚»，«The Real Abyssinia»（1935 年伦敦和费城出版）。

里特林格：«埃塞俄比亚的冒险»，Rittlinger, Herbert: «Ethiopian Adventure»（1959 年伦敦出版）。

鲁宾逊：«英国、意大利和埃塞俄比亚»，Robinson, Henry Ro-

wan: «England, Italy and Abyssinia» (1938 年伦敦出版)。

罗德: «1941—1947 年英国在非洲占领区的军政府», Rennel of Rodd, Lord: «British Military Administration of Occupied Territories in Africa during the years 1941 — 1947» (1948 年伦敦出版)。

罗森塔尔: «意属东非的覆亡», Rosenthal, Eric: «The Fall of Italian East Africa» (1941 年伦敦和纽约出版)。

罗斯: «第一个三分之一 (皇家非洲来福枪队)», Ross, M.: «First Third (King's African Rifles)» (1944 年内罗毕出版)。

比·拉塞尔: «豪华的生活», Russel, Beatrix: «Living in State» (1961 年伦敦出版)。

迈·拉塞尔: «努比亚与阿比西尼亚», Russell, Michael: «Nubia and Abyssinia» (1833 年爱丁堡出版)。

索尔特: «阿比西尼亚之行», Salt, Henry: «A Voyage to Abyssinia» (1814 年伦敦出版)。

索尔维米尼: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 Salvemini, Gaetano: «Prelude to World War II» (1953 年伦敦和纽约出版)。

桑福德: «海尔·塞拉西统治下的埃塞俄比亚», Sandford, Christine: «Ethiopia under Hailé Sellassié» (1946 年伦敦出版); «犹太族雄狮胜利了», «The Lion of Judah Hath Prevailed» (1955 年伦敦和纽约出版)。

谢菲尔编: «埃塞俄比亚危机: 姑息的试金石?», Schaefer, Ludwig F. (ed.): «The Ethiopian Crisis: Touchstone of Appeasement?» (1961 年波士顿出版)。

肖夫编译: «红海航行要览», Schoff, Wilfred H. (ed. and tr.) «The Periplus of the Erythraean Sea» (1912 年伦敦出版)。

西格尔编：《政治的非洲》，Segal, Ronald (ed.): «Political Africa» (1961 年伦敦和纽约出版)。

西蒙斯：《埃塞俄比亚西北部的人民和经济》，Simoons, Frederick J.: «Northwest Ethiopia: People and Economy» (1960 年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出版)。

斯金纳：《今日阿比西尼亚》，Skinner, Robert P.: «Abyssinia of Today» (1906 年伦敦和纽约出版)。

斯科迪莱斯：《卡格纽——埃塞俄比亚战士在朝鲜的故事》，Skordiles, Kimon: «Kagnew—The Story of the Ethiopian Fighters in Korea» (1954 年东京出版)。

阿·史密斯：《穿越神秘的非洲国家》，Smith, Arthur Donaldson: «Through Unknown African Countries» (1897 年伦敦和纽约出版)。

弗·史密斯：《穿越阿比西尼亚》，Smith, Frederick Harrison: «Through Abyssinia» (1890 年伦敦出版)。

索马里政府：《索马里半岛》，«The Somali Peninsula» (1962 年伦敦出版)。

斯塔基：《阿瑟·里博在阿比西尼亚》，Starkie, Enid: «Arthur Rimbaud in Abyssinia» (1937 年牛津出版)。

英国政府档案局：《阿比西尼亚战役》，Stationery Office, His Majesty's: «The Abyssinian Campaign» (1942 年伦敦出版)。

斯蒂尔：《凯撒在阿比西尼亚》，Steer, George L.: «Caesar in Abyssinia» (1936 年伦敦出版)；《密封送到》，«Sealed and Delivered» (1942 年伦敦出版)。

斯特恩：《在法拉沙人中漫游》，Stern, Henry A.: «Wanderings among the Falasha» (1862 年伦敦出版)；《被囚禁的传教士》，«The Captive Missionary» (1868 年伦敦和纽约

出版)。

斯蒂甘：《穿越未知的国土去阿比西尼亚》，Stigand, Chauncy H.: «To Abyssinia through Unknown Land» (1910 年伦敦出版)。 482

斯特朗德斯：《东非的葡萄牙时期》，Strandes, Justus: «The Portuguese Period in East Africa» (英译本，1961 年内罗毕出版)。

斯韦恩：《十七次穿越索马里和一次去阿比西尼亚》，Swayne, Harald G. C.: «Seventeen Trips through Somali land and a visit to Abyssinia» (1895 年伦敦出版)。

赛克斯：《奥德·温盖特》，Sykes, Christopher: «Orde Wingate» (1959 年伦敦和克利夫兰出版)。

塔尔伯特：《当代埃塞俄比亚》，Talbot, David A.: «Contemporary Ethiopia» (1952 年纽约出版)；《海尔·塞拉西一世登基二十五周年》，«Hailé Sellassié I: Silver Jubilee» (1955 年海牙出版)。

泰勒：《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Taylor, A. J. P.: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1961 年伦敦和 1962 年纽约出版)。

托马斯和朱扎特·科特索：《1520 年葡萄牙人发现阿比西尼亚》，Thomas, Sir Henry F., and Zuzarte Cortesao, A. F.: «The Discovery of Abyssinia by the Portuguese in 1520» (英译本，1938 年伦敦出版)。

图瓦尔：《索马里民族主义》，Touval, Saadia: «Somali Nationalism» (1963 年马萨诸塞州剑桥出版)。

特里瓦斯基斯：《厄立特里亚：过渡时期的殖民地》，Trevaskis, G. K. N.: «Eritreia: A Colony in Transition» (1960 年伦敦和纽约出版)。

瓦蒂基奥蒂斯：《埃及陆军的政治活动》，Vatikiotis, P.J.: «The Egyptian Army in Politics» (1961 年印第安纳州布鲁明顿出版)。

弗京：《我所知道的阿比西尼亚》，Virgin, Eric: «The Abyssinia I Knew» (1936 年伦敦出版)。

维维安：《阿比西尼亚——穿越狮子的国土》，Vivian, Herbert: «Abyssinia; Through the Lion Land...» (1901 年伦敦出版)。

韦克菲尔德：《东非的脚印》，Wakefield, T.: «Footprints in Eastern Africa» (1866 年伦敦出版)。

沃尔德梅尔：《自传》，Waldmeier, Theophilus: «Autobiography» (1886 年伦敦出版)。

沃尔克：《在家的阿比西尼亚人》，Walker, C. H.: «The Abyssinian at Home» (1933 年伦敦出版)。

沃：《沃在阿比西尼亚》，Waugh, Evelyn: «Waugh in Abyssinia» (1936 年伦敦出版)。

韦尔比：《在埃及军队司令官和孟尼利克之间》，Wellby, Montagu S.: «Twixt Sirdar and Menelik» (1901 年伦敦)。

威尔金斯：《阿比西尼亚漫步》，Wilkins, Henry S. C.: «Reconnoitering in Abyssinia» (1870 年伦敦出版)。

温斯坦利：《访问阿比西尼亚》，Winstanley, William: «A Visit to Abyssinia» (1881 年伦敦出版)。

伍尔夫：《帝国和非洲的商业》，Woolf, Leonard: «Empire and Commerce in Africa» (1920 年伦敦出版)；《国际联盟和阿比西尼亚》，«The League and Abyssinia» (1936 年伦敦出版)。

沃克：《埃塞俄比亚——欧洲外交棋局中的小卒》，Work, Ernest: «Ethiopia — A Pawn in European Diplomacy» (1935

年伦敦和俄亥俄州纽康科德出版)。

威奇：《尼罗河简介》，Wyche, Sir Peter: «A Short Relation of the River Nile» (1673 年伦敦出版)。

怀尔德：《现代阿比西尼亚》，Wylde, Augustus B.: «Modern Abyssinia» (1901 年伦敦出版)。

扎吉拉：《1864 年一位波兰旅行家描绘的阿比西尼亚》，Zagiella, Ignacy: «Abyssinia According to the Account of a Polish Traveller in 1864» (1935 年华沙出版)。

扎特曼：《北非的政府和政治》，Zartman, I. William: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Northern Africa» (1963 年纽约和 1964 年伦敦出版)。

地图：本书第 91 和 229 页的地图太小，不能全部标明南埃塞俄比亚的民族和王国。对这个问题特别感兴趣的人可以看晏森 (Ad E. Jensen)、哈贝兰德、施特劳贝 (H. Straube) 和其他人的三部出色的德文著作：

1. 《南埃塞俄比亚的古代民族》，«Altvölker Süd-Äthiopiens»。
2. 《南埃塞俄比亚的盖拉人》，«Galla Süd-Äthiopiens»。
3. 《南埃塞俄比亚的西库什特人》，«Westkuschitische Völker Süd-Äthiopiens» (1959—1963 年法兰克福出版，还有几部正在编著中)。

索　引

埃塞俄比亚人没有姓。他的第一个名字是他自己的名字，因而也是本索引使用的名字；第二个名字通常是他的父名，但是也有例外。对于埃塞俄比亚的人名，现在没有通用的英文拼写的方法。本书作者基本上遵照皇家埃塞俄比亚地图和地理学会的拼写方法，但有时为了避免混淆而用不同的字母拼写同名人的名字。

有关的主要页码①用黑体字表明。市镇和居民点所在的省份在括弧内用各省的简称注明，标明这些地点的地图的页码用斜体字表明。省界在历史上有过变化，本书用的是 1964 年的省界。

各省的简称如下：厄立特里亚(厄)；提格雷(提)；贝格姆迪尔—锡缅(贝)；沃洛(沃)；戈贾姆(戈)；沃累加(沃加)；绍阿(绍)；伊路巴博(伊)；咖法(咖)；阿鲁西(阿)；加木戈法(加)；锡达莫(锡)；巴累(巴)；哈拉尔(哈)。

二　画

丁德尔河　Dinder River *10*, *257*

人口普查　Population census 323

三　画

门德斯，阿方索　Mendes, Alphonso 60—61

门吉斯图·纽威将军　Mengistu Neway, Gen. 1—2,

① 本索引各条目后所附为原书页码，原书页码附于中译本一边的相应位置。——译者

58—9, 78, 81, 112, 148, 166, 199, 214, 252, 256, 295, 338, 352, 356, 361, 373, **376—452**

门吉斯图·纽威的审讯 Trial of Mengistu Neway 68, 112, 423, 426, 429, **440—5**, 447, **450—2**

门兹 Menz *46*, **96**, 100, 229, 239, 337, 384, 394

土拉马的丹西 Danci of Tulama 97

土地改革 Land reform 113, 353, 356, 363, 372

土地税 Land taxes 附表 6

土地制度 Land tenure 102—3, **323—4**, 333, 348

参阅军田制度 Gabar system *101–2*, 105, 172–3, 348

土司 Shums (Seyoums) **49**, 169, 194, 223, 277, 附录二

土耳其，土耳其人 Turkey, Turks 52—3, 59, 77—9, 88, 135, 137—8, 146

大学 University 103, 111, 148, 174, 365, 452

学院 College 28, 37, 75, 107, 111—2, 145, 319, 356, 361, **365—370**, 394, 401, 404, **414—416**, 423—4, 439, 447, 450

大学生 Students 38, 365—370, 404—6, 414—416, 438—9

大教堂，亚的斯亚贝巴 Cathedrals, Addis Ababa,

圣乔治 St. George's 146, 166, **240**, 337, 415, 434—5

三位一体 Trinity 161

大海之王 Bahr Negash *10*, 53, 59, 61, 63, 68, 附录二

大臣会议 Council of Ministers 131, 134, 159, 169, 218, 222, 281, **310**, 385

大马士革 Damascus 28

大分裂(教会) Great Schism 27

大裂谷 Rift Valley 9—11, 29—30, 98, 206—7, 218, 223, 239, 261, 264

小谢泼德，乔 Shepherd, G. Jr. 375

子爵 Grazmatch 49, 附录二

马基雅弗利 Machiavelli 269, 294, 312
马达加斯加 Madagascar (见马尔加什 Malagasi)
马达里亚土地 Madarya land 323
马格达拉平顶山(沃) Magdela Amba (Wo) 114. 198, 76, 78. 80—3. 86, 89, 97, 152, 214, 219
"马赫迪" Mahdi, the 67, 91, 137
马特梅·塞拉西·沃尔德·马斯卡尔男爵 Mahtemé Sellassié Woldé Maskal, Bal. 396
马季 Maji 173
马卡累(提) Makallé(T) 198, 134, 68, **121**, 145, 195, 202, 207, 235—6, 384
马克达女王 Makeda, Queen 40—43
马康南公爵 Makonnen. Ras 94, **100—2**, 106, 116—7, 119—125, 128
马康南·德米西御前顾问 Makonnen Demissie, Bet. **203**, 206, 211, 215
马康南·德尼克将军 Makonnen Deneke, Gen. 292, 378. 393, 410, 430, 440, 443
马康南·德斯塔 Makonnen Desta 258
马康南,哈拉尔公爵 Makonnen. Duke of Harar 151, **206—7**, 257, 276, 278, 295—6, 301, 358, 381—2
马康南·恩达尔卡丘公爵—御前顾问 Makonnen Endalkatchew, Ras-Bet. 25, 203, 225—6, 239, 247, 256—7, 262, 277, 281, 297, 307—8, 310, 338, **385**, 432
马康南·哈布特沃尔德 Makonnen Habtewold **156**. 207, 220, 222, 231, 281, 297—8, 316, 327, 352, 361, 364, 366, 373, 379, 381, **386—393**, 396, 430, 440
马康南·沃森侯爵 Makonnen Wossen, Dejaz. 210
马尔加什 Malagasi 31, 227
马拉维 Malawi 326, 330, 附表四
马里(咖) Mali (K) 21
马腊贝特(绍) Marabeté (Sh)

58, 238, 240
马尔达山口(哈) Marda Pass (H) 250, 258
马雷尔河(厄) Mareb River (E) *10*, 196
马克七世,开罗总主教 Mark VII, Patriarch of Cairo 68
马科斯主教 Markos, Abune 284, 300
马利 Mari 41
马里耶公爵 Mariyé, Ras 72—3
马鲁侯爵 Maru, Dejaz 72
马克思列宁主义 Marxism-Leninism 319, 322, 343, 346—8, 352
马萨伊 Masai 54
马斯卡尔 Mascal 196, 200
马尚纳兰 Mashonaland 30
马萨瓦(厄) Massawa(E) 114, 250, 314, 29, 48, 87—8, 92, 115, 117, 264, 302, 305, 357
马塔拉(厄) Matara (E) 16, 21
马蒂恩佐 Matienzo 299, 301—3, 306
马特博士 Matte, Dr. L. 423
马特奥斯大主教 Matteos, Abune 138—9, 159
也门 Yemen 17, 24, 30, 41, 194

四　画

方济格会 Capuchin Fathers 62
方形石塔 Obelisks (见"石碑"条)
火器 Firearms 78, 81—2, 87, 91, 94, 97, 100, 123, 140—2, 153, 157, 160, 162, 177, 194, 200, 205, 220, 232, 235, 391, 424
开罗总督 Vizier of Cairo 32
元帅 Azmatch 附录二
王子乐园 (见"皇宫"条) Guenete Leul (Prince's Paradise)
王子纷争的时代 Time of the Princes 69—70, 76, 81
木乃伊 Mummies 30
天主教 Roman Catholicism 87, 120, 148, 152, 154—5, 189, 240, 265, 300, 367—8, 401
«天主教先驱报» «Catholic Herald» 289

韦维尔(魏菲尔)将军 Wavell, Gen. 271
韦瑟阿尔将军 Weatherall, Gen. 262
扎·丹吉尔皇帝 Za Dengel, Emp. 60
扎·哈克尔(佐斯卡勒斯)皇帝 Za Hakelé, (Zoscales) Emp. 19—20
扎格维王朝 Zagwé Monarchs *127*, **33—6**, 39—40, 85, 89
扎拉·雅各布皇帝 Zara Yakob Emp. *127*, 47
扎拉·约翰尼斯元帅 Zara Yohannes, Azmatch 56
中国 China 29, 31, 125, 155, 249, 附表五
贝德武士 Baidé, Fit. 230, 245
贝鲁·奥格比特 Bairu Ogbit 300
贝克爵士 Baker, Sir S. W. 79
贝乔(绍) Be'cho (S) 360
贝法纳夫人 Befana, Woiz. 133
贝格姆迪尔 Begemidir *10*, *314*, 33, 56, 70, 106, 116, 134, 137, 162, 193, 243—4, 264, 278, 331
贝哈布特商务官 Behabté, Neg. 154
贝贾 Beja *46*, 28
贝克尔·安塔纳提奥斯少校 Bekelé Antanateos, Major 294—5
贝莱武士 Belai, Fit. 219
贝莱·克贝德侯爵 Belai Kebede, Dejaz. 219
贝莱内侯爵 Belaineh, Dejaz. 215
贝莱·泽勒卡侯爵 Belai Zelleka, Dejaz. 224, 253, 259, 278—9, 295, 451
贝勒休少校 Belehu, Major 232
贝尔,约翰 Bell, John 77
贝纳迪尔 Benadir *10*, *46*, *114*, 190, 270, 290 (参阅"索马里"条)
贝文,欧内斯特 Bevin, Ernest 288
贝延尼侯爵 Beyenne, Dejaz. 215
贝延纳·梅里德侯爵 Bayan-

na Merid, Dejaz. 150, 210, 225, 229, 239
贝兹贝　Bezebé　76
贝兹贝·西勒希侯爵　Bezebeh Sileshi, Dejaz. 285, **308**, 386, 394, 430—1, 443
贝朱·阿巴·迪卡　Bezu Aba Dika　90
丹都武士　Damtew, Fit. 123, 180
丹尼尔大主教　Daniel, Archbishop　32—3
丹尼尔·阿贝贝　Daniel Abebe　263
冈马　Gomma　*114*, 104
冈绰(绍)　Goncho (Sh)　72
冈达尔(贝) Gondar (B) *10*, *114*, *198*, *250*, *314*, 17, 33, 61, 67—70, 76, 78, 81, 94, 106, 133, 136, 149, 190, 210, 213, 217, 238, 247, 252, 260, 273, 279—280, 301, 365, 384, 408, 413
冈达尔王朝　dynasty 127
冈戈尔武士　Gongol, Fit 205
日本　Japan　125, 155, 167, 170, 315, 379, 423, 448, 附表五
内皮尔远征　Napier Expedition 7, **80—4**, 86, 92, 167, 219, 224, 231
内格利(锡)　Negellé (S) *250*, *314*, 210, 261, 378, 413
电讯　Telecommunications **124**, 139—140, 332, 394—5
戈贝纳公爵　Gobena, Ras 85, **97—9**, 101, 104, 106, 220
戈贾姆　Gojjam *10*, *46*, *114*, *314*, 23, 56—7, 61, 70, 73, 89, 94, 99, 101, 116, 137, 158, 173, 175—7, 193, 195, 200, 208, 213, 215, 221, 230, 236—7, 243, 246, 252—3, 257—9, 277—9, 293, 331, 378, 383
戈杰布河　Gojeb River　55, 104
戈吉布(咖)　Gojib (K)　234
戈登将军　Gordon, Gen. 91—92
戈雷(伊)　Goré (I) *198*, *314*, 203, 220—1, 230—1, 264, 277, 291, 294, 373
戈舒·伯鲁侯爵　Goshu Bir-

ru, Dejaz. 73—4
戈伊托姆·彼得罗斯 Goytom Petros 400, 434
戈法的坎马 Kamma of Gofa 104
戈马的阿巴·波卡 Boka, Abba, of Gomma, 104
厄纳里亚的阿巴·冈博利 Abba Gomboli of Enarya 104
厄立特里亚,厄立特里亚人 Eritrea, Eritreans 11, 23, 88, 91, 117, 123, 125, 128, 135, 137, 181, 187, 192, 194—6, 200—1, 204, 227, 239, 243, 254, 270, 273, **282—5**, 288—290, **298—306**, 312, 326, 331—2, 357—9, 377, 389—390, 407—8, 415, 419, 422, 432
«厄立特里亚每周新闻» Eritrean Weekly News 285
瓦斯科·达·伽马 Vasco da Gama 287
瓦查查山(绍) Wachacha, Mt. (Sh) 15, 29, 98
瓦奇尔(绍) Wachilé (S) 300
瓦格(沃加) Wag(W) *10*, 33, 35, 40, 212
瓦格土司 Wagshum 40, 308, 384, 附录二
瓦希布·巴夏 Wahib Pasha 225
瓦拉塔·伊斯雷尔夫人 Walata Israel, Woiz. 166
瓦拉塔·塔克尔·海马诺特夫人 Walatta Taklé Haymanot, Woiz. 94
瓦尔达·基丹神父 Walda Kidan, Aba 148
瓦尔达·马拉科特 Walda Malakot 147
瓦尔达·塞拉西公爵 Walda Sellassié, Ras 72
瓦尔迪亚(沃) Waldia (Wo) *198*, 219
瓦勒特·乔奥吉斯 Walete Giorgis 147
瓦利索(绍) Walliso (Sh) 97
瓦尔凯特(贝) Walkait (B) 251
瓦尔瓦尔 Wal-Wal 189—190, 195
瓦基迪博(绍) Waqi Dibo(Sh) 89
瓦拉·海卢(沃) Warra Hailu

(Wo) *198*, 218
瓦塔　Watta　14
反对奴役和保护土著人协会　Anti-slavery and Aborigines Protection Society　172
公共卫生　Public Health 148, 160, 172, 237, 282, 334, 365, 372, 附表七
公子　Lij　49, 附录二
公爵　Ras　49, 附录二
乌干达　Uganda *314*, 30—1, 58, 77, 91, 93, 118, 275, 321, 325, 330—1, 335, 344, 367, 449, 附表四、九
乌拉奥拉洛(提)　Ulat Awlalo (T) 379
乌伦多夫教授　Prof. E. Ullendorff　33, 285
乌马里　Umari　26
乌查利(绍)条约　Treaty of Wuchalé (Sh) **116**, 123, 275
邓南遮，加布里尔　d'Annunzio, Gabriele　188
巴阿索(绍)　Ba'Aso (Sh) 149
巴多里奥元帅　Badoglio, Marshal　*198*, 199, 201—2, **206**, 208—211, 213, 215, 228—9, 262
巴雷　Bahrey　56
巴鲁·卡巴上尉　Bahru Kaba, Capt.　316
巴克霍尔泽　Bucholzer　269
巴卡·阿布，丹卡利亚苏丹　Baka, Abu, Sultan of Dankalia　137
巴卡法皇帝　Bakaffa, Emp. 56, 135
巴卡雷，沃累加的　Bakaré of Wellegga　101
巴莱尼施夫人　Balainesh, Woiz.　246
巴尔查·阿巴尼弗索侯爵　Balcha Abanefso, Dejaz. 123, 140, 142—3, 149, **159—60**, 173, 202, 218, 220, **238**
巴累　Bali *10*, *46*, 52—3, 55, 194, 210, 331
巴拉蒂里将军　Baratieri, Gen. 117, 119—23
巴拉蒂　Baratti　326
巴巴拉　Barbara　29
巴西利奥斯总主教　Basilios, Abune, Patriarch　23, 25, 308, 387, 395, 398, 410—

11, 417—8, 420, 426, 428, 443, 446
巴斯 Bath 246, 248
巴克斯顿,戴维 Buxton, David 34, 179—180
巴延纳伯爵 Bayenna Kegnazmatch 245
巴耶·特拉霍恩上尉 Bayé Telahoun, Capt. 434—5
巴勒斯坦 Palestine 157
巴黎会议 (1946 年) Paris Conference 1946 300
比德 I. Bidder 34—35
比尔基斯女王 Bilkis, Queen 41
比拉图·哥尔 Biratu Golé 98
比鲁·纳加沃 Biru Nagawo 97
比杰达峰 Bejeda 9
比利时,比利时人 Belgium, Belgians 157, 161, 167, 172, 187, 209, 251, 264, 272, 315, 382
比鲁苏丹领地 Sultanate of Biru 193
比夏弗图(绍) Bishaftu (Sh) **97**, 102, 156, 337, 381, 411, 413, 420, 446
以色列人 Israelis 429

五 画

汉布罗博士 Hambro, Dr. E. 430, 440
汉丹·阿布·安贾 Hamdan Abu Anja 94
汉马马特山谷 Hammamat Valley 35
汉纳神父,格布雷·季马 Hanna, Aba Gebré Jimma, 180, 182—3, 382—3, 392—3, 427, 430
汉纳博士 Hanner, Dr. 163, 179
冯·林达尔将军 von Lindhal, Gen. **358**, 379, 412, 422
议会 Parliament **168—9**, 200, 279—280, 282, 295, 306—8, **310—311**, 436, 444
议会改革者的阴谋 Parliamentary Reformers, Plot of 291—293
主显节 Timket 50
闪族,闪族语言 Semites, Semitic 14—17, 98

示巴女王 Sheba, Queen of 17, 20, 23, **40—43**
可兰经学校 Koranic Schools 317
艾赫迈德·伊本·伊布拉欣·加齐,阿訇 Ahmed Ibn Ibrahim al-Ghazi, Imam.(见"格兰" Gran 条)
艾登爵士,安东尼(埃房勋爵) Eden, Sir Anthony (Lord Avon) 191, 197, 256
本杰明·沃克內 Benjamin Workneh 316
本特,西奥多 Bent, Theodore 67
古德斯皮德 D. Goodspeed 375, 419
古马国王阿巴·福吉 Abba Fogi of Guma 108
古格萨·阿利亚亲王—公爵 Gugsa Arıa, Leul-Ras. 152, **176**, 193, 203
古格萨公爵 Gugsa, Ras 72
古格萨·沃利公爵 Gugsa Wolie, Ras 133—4, 146, **162**, 208
古勒尔(绍) Gulelé (Sh) 98, 428
古马 Guma *114*, 108
古拉(厄) Gura (E) 88
古拉吉(绍) Guragé (Sh) *10*, *114*, 17, 29, 62, **97—99**, 102, 104, 112, 147, 158, 322
古拉海(哈) Gurahai(H) *198*, 205
石碑 Stelae **18**, 20—1, 34, 41, 54
石器时代 Stone Age 14—15
甘贝拉(伊) Gambela (I) 237, 272
甘梅拉少校 Gamerra, Major 122
甘古尔,瓦格地区土司 Gangul, Wagshum 123
甘纳尔河 Gannale River *10*, 192
世界大战(第一次) World Wars,first (I) 135—6;(第二次) second (II) *198*, *250*, 188, 195, 211, 247—66
世袭土地 Rist land 323
东非和中非泛非自由运动与全非人民会议 PAFMECA (SA) 369

布兰奎,奥古斯特 Blanqui, Auguste 349
布斯特德上校 Bousted, Col. 259
布托尔侯爵 Boutol, Dejaz. 133
布罗克赫斯特,考特尼 Brocklehurst, Courteney 256
布鲁斯 Bruce, J. 61, 68—70, 326
布尔加(绍) Bulga(Sh) 296
布隆迪 Burundi 30
卡麦伦领事 Cameron, Consul 79
卡明爵士,邓肯 Sir Duncan Cumming 303
卡巴卡,巴卡巴卡 Kabaka, Bakabaka 31, 77, 91, 93 (参阅"乌干达"条)
卡格纽基地 Kagnew Base 359—60, 412—413
卡格纽营 Battalion 360—1 (参阅"朝鲜"条)
卡曼特人 Kamants *46*, 78
卡拉哥尔(沃) Kara-Koré (Wo) 58
卡萨 Kassa (见"提沃德罗斯皇帝"条)
卡萨·海卢亲王—公爵 Kassa Hailu, Leul-Ras 139, 144, 149, 152—4, 158—160, 162, 164, 167, 177—8, 195, 198, 200, 202—3, 206—9, 211—2, 215—6, 219—223, 233, 236, 238—9, 243, 256—7, 260, 262, 264, 278, 293, 300, 317, 378, **384**, 390
卡萨·塞约姆侯爵 Kassa Seyoum, Dejaz. 145
卡萨·沃尔德·马利安 Kassa Woldé Marian 137, 204
卡萨拉 Kassala *250*, *314*, 252
叶哈(厄) Yeha (E) 16—17
叶库诺·阿姆拉克皇帝 Yekuno Amlak, Emp. *127*, 39, 43
叶库诺·阿姆拉克·特斯费 Yekuno Amlak Tesfae 283
叶马尼·格布雷·埃格济亚伯 Yemané Gebré Egziaber 101
叶马尼·哈桑侯爵 Yemané Hassan, Dejaz. 300
叶希马贝特夫人 Yeshimabet,

Woiz. 147
卢多尔夫 Ludolph 37, 45, 61
卢克爵士,哈里 Luke, Sir Harry 168, 397
卢尔·塞吉德公爵 Lul Seged, Ras 141, 144, 149
卢蒙巴,帕特利斯 Lumumba, Patrice 344
卢什准将 Lush, Brig. 262, 271
(前)卢安达—乌隆迪 Ruanda—Urundi (former) 325
卢多尔夫湖(加) Rudolf Lake (G.G.) *10*, 54, 105, 254
卢旺达 Rwanda 30, 58
史前时期,埃塞俄比亚的 Prehistory, Ethiopian 12—15
乍得 Chad 407—8
饥荒 Famine 305, 321, 383
印度 India 77, 79, 137, 251, 353, 361, 379, 385, 389
尼加·海尔·塞拉西将军 Nega Hailé Sellassié, Gen. 280, 299, 377
尼加什·贝兹贝御前顾问 Negash Bezebé, Bet. 244, 247, 252, 254, 259, **293—5**
尼吉布将军 Neguib, Gen. 360
尼古西侯爵 Negussé, Dejaz. 77
尼西亚公会议 Nicaea, Council of 50
尼西亚教条 creed 50
尼日利亚 Nigeria 251, 258, 321, 330—1, 335, 344, 附表四、八
尼罗河(白) Nile, White 32, 91, 125 (参阅"阿贝伊河"条)
尼罗河(青) Nile, Blue (参阅"阿贝伊河"条)
尼罗河上游各王国 Upper Nile Kingdoms 18 (参阅"梅罗埃"、"努比亚"条)
尼罗特人的影响 Nilotic influences 30
尼亚萨兰 Nyasaland (见"马拉维"条)
尼雷尔博士,朱利叶斯 Nyerere,Mwalimu Dr. Julius 369
皮格米人 Pygmies 12—13
圣阿典纳休斯 Athenasius, St. 24, 27

圣战 Jehad 22, 29, 52, 91, 100, 119, 137 (参阅"格兰"条)
边界委员会 (英国—埃塞俄比亚) Boundary Commission (Anglo-Ethiopian) 190—1
边界,埃塞俄比亚 Frontiers, Ethiopian *198*, *314*
加拿大人 Canadians 220, 423 (参阅"耶稣会"条)
加冕,皇冠 Coronations, Crowns 20, 84, 105
提沃德罗斯 Tewodros 76
约翰尼斯 Yohannes 87
孟尼利克二世 Menelik II 117
佐迪图 Zauditu 146
塔法里王 Negus Tafari 161
海尔·塞拉西 Hailé Selassié 165—8
加布雷·乔奥吉斯首席执事 Gabré Giorgis, Echegé 257
加布雷·希沃特侯爵 Gabré Hiwot, Dejaz. 210, 245
加布雷·希沃特·贝克达根商务官 Gabré-Hiwot Baykedagn, Neg. 139, **155**, 315
加布雷·马利安侯爵 Gabré Mariam, Dejaz. **181**, 190, 210, **239**
加布雷·马斯卡尔 Gabré Maskal 252
加布雷侯爵,锡缅的 Gabré of Simien, Dejaz. 133
加布雷·塞拉西侯爵 Gabré Sellassié, Dejaz. 146, 166
加布里尔二世,亚历山大总主教 Gabriel II, Patriarch of Alexandria 32
加布鲁,市长 Gabru, Kantiba 139
加布鲁,瓦格地区土司 Gabru, Wagshum 116
加基·塞罗科,咖法的 Gaki Seroco of Kaffa **104**, 153
加拉德沃斯皇帝 Galadewos, Emp. 53, 59
加拉巴特(贝) Gallabat (B) *250*, 74, 94, 214, 251—2
加腊穆拉塔(哈) Garamulata (H) **179**, 182, 226
加夏 Gasha 152
加肖上校 Gashaw, Col. 393
加萨萨·贝劳侯爵 Gassasa Belau, Dejaz 208

加弗雷将军　de Gavre, Gen. 209, 359, 379, 414, 425
加木戈法　Gemu Gofa *314*, 203—4, 225, 235, 245, 331, 373
加纳(黄金海岸)　Ghana (Gold Coast) 21, 251, **319**, 321, 325, 329—332, 335, 344, 附表三、四、八、九
弗拉·毛罗　Fra Mauro 47
弗里芒纳(提)　Fremona (T) 59, 61
弗鲁门蒂斯,圣　Frumentius, St. 24—27
弗京将军　Virgin, Gen. 163, **171—2**, 180, 190, 194, 199, 297
司法,法官　Judiciary, Justice **49**, 281, 291, 302, 306, 415
奴隶制,奴隶　Slavery, Slaves 28, 30, 42, 57—8, 89, 91, **154**, 157—9, 172—5, 201
占领区行政署　Occupied Enemy Territory, Administration of 259

六　画

米海尔主教　Mikael Abune 232, 240
米海尔·伊姆鲁公子　Mikael Imru, Lij 338, 354—5, **385**
米海尔,沃洛国王　Mikael, Negus of Wello 87, 99, 102, 104, 116, 119—120, **132**, 134—8, **140—4**, 151, 217—218, 297
米海尔四世,亚历山大总主教　Mikael IV, Patriarch of Alexandria 32
米海尔·索赫尔公爵,提格雷的　Mikael Sohul of Tigré, Ras 68, 72
米里昂武士　Million, Fit 226, 245, 260
米切尔爵士,菲力普　Mitchell, Sir Philip **259**, 262, 271, 274, 276
兴迪　Shendy 79
当果拉(贝)　Dongola (B) 193
亚伯拉哈　Abraha 25
亚伯拉哈侯爵　Abraha, Dejaz. 202
亚伯拉哈·德波克　Abraha Deboch 240
亚伯拉罕　Abraham
亚伯拉罕主教　Abraham,

Abune 241
亚的斯亚贝巴 Addis Ababa *10*, *114*, *314*, 29, 47, 98, **102—3**, 127, 146, 159—161, 165—8, 202, 219—220, 223, 252, 261, 265, 286, 305, 333, 358
被占领 occupation of 197, 213, 221, **227—230**, 242
爱国战士的进攻 Patriot attack on 238
屠杀 massacres 240
解放 liberation of 250, 261, 273
战役 battle of 419—424, 428—432
亚丁 Aden *114*, *314*, 156, 226, 285—6, 412, 附表五
亚美尼亚人 Armenian 47, 51
亚美尼亚人里昂 Leon the Armenian 138
亚美尼亚人马修 Matthew the Armenian 47—8
亚述 Assyria 41
吉布提 Djibouti 125—7, 141, 221—3, 226—7, 240, 254—6, 270, 287, 289, 292, 300, 331, 338, 360
吉昂(绍) Ghion(Sh) (见"瓦利索"条)
西维特 Civet 89
西里尔四世，亚历山大总主教 Cyril IV, Patriarch of Alexandria 77
西奥多 Theodore (见"提沃德罗斯"条)
西西格 W. Thesiger 138
西阿拉·克雷斯托斯公爵 Séala Krestos, Ras 61
西巴特将军 Sebat, Gen. 99
西巴特侯爵，阿加梅的 Sebat of Agamé, Dejaz. 200
西巴特公爵 Sebat, Ras 118
西亨夫人 Sehen, Woiz. 144, 150
西勒贝·阿加伯爵 Selebe Aga, Keg. 245
西纳弗(厄) Senafé (E) *114*, 21, 87
西拉子爵 Sera, Graz. 273
西穆武士 Simu, Fit. 205
西纳杜夫人 Sinadu, Woiz. 425, 444
西拉克·希罗伊 Sirak Hiroy 256—257

西班牙，西班牙人　Spain, Spanish　47, 60
西尔万·贝尼托　Sylvain, Benito　109
"共生猎人"　Symbiotic Hunters　14
地主　Landlords　26, **103**, 150
地方主义　Regionalism　72
地图与地理学会　Mapping and Geography Institute　323
芒净格　Munzinger　88
托塞利少校　Toselli, Major　121
托伊，巴巴拉　Toy, Barbara　11
达巴迪·阿诺　d'Abbadie, Arnaud　73, 224
达博米达将军　Dabormida, Gen.　123
达拉克(厄)　Dahlak (E)　31
达拉斯　Dallas　272
达米西公爵　Damissé, Ras　104
达摩特(戈)　Damot (G)　55, 58
达纳基耳(阿法尔)沙漠　Danakil (Afar) Desert　*10*, *46*, 9, 31, 153, 196, 218
达纳基耳人　people　9, 52, 106, 140, 182
达尔吉公爵　Dargé, Ras　**99—100**, 102, 147, 153
达利　Darley, H.　131
达维特·奥克巴格济学士　Dawit Okbagzy, Blatta　280, 300, 400, 430, 附录二
达善峰(贝)　Ras Dashan, Mt. (B)　9
达顿　E. Dutton　163
夸拉(贝)　Kuara (B)　*46*, 72
列宁　Lenin　398
列奥教皇　Leo, Pope　50
迈尔斯　A. T. Miles　159
安博(绍)　Ambo (Sh)　97, 99, 153, 178, 232, 243
安德·阿伯拉武士　Amdé Aberra, Fit.　153, 239
安德·米海尔侯爵　Amdé Mikael, Dejaz.　225—6
安德·米海尔·德萨列根　Amdé Mikael Dessalegn　386, 394, 430
安德·西昂皇帝　Amdé Sion, Emp.　55
安达尔加丘·梅赛公爵　Andargatchew Messai, Ras

204, 226, 300—1, 303—4, 306, 373, 382, 386, 392—3, 396, 429—430, 432—3, 439, 443
安塔洛(提) Antalo (T) 86
安德拉查(咖) Anderacha (K) 105
安哥拉拉(绍) Angolala (Sh) 58, 71, 97
安金之战 Ankim, Battle of 162
安科贝尔(绍) Ankober (Sh) *10*, **29**, 57, **71**, 104, 117, 141, 143, 179, 241, 245
安东尼利伯爵 Antonelli, Count 116—117
安瓦尔·萨达特上校 Anwar el Sadat, Col. 337, 381
安全警察 Security Police 47, 75, 136, 352, 356—7, 361—2, 366—7, 404, **429**, **440**
刚果 Congo *314*, 91, 321, 325, 329, 378, 395, 447
军田制度 Gabar system **101—2**, 105, 172—3, 348
军校,英国(桑赫斯特) Military Academies, British (Sandhurst) 84, 361, 389
法国(圣西尔) French (St. Cyr) 173, 216, 224, 316, 407
苏丹(索巴尔) Sudanese (Sobar) 256
军队薪饷 Military Pay 417, 449
陆军危机 Army Crisis 446—450
伍尔夫·伦纳德 Woolf, Leonard 115
伍贝内·特桑马公爵 Wubeneh Tesemma, Ras 244
伍比侯爵,锡缅的 Wubie of Simien, Dejaz. **72—4**, 76, 77, 80, 133, 146
伍布·沃尔德耶斯 Wubue Woldeyes 440
休伊特海军少将 Hewitt, Rear Admiral 91
伦吉,维托里奥 Lunghi, Vittorio 300
先知 Prophet, the 27—8, 91, 138, 191
伊本·阿萨尔 Ibn al Assal 340
伊布拉欣,希克 Ibrahim, Sheikh 304

伊法特　Ifat　**46**, 31
伊尔格　Ilg　125
伊路巴博　Illubabor　**314**, 292, 331
伊姆鲁亲王—公爵　Imru, Leul-Ras　1, 139, 144, 148, 154—5, 173, 175, 179, 195, 198, 200, 207—8, 212, 214—5, 223, 230—7, 240, 254, 260, 265, 277, 293—4, 318, 338—9, **353**, 385, 394—5, 398, **401—2**, 408, 417, 422—3, 425—433, 437, 443, 445
伊萨克主教　Isaac, Abune　241
伊萨克斯　Isaacs C.　163
伊斯坎德尔·德斯塔海军中校　Iskander Desta, Commander　**204**, 357, 382
伊斯兰教　Islam　22, 28—9, 31—2, 47—8, 51—2, 60, 62, 71, 77, 79, 87—8, 94, 99—102, 131, 134, 137—8, 230, 241, 283, 299, 301—2, 305, 317, 353, 360, 394, **415**
伊斯梅尔总督　Ismail, Khedive　88—9, 91, 99
伊萨　Issa　287
伊约亚斯皇帝　Iyoas, Emp.　56
伊吉朱侯爵　Yigezu, Dejaz.　**154**, 178, 220, 222
伊尔马侯爵　Yilma, Dejaz.　133, 149, 203
伊尔马·德雷萨"公子"　Yilma Deressa, "Lij"　101, **231**, 236, 262, 281, 315—316
全非人民会议　All African Peoples Conference　369
全国学生联合会　National Union of Students　365
乔治大主教　George, Archbishop　32
乔治，亚历山大总主教　George, Patriarch of Alexandria　27
乔治·希罗伊　George Hiroy　316
乔治五世，英国国王　George V. King of England　84, 158, 207
多巴(锡)　Doba (S)　100
多加利(厄)　Dogali (E)　*114*, 93

多科 Doko 13
多雷斯 J. Doresse 67
多尔济 Dorzi 428
多哥兰 Togoland 330
约瑟夫主教山 Abune (Abuna) Joseph, Mount (Wo) *198*, 34
约翰逊·塞缪尔 Johnson Samuel 1
约瑟夫·沃克内 Joseph Workneh 316
约翰教长 Prester John 45, 47—8, 59, 287
约翰尼斯三世皇帝 Yohannes III, Emp. *127*
约翰尼斯四世皇帝 Yohannes IV, Emp. *127*, 20, 43, 68, 81, 85—95, 97, 99, 115, 117, 133, 146, 162, 172, 201, 205, 214, 244, 252, 260, 283, 311
约翰尼斯·埃雅苏公子 Yohannes Eyasu, Lij 247
约翰尼斯·马鲁公子 Yohannes Maru, Lij 244
约翰尼斯·米斯基尔少校 Yohannes Miskir, Major 390, 431
约翰尼斯十四世，亚历山大总主教 Yohannes XIV, Patriarch of Alexandria 241
约翰尼斯·拉马 Yohannes Rama 293
约翰尼斯·西默吉巴绍 Yohannes Semerjibashaw 229, 292
红十字会 Red Cross 208—210, 246, 271, 382, 425
红海 Red Sea 16—17, 19, 28—9, 31, 88, 264
阴谋(1940—1960年) Intrigues 1940—60 252, 269—312

七 画

库什特人 Cushites 14—16, 24
库菲特(厄) Kufit (E) 93
库洛 Kullo *114*, 104
库洛的坎塔 Kanta of Kullo 104
沙亚扎纳 Shaiazana 25
沙拉湖(绍) Shala Lake (Sh) 98
沙路武士 Sharew, Fit. 137
沙沙马纳(绍) Shashamené (Sh) *314*, 332

泛非主义　Pan-Africanism 336, 341—6, 351, 369
沃拉穆的托纳　Tona of Wellamu 103
沃洛的伊曼　Imam of Wello 81, 89
沃贝克将军,冯·勒托　Vorbeck, Gen. von Lettow 136
沃,伊夫林　Waugh, Evelyn 167, 183
沃拉穆(锡)　Wellamu(S) *114*, 103, 106, 210, 370, 372
沃累加　Wellegga *10*, *114*, *314*, 15, 55, 58, 70, 101—2, 137, 203, 231—3, 243, 245, 329, 331
沃累加的库姆萨　Kumsa of Wellegga **101**, 237
沃累加的阿曼特　Amanté of Wellegga 101, 231
沃洛　Wello *10*, *114*, *198*, *314*, 33, 52, 56, 81, 85, 87, 89, 97, 99, 140—4, 162, 193—4, 200, 278—9, 321, 333
沃布内侯爵("阿莫罗")　Wobneh, Dejaz ("Amoraw") 247
沃达约侯爵,阿里　Wodajo, Ali, Dejaz 179, 206, 211, 218
沃尔德公爵　Woldé, Ras 133
沃尔德阿布·沃尔德·马利安　Woldé ab Woldé Mariam 285, 300, 304
沃尔德·乔奥吉斯公爵　Woldé Giorgis, Ras **104—7**, 139, 146, 151
沃尔德·基丹学士　Woldé Kidan, Blatta 440
沃尔德·马利安侯爵　Woldé Mariam, Dejaz. 137, 235, 245, 254
沃尔德·米海尔侯爵　Woldé Mikael, Dejaz. 100, 147
沃尔德·米海尔公爵　Woldé Mikeal, Ras 91
沃尔德·西梅特商务官　Woldé Semait, Neg. 233
沃尔德·察迪克御前顾问　Woldé Tsadik, Bet. 233
沃尔德·乔奥吉斯·沃尔德·约翰尼斯文书大臣　Woldé Giorgis Woldé Yohannes T. T. 217, 222—3, 243,

247, 254, 257, 280—1, 290, 293, **295—8**, 387, 403
沃利公爵 Wolie, Ras 116, 119, 123, 133
沃克內·格贝耶休中校 Workneh Gebeyehu, Col. 1, 82—3, 184, 280, **360—2**, **379—381**, 387—391, 393—4, 398, 401, 408, 420, 423, 425—7, 429, **434**, 437, 439, 447
沃克內博士,马丁 Workneh, Martin, Dr. 172, 192, 231
沃克內·沃尔德·埃曼纽尔武士 Workneh Woldé Emmanuel, Fit. 396
沃格平顶山(提) Worq Amba (T) *198*, 216
沃格特夫人 Worquet, Woiz. 81, 89
沃森·塞吉德,绍阿的 Wossen Seged of Shewa 71
沃森,瓦格土司 Wossen, Wagshum 300
怀尔德 A. Wylde 92
进步派(早期) Progressive Party (early) 153—6
贡德特(提) Gundet (T) 88
贡扎(沃加) Gunza (We) 101
克贝德侯爵 Kebede, Dejaz. 133
克贝德公爵 Kebede, Ras 206, 217, 434
克贝德·格布雷将军 Kebede Gebré, Gen. 360, **378**, 392, 395—6, 401, 409—411, 416, 419, 425, 432, **439**, 443, 447
克贝德·古德塔上尉 Kebede Gudetta, Capt. 434
克贝德·特桑马侯爵 Kebede Tesemma, Dejaz. 252, 258, 264, **378**, 396—7, 408—410, 414, 432—3, 443
克贝德,瓦格地区土司 Kebede, Wagshum 244
克贝德克夫人 Kebedech, Woiz. 243, 246
克布拉孟吉斯特(锡) Kebra Mengist (S) (见“阿多拉”条)
克契尼·梅德哈尼·阿莱姆 Ketchnié Medhané Alem 431

克特马·伊弗鲁 Ketema Yifru 255, 353, 430, 434
克拉普夫,勒 Krapf, L. 62
苏丹的凯德 Kaid of Sudan 256
苏阿金的巴夏 Suakim, Pasha of 61
苏斯尼约斯皇帝 Susneyos (Susenyos) Emp. 43, 60
苏丹,苏丹人 Sudan, Sudanese *114*, *314*, 30, 67, 79, 104, 110, 118, 189, 194, 221, 231—3, 248, 251—2, 257, 282—3, 285, 296, 300, 326, 331—2, 389, 408, 437, 附表八
苏伊士运河 Suez Canal 88, 305, 385
劳伦斯上校 Lawrence, Col. T. E. 138
杜阿拉 Duara 48, 52
杜梅 Dumé 13
坎宁安①将军 Cunningham, Gen. Sir Alan 258, 261—3
坎福侯爵 Kanfu, Dejaz. 72—3
麦罗埃 Meroé *46*, 20
麦凯,弗农 Mackay, Vernon 413
男爵 Balambaras 49, 附录二
财政收入 Revenue 333—4 附表六
利基博士 Leakey, Dr. 7, 14—15
利斯,诺曼 Leys, Norman 346
利比里亚 Liberia 334, 390, 406, 413, 423
利比亚 Libya 194
利基勒什·贝扬夫人 Likelesh Beyan, Woiz. 246
利穆 Limu 106
利普斯基 G. Lipsky 333—
邱吉尔爵士,温斯顿 Churchill, Sir Winston 249, 256 4, 336—7
私人内阁 Private Cabinet 1, 310, 361, 378
佐迪·阿斯法子爵 Zaudi Asfaw, Graz 238, 243

① 旧译肯宁汉。——译者

佐迪·阿耶卢大法官 Zaudi Ayelu, Afe Negus 246, 255, 261, 290
佐迪图女皇 Zauditu Empress *127*, 90, 132—4, 139, 145—6, 152—3, **158—164**, 203, 218
佐德·格布雷·塞拉西侯爵 Zewdé Gabré Sellassié, Dejaz. **166**, 354—5, 338, 440
伯克利 G. Berkeley 85
伯鲁·瓦尔达·加布里尔公爵 Birru Walda Gabriel, Ras 106, 145, 162, **203**, 207, 222, 256, 264, 277
伯戈因少校 G. Burgoyne, Major 208
克拉丽莎夫人 Mrs. Clarissa 208
伯克 E. Burke 326
伯鲁,瓦格地区土司 Burru. Wagshum 121
伯爵 Kegnazmatch 49, 附录二
含族人 Hamites 14
希腊,希腊人 Greece, Greeks 92, 157, 167, 181, 262, 382
希科 Heko 104
希姆亚尔皇位 Himyar, throne of 27
希罗伊·沃尔德·塞拉西学士 Hiroy Woldé Sellassié, Blat. **155**, 207, 222, 352
希特勒,阿道夫 Hetler, Adolf 197
希弗路武士 Shiferaw, Fit, 190
希弗路侯爵,巴尔察 Shiferaw, Balcha, Dejaz 250
希阿维利苏丹 Sultan of Shiavelli 225
希马贝特 Shimabet 106
希梅利斯武士 Shimelis, Fit. 239
"希尔"(议事会) Shir 112
希雷(提) Shiré (T) 145
希雷战役 battle of Shiré *198* 212—213
采矿,矿产 Mining, Minerals 8, **326—9**
"狂热信徒"(马赫迪信徒) Dervishes 91, 93—5, 118, 134
犹太教 Judaism **24**, 28, 35, 40, 43, 70, 76

努比亚　Nubia　*46*, 28—9, 32
纳西将军　Nasi, Gen. 260
纳西布大法官　Nasibu, Afe Negus 102
纳西布·扎曼纽尔侯爵　Nasibu Zamanuel, Dejaz. 181, 195, 200, 221, **225—6**
纳赛尔总统，加马尔·阿布杜尔　Nasser, President Gamal Abdul 337, 360, 436
纳兹雷特(阿达马)〔绍〕　Nazret (Adama) 〔Sh〕 97, 103, 298, 378, 412—413, 428
学校　school 292
纳尔逊，戴维　Nelson, David 449
纽威，阿勒卡　Neway, Aleka 337, 376
纽博尔德爵士，道格拉斯　Sir Douglas Newbold 257
阿伦诺维奇　Aaronovitch, S. and K. 343, 346
阿巴特·格塔丘　Abaté Getachew, Lij 403
阿巴特公爵　Abaté, Ras 123, 133, 260
阿鲍科侯爵　Abauko, Dejaz. 219
阿巴伍科侯爵　Abawukow, Dejaz. 160, 441
阿巴亚湖(锡)　Abaya, Lake (S) 363
阿巴耶侯爵　Abaye, Dejaz. 245
阿巴·巴吉波，詹杰罗的　Abba Bagibo of Janjero 104
阿巴·布洛　Abba Bullo, Bal. 210
阿贝伊河(青尼罗河)　Abbai River 10, **8**, **23**, 55, 57, 80, **94**, 153, 259, 262, 264, **330**, 336
阿比阿迪　Abbi Addi 198, 209
阿巴斯王朝，巴格达　Abbasids of Baghdad 29
阿布德将军　Abboud, Gen. 364
阿布德·卡迪尔·基比雷　Abd el-Kadir Kebiré 300
阿布杜拉海·穆米　Abdullahai Mumie 394, 430
阿布杜拉，埃米尔　Abdulla, Emir 45, 99
阿贝贝·阿拉盖公爵　Abebe

Aragai, Ras 182, 220. **227—9**, 241—2, 245—6, **261—4**, 272—3, 277, 281, 285, 292, 297, 318, 353, 356, 358, 361—2, 364, 373, 385, 392—3, 396, 430, 442

阿贝贝·阿特纳弗·塞吉德侍从副官 Abebe Atnaf Seged, Liq. 141

阿贝贝·丹都侯爵 Abebe Damtew, Dejaz. **107**, 203, 205, 225—6, 243, 255, 261

阿贝贝·雷塔 Abebe Retta 297

阿贝贝·特费里上校 Abebe Teferi, Col. 440

阿贝德克·彻科西夫人 Abedech Cherkosé, Woiz. 246

阿贝拉·特德拉侯爵 Abera Tedla (正文为 Tadla), Dejaz 217

阿伯拉侯爵 Aberra of Gojjam, Dejaz. 293

阿伯拉·卡萨侯爵 Aberra Kassa, Dejaz. 219, 221, 229, **238**, 243, 246

阿博(沃加) Abo (W) 232

阿比耶·阿贝贝将军 Abiye Abebe, Gen., 141, 243, 292, 306, 358, **377**, 407—408, 419, 432, 439

阿布·萨莱 Abu Saleh 33

阿达弗里索公爵 Adafrisau, Ras 207, 257, 277

阿达尔 Adal 10, 46, 52, 59

阿达马(绍) Adama (sh) (见纳兹雷特 Nazret)

阿达梅·特桑马 Adamew Tesemma 394, 430

阿达拉·比尔 Adara Billé 76

阿迪格腊特(提) Addigrat (T) *198*, 86, 121—2, 199, 202, 209, 282, 285, 384

阿迪奎拉(厄) Addi Quala (E) 198, 208

阿的斯阿拉姆(绍) Addis Alem (Sh) 143—4, 222, 246

阿迪斯吉家族 Addisgé families 180, 203, 297, **337**

阿达(哈) Ada (H) 191

阿多拉(锡) Adola (S) 314, 273, **327—9**, 附表二

阿杜瓦(提) Adowa (T) *114*, *198*, 87, 118, 121, 145, 155, 195—6
战役 battle of, *114*, 11, **121—4**, 141, 151, 180, 188, 192, 195, 200, 208, 214, 217, 369
条约 treaty of 91
阿杜利斯(厄) Adulis (E) 10, 19, 29, 326
阿法(沃加) Afar (W) *10*, 9, 31
阿弗沃格侯爵 Afeworq, Dejaz. 190, 195, 205
阿弗沃格教授 Afeworq, Prof. 237, 313—315
阿加梅(提) Agamé (T) *198*, 86, 384
阿加梅的西巴特侯爵 Sebat of Agamé, Dejaz. 200
阿高 Agau 46, **15**, 40, 326
阿马德·贝希尔 Ahmadé Beshir 81
阿伊达·德斯塔公主 Aida Desta, Princess 204, 390
阿卡基(绍) Akaki(Sh) 222—3, 229, 261
阿卡拉沃格·哈布特沃尔德 Akalaworq Habtewold 156, 297, 387
阿克利卢·哈布特沃尔德 Aklilu Habtewold **156**, 297, 299, 300—3, 364, 386—7, 390
阿科博(伊) Akobo (I) 327
阿克苏姆(提) Aksum (T) *10*, 17—18, 21—2, 28, 32—5, 41, 43, 48—9, 87, 117—119, 123, 143, 145, 202, 208—9, 213
阿克苏姆文化 Aksumite Civilisation *10*, *46*, **16—25**, 34, 54, 326
阿拉吉平顶山(提) Alagi, Amba (T) *198*, *250*, 181, 121, 206, 211, 213, 264, 285
阿拉马塔 Alamata 282
阿拉梅达 Alameda 27
阿尔伯东尼将军 Albertoni, Gen. 123
阿莱姆·塞吉德·海卢 Alem Seged Hailu 179
阿莱马雅湖(哈) Alemaya, Lake (H) 150
阿莱马育 Alemayu 83—84
阿莱马育·哥舒武士 Alema-

yu Goshu, Fit. 190—191
阿莱梅沃格博士 Alemeworq, Dr. 231
阿里·努尔伯爵 Ali Nur, Keg. 191, 205
阿里公爵 Ali, Ras 73—74
阿里公爵,沃洛的 Ali of Wello, Ras 143
阿尔梅达 Almeida 326
阿尔卑斯山的军队 Alpini troops 211—212
阿卢拉公爵 Alula, Ras 87, **92—4**, 116, 118, 122—3, 204
阿尔瓦雷兹 Alvarez 35, 48—61
阿马哈·阿伯拉侯爵 Amaha Aberra, Dejaz. 149, **239**, 354—5, 384—5, 439
阿马哈·德斯塔 Amaha Desta 204
阿曼·安东将军 Aman Andom, Gen. 256, **337**, 389, 407
阿梅迪·阿里侯爵 Amedieh Ali, Dejaz. 215
阿姆哈拉 Amhara *10*, *46*, *250*, 23, 52, 55—6, 58, 97—8, 112, 123, 230, 234, 251, 256, 337
阿姆哈拉文 Amharic **18**, **19**, 57—8, 78—9, 97, 112, 116, 148, 171, 242, 247, 257—8, 302, 312—313, 353, 356
阿姆哈拉文的诗 Amharic Poetry 38, 120, 315, 414
阿奥斯塔公爵 Aosta, Duke of 236, **244**, 253—4, 260, 264
阿菲拉斯皇帝 Aphilas, Emp. 18
阿拉伯，阿拉伯人，阿拉伯文 Arabia, Arabian, Arabic **16—19**, 27—8, 30—31, 41, 52, 143, 158, 302, 329
阿腊丹平顶山(提) Aradam, Amba (T) *198*, 207—8, 211, 218
阿拉盖大法官 Aragai, Afe Negus 220
阿里亚·塞拉西公爵 Aria Sellassié, Ras. 90, 95, 146
阿里蒙德将军 Arimonde, Gen. 123
阿鲁西 Arusi *10*, *114*, *314*, 55, 57—8, **98—99**, 104,

151, 154, 179, 225, 229, 245—6, 263, 298, 331
阿斯贝特弗里(哈) Asbe Teferi (H) 172
阿斯法·沃加拉侯爵 Asfa Wogara, Dejaz. 244
阿斯法·沃森,绍阿的 Asfa Wossen of Shewa 71
阿斯法·沃森皇太子 Asfa Wossen, Crown Prince 1, 72, 138, 148, **151**, 166, 168, 176—7, 195, 206, 218, 245, 257, 263—4, 276, 278—9, 282, 297, 338, 358, 381, 387, **391—3**, **395—9**, 401, 408—410, 416, 418, 423, 425, 429—432, 437, 441, 443, 445
阿斯法哈·沃尔德·米海尔侯爵 Asfaha Woldé Mikael, Dejaz. 304, 390, 432
阿斯福,詹蒂拉尔 Asfaw, Jantirar 150
阿散季湖(沃) Ashangi, Lake (Wo) *198*, 53, 93, 121, 206, **212—213**, 215, 217
阿斯马拉(厄) Asmara (E) *250*, *314*, 71, 115, 118, 194—5, 202, 258, 261, 264, 273, **284—5**, 300, 302, 332, 378, 407
屠杀 massacre 300
阿斯拉特·德弗雷斯上尉 Asrat Deferess, Capt. 434
阿斯拉特男爵 Asrate, Bal. 57
阿斯拉特·卡萨亲王—侯爵 Asrate Kassa, Leul—Dejaz. 40, 149, **238—9**, 256, 308, 384, **395—8**, 401, 407—9, 419, 436, 439, 443
阿萨布(厄) Assab (E) *114*, *250*, *314*, 92, 200, 218, 305, 383
阿西法·阿耶纳将军 Assefa Ayena, Gen. 358, 378, 395, 401, 412—414, **421—3**, 439, 445, 447
阿西法·德米西将军 Assefa Demissie, Gen. 256
阿西法·莱马 Assefa Lemma 425—7
阿兹哈 Atzeha 25
阿瓦什河 Awash, River *10*, **143**, 181, 229, 261, 270, **330**

阿瓦什河管理局 authority 434
阿雅希卢什 Ayahilush 106
阿雅勒克夫人 Ayalech, Woiz 246
阿雅尔·格布雷学士 Ayelé Gebré, Blatta 394, 430
阿雅卢·伯鲁侯爵 Ayelu Biru, Dejaz. 195, 200, **208**, 215, 260
阿雅卢侯爵 Ayelu, Dejaz. 133
阿扎尼亚文化 Azanian culture 30
阿联 UAR（见"埃及"条）

八 画

武士 Fitwrary 151, 429, 附录二
法拉沙 Falasha 24, 32, 59（参阅"阿高"条）
法拉戈 Farago, L. 131
法拉,哈吉 Farah, Haji 300, 394, 430
法鲁克,埃及国王 Farouk, King of Egypt 360
法鲁克少校 Faruk, Major 225
法西斯主义 Fascism *198*, 3
法绍达事件 Fashoda Incident 125
法西利达斯皇帝 Fasilidas Emp. *127*, 61, 68, 76, 120
法国，法国影响 France, French influence 49, 74, 77, 79, 91—2, 108, 124—7, 135, 137, 141, 146, 148, 157, 162, 167, 172, 182, 191, 196, 217, 224, 228, 246—9, 251, 288, 296, 315—6, 319, 448, 附表五
法典 Legal Code 49
波斯,波斯人 Persia, Persians 20, 22, 28, 30
波卡洪塔丝公主 Pocahontas, Princess 84
波特尔爵士,杰拉尔德 Portal, Sir Gerald 85, 87, 93, 124
泽拉 Zeila *10*, 31
泽卡加丘侯爵 Zekagachew, Dejaz. 133
泽纳贝·沃格公主 Zenabe Worq, Princess 176

泽雷·德雷斯　Zerai Deress 242
庞特　Punt *46*, 17, 326
庞赛　Poncet 68, 326
育布多(沃加)　Yubdo (W) *314*, 329
尚卡拉人　Shankalla 14, 111
尚卡谷(锡)　Shanka Valley(s) 328
青尼罗河 Blue Nile (见"阿贝伊河"条)
青年埃塞俄比亚　Jeunesse d'-Ethiopie 315—316
非洲独立国家会议　Conferences of Independent African States 366
非洲妇女代表会议　Conference of African Women 390
非洲革命　African Revolution 3, 69, 132, 189, **266**, 375, 402
非洲统一组织　Organisation of African Unity 148, 165, 176, 190
非洲最高级会议(1963 年)　African Summit Conference, 1963 3, 148, 165, 167, 190
茅茅　Mau—Mau 341, 350—1
英国,英国的　Britain, British 44—5, 67, 69, 71, 77—84, 86, 91—2, 100, 104, 122, 125, 127, 136—9, 146, 152, 157, 165, 169, 191, 196, 221, 228, 245, 247—9, 255—6, 269—277, 279, 283—291, 296, 299, 315—316, 319, 365, 376, 382, 390, 397, 403, 423, 附表五
联邦军队　Commonwealth forces *250*, 247—9, 251, 255—264
军政府(埃塞俄比亚)　military administration, Ethiopia 48, 270—6
军政府(厄立特里亚)　Eritrea 298—303, 305
财政援助　financial assistance 269, 274—6
军事使团　military mission 276, 281—2, 358
欧桑纳斯皇帝 Ousanas, Emp. 18
杰克斯—布来克博士　Jex-Blake, Dr. 83

拉克契夫人 Laketch, Woiz. 337
拉利贝拉皇帝和教堂 Lalibela, Emp. and Churches *10*, *198*, 17, 33—6, 202, 219
拉斯基教授，哈罗德 Prof. Harold Laski 356
拉斯塔(沃加) Lasta (W) *10*, *114*, *198*, 33, 40, 52, 81, 85, 121, 203, 219, 239, 265
拉萨姆领事 Rassam, Consul 80, 83
拉塞拉斯 Rasselas 1
拉斯普金 Rasputin 382
坦噶尼喀 Tanganyika 30, 43, 54, 321, 325—6, 329—331
坦桑尼亚 Tanzania 166(参阅"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条)
坦皮恩(提) Tembien (T) *10*, *198*, 85, 208—210, 216, 230, 244
战役 battles of 198, 210—212, 224
奇斯曼 R. Cheesman 137
奇卡土司 Chika-shums 308
耶路撒冷 Jerusalem 40, 47, 157, 221, 245, 247, 254, 256—7, 264, 277
耶稣会 Jesuits 27, 45, 59—63, 109, 112, 317—319, 338, 365—8, 423
咖法，卡菲特绰 Kaffa, Kafitcho *10*, *46*, *114*, *314*, 55, 58—9, 102, 104—6, 113, 138, 142, 151, 173, 175, 200, 233, 277, 331
旺迪拉德侯爵 Wandirad, Dejaz. 207, 217
旺德拉德侯爵 Wonderad, Dejaz. 74
旺契湖(绍) Wonché, Lake (Sh) 98
«国王的财富» Be'elé Negast 40
国际学生会议联合秘书处 Co-Sec 365, 369
国务会议 Council of State 139
«国王的法律» Fetha Negast 49, 340
国际联盟 League of Nations 157—8, 172, 188, 191, 196—7, 201, 215, 220—1, 223, 247—8, 281

国际法庭，国际法学家委员会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Jurists 440
国王 Negus 48—9，附录二
«国王丰功编年史» Kebra Negast 39，41，45，84，369
国教联合会 Union of the National Church 356
国民义勇军 Territorial Forces 359，396—7
图比亚纳 J. Tubiana 88
图法穆纳 Tufamuna 98
罗马君士坦丁皇帝 Constantine，Emp. of Rome 23，26
罗耀拉，圣伊格内修斯 Loyola，St. Ignatius 59
罗得西亚(前南罗得西亚) Rhodesia，formerly Southern 107，251，326，329，附表三、四（关于北罗得西亚，见“赞比亚”条）
罗巴利 Robali 56
罗德勋爵，伦内尔 Rodd，Lord Rennell 270，275
罗哈 Roha *10*，33，35（参阅“拉利贝拉”条）
罗马纳沃格夫人 Romanaworq，Woiz. 150，239
罗马，罗马人 Rome，Roman 19，23，93—4，229，242
罗斯福总统 Roosevelt，Pre. F. D. 264
果尔果拉(戈) Gorgora (G) *114*，74
肯巴塔(锡) Kembata(S) 203，211
肯尼亚 Kenya 30，54—5，108，160，173，183，188—9，221，235，239，246，248，252，254—7，261，264，270—1，276，285—8，290，321，324—6，330—1，341—351，356，360，364，366—7，374，403，412，435，443，449，附表四、九
非洲民族主义者 African Nationalists 349—350
肯雅塔，姆济·乔莫 Kenyatta，Mzee Jomo 289，343，350，443
岩石壁画 Rock Paintings 12
教堂 Churches（见“独石”条）
帕德莫尔，乔治 Padmore，George 319，346

帕克南，托马斯 Pakenham, Thomas 11, 40
迪姆楚侯爵 Dimtsu, Dejaz. 86
迪雷达瓦(哈) Dira Dawa (H) *114*, *250*, *314*, 138, 140, 181, 202, 226, 261, 287, 332, 413
迭纳尼集中营 Denané camp 244
迭尼帕尔（锡） Deneber(S) 279
季季加(哈) Ji—Jigga(H) *114*, *198*, *250*, *314*, 184, 190, 221, 226, 258, 286, **372—3**, 385, 391
季马(咖) Jimma (K) *10*, *250*, *314*, **101—2**, 104, 134, 137, 166, 173, 175, 233—4, 236, 238, 247, 264, 270, 295, 332, 407—8
季朗(咖) Jiran (K) 102
季鲁(绍) Jiru (Sh) 228
所罗门，以色列国王 Solomon, King of Israel 20, 76
所罗门神话 Solomonic Myth *127*, 24, 33, **39—45**, 70, 75—6, 88—9, 97, 104, 135, 170, 272, 340, 452
侍从副官 Liquamaquas 77, **附录二**
佩兹，彼得罗 Paez, Pedro 59—60
佩勒姆，马乔里 Perham, Marjory 124
佩罗斯·达·柯维尔哈 Peros da Covilha 47
彼得大帝，俄国沙皇 Peter the Great, Tsar of Russia 157
彼特罗斯主教 Petros, Abune 144, 229, 240, 435
彼特罗斯大主教 Petros, Archbishop 32
金禧宫 Jubilee Palace（见“皇宫”条）
金比(沃加) Gimbi (We) 264
金马·森贝特 Gimma Sembeté 229, 245
姆博亚·托姆 Mboya, Tom 369
姆韦尼·穆塔帕(莫诺穆塔帕) Mwene Mutapa (Monomutapa) 58, 62—3
孟尼利克一世皇帝 Menelik I, Emp. 20, **41—3**, 172
孟尼利克二世皇帝 Menelik

II, Emp. *127*, 45, 52, 57—8, 70, 81, 85, 87—91, 93—4, **96—137**, 142, 152, 156—9, 166, 172, 176, 190, 203, 212, 214, 257, 260, 277, 289, 311, 317, 320, 322, 331, 363

学校 school 149, 156, 317, 360

孟尼利克公子（自称孟尼利克三世） Menelik, Lij (called III) 137, 182—3

孟伦·冈达尔皇后 Menen Gondar, Empress 73—4

孟伦皇后 Menen, Empress 138, 141, 144, **149—150**, 157, 161, 168, 200, 206, 216—218, 221, 231, 260, 297, 381, 391—4, 397, 432

孟伦学校 Itegue Menen School 317

《孟伦》杂志 Menen 438

绍阿，绍阿人 Shewa, Shewan *10*, *250*, *314*, 23, 29, 31, 33, 37, 43, 47, 50, 52, 55—8, 70—3, 76, 81, 85, 88, 89, 90, 94, **96—7**, 101—2, 106—7, 113, 115—6, 118, 134, 136, 193, 213, 219, 238, 241—2, 245—6, 253, 255, 259, 272—3, 279, 283—4, 331, 357, 378—9, 403—4

盖拉人同盟 Galla Confederation *114*, **96—9**, 101

贵族集团 Junta of Nobles 146

家族 Families *127*

绍阿·里加 Shoa Rega 132

绍阿里加德·吉德尔夫人 Shoaregad Gedlé Woiz. 246

九　画

洛本古拉 Lobengula 90—1

洛博神甫 Father J. Lobo 1, 61

洛克 Locke 339

洛伦佐·泰扎兹 Lorenzo Taezaz 221, **227**, 248, 255, 257, 281, 300

济古埃·迪布将军 Tsigué Dibou, Gen. 292, **356—7**, 364, 376, 378, 391, 393, 401, **429**, 431—2

济克瓦拉山（绍） Zikwala, Mt.

(Sh) *314*, **29**, 38, 98, 156, 241, 245, 387, 434
津巴布韦 Zimbabwe 21, 30, 58
帝国主义,殖民帝国主义 Imperialism, Territorial 92, 96, 105, 108—111, 117—125, 154, 157, 187, 189, 341, 343, 346, 348, 352
经济帝国主义 Economic 192—4
亲意大利党 Pro-Italia Party 299
突尼斯 Tunisia 321
"疯狂的毛拉" The "Mad" Mullah *114*, **100—1**, 190, 218
神学院 Theological College 26
酋长 Balabats **49**, 101, 224, 323, 附录二
美国军事援助顾问团 MAAG 359
美国 United States 26, 44, 51, 82, 88, 103, 113, 167, 188, 191, 196, 202, 209, 228, 249, 264, 287—8, 294, 296, 306, 309, 315—6, 319—320, 322—5, 327, 331—2, 341, 343—5, 357—9, 362—3, 365, 368, 376, 378, 383, 385, 404, 412—3, 422—3, 425—9, 435, 437, 448, 附表五
大使 Ambassador 82, 414, 425—9
军事和技术援助数字 military and technical assistance figures 359
兹怀湖(绍) Ziway Lake (Sh) **29**, 56, 98, 144
总主教 Patriarch 410, 437
政变 Coups d'état
1916 年 131—146
1928 年 160—1
1960 年 1—2, 38—9, 82—3, 107—8, 116, 120, 132, 135, 139, 144, 154, 156, 162, 166, 204, 214, 220, 223, 225, 231, 243, 263, 266, 292, 323, 336, 343, 346, 370, **375—418**
政府各部 Ministries 124, 附表七
农业 Agriculture 325
商业 Commerce 175, 203,

386, 388
社会发展 Community Development 364, 377
国防(陆军) Defence (War) 203—4, 277, 377
教育 Education 366—8, 385, 附表八、九
财政 Finance 170, 204, 226, 274, 327, 393
外交 Foreign Affairs 155, 172, 217, 353, 385—6
宫廷 Imperial Palace 156, 310, 390
新闻 Information 328
内政 Interior 172, 174, 352, 354, 361, 364, 370, 384, 386, 388
司法 Justice 166, 274, 301, 384
矿业和国有土地 Mines and State Domains 327, 附表二、三
文书 Pen 49, 243, 280, 296, 309, 323, 384, 390
社会福利 Pensions 155
公共卫生 Public Health 372
工程 Works 374, 384
政府公报 Negarit Gazeta 281, 309
革命委员会 Council of the Revolution 379—381, 388, 391, 398—9, 418, 420—1, 424, 446
查采顿公会议 General Council of Chalcedon 27
查士丁尼,罗马皇帝 Justinian, Emp. of Rome 27
查莫湖(加) Shamo Lake (G. G.) 363
柏林会议 Congress of Berlin 92
挪威 Norway 423
南迪 Nandi 54
南非共和国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 251, 263, 321, 329, 344, 347, 附表三、四
南斯拉夫 Yugoslavia 26, 113, 262, 325, 329, 332, 357, 390, 附表五
奎兰塔 F. Quaranta 237
威比河 Webi, River *10*
威尼山(贝) Wehni Mt. (B) 11, 49
威尼斯,威尼斯人 Venice, Venetian 47
保安警察(意大利的) Carabi-

nieri 228, 230
俄罗斯 Russia 107, 146, 153, 160, 187, 226, 249, 264, 288—9, 332, 347, 377, 385, 388, 435, 附表五
修道院 Monasteries 25, 27—9, 39, 49, 119, 150, 153, 160, 241, 384
首席执事 Echegé 102, **159—60**, 200
皇家法院 Imperial Court 48—9, 67—9, 119, 149, **290—1**, 372, 382—3, 386
皇家警卫队 Imperial Guard 1, 56, 153, 160—1, 173, 181, 187, 204, 207, 217, 258, 278—282, 292—3, 298, 337, 352, 354, 359, 360—1, 376
皇宫 Palaces
旧宫(孟尼利克二世的) Old Ghibbi (Menelik II's) 160, 167, 238, 424
新宫(王子乐园) New Ghibbi (Prince's Paradise) 183, 222, **226—7**, 243, 262—3, 280, 391, 418, 424, 426—431, 441, **452**
金禧宫 Jubilee 166, 433, 435, 443, 446, 448
阿斯马拉 Asmara 264, 303
霍勒塔 Holeta 173
科卡 Koka 381
预算 Budget 334, 附表七
哈巴什 Habash 29—30, **105**
哈布塔·乔奥吉斯武士 Habta Giorgis, Fit. 123, 141—4, **151—2**, 154, 159—160, 162, 412
哈布特·马利安侯爵 Habté Mariam, Dejaz. **101**, 221, 225, 233, 237, 245
哈吉拉·希沃特(绍) Hagera Hiwot (Sh) (见"安博"条)
哈戈斯公爵 Hagos, Ras 116
哈拉尔 Harar *10*, *46*, *114*, *198*, *250*, *314*, 17, 53, 55—57, 88, 94, 99—100, 116, 132, 134, 138—141, 149—150, 153—4, 156, 159, 173, 179, 189, 195, 200, 210, 221, 225—6, 230, 245, 249, 258, 261, 278, 286—

7, 301, 332, 357—8, 361, 365, 372—3, 378, 382, 384, 389, 394, 407, 420, 428
军校 military academy 204, **361**, 389—390, 407, 421
哈林顿上校 Harrington Col. 125—7
哈里斯少校 Harris, Major W. C. **12**, 37, 61, 71
哈里发 Khalifa 94—5, 117
哈里发,阿拉伯 Khalifas, Arab 28
拜占廷的影响 Byzantine influence 27—8
科蒂(厄)战役 Battle of Coati (E) 120
科尔逊 Colson 172, 199, 207
科里格 Corriger 162
科斯马斯 Cosmas 326
科博(沃) Kobbo (Wo) **198**, 206, 218
科格尼特·阿布尼特夫人 Kognit Abnet, Woiz. 442
科卡水坝(绍) Koka Dam (Sh) *314*, **330**, 381
科伊南吉,姆比乌 Koinange, Mbiu 350
科尔弗 Kolfé 420
科诺瓦洛夫上校 Konovaloff, Col. **209**, 216—217, 219
科雷姆(沃) Korem (Wo) *198*, 208, 212, 217—218
科索 Kosso 73—4
锡达莫 Sidamo *10*, *46*, *114*, *250*, *314*, 52, 56, 99, 108, 113, 149, 159, 183, 204, 225, 229, 239, 245, 277, 291, 326—7, 331, 370, 381, 428
锡缅 Simien *10*, *198*, *314*, 9, 11, 33, 70, 74, 77, 145, 193, 213, 265, 282
锡缅的特鲁瓦克 Teruwark (Teruworq) of Simien 80, 83
叙利亚,叙利亚人 Syria, Syrian 24, 27
参议院 Senate 51, **169**, 239, **307—8**, 384—5
独石教堂 Monolithic Churches 29, 33—6, 98

十 画

海克湖(沃) Lake Haik (Wo) 39

海尔·阿巴默萨武士 Hailé Abamersa, Fit. 245
海尔·马拉科特 Hailé Malakot **76**, 100, 147
海尔·马利安学士 Hailé Mariam, Blatta **283**, 285—6
海尔·马利安侯爵 Hailé Mariam, Dejaz. 133
海尔·马利安·克贝德 Hailé Mariam Kebede 434
海尔·马利安·曼莫侯爵 Hailé Mariam Mammo, Dejaz. 243
海尔·塞拉西·阿奎内侯爵 Hailé Sellassié Aqaneh, Dejaz. 207
海尔·塞拉西一世皇帝 Hailé Sellassiè I, Emp. *127*, 1, 31, 33, 40—3, 48, 50, 54—6, 62, 71—2, 84, 94, 101, 105, 111—113, 116, 119, 128, 131, 135, 138—141, 144—184, 187—223, 236, 239, 242, 246—9, 251—2, 254—266, 269—312, 315, 320, 323, 352—5, 359, 364, 366, 368—9, 372—3, 375—391, 394, 396, 400, 403—4, 406—8, 411, 414—5, 420, 423, 426—7, 429, 432—3, 435—441, 443—4, 446—9, 452
童年 Childhood 147—151
摄政 Regency 139—164
早期统治 Early rule 165—184
战争与流亡 War and exile 187—197, 199—226
重返埃塞俄比亚 Return to Ethiopia 257
战后统治 Post war rule 269—452
海尔·塞拉西一世中学 I Sec. School 317, 338, 395
校友会 alumni assoc.354—7, 362
海尔·塞拉西·古格萨侯爵 Hailé Sellassié Gugsa, Dejaz. **176**, 193, 195, **200—3**, 237, 277, 283, 441
海尔·泽列卡伯爵 Hailé Zelleka, Keg. **50**, 337
海卢·贝劳公爵 Hailu Belau, Ras 277
海卢·克贝德侯爵 Hailu

Kebede, Dejaz. 200, 202, 209, **244**
海卢·基布雷特武士 Hailu Kibret, Fit. 244—5, 247, 279, 388
海卢·马利安公爵 Hailu Mariam, Ras 116
海卢·塔克尔·海南诺特亲王—公爵 Hailu Taklé Haymanot, Leul-Ras 133—4, 140, **158**, 162, 169, 176—9, 193, 236, 238, 243, 253—4, **257—260**, 262, 278—9
海卢,拉斯塔的 Hailu of Lasta 153
海卢·沃勒达·乔奥吉斯 Hailu Weleda Giorgis 73
海卢·翁德 Hailu Wondé 244
海伦娜皇后 Helena, Empress 47—8
唐·克里斯托弗·达·加玛 Dom Christopher da Gama 53
部族主义 Tribalism 58, 345
诺埃尔—巴克斯顿勋爵 Noel-Buxton, Lord 172
朗格里格准将 Longrigg, Brig. 284
泰图夫人 Taitu, Woiz. 75
泰图皇后 Taitu, Empress 102, 106, 116—117, 119, 122—4, **132—5**, 139, 141, 145—6, 148, 155, 162
《泰晤士报》 The Times 163, 167, 413
《班德拉钦报》 Banderachin 257
班图 Bantu 14—16, 30—1
埃塞俄比亚农业 Ethiopian Agriculture 14, 16, 20, 313, 315, **321—6**, 365, 402
埃塞俄比亚预算 Ethiopian Budget 333—4, 附表六、七
埃塞俄比亚皇室年俸 Ethiopian Civil List 334, 附表七
埃塞俄比亚宪法 Ethiopian Constitutions,
1931 年 168—172
1955 年 40—1, 170, **306—312**, 369—370, 441, 444
埃塞俄比亚刑法 Ethiopian Penal Code 441
埃塞俄比亚经济 Ethiopian

Economy 319—334, 336
埃塞俄比亚教育 Ethiopian Education 21, 26, 44, 47, 60, 103—4, 124, 149, 155—6, 172, 174, 258, 283, 305, 312—320, 322, 325, 334—5, 346—9, 355, 363, 365—370, 372, 384, 402—3, 416—7
附表七、附表八、九
埃塞俄比亚选举（包括厄立特里亚） Ethiopian Elections (inc. Eritrean) 300, 302, 305—9, 444
埃塞俄比亚空军 Ethiopian Air Force 357—8, 378, 389, 395, 401, 407, 411—414, 421—3, 428
埃塞俄比亚海军 Ethiopian Navy 204, 242, 357
埃塞俄比亚各族人民 Ethiopian Peoples 12—16
埃塞俄比亚黑人 Ethiopian Negro Peoples 15, 154
埃塞俄比亚贸易 Ethiopian Trade 16—18, 20, 92, 332—3, 附表四、五
埃塞俄比亚工会 Ethiopian Trade Unions 311
埃塞俄比亚基督教会 Ethiopian Christian Church 19, 21, 23—9, 32—40, 43, 47—9, 51—2, 57, 60—3, 67, 70—5, 77—8, 80, 90, 106, 119, 131, 135—9, 146—7, 150, 161, 168, 208, 210, 221, 230, 240—1, 255, 262—3, 265—6, 283—4, 295, 301, 317—18, 323—4, 333, 336, 340, 346—7, 353, 360, 370, 383, 386—7, 395, 405, 436, 438, 443, 451（参阅总主教和各主教）
埃塞俄比亚—意大利友好条约 Ethio—Italian Treaty of Friendship 187, 191
埃塞俄比亚—美国共同防御条约 Ethio-U.S.A. Mutual Defense Treaty 358—9
《埃塞俄比亚观察家报》 Ethiopian Observer 282
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团结协会 Ethiopia-Somalia Unity Assoc. 270
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 Ethiopian Airlines 331, 370

«埃塞俄比亚先驱报» Ethiopian Herald 306, 443, 438, 449
埃塞俄比亚留美学生协会 Ethiopian Students Assoc. in America 338
«埃塞俄比亚学生新闻» Ethiopian Student News 338
埃塞俄比亚爵位 Ethiopian Titles 49, 附录二
埃塞俄比亚青年运动(爱国者) Ethiopian Youth Movement (Patriot) 229
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团结协会 Ethiopico-Eritrea Unity Assoc. 270
埃塞俄比亚流亡者 Ethiopian Exiles *250*, 78, **254—6**, 297, 338, 356, 361, 451
«埃塞俄比亚之音» Voice of Ethiopia 388
«埃塞俄比亚光柱» Pillar of Light of Ethiopia 229
埃塞俄比亚国旗 Ethiopian Flag 244, 260, 302
埃及,埃及人 Egypt, Egyptians 14, 19, 22, 24, 27, 29, 32, 52, 59, 73—4, 77—8, 87—8, 91—2, 99, 157, 161, 167, 183, 187, 236—7, 241, 251, 270—1, 273, 292, 305, 315, 321, 326, 330—2, 334—5, 353, 360, 381, 387, 435, 附表四、八
埃拉·阿米达皇帝 Ella Amida, Emp. 20, 24
埃纳里亚 Enarya *114*, 58—9, 104
埃弗雷姆·特沃尔德·梅德欣学士 Ephrem Tewoldé Medhin, Blatta. 300
埃萨特女王 Esat, Queen 32
埃萨雅斯·格布雷·塞拉西将军 Esayas Gebré Sellassié, Gen. 243, **378**, 395—6, 409—410, 443
埃希特·吉达 Esheté Geda, Afe Negus. 386, 392—3, 430
埃塞俄普斯 Ethiops 28
埃雅苏(公子)皇帝Eyasu(Lilij), Emp. *127*, 104, 106, **131—145**, 148, 150, 152—3, 163, 177—184, 193, 203, 213, 226, 233, 239, 382, 435
后裔 heirs of 137, 143—4,

182—3, 206, 242, 247, 255, 272
埃雅苏·特克卢 Eyasu Teklu 304
埃扎纳皇帝 Ezana, Emp. 24, 25
格贝耶休武士 Gebeyehu, Fit. 123
格布雷特公爵 Gebret, Ras 215
格布雷·马德亨 Gebré Madhen 104
格布雷·梅德欣·海尔·马利安 Gebré Medhin Hailé Mariam 291
格布雷·塞拉西 Gebré Sellassié 70
格布雷·塞拉西武士 Gebré Sellassié, Fit. 104
格布雷沃尔德·恩吉达·沃尔格 Gebrewold Engeda Worg **323**, 390, 394, 430
格布里耶侯爵 Gebriyé, Dejaz. 81—2
格埃兹语 Ge'ez **18**, **19**, 28, 60, 78, 295, 297, 353
格雷苏·杜克侯爵 Geressu Duké, Dejaz. 230, **245**, 261, 263, 277, 294—5, 360
格马丘侯爵 Germatchew, Dejaz. 226
格塔丘公爵 Getachew, Ras 107, 145, **200**, 216, 218, 221—3, 237, 260, 403
格塔丘·贝克尔 Getachew Bekelé 434
格塔丘·加雷迪尤 Getachew Garedew 183—4
格塔丘·梅卡沙 Getachew Mekasha 390
格塔亨·特桑马 Getahun Tesemma 252
格马·埃雅苏亲王 Girma Eyasu, Leul 183, 255
格马梅侯爵 Girmamé, Dejazmatch **50**, 81, 100—102, 337, 379
格马梅·纽威 Girmamé Newway 1, 81, 99, 107, 112, 132, 138, 150, 165, 337—357, 361—4, 370—4, 376—395, 398—403, 413, 418, 422, 425—431, 434—5, 437, 447, 452
著作 writings 339—351

硕士论文　M. A. Thesis 341—351
重返埃塞俄比亚　return to Ethiopia 351—3
在亚的斯亚贝巴　in Addis Ababa 351—7
在各省　in Provinces 364, 370—4
政变　and Coup d'ètat 375—452
自杀　suicide 435
格马梅·翁德弗拉什　Girmamé Wondefrash 338, 379, **433—4**
格拉贝迪安博士　Grabedian, Dr. 144
"格兰"　"Gran" 45, **52—4**, 87, 99, 140, 290
格拉齐亚尼元帅　Graziani, Marshal 87, 192, 195, 205, 210, 225—6, 228, 238—242, 244, 246, 394
屠杀　Massacres 231, 240, 316
格迪特　Gudit 32
莫加斯·阿斯加多姆　Mogas Asgadom 240
莫贾家族　Moja Families 255, 297, 300, **337**, 362, 378, 386, 434, 439
莫约(绍)　Mojo (Sh) 70
莫克里亚伯爵　Mokria, Keg. 257, 337
莫雷达,沃累加的　Moreda of Wellegga 101
莫希沙·沃尔德侯爵　Moshesha Woldé, Dejaz. 203, 211, 215
莫斯利　L. Mosley 138, 163, 183, 285
莫三鼻给　Mozambique 63
索科塔(沃)　Socota (Wo) *198*, 212
索杜(锡)　Soddu (S) 245
索菲亚王后　Sofya, Queen 24
索马里　Somali
语言　Language 401
人民　People *46*, 29—32, 52—5, 111—112, 114, 189—190, 286, 289, 372
高原　Plateau 11, 31
共和国　Republic *314*, 11, 31, 53, 96, 100, 108—110, 119, 166, 184, 190, 289—290, 372, 389, 407,

422
索马里,英属 Somaliland, British *114*, 135, 189, 196, 245, 252, 254—5, 258, 286, 356
法属 French *114*, *314*, 31, 125, 135, 138, 144, 221, 223, 287—9
意属 Italian *114*, 125, 135, 181, 189—190, 192, 196, 200, 258, 270, 286
索非亚,圣 St. Sophia 41
索非娅·德斯塔公主 Sophia Desta, Immabet 204, 389
哥伦比亚大学 Colombia University 108, 341, 350
贾罗索,蒙西涅 Jarosseau, Monsignor 154
贾索(绍) Jarso (Sh) 57
原始含族 Proto-Hamites 14
恩达·耶稣堡(提) Enda Jesus, Fort (T) *198*, 122
恩达尔卡丘·马康南公子, Endalkatchew Makonnen, Lij. **203**, 338, 341, 354—5,368, 385, 403, 440
恩达塞拉西(提) Enda Sellassié (T) *198*, 208
恩德塔(提) Enderta (T) *198*, 86
恩德塔之战 battle of *198*, 211—212
恩弟比斯皇帝 Endybis, Emp. 18
恩吉达公爵 Engeda, Ras 81—82
恩托托(绍) Entotto (Sh) 15, 146, 262, 428—9, 431, 433—4
恩克鲁玛博士, Nkrumah, Dr. Kwame 319
侯爵 Dejazmatch 49, 附录二
爱国者联合会委员会 Committee of Union, (Patriot) 242, 248
爱国者 Patriots 67, 74, 160, 215, **224—256**, 276, 278, 280—1, 292, 312, 316—7, 357, 361, 446
爱国者协会 Patriotic Associations 20, 279, 388
爱国党 Mahiber Fekri Hager 284
铁托总统 President Tito 325
特德萨·梅查 Tedessa Met-

cha 231—6
特德拉·贝鲁侯爵 Tedla Bairu, Dejaz. 300, 303—4
特费克(绍) Tefeké (Sh) 229
特弗拉·海卢 Tefera Hailu 431
特弗拉·沃尔格·基达尼·沃尔德宫廷大臣 Tefera Worq Kidani Wold, T.T. 156
特古列特 Tegulet (Sh) 203, 229
特纳尼·沃格夫人 Tenagne Worq, Woiz. 100, 147
特纳尼·沃格公主 Tenagne Worq, Princess 150, **204**, 297, 301, 303, 357, **389**, 390
特森马·阿斯伯罗姆公爵 Tesemma Asberom, Ras 283—4
特斯费·德斯塔上校 Tesfai Desta, Col. 292
特里瓦斯基斯爵士 Trevaskis, Sir G. 301, 303
航海者亨利，葡萄牙王子 Henry the Navigator, Prince of Portugal 47, 382
«航行要览» Periplus 19
翁伯托一世，意大利国王 Umberto I, King of Italy 116
桑福德准将 Sandford, Brig. **252**, 254, 256, 262, 274, 325
桑给巴尔 Zanzibar 102, 166
桑给巴尔苏丹 Sultan of Zanzibar 286
桑给 Zenj 29—30

十一画

清眞寺 Mosques 32, 36
康索 Konso *46*, 363
康托 Konto *114*, 104
盖拉人(奥罗莫人) Galla (Oromo) *46*, 31, 47, **52—8**, 63, 70—2, 106, 110, 112, 118, 134, 211—212, 220—1, 230—1, 234, 243, 245, 256, 261, 337, 357
王朝 dynasty *127*, 43, 56, 68, 136
绍阿-盖拉人联盟 Shewan Confederation *114*, 96—9, 101
盖拉语 Gallinya 56—8, 97—8, 158
菲歇(绍) Fiché (Sh) 58, 153,

177, 212, 219, 238, 264
菲克雷·马利安·阿巴·特钱侯爵 Fikré Mariam Aba Techan, Dejaz. 220, 222—3, 229, 238, 243, **245**, 337
菲克雷·塞拉西侯爵 Fikré Sellassié, Dejaz. 101
菲克雷·塞拉西总会计师 Fikré Sellassié, Bej. 229
菲洛西奥斯·亚历山大总主教 Philotheos, Patriarch of Alexandria 32
菲里萨 Firisa 108
莱马·弗雷希沃特 Lemma Frehiwot 338, 434
莱马·沃尔德·加布里尔 Lemma Woldé Gabriel 394, 430
基甸部队 Gideon Force 257, 261—2
基布雷特·阿斯塔特基 Kebret Astatkie 394, 430
基伦(厄) Keren (E) *250*, 88, 249, 258
基布雷特侯爵 Kibret, Dejaz. 244
基达尼·马利安学士 Kidani Mariam, Blatta 174, 223, 227, 229
基达尼马利安,蒙西涅 Kidanimariam, Monsignor 300
基弗尔上校 Kiflé, Col. 354, 407
基弗尔·达迪侯爵 Kiflé Dadi, Dejaz. 255, **408**, 439
基弗尔·纳西布中尉 Kiflé Nasibu, Lieut. 316
基弗尔·沃尔德·马利安上尉 Kiflé Woldé Mariam, Capt. 441, 450—1
基哈(提) Quiha (T) 285, 378
萨蒂(提) Sa'ati (T) *114*, 93
萨巴 Saba 41
萨巴的影响 Sabaean influences 16—18
萨巴加迪斯侯爵 Sabagadis, Dejaz. 72—4, 86, 384
萨巴塔(绍) Sabata (Sh) 220, 229—230
萨伯·德斯塔公主 Sable Desta, Immabet 137, 204
萨伯·旺吉尔夫人 Sable Wangel, Woiz. 137
萨加尔(绍)之战 Sagalé (Sh),

battle of 141—4, 151, 412
萨尔·马利安 Sahlé Mariam（见"孟尼利克二世"条）
萨尔·塞拉西亲王 Sahlé Sellassié, Leul 151, 317, 358, 382, **397**
萨尔·塞拉西国王 Sahlé Sellassié, Negus 29, 37, 41, 43, **70—3**, 76, 89, 91, 97, 99—100, 102, 106, 135, 147, 153, 233, 243
萨卢·德法耶 Sahlu Defaye 298
萨休雷，埃及国王 Sahure, King of Egypt 326
萨拉尔 Salalé 97, 149
萨拉尔(绍) Salalé (Sh) 97, 149, 229, 238—9, 300, 382
萨拉马大主教 Salama, Archbishop 76
萨姆逊公子 Samson, Lij 150
萨尔多(沃加) Sardo (W) 218
萨尔撒·丹克尔皇帝 Sarsa Dengel, Emp. 55, 59
萨瓦尔德神父 Father George Savard 112
萨瓦金巴夏 Suakim, Pasha of 61
勒布纳·丹吉尔皇帝 Lebna Dengel, Emp. *127*, 43, 52, 102
勒格尔 Leger 192
勒古姆,柯林 Legum, Colin 346
勒让领事 Lejean, Consul 78—9
勒蒂贝卢·格布雷子爵 Letibellu Gebré, Graz 240, 394, 430
教皇 Papacy 47—8, 59, 368
梅丘(沃)战役 Battle of Maichew (Wo) *198*, 214, **216—18**, 224, 238, 244, 251, 256, 260, 292, 390
梅德法里亚什沃格·阿贝贝皇太子夫人 Medfariashworq Abebe, Crown Princess, 166, **203**, 396—7, 408
梅德哈尼·阿莱姆学校 Medhané Alem School 174, 260, 317
梅勒克·塞吉德三世 Melek Seged III 60
梅利博士 Dr. J. Melly

梅纳格沙山 Menagesha Mt. 37
梅里德·曼加夏将军 Merid Mangasha, Gen. 204, 209, 243, 252, 256, 358, **378**, 392, 395—7, 401, 407—414, 416, 419—422, 432, 435, 437, 439, 443, 446—7
梅里德公子 Merid, Lij 150
梅斯芬·里达侯爵 Mesfin Redda, Dejaz. 244
梅斯芬·西勒希公爵 Mesfin Sileshi, Ras 242—3, 246, 252, 261, 264, **281**, 293, 308, 352, 358, 386, 390, 403
梅赛·旺德沃森武士 Messai Wondwossen, Fit. 239
梅察 Metcha 55
梅特马 Metemma 73, 214
崩加(咖) Bonga (K) *314*, 105, 234
"唯一眞神论" Monophysite Doctrine **27**, 45, 59, 61
鄂斯曼帝国 Ottoman Empire 88, 99 (参阅"土耳其"条)
曼莫·加布鲁 Mammo Gabru 316
曼莫·海卢侯爵 Mammo Hailu, Dejaz. 278—9, 295
曼加夏·詹巴里侯爵 Mangasha Jambari, Dejaz. 244, 252, 254
曼加夏·塞约姆亲王—侯爵 Mangasha Seyoum, Leul-Dejaz. 116, 121, **204**, 286, 372, 378, 384, 439
曼加夏·伊尔马侯爵 Mangasha Yilma, Dejaz. 203—4, 217
曼加夏·约翰尼斯公爵 Mangasha Yohannes, Ras **94—5**, 115, 118—123, 128, 208
累克姆提(沃加) Lekkemt (W) *314*, 233, 306
隆美尔元帅 Rommel, Field Marshal 270
维尔吉斯神父 Vergese, Revd. Paul 368
维克多·埃曼努尔三世，意大利国王 Victor Emmanuel III, King of Italy 102, 228, 242

维多利亚，英国女王 Victoria, Queen of England 79—80, 82, 86, 92, 116, 122, 133—4
维希法国 Vichy France 270, 288
御赐土地 Gult Land 323

十二画

游击战 Guerrilla Warfare 200, 208, 217, 220, 232（参阅“爱国者”条）
湖泊之战 Battle of Lakes *250*, 263
温盖特将军 Wingate, Gen. Orde *250*, **253—4**, 256, 259, 262
普拉特将军—爵士 Platt, Gen. Sir W. 77—8
琼斯和门罗 Jones and Monroe 25, 50
塔德梅·泽列卡侯爵 Tademe Zelleka, Dejaz. **239**, 245, 254, 337
塔德萨·尼加什侍从副官 Tadessa Negash, Liq. **384**, 394, 430, 442
塔法里·贝劳 Tafari Belau 148
塔法里·马康南 Tafari Makonnen（见“海尔·塞拉西”条）
学校 School 156, 317, 338, 365, 422
塔法里·沙鲁 Tafari Sharew **292**, 403—4
塔法里，瓦格地区土司 Tafari, Wagshum 78
塔朱腊 Tajura 144
塔克尔·沃尔德·哈瓦里亚特大法官 Takelé Woldé Hawariat, Afe Negus **155—6**, 174, 175, 220—3, 227—230, 233—4, 236, 243, 246—8, 255, 261, 273, 278—280, 290—3, 298, 311, 353, 394
塔卡泽河 Takkazzé River *10*, *198*, 23, 33, 200, 208, 219
塔克拉·哈瓦里亚特御库官 Takla Hawariat, Bej. 139, 172, **226—7**, 372
塔克拉·乔奥吉斯 Takla Giorgis 324
塔克尔·乔奥吉斯侯爵 Taklé

Giorgis, Dejaz. 133
塔克尔·乔奥吉斯二世皇帝 Taklé Giorgis II, Emp. *127*, 43, 81, 85—7, 89
塔克尔·海马诺特,圣 Taklé Haymanot, St. 39—40, 50
塔克尔·海马诺特国王 Taklé Haymanot, Negus 39, 57, **89**, 94, 99, 116, 120, 122—3, 128, 162, 236
塔姆拉特教授 Tamrat, Prof. 357
塔姆拉特·伊吉朱上校 Tamrat Yigezu, Col. 154, 407—8
塔纳湖 Tana, Lake *10*, 23, 25, 53, 55, 61, 72, 85, 94, 137, 158
塔纳河 Tana, River 54
塔里克·贝依 Tarik Bey, 225
塔尔马帕 Tarmaber *198*, **221**, 264, 282
塔桑马公爵—御前顾问 Tasamma, Ras-Bet. 100, 107—8, 116, **132**, 134
塔瓦巴奇夫人 Tawabatch, Woiz. 74
塔耶·古利拉特侯爵 Tayé Gullilat, Dejaz. 233
蒂莫西三世,亚历山大总主教 Timothy III, Patriarch of Alexandria 27
蒂萨梅夫人 Tisamé, Woiz. 153
蒂托尼 Tittoni 290
葡萄牙,葡萄牙人 Portugal, Portuguese 19, 47—8, 53, 59, 63, 68, 266, 382
斯马茨元帅 Smuts, Field-Marshal Jan 256
斯蒂尔 Steer, G. 212, 225, 257
斯特恩,亨利 Stern, Henry 75, 82
联合国及附属机构 United Nations and Agencies 11, 25, 103, 232, 289—290, 298—9, 301—3, 320, 322, 345, 359—360, 365, 378, 400, 424
统计数字 statistics 321—335, 附表三、四、八、九
博兰(锡) Borana (S) *46*, *114*, 108, 245, 261, 286, 291—2
博纳科西将军 Bonacorsi, Gen.

249
博诺元帅 de Bono, Marshal *198*, 187, 192—6, 199, **201—2**, 206, 208
博哥斯(厄) Bogos (E) *114*, 92
提沃德罗斯的囚徒 Captives, of Tewodros 79—83
提奥菲洛斯主教 Teophilos, Abune 26, 356
提奥菲洛斯,埃及人 Teophilos, the Egyptian 27
提沃德罗斯二世皇帝 Tewodros II, Emp. *127*, 43, 67, 69, **72—86**, **88—91**, 97, 119, 123—5, 167, 214, 219, 226, 311, 385, 434
提格雷 Tigré *10*, *46*, *114*, *127*, *198*, *314*, 16, 18—9, 22—3, 33, 42, 52, 57, 62, 68, 73, 81, 85—6, 97, 99, 102, 111, 115, 117—118, 121, 123, 133—4, 136—7, 145, 152—3, 162, 175—6, 195—6, 199, 202—3, 206, 208, 210, 217, 244, 245, 258, 260, 264, 270, 272—3, 277—8, 282—6, 300, 305, 321, 331, 379, 383
提格雷的卡萨(卡赛) Kassa (Kassai) of Tigré (见约翰尼斯四世皇帝)
提格林雅语 Tigrinya 19, 285, 302
朝鲜 Korea 232, **359—360**, 379
雅各布 Yacob 43
雅沙什·沃格夫人 Yashash Worq, Woiz. 203
雅苏二世皇帝 Yasu II, Emp. 56
雅苏公子 Yasu, Lij (见"埃雅苏〔公子〕皇帝"条)
雅苏斯—摩阿 Yasus-Moa 39
喀土穆 Khartoum 79, 118, 138, 232, 243—4, 246—7, 251, 256, 259, 264, 338, 360, 408
最高法院 Supreme Court 422, 442, 451
黑狮会 Black Lions 231—6
凯恩斯 Cairns 31
奥伯逊 Auberson 172
奥拉里斯侯爵 Auraris, Dejaz. 215

奥萨苏丹领地(沃加) Aussa, Sultanate (W) *46*, *114*, 53, 118, 120—1, 193, 218, **286**
奥加登(哈) Ogaden (H) *10*, *114*, *314*, 11, **100—1**, 161, 190, 192, 205, 258, 282, 286—7, 329, 372—3, 附表三
奥利弗教授 Prof. R. Oliver 58
奥马尔·巴克萨 Omar Baksa 99
奥马尔·哈吉 Omar Haji 270, 300
奥莫河 Omo River *10*, 245, 254, 263
奥罗莫人 Oromo (见"盖拉人"条)
奥兹巴斯皇帝 Ouazebas, Emp. 18
奥维多主教 Oviedo, Bishop 59
奥弗罗 Ovro 230
策列姆蒂山脉(贝) Tsellemti Mts. (B) 11
编年史 Chronicles 19, 39—40, 47, 52, 55, 70, 84, 112
登比亚(贝) Dembea (B) *46*, 73
登比多洛(沃加) Dembidollo (W) 264

十三画

意大利的黑衫党 Italian Blackshirts 230, 240, 249
意大利的入侵 (1935) Italian Invasion (1935) **196—7**, **199—229**, 283,300, 368
意大利,意大利人 Italy, Italians 67, 84, 92—4, 99, 107, 115—124, 127, 134, 137, 143, 146, 151, 157, 160, 173, 176—7, 181, 187—197, 239, 270, 276, 283—4, 288—9, 299, 315—317, 附表五
意大利占领 Italian Occupation 18, 48, 78, 101—2, 229—266, 282, 316, 383—4
经济发展 Economic Development 237
新殖民主义 Neocolonialism (见"经济帝国主义"条)
新石器时代 Neolithic period

15
«新闻与观点» News and Views 366, 406
«新闻周刊» Newsweek 404
新教徒 Protestants 62
塞鲁利 E. Cerulli 98
塞列姆苏丹 Salem, Sultan 52
塞缪尔神父 Samuel, Aba 148, 150
塞富 Seifu 81
塞富·马特梅·塞拉西 Seifu Mahtemé Sellassié 338
塞约姆·曼加夏亲王—公爵 Seyoum Mangasha, Leul-Ras 116, **136—7**, 140, 143, 145, 151, 158, 162, 166, 169, 176, 193, 195—6, 198, 200—2, 208—210, 212—217, 237, 260, 277, 282, 284, 286, 300, 317, **383—4**, 394, 430, 442
塞约姆·萨巴特 Seyoum Sabat 338, 355
瑞典 Sweden 137, 157, 167, 172—3, 319, 352, 358, 360, 365, 379, 403—4
瑞士 Switzerland 105, 157, 408
蒙巴萨 Mombasa 55
赖伐尔 Laval 192
赖利也夫 Ryleiev 424
路易十四,法国国王 Louis XIV, King of France 62, 68
路德 Luther, E. 313, 319, 323, 325, 327, 336
鲍尔温,詹姆斯 Baldwin, James 189
鲍姆,詹姆斯 Baum, James 147, 151
詹霍伊梅达(皇家跑马厅) Janhoy Meda 143, **222**, 279
詹杰罗 Janjero *114*, 55, 58, **104**

十四画

察海·埃雅苏亲王 Tsahai Eyasu, Leul 242
察海公主 Tsahai Princess 276, 306, 358
赫拉 Hirna 227
模范省计划 Model Provinces Program 150, 173
歇尔歇尔(哈) Chercher (H)

172, 226, 261, 372

十五画

摩加迪沙 Mogadishu 100, 109, 286—7
摩洛哥 Morocco 332
摩西 Moses 340
潘克赫斯特,西尔维亚 Pankhurst, E. Sylvia 25, 96, 247, 284, 289, 305
潘克赫斯特博士,理查德 Pankhurst, Dr. Richard 284, 326
潘塔里昂 Pantaleon 27
墨索里尼,贝尼托 Mussolini, Benito 176, 188, 192, 195—6, 199, 202, 228—9, 242, 251, 253
德巴特(贝) Debat (B) 215
德布腊比汉(绍) Debra Berhan (Sh) 71, 141, 204, 222, 241, 246, 378, 396—7, 409
德布腊达摩(提) Debra Damo (T) 28, 34
德布腊利巴诺斯(绍) Debra Libanos (Sh) 40, 50, 52, 153, 180, 262, 382, 446
德布腊马科斯(戈) Debra Markos (G) 158, 177, 223, 258, 261—2, 378, 413
德布腊塔博尔(贝) Debra Tabor (B) *114*, 73, 81, 89, 264
德布腊泽特(绍) Debra Zeit (Sh) (见"比夏弗图"条)
德卡梅拉(厄) Decamera (E) 305
德加弗·特德拉中尉 Degafé Tedla, Lieut. 441, 450—1
德杰尼伯爵 Dejené, Keg. 235
德杰恩(戈) Dejjen (G) 279
德·哈尔伯特 de Halpert 172
德尔瓦尔上尉 Delvalle, Capt. 209
德雷吉·海尔·马利安上尉 Dereji Hailé Mariam, Capt. 204, 243, 389, 407, 428—9, 442
德雷沙学士 Deressa, Blatta. 231, 233, 308, 315
德西埃(沃) Dessie (Wo) *250*, *314*, 104, 144, 162, 195, 200, 203, 205—7, 210—

211, 218—220, 262, 264, 278, 358
德斯塔·丹都公爵 Desta Damtew, Ras 107, 169, 179—180, 194, 203—4, 210, 229, 239, 245, 357
德斯塔·马鲁公子 Desta Maru, Lij 244
德国 Germany 270, 273, 372, 附表五
德里古·罗歇 d'Hericourt Rochet 71
德·拉·沃尔伯爵 de la Warr, Earl 287, 290

十六画

霍布斯 Hobbes 339
霍尔爵士,塞缪尔 Hoare, Sir Samuel 196
霍勒塔(绍) Holeta (Sh) 144
军校 Military College 173, 221, 224, 231, 235, 255, 292, 294, 316, 338, 353, 360, 388
颠覆活动,意大利人的 Subversion, Italian 192—4, 20
默尔察侯爵 Mercha, Dejaz. 85
默尔察公子 Mercha, Lij 87
赞比亚 Zambia 325, 附表三、四
穆尔黑德 A. Moorhead 77, 80, 87
穆罕默德·阿布迪尔·哈桑 Muhammad Abdille Hassan (见"疯狂的毛拉"条)
穆罕默德·艾哈迈德·伊本·阿布德·阿拉 Muhammad Ahmad Ibn Abd Allah (见"马赫迪"条)
穆罕默德·阿里王朝 Muhammad Ali dynasty 360
穆罕默德·阿里,商人 Muhammad Ali, merchant 148
穆罕默德·雅育,达纳基耳苏丹 Muhammad Yayu, Sultan of Danakil 286
穆拉图·德贝贝 Mulatu Debebe 338
穆卢吉塔公爵 Mulugeta, Ras 162, 196, 200, 203—4, 206—8, 211—2, 217, 219, 231
穆卢吉塔将军,布利 Mulugeta, Bulli, Gen. 1, 187,

255—6, 262, 292, 298, 354, 356, **359—360**, 364, 377, 380, 393, 395, 402, 430, 445

穆萨阿里山(沃) Musa Ali Mt. (Wo) 196

穆萨巴夏 Musa, Pasha 78

穆斯坦济尔,哈利发 Mustanzir, Khalifa 32

穆塔瓦基尔,哈里发 Mutawakkil, Khalifa 29

十九画

警察 Police 172, 269, 274, 276, 281, 324, **358—9**, 376, 378, 391, 393, 420, 435

秘密警察 Secret Police (见"安全警察"条)

内 部 读 物

统一书号：11017·31

定　　价：3.00 元